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六冊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一）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一〇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一）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撰。是書排緝歷朝事蹟、起自黃帝、迄於明代、編年紀
載、綱目相從。目所不該者、則別爲分註於其下。而
音切訓詁、典故事實有關考證者、亦詳列焉。蓋
內府舊藏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撰通鑑纂要一書、
皇上幾暇披尋、以其褒貶失宜、紀載蕪漏、不足以備
乙覽、因
命重加編訂。發凡起例、咸稟
睿裁。每一卷成、即繕稿進
御。
指示書法、悉準麟經。又
親灑丹毫、詳加評斷。
微言大義、燦若日星。凡
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極則。不獨詞臣載筆、不能窺
見
高深、即涑水紫陽、亦莫能仰鑽於萬一。所謂原始要終、
推見至隱者、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不可一一殫陳、
而尤於系統表年、著
筆削之大旨。

子奪進退、悉準至公。故大業冠號、則義等於存陳。至正
書年、則旨同於在鄆。知景炎祥興之不成爲宋、而
後遜荒棄國者、始不能以濫竊虛名。知泰定天順
之相繼爲君、而後承變奪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統。
凡向來懷鉛握槧、聚訟不決者、一經
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爲明訓。仰見
聖人之心體、如鑑空衡平。
聖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設、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
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
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至明季北都
淪覆、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僅及一載。
皇上如天聖度、謂猶有疆域可憑、
特命分註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又唐桂二王蹟同是
竄、雖黜其僞號、猶
矜念其遺臣、亦
詔別考始終、附綴書後、俾不致湮沒無傳。大哉
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矣。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褒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溦徽辭旨著論百餘首爾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

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

法而爲之者夫豈明書
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
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
中之論而況效而爲之
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
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

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
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
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
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
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
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

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
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
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
十九年事實編爲一部
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
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

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
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
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
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
萬世之爲君者即所以
教萬世之爲臣者也書

皇祖中批論一依
之例自述所見標識以
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
者十之七亦經筆削塗
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
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筆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進
呈表
大學士公臣傅恒等奉
勅編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臣恒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欽惟我
皇上
法古緝猷
右文成化

稽帝堯而稽帝舜考禮樂以等百世之王
監有夏而監有殷兼權衡以定一中之號刊歷代廿二
家之史文訂差訛紀勝國三百載之書編沿正續廣
修明於舊典取緊無遺闡義例於微言折衷有待惟
作者之謂聖體則史而義則經洵
煥乎其有文指以千而言以萬成編既定
垂教斯垂原夫在昔有邦若時稽古因文見義用布訓於
丹青比事屬辭咸取裁於筆削蓋史使其記必明取
舍之宜而鑒監於前實具是非之迹至編年以定體
尤提要而徵文涑水之表歲系時褒貶實原於漢紀
紫陽之列綱分目指歸悉本於麟書洎遞嬗失元明

亦間沿為著述然而年表全部不同習氏之存劉承
幽房陵莫問昭公之在晉合書地詎人以表例柄鑿
恒多難成陽成陰以表名盾矛不免錯斜唐有作文
人之習相沿而識鄙無庸史法之傳漸失乃在前明
中葉復有纂要一書略具規模倍多踳駁爰命儒臣
沿故牘之乖譌臧否失宜任膚言之蕪濫當發函於
幾暇欲訂毫釐因付館以編摩裁陳圭臬纂排散載會萃
羣書披青簡而
筆錫嘉名
御丹毫而時抒精義溯自分編以論次迄兹削藁而觀成
凡條目之攸紛挐
宸裁之悉禀
闡特標之論覺管窺蠡測而無由
垂刪定之文實摧薄流消之莫助承素王而發凡與說明
則道自可行仰
聖祖而紹前聞換一則必無不合昭其經法大旨備而悉秦
指南示以變通舊例繁而不皆從朔大用策而小用
牘君綱在綱國為緯而年為經成指諸掌寄是非而
綱懸悉準具首尾而囊括無餘紀載之例恭嚴宜事
增而文省見聞之辭各異故遠略而近詳或分注以
備言特書與附書並列或後經以終義事本與事末
兼該披月令之輿圖悉河判重源之實考星經之次

舍知聯同五緯之誣國語則遵諸金源按出之傳訛
始剖世牒則遠徵蒙古却特之受姓咸稽以毛正字
審音三務並協旁及釋名辨物五雅兼資凡質實而
辨疑盡部居而州次譬校讎於掃葉作述之義昭如
學體要於挈裘興替之端備矣且夫正統偏安之辨
尤屬人心天命所關即良史未協於大公欽
宸斷獨衷於至是蓋自緹油失職恒緣諱飾為文迨至光
指分區浸以詆諆成習名互稱夫島索徒相嘲出聘
之車號已貶於孫臣尚欲修横磨之劍總偏私之曲
徇致名義之都乖況如丙子讖成宋祚隨江潮並歇
庚申史識元基與塞草同荒乃或續景炎於炎渡之
餘更且循至正於北遷之始皆妄加其予奪遂盡悖
乎公平惟
予聖之制義因心故定案必循名責實削紀年於閏位寔
乎大命之難諶改書冠於舊條截然內詞之與假實
從古未發之義於此心適得所同竊勝朝改玉之時
當
聖代膺圖之會欣際
六龍乘御大一統已悉受周疆
特念五馬倉皇小朝廷尚僅留夏肆殉黃巾於冀北既大
書春月之三擅白版於江東遂并紀福王之一運分
甲乙存殘局而國號斯加事附閏濱溯遺封而藩稱

非僞是皆摭
天地爲公之量覆載同符因之冠
星雲有倬之章典謨並燦春秋之旨在居正奉正義以撫
列帝王之事集大成勒成書於有永允矣無偏而無
黨粲然是訓而是行爭
特筆之所垂統全書而咸貫剏甫之冊未至肅皇不改諸
稱上都之號猶存宴邸雖逃箕子循葬大夫之例望
石城而泠笑褚公冠周平章之名對高廟而多慚狄
相莫不鈎摹紛以炳義本
彝訓以敷言立綱常名教之大防極微顯婉彰而一致信
讀書之貴得間不啻引維而畫沙奢觀人之必於微

乃如鑄鼎以象物蓋揚王鈇以治萬世非
天子莫操其權而會民極以執兩端獨
聖人能見其大旨者閩陵通史窮華從後千篇貞觀晉書
論斷祇存四贊咨忠臣而錄袁粲蛮本親裁後歷事
而補陳橋何關正體從未有定書法則
軒鏡心懸著史評則
堯文手勒善者勸而惡者懼知衮鉞之非空言參於天而
驗於人在方策以明大道書成一百二十卷畫華盡
美而蔑以加事紀四千五百年舉要舉凡而得其當
臣等學慚閎覽才謝淹通識故籍而有愧五難論先
民而粗聞十例聯政記言起居記事願依左右史之

班伯恭知古君舉知今鄭參大小賢之列馬操觚於
虎觀濫厠分排承執筒於麟編幸遂
鑒定惟子夏得其書安詎能贊夫一詞若皋陶見而知之
實乃樂於千載從此名山藏副定百家作史之模範
欽
秘殿刊成聞奕禩傳心之要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大學士公臣傅 恒
大學 士臣尹繼善
大學 士臣劉統勳
協辦大學士尚書臣阿里袞
協辦大學士尚書臣劉 綸
戶部尚書臣于敏中
刑部尚書臣舒赫德等謹
上表

凡例

一歷代通鑑纂要本明正德間所輯其書倣宋司馬
光撮要之例上自伏羲下迄元代凡九十有二卷
我
皇上幾餘省覽以編內採錄尚未精審
特勅重加訂正并增入明代事迹通爲一百十六卷附明
唐桂二王本末四卷發凡起例皆經
睿裁鑒定書成
洵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裏六經垂式
萬世
一朱子綱目及前編續編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刊布昭如星日我
皇上聖學高深緝熙繩
武凡數千百年史策得失靡不條貫兼綜折衷美備臣等以
次屬稿進
呈御覽
親御丹鉛詳加
論定其間析疑考異洞悉毫芒而大義所昭
微旨特揭謹次第敬錄併識用彰
聖教
一年經事緯提綱分目一依朱子綱目書法
一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此綱目體例今提綱
綴目皆附用大書取便觀覽其有事非一時而牽

連並及或詰非緊要而採撫足資者則用小字附
書至注內有更須詮釋者空格以别本文務使眉
目瞭然無淆視記
一表歲首年綱目第一要義高辛以前無甲子可紀
帝堯甲辰以後詳遊
聖祖仁皇帝御批綱目前編用邵子皇極經世書例編次干
支標於每年之上歷代倣此至唐虞稱載夏稱歲
商稱祀周以後稱年皆隨其代而書之
一劉恕通鑑外紀胡宏皇王大紀皆始於盤古
其說荒遠難稽金履祥通鑑前編始自唐堯於上
古事又多闕畧今以孔子繫易爲斷肇始庖羲不
更逆溯邃古
一我
國家誕膺
符命朱果發祥瑞與歷緜昭爍今古
太祖高皇帝肇興大業
太宗文皇帝嗣統鴻謨凡偉烈豐功事關明紀者自宜恪謹
備錄用昭
興運之隆今並恭依
實錄敬謹纂輯
一尚書備稱祀載春秋首紀春王統事表年實史家
大法是書於歷代紀年之際大書分注進退俱關

皆仰稟

聖謨權衡允協其有未改歲而事涉兩朝者則並用一年

兩系之例以存其統

一正統偏安之辨其界最嚴前史每以興代而紀歲前朝因多偏徇若續綱目於宋元明之際更屬不公論因欲統而猶以宋紀年順帝未亡而即帳明閏號任意低昂適足貽譏識者今自景炎而後至

正以前皆恪奉

宸裁統歸元紀至於明之崇禎十七年則統尚存亦用大

書紀歲而福王事蹟並遵

旨採輯附書明紀大公至正曠古無倫謹於一百十六卷

內恭錄

御製文冠諸卷首以昭定論

一凡立綱書法褒貶依關仰蒙

睿鑒精詳折衷至當大義炳然如書吳光祿闕等之書死狄

仁傑之書周高宗之書太子徐壽輝之書寄並

以變文示義

特筆所垂發千古未發之隱洵足從綱闡幽永彰法戒

一綱目始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前編亦止於是

年二書起訖之際自當區分明晰今於初命晉大

夫一條另標卷首以還二書之舊

一史法因宜簡要而紀載實貴詳明今自三代以前

皆上本六經旁稽諸子春秋而後事迹淆舛從本

史以迄外乘稗官無不搜採參以衆說定其或

異同互見之處並加案語考定弗詳附陂

一綱目凡例凡命官惟宰相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

今酌用其例凡宰臣之拜免及卒皆書其非有事

跡顯然者則於他條互見若非宰相而用舍有關

國是者則以特書例書之

一前史措詞類多失實而南北區分之會則彼此互

相指斥尤舛至公如五代晉之於遼南宋之於金

於元皆甘稱臣稱姪而交兵搆釁猶以入寇書之

於情義實為未協今並恪遵

指示酌量改定書法悉去偏私以歸至正

一綱目一書乃朱子門人纂集紀年系月舛誤尚多

至續綱目所載尤為疎畧失當如分和勒博蕭幹

為二人之類時亦錯見考證難資今依據正史博

稽載籍悉正舛錯之譌以臻完善之觀

一凡史書各目悉按現在郡邑沿革注其大畧其有

異說相沿之處仍行核正不使異義少淆至於

本朝聲教所被遐方絕域盡入版圖如河有重源足證

騰什傳聞之誤實獨得諸目睹一破羣舌今並詳

加按語用以垂信方來

一凡卷內所見人名字畢並依本傳詳注其有本史

未立傳者則爲旁採諸書俾無遺漏至或有一人
而異名及數人而同名者亦悉分端說明以資考
核
一金元二史出自後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譯失宜乖
舛滋甚歷蒙
指示以國語及蒙古語譯合本音本義無不確合近又
命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
進所纂蒙古源流一書甚足以互爲考證今並遵
旨詳加譯改仍於初見處注明舊作某某字樣俾開卷了
然足資考據
一唐宋而後野史滋繁傳聞流傳殊難依據若宋太
祖之斧聲燭影明惠宗之遜國出亡等事異說滋
多尤當剖晰是非以昭定論今並隨文駁正勿使
滋惑傳聞致乖大義
一凡一事而首尾相距頗遠者綱目於前後皆爲立
綱辭起迄自明而檢尋未易今皆著其事之本末
同行總敘或於初見一條備言其終或於最後一
條追敘其始仍用先是至是及初字尋字等文分
別紀錄俾涉目瞭然覺貫串非難
一綱目定例書月不書日今仍其舊惟日食則仍系
日其或有事迹紛冗必須詳載干支次序方能明
了者則亦於目內書日以別之

一先儒論斷其醇正可采者間加甄錄具載姓名其
採於本史者則曰史臣或稱某史贊以別之
一史家音注如司馬貞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
胡三省之於資治通鑑並稱詳贍今於奧義奇文
間採諸家之說爲之箋釋至如賀善之贊尹起莘
之發明以及周禮張時泰等所述皆摭拾空談文
無義淺並加刊削以省繁文
一杜預解左傳及胡三省解通鑑多有注某事始此
某人始此等例今於事之有關係者並倣其例酌
加標注以便檢尋

正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一等忠勇公領侍衛內大臣總理兵部事務
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戶部三庫事務 臣傅恒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兼管吏部事務 臣來保

原任經筵講官
御前大臣太子太保議政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 臣尹繼善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刑部事務 臣劉統勳

副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一等武毅謀勇公領侍衛內大臣兼管戶部尚書 臣兆惠

御前大臣管理鑾儀衛事務武毅謀勇公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 臣阿里袞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兵部尚書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刑部尚書兼鑲黃旗漢軍都統 臣舒赫德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都統 臣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今任文淵閣大學士 臣劉綸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今協辦大學士 臣于敏中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今任工部尚書 臣裘曰修

提調官

禮科掌印給事中今任河南布政使 臣佛德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續任刑部侍郎 臣顏希深

原任戶部員外郎續任工部侍郎 臣珠魯訥

戶部員外郎今任理藩院侍郎 臣慶桂

原任戶部郎中續任漕運總督 臣傅顯

戶部員外郎今任內閣學士 臣博清額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續任戶部侍郎世襲雲騎尉 臣鍾音

吏部文選司郎中今任吏部侍郎 臣袁守侗

翰林院編修 臣姚頤

翰林院編修 臣陸費墀

翰林院編修 臣陳昌圖

翰林院編修 臣陳桂森

翰林院編修 臣黃良棟

翰林院編修 臣徐天柱

翰林院編修 臣秦泉

翰林院編修 臣劉錫嘏

翰林院編修 臣楊壽楠

翰林院檢討 臣張蓮選

翰林院檢討 臣李學穎

舉人 臣顧天駿

舉人 臣袁錫衡

舉人 臣毛圻

副榜貢生 臣成鍵中

副榜貢生 臣楊有源

歲貢生 臣王炳文

監理

武英殿管理事務多羅履郡王 臣 永珹

經筵講官武英殿總理事務戶部左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 臣 英廉

武英殿管理事務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臣 和爾經額

校刊

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禮部尚書 臣 王際華

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illegible] 臣 [illegible]

監造

內務府管理六庫事務員外郎加十級紀錄五次 臣 六十九

內務府營造司郎中加一級紀錄七次 臣 滿斌

南苑員外郎兼佐領 臣 劉淳

武備院主事加一級紀錄七次 臣 永善

內管領 臣 扎欽

副管領 臣 六格

監造加三級 臣 吉蘭泰

監造加三級 臣 文森保

庫掌 臣 六達賽

庫掌 臣 伊鐵阿

校對

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提調右春坊左贊善 臣 彭紹觀

武英殿提調翰林院編修 臣 陳淦

翰林院修撰 臣 張書勳

陝西道監察御史今任湖南沅州府知府 臣 陳朝礎

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 毛永燮

原任吏部員外郎 臣 顧雲

原任戶部郎中續任雲南鹽驛道 臣 馮光熊

吏科給事中今任戶部倉場侍郎 臣 劉秉恬

原任刑部郎中今授吏部主事 臣 王昶

戶部員外郎今任貴州道監察御史 臣 吳璜

收掌官

刑部員外郎今任郎中 臣 保成

中書科筆帖式今任山西歸化城同知 臣 蘇保

原任內閣中書續任湖南辰州府沅陵縣知縣 臣 毛應霖

宗人府主事今任禮部郎中 臣 鄭步雲

內閣中書今任宗人府主事 臣 馮應榴

纂修官

原任翰林院侍讀四品職銜 臣 楊述曾

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朱筠

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韋謙恒

翰林院編修今任詹事府少詹事 臣 彭元瑞

翰林院編修今任貴州貴西道 臣 趙翼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郎中 臣 曹錫寶

內閣中書今任刑部員外郎 臣 陸錫熊

內閣中書今候補主事 臣 阮葵生

原任內閣中書纘任吏部主事臣汪孟鋗
內閣中書臣趙文哲
內閣中書臣嚴長明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主事臣程晉芳
校對官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禮部主事臣沈世煒
內閣侍讀今任戶部郎中臣孫士毅
內閣中書今任起居注主事臣王楙林
內閣中書臣方煒
內閣中書今任刑部主事臣劉鳳翔
內閣中書今任侍讀臣郭元灝

內閣中書今任刑部員外郎臣褚寅亮
內閣中書今任福建汀州府同知臣吳寬
內閣中書今任山西寧武府同知臣吳垣
原任內閣中書臣周發春
總校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任工部侍郎臣劉星煒
詹事府少詹事今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汪廷璵
右春坊右庶子今任陝西布政使臣畢沅
原任翰林院編修纘任浙江寧波府知府臣王紹曾
右春坊右中允今任庶子臣曹文埴
翰林院侍讀臣吳省欽

翰林院編修今任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李孔陽
翰林院編修今任贊善臣王燕緒
翰林院編修今任刑部主事臣陳簡森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今任編修臣紀昀
翰林院編修臣褚承謙
原任司經局洗馬纘任湖南衡州府知府臣宋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總目錄

第一卷

伏羲氏至高辛氏紀載傳世年代

起甲辰陶唐氏帝堯元載（始紀元甲子）訖乙亥有虞氏帝舜五十載　卷凡二百五十二年

第二卷

起丙子夏后禹元歲訖己卯商王受辛三十二祀（即周武王十三年）　卷凡一千八十三年有奇

第三卷

起己卯周武王十三年訖庚午周幽王十一年　卷凡二百五十二年

第四卷

起辛未周平王元年訖戊寅周襄王九年　卷凡一百二十八年

第五卷

起己卯周襄王十年訖乙亥周定王二十一年　卷凡五十七年

第六卷

起丙子周簡王元年訖丁卯周景王十一年　卷凡五十二年

第七卷

起戊辰周景王十二年訖辛亥周敬王三十年　卷凡四十四年

第八卷

起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訖丁丑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卷凡八十六年

第九卷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辛巳周赧王三十五年　卷凡一百二十四年

第十卷

起壬午周赧王三十六年訖己卯秦王政二十五年　卷凡五十九年

第十一卷

起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訖甲午秦二世三年　卷凡十五年

第十二卷

起乙未楚漢元年訖己亥漢高帝五年　卷凡五年

第十三卷

起庚子漢高帝六年訖辛酉漢孝惠帝八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十四卷

起壬戌漢文帝元年訖庚子漢景帝後三年　卷凡三十九年

第十五卷

起辛丑漢武帝建元元年訖甲子漢武帝元狩六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十六卷

起乙丑漢武帝元鼎元年訖庚子漢昭帝始元六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七卷

起辛丑漢昭帝元鳳元年訖壬申漢宣帝黃龍元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十八卷

起癸酉漢元帝初元元年訖戊申漢成帝永始四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九卷

起己酉漢成帝元延元年訖乙丑漢平帝元始五年　卷凡十七年

第二十卷

起丙寅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訖乙酉五月漢淮陽王三年　卷凡十九年有奇

第二十一卷

起乙酉六月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元年訖壬寅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卷凡十七年有奇

第二十二卷

起癸卯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訖癸未後漢章帝建初八年　卷凡四十一年

第二十三卷

起甲申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訖辛酉後漢安帝建光元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四卷

起壬戌後漢安帝延光元年訖己亥後漢桓帝延熹二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五卷

起庚子後漢桓帝延熹三年訖丁卯後漢靈帝中平四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六卷

起戊辰後漢靈帝中平五年訖己卯後漢獻帝建安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起庚辰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訖庚子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二十八卷

起辛丑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訖戊辰蜀漢帝禪延熙十一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九卷

起己巳蜀漢帝禪延熙十二年訖己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卷凡三十一年
第三十卷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訖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三十一卷
起乙丑晉惠帝永興二年訖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三十二卷
起己卯晉元帝太興二年訖丁未晉穆帝永和三年 卷凡二十九年
第三十三卷
起戊申晉穆帝永和四年訖己卯晉孝武帝太元四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三十四卷
起庚辰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訖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三十五卷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訖庚戌晉安帝義熙六年 卷凡十二年
第三十六卷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訖丁卯宋文帝元嘉四

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三十七卷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訖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三十八卷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訖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三十九卷
起丁未宋明帝泰始三年魏獻文帝皇興元年訖丙寅齊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卷
起丁卯齊武帝永明五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訖庚辰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四十一卷
起辛巳齊和帝中興元年魏宣武帝景明二年訖己亥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孝明帝神龜二年 卷凡十九年
第四十二卷

起庚子梁武帝普通元年魏孝明帝正光元年訖
庚戌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孝莊帝永安三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三卷
起辛亥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普泰元年
訖丙寅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
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四卷
起丁卯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
訖壬申梁元帝承聖元年魏廢帝欽元年齊文宣
帝天保三年　卷凡六年

第四十五卷
起癸酉梁元帝承聖二年魏廢帝欽二年齊文宣
帝天保四年訖戊子陳主伯宗光大二年齊天統
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六卷
起己丑陳宣帝太建元年訖戊申隋文帝開皇八
年　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七卷
起己酉隋文帝開皇九年訖丙寅隋煬帝大業二
年　卷凡十八年

第四十八卷
起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訖丁丑隋煬帝大業十
三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九卷
起戊寅隋煬帝大業十四年訖癸未唐高祖武德
六年　卷凡六年

第五十卷
起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訖丙申唐太宗貞觀十
年　卷凡十三年

第五十一卷
起丁酉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訖乙卯唐高宗永徽
六年　卷凡十九年

第五十二卷
起丙辰唐高宗顯慶元年訖己丑唐中宗嗣聖六
年　卷凡三十四年

第五十三卷
起庚寅唐中宗嗣聖七年訖庚戌唐睿宗景雲元
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五十四卷
起辛亥唐睿宗景雲二年訖丁丑唐元宗開元二
十五年　卷凡二十七年

第五十五卷
起戊寅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訖丙申唐元宗天

寶十五載是歲即肅宗至德元載　卷凡十九年
第五十六卷
起丁酉唐肅宗至德二載訖戊申唐代宗大歷三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起己酉唐代宗大歷四年訖癸亥唐德宗建中四年　卷凡十五年
第五十八卷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訖癸酉唐德宗貞元九年　卷凡十年
第五十九卷
起甲戌唐德宗貞元十年訖壬辰唐憲宗元和七年　卷凡十九年
第六十卷
起癸巳唐憲宗元和八年訖丙午唐敬宗寶歷二年　卷凡十四年
第六十一卷
起丁未唐文宗太和元年訖丙寅唐武宗會昌六年　卷凡二十年
第六十二卷
起丁卯唐宣宗大中元年訖戊戌唐僖宗乾符五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六十三卷
起己亥唐僖宗乾符六年訖己酉唐昭宗龍紀元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四卷
起庚戌唐昭宗大順元年訖辛酉唐昭宗天復元年　卷凡十二年
第六十五卷
起壬戌唐昭宗天復二年訖壬申唐昭宗天祐九年後梁太祖乾化二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六卷
起癸酉後梁主瑱乾化三年訖癸未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七卷
起甲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遼太祖天贊三年訖辛卯後唐明宗長興二年遼太宗天顯六年　卷凡八年
第六十八卷
起壬辰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遼太宗天顯七年訖辛丑後晉高祖天福六年遼太宗會同五年　卷凡十年
第六十九卷
起壬寅後晉高祖天福七年遼太宗會同六年訖戊申後漢隱帝乾祐元年遼世宗天祿三年　卷凡七年
第七十卷

起己酉後漢隱帝乾祐二年遼世宗天祿三年訖戊午後周世宗顯德五年遼穆宗應曆八年 卷凡十年

第七十一卷
起己未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遼穆宗應曆九年訖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遼景宗保寧六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二卷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遼景宗保寧七年訖甲午宋太宗淳化五年遼聖宗統和十二年 卷二十年

第七十三卷
起乙未宋太宗至道元年遼聖宗統和十三年訖己未宋真宗天禧三年遼聖宗開泰八年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七十四卷
起庚申宋真宗天禧四年遼聖宗太平元年訖辛巳宋仁宗慶曆元年遼興宗重熙十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七十五卷
起壬午宋仁宗慶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訖乙未宋仁宗至和二年遼道宗清寧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六卷
起丙申宋仁宗嘉祐元年遼道宗清寧二年訖己酉宋神宗熙寧二年遼道宗咸雍五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七卷
起庚戌宋神宗熙寧三年遼道宗咸雍六年訖乙卯宋神

宗熙寧八年遼道宗太康元年 卷凡六年

第七十八卷
起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遼道宗太康二年訖辛未宋哲宗元祐六年遼道宗太安七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九卷
起壬申宋哲宗元祐七年遼道宗太安八年訖癸未宋徽宗崇寧二年遼天祚帝乾統三年 卷凡十二年

第八十卷
起甲申宋徽宗崇寧三年遼天祚帝乾統四年訖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遼天祚帝天慶八年 卷凡十五年

第八十一卷
起己亥宋徽宗宣和元年遼天祚帝天慶九年訖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 卷凡七年

第八十二卷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天會四年訖丁未正月宋欽宗靖康二年金太宗天會五年 卷凡一年有奇

第八十三卷
起丁未六月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太宗天會五年訖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會六年 卷凡一年有奇

第八十四卷
起己酉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訖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金太宗天會九年 卷凡三年

第八十五卷

起壬子宋高宗紹興二年金太宗天會十年訖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金太宗天會十五年　卷凡六年

第八十六卷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訖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金熙宗皇統五年　卷凡八年

第八十七卷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金熙宗皇統六年訖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　卷凡十七年

第八十八卷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訖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　卷凡二十七年

第八十九卷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訖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　卷凡十六年

第九十卷

起丙寅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訖庚辰宋寧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興定四年元太祖十五年　卷凡十五年

第九十一卷

起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訖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金哀宗天興元年元太宗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二卷

起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金哀宗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訖庚戌宋理宗淳祐十年元定宗五年　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三卷

起辛亥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元年訖戊辰宋度宗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　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四卷

起己巳宋度宗咸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訖丙子三月宋帝㬎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卷凡七年有奇

第九十五卷

起丙子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昰景炎元年訖丁亥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六卷

起戊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訖丁未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卷凡二十年

第九十七卷

起戊申元武宗至大元年訖戊辰元泰定帝致和元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九十八卷

起己巳元明宗元年訖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九十九卷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訖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卷凡十五年
第一百卷
起戊申明太祖洪武元年訖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一百一卷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訖壬午明惠帝建文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二卷
起癸未明成祖永樂元年訖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三卷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訖丙寅明英宗正統十一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四卷
起丁卯明英宗正統十二年訖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卷凡十年
第一百五卷
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英宗復辟天順元年訖癸巳明憲宗成化九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一百六卷
起甲午明憲宗成化十年訖丙辰明孝宗弘治九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七卷
起丁巳明孝宗弘治十年訖戊寅明武宗正德十三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一百八卷
起己卯明武宗正德十四年訖甲午明世宗嘉靖十三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九卷
起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訖庚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卷凡二十六年

第一百十卷
起辛酉明世宗嘉靖四十年訖辛巳明神宗萬曆九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十一卷
起壬午明神宗萬曆十年訖辛丑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　卷凡二十年
第一百十二卷
起壬寅明神宗萬曆三十年訖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一百十三卷
起辛酉明熹宗天啓元年訖丁卯明熹宗天啓七

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四卷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禎元年訖丙子明莊烈帝崇
禎九年 卷凡九年
第一百十五卷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訖癸未明莊烈帝崇
禎十六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六卷
起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是年五月明福王由崧自立訖乙酉五月明亡 卷凡一年五月
第一百十七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唐王
第一百十八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一
第一百十九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二
第一百二十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三

臣等謹按通鑑綱目及宋元綱目例於目錄內編次紀年以明時代之起訖其附注例分注年多未協臣等編次通鑑輯覽目錄如元之至元十三年及明示元年之類俱已仰遵

聖訓釐正者文移表奏至於明代事跡臣等於纂輯時編擬萬歷以後我
朝龍興東土統馭寰區應書
列聖年號用昭正朔復蒙
聖訓指示以明代疆土尚存
特命仍紀其年以存統系即福王亦尚可比於宋代景炎之例並令附書紀實大公至正曠古無倫實足為
萬世史法之準臣等仰聆
聖旨欽佩靡涯謹於目錄內一遵
欽定書法尊就明代紀年編次并附注福王弘光年號以
昭示我
皇上筆削權衡大公至正之意至唐桂二王棲遁閩滇跡僻其時固宜顯黜其僞號然猶隱念其遺臣則孝事端附綴書後俾不至湮沒無傳真所謂襃誅示於秋毫予奪權同天地闡及幽微護於循末恭識大略以見體例所定悉稟
聖裁訂非僅管蠡測之見所能揚搉萬一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

伏羲氏（在位[illegible]百十五年，傳十五世。）

太昊伏羲氏

帝生於成紀，[illegible]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illegible]

都陳。[illegible]

始畫八卦。

帝德洽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illegible]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天下從。自此[illegible]

教民佃漁畜牧。

[illegible]以佃漁，故曰伏羲；[illegible]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

以龍紀官。

因龍馬之瑞，故以龍名官，號曰龍師，命官為青龍氏[illegible]，又[illegible]官為赤龍氏，[illegible]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illegible]

作書契。

上古結繩以紀事，帝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作甲曆。

帝始定歲時甲曆，以定[illegible]月[illegible]歲[illegible]自此而生焉。[illegible]

制嫁娶。

民男女無別，帝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造琴瑟。

[illegible]

帝[illegible]在位一百一十有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女媧氏[illegible]柏皇氏、中央氏、[illegible]栗陸氏、驪連氏、[illegible]赫胥氏[illegible]尊盧氏[illegible]

[illegible]

昊英氏又曰有巢氏[illegible]朱襄氏[illegible]陰康氏、無懷氏、[illegible]凡一千二百六十年而

神農氏作。

神農氏 在位一百四十年傳八世合五百二十年

炎帝神農氏

帝起于烈山。（帝母[illegible]感神龍而生帝于烈山。烈山一名厲山，在湖北德安府隨州北。[illegible]故亦曰烈山氏。）長于姜水，（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illegible]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

都陳，（[illegible]）遷曲阜。（曲阜古炎帝之墟，[illegible]今屬山東兗州府）

以火紀官。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作五穀[illegible]

民[illegible]食[illegible]不知耕稼，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

始嘗百藥[illegible]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

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由是民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立市廛。

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夙沙氏叛來歸。（[illegible]）

諸侯夙沙氏叛，（[illegible]）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

帝崩于長沙，（今湖南長沙府）之茶鄉，（今長沙府茶陵州）葬茶陵。（炎帝陵在今湖南衡州府酃縣西）

帝興萬世生養之利，法省而不煩，威厲而不試，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崩，傳八世，（[illegible]）帝承（[illegible]在位六十年）帝臨魁（炎帝子，在位八十年）帝明（臨魁子，在位四十九年）帝宜（帝明子，在位四十五年）帝來（帝宜子，在位四十八年）帝裏（帝來子，在位[illegible]）帝榆罔（[illegible]）凡五百二十年而黃帝氏作。

軒轅氏 在位一百年

黃帝軒轅氏

少典氏（神農時諸侯）之子。（[illegible]）生帝于軒轅之

邱（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故曰軒轅氏。公孫長于姬水，又以姬爲姓。[illegible]
有熊（[illegible]）故亦曰有熊氏。
誅蚩尤（古諸侯號。[illegible]涿鹿，山名，在今宣化府保安州。[illegible]）
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攻
炎帝榆罔，榆罔避居涿鹿。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
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帝爲指南車以示四
方（[illegible]），遂擒蚩尤而戮之（史記：炎帝[illegible]軒轅乃修德振兵[illegible]阪泉之野[illegible]三戰然後得其志。[illegible]其文尤不雅馴，今不取。）

諸侯尊帝爲天子。

帝自涿鹿還，諸侯咸尊帝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有土
德之瑞，色尚黃，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
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立六相，置史官。
帝得風后（[illegible]）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史記[illegible]鬼臾區[illegible]）
以治民。命倉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

制六書。
倉頡觀鳥獸蹄迒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有六義：一
曰象形（日月之類是也），二曰指事（上下之類，[illegible]在一
下，各指其事），三曰會意（武信之類，人言爲信，[illegible]），四曰轉
注（考老之類，[illegible]），五曰諧聲（江河之類，以水爲形，工可爲聲也），六
曰假借（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illegible]）。

制陣法。
帝創握奇之法（[illegible]），設五旗（[illegible]）、五麾（[illegible]），五
方之色（[illegible]），六[illegible]，而制其
陳（[illegible]），以爲前行，[illegible]
之七（[illegible]），以爲左右
翼（[illegible]）。又命岐伯作鐃（[illegible]），以[illegible]鼓，
爲鞞音（[illegible]）角（[illegible]）靈鞞[illegible]鐲，以揚德而
建武。

立占天官。
帝設靈臺，立五官（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
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

作甲子。
帝命大撓採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史記[illegible]），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illegible]），[illegible]以名日[illegible]。

作蓋天（[illegible]）及調曆（[illegible]）。
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因五音（[illegible]）起于黃鐘之合（[illegible]），起消息（[illegible]），察發斂

敘[illegible]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illegible]，乃迎日推策[illegible]，造十六神曆，積餘分以歸閏，配甲子而設蔀[illegible]，于是時惠而辰從。

定算數[illegible]。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

造律呂作咸池之樂。帝命伶倫取竹嶰谿之谷[illegible]，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illegible]。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損益相生[illegible]，為六律[illegible]六呂[illegible]。又命榮猨鑄十二鐘[illegible]以協月筩[illegible]。是文之以五聲[illegible]，播之以八音[illegible]，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illegible]，始奏之，命曰咸池。

作冕旒[illegible]。帝作冕垂旒[illegible]，為元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作器用。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又命共鼓、化狐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

[illegible]

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服牛乘馬，備物致用，而天下利矣。

作合宮。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illegible]，以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作貨幣。范金[illegible]為貨，制金刀[illegible]，立五幣[illegible]，以制國用。

作內經。帝以五氣[illegible]，立五運[illegible]，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教民蠶。西陵氏之女嫘祖[illegible]，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illegible]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帝方行天下[illegible]，東至海，西至[illegible]，北逐葷粥[illegible]，[illegible]而邑于涿鹿之阿[illegible]，于是畫野分州[illegible]，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illegible]以塞爭端，立步制畝[illegible]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

[illegible]

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故地著而數詳。

鳳凰生于庭，鳳凰巢于阿閣，麒麟〔[illegible]〕遊于囿。

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時播百穀草木，無不服化，物無疵癘。于是使人入其地，名曰阿閣，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囿。

帝鑄鼎于荆山之陽。葬橋山。〔在今陝西鄜州中部縣西北。[illegible]〕

帝採首山〔在今河南[illegible]〕之銅，鑄三鼎于荆山〔在今河南陝州閿鄉縣[illegible]〕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葬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諸侯群臣歲時朝焉。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德能天地，制器而民安業，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十有一歲。有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

金天氏〔[illegible]〕

元妃之子摯嗣位，爲少昊氏。

少昊金天氏

名摯，字[illegible]，[illegible]，己姓，黄帝之子。母曰嫘祖。[illegible]登帝位，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illegible]

〔[illegible]〕

都曲阜。〔[illegible]〕

以鳥紀官。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illegible]〕鳳鳥氏，歷正也。〔[illegible]〕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illegible]〕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德，世濟其美，合樂以致人神，是曰大淵。〔[illegible]〕以通山川之氣。

帝崩，葬于曲阜。〔[illegible]〕

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黄帝之孫顓頊嗣位，爲高陽氏。

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高陽氏

姬姓，黄帝之孫，黄帝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降居若

水（[illegible]）蜀山氏女為（[illegible]）
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帝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初國
高陽（今河南開封府杞縣高陽城），故號高陽氏。以水德王，色尚黑。
都于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漢書地理志：濮陽古帝丘，顓頊墟）。
始以民事紀官。
以少昊之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
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後句龍為后土；而帝
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illegible]）。
命重黎絕神人。
少昊之衰，九黎（[illegible]九黎氏九人[illegible]）亂德，民神雜糅，家
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
以建寅月為曆元。
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
于營室（[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冰凍始泮，蟄蟲始振，雞始三
號，天地萬物莫不和，故後世稱帝為曆宗。（[illegible]）
制九州（[illegible]）
帝始建九州（[illegible]），統領萬國，北至幽陵，南
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illegible]）。
作承雲之樂。

命飛龍氏效八風之音（[illegible]），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illegible]之為鐘，作
五英六莖之樂，以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
帝崩，葬于濮陽（[illegible]河南[illegible]）。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在位七十八
年，崩，年九十一歲。少昊之孫帝嚳嗣位，是為高辛氏。
高辛氏在位七十年。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夋（[illegible]），少昊之孫，父曰蟜極，帝生而神異，自言
其名。年十五佐帝顓頊，封于辛（今[illegible]），
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肇基于辛，故曰高辛
氏。以木德王，色尚黑。
都亳（[illegible]河南府偃師縣西有亳[illegible]）。
作六英之樂。
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曰六英。
帝崩，葬于頓丘（[illegible]）。
帝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
而信，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在
位七十年，崩，年百有五歲。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出
郊，見大人之跡，生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吞
燕卵生契；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illegible]）。

……之而尊堯為天子，是為陶唐氏。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

姬姓，高辛氏次子，曰放勳，育于母家伊侯之國，故曰伊耆氏。年十三佐帝摯，封植，受封于陶，又封于唐。年十六，諸侯廢帝摯而尊為天子，故為陶唐氏。

天子以火德王，色尚白。

甲辰 **元載，帝即位。**

都平陽。

命羲和治歷象。

羲氏、和氏，重黎之後。帝命治歷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西，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

乙巳 **二載，命閏法。**

帝既命羲和治歷象四時，攽授合宜，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于是又置閏法。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

候始參會，後世謂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

置諫鼓立謗木

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作戒

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越裳氏來朝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大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蓂莢生

有草生于庭，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

癸卯 **七載，麒麟遊于郊藪。**

帝在位七年，民不作慝，時久……麒麟遊于郊藪。

乙卯 **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帝臨民以十二……一周流五嶽，存恤孤寡，賑荒札。民飢則曰我飢之，民寒則曰我寒之，民罹辜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

甲申 **四十有一載，虞舜生。**

舜之先國于虞 [illegible] 系出虞幕 [illegible]
之父瞽叟母握登 [illegible] 生舜于姚墟 [illegible]
後居嬀汭 [illegible]

乙丑 五十載帝遊于康衢

帝遊康衢有童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illegible]

華華山在今陝西 [illegible]

癸巳 六十載 [illegible]

舜 [illegible]

歷山 [illegible] 人皆讓畔 [illegible]

不苦窳 [illegible]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癸丑 六十有一載洪水 [illegible] 治之功弗成

時龍門山 [illegible] 未闢呂梁 [illegible]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illegible]

[illegible] 興有平原高阜帝求能治水者四岳 [illegible] 舉鯀
帝乃用鯀 [illegible] 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
汔無成功

癸卯 七十載 [illegible] 舜登庸

帝在位七十載 [illegible] 不可授乃詢四岳求逸 [illegible] 以舜 [illegible] 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illegible] 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 [illegible] 乃命以位 [illegible]

舜舉八愷八元和五典敘百揆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illegible] 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illegible] 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舉之使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于四方 [illegible]

帝鴻氏 [illegible] 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 [illegible] 有不才子曰饕餮天下謂之四凶舜投諸四裔于是四門穆穆而無凶人

乙 [illegible]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

帝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行不迷

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

殛鯀于羽山 放驩兜

命禹治水

鯀既殛死乃命禹爲司空使續父業與益稷同受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禹乃行山表木勞身焦思以水之患莫大于河淮次之淮與江又次之乃先治河始

壺口

大導江自岷山

七十有三載正月朔舜受終于文祖

舜受終于帝堯之廟以攝位告

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輯五瑞

擇吉月日覲四岳羣牧班瑞

七十有四載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北岳恒山在今山西[illegible]）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藝祖，文祖也。[illegible]）

流共工（共工，官名，[illegible]）于幽州，（今順天府[illegible]）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三苗，國名，[illegible]）于三危。（[illegible]）

制五刑。

象以典刑（[illegible]）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

七十有八載，神龜出于洛。（洛水出陝西[illegible]入河）

禹治水時，有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illegible]）

八十載，禹治水成功。

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illegible]）

[illegible]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illegible]）任土作貢，則壤成賦，弼成五服，（[illegible]）

[illegible]四海，于是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禹以元圭，而告成功，水色[illegible]）

八十有一載，分十二州。

肇十有二州。（分冀之東為并州，東北為幽州，青之東北為營州）封十有二山。（[illegible]）

封諸侯錫姓氏。

封禹于夏，（[illegible]）賜姓姒氏。（[illegible]）

封契于商，賜姓子氏，是為商之始祖。（[illegible]）

封棄于邰，（[illegible]）賜姓姬氏，是為周之始祖。（[illegible]）

[illegible]姓姜氏，又加賜伯夷姜姓。（[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在位百有一年而崩，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避帝之子于南河之南。（今[illegible]州東有[illegible]）天下不歸帝之子而之舜，舜乃即天子位，為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illegible]）

姚姓，目重瞳子，（[illegible]）其先國于虞，故曰有虞氏。

丙戌元載，正月，帝即位。

帝服堯衣。二年，帝始格于文祖，告即位，以土德王，色尚赤。

都蒲阪（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亦曰虞都鄉）

詢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二牧，

帝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illegible]），惇德允元（[illegible]），而難任人（[illegible]），蠻夷率服。

命九官。

命禹宅百揆，棄為后稷，契為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垂（[illegible]）作共工，益作虞，治山澤（[illegible]），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

封堯子朱于丹（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北有丹水）。

初，堯崩，天下之歸舜，舜避堯子朱于丹淵（[illegible]），為諸侯。至是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于有庳（[illegible]）。

象至為諸侯，不得有為，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

建學。

太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

始養老（[illegible]）。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其禮以燕禮（[illegible]）。

[illegible]

帝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illegible]

帝作大韶樂。

夔為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illegible]。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于是作簫韶樂九成，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六載巡狩。

帝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士于[illegible]向九族，[illegible]具成。

[illegible]作歌。

帝將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illegible]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illegible]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illegible]

月光華宏于一人（舜有元德……）

丁巳三十有二載命禹攝位

帝之子商均不肖于是命禹攝位如堯之于舜帝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戊午三十有三載禹受命于神宗

禹受命于堯之廟猶自堯知帝之初

辛酉三十有六載有苗弗格

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禹誓師于衆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己卯四十有八載帝崩于蒼梧（蒼梧山名……九嶷在今……葬零陵）

帝承堯文明濬哲允恭克讓下以循德衆以賢德行天地……以四方風動……

……天子事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四十八年百有十……

……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諸侯不歸帝之子而歸禹禹乃即位為夏后氏

夏（起丙子……共四百三十九年……）

夏后氏大禹（史記作帝禹）

姒姓顓頊之孫鯀之子生于石紐（……）

丙子元歲王即位國號夏

王既為衆所歸乃即天子位因所封國為有天下之號

以金德王

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夏縣……）

以建寅月為歲首改稱曰歲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歲首建寅得人之正是謂人統（……）

色尚黑

性用元戊事乘驪……冠而黑衣

日用朱于庚……

立貢法

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
學曰校
養老
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
作大夏樂
命皋陶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定車制
仍虞制作車少昊加牛奚仲爲車正
加以建旗乃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以別尊卑等級

以五聲聽治
揭鐘鼓磬鐸鞀于簨簴銘于簨簴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恐其留吾門也故嘗一沐三握髮一日中不暇食以禮有道之士
絕旨酒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會諸侯于塗山
承唐虞之揖讓執玉帛者萬國

封皋陶後
王以皋陶將授政而皋陶卒封其後于英六今江南六安州英山縣
祀舜爲相
成功
鑄九鼎
以貢九牧貢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南巡狩
下車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王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王神色不變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龍何爲者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八歲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戮之
王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王儉約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不實尺璧而貴寸陰見耕者在軾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宮室之上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政令流行百姓親睦

王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百歲而崩在位八年

既崩益避王之子于箕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陰）天下不歸益而歸王之子啓乃即天子位

后啓

禹娶塗山氏（[illegible]）啓生[illegible]啓荒度土功過門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啟化其德以成名焉

甲申　元歲諸侯奉嗣子即位

乙酉　二歲伯益歸政就國（[illegible]）

後祀禹王歲以犧牲祀之

丙戌　三歲大享于鈞臺（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illegible]）

[illegible]大饗諸侯

王既即位諸侯會同乃即鈞臺而大享焉

伐有扈（今陝西西安府鄠縣[illegible]）

有扈氏不服王伐之召六卿而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illegible]］遂滅有扈

丁亥　九歲作九韶九歌[illegible]

禹樂功作樂曰九辯九歌王啓承禹功乃序其樂而歌之

王崩子太康立

王繼世而有天下藉禹之功不替德教施于四海在位九年而崩年九十一

癸巳　太康

元歲

王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夏政始衰

辛丑　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洛水出[illegible]）羿距王于河（[illegible]）

王居陽夏（今河南[illegible]）

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illegible]）因民弗忍距于河王不得入國遂築陽夏之城而居焉（太康縣陽夏故城[illegible]太康所築）

五子作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illegible]）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illegible]）

王在位十九歲失政十歲而崩

庚[illegible]　二十有九歲王陟[illegible]弟仲康立

后仲康

五子之一

丁戊　元歲命胤侯掌六師（[illegible]）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illegible]

癸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胤侯告于衆曰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illegible]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illegible]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

伯封后夔之子也羿滅之夔是以不祀[illegible]

戊辰十有三歲仲康崩子相立

后相

乙亥元歲徙居商邱[illegible]

二歲征[illegible]

征畎夷之[illegible]

七歲畎夷來賓

自太康失政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始征畎夷乃七歲然後來賓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illegible]

羿自鉏[illegible]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illegible]浞使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illegible]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之[illegible]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弒王于帝邱[illegible]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illegible]遺臣靡奔有鬲氏[illegible]

浞因羿室生澆[illegible]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遂弒[illegible]

乃處澆于過[illegible]處豷于戈[illegible]

后少康

癸[illegible]元歲后緡生少康于有仍[illegible]

二十有[illegible]歲少康自有仍奔有虞[illegible]

少康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illegible]于是妻之以二姚而[illegible]

邑諸綸（今河南虞城縣東南有綸城，即少康邑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壬午 四十歲，寒浞立王，王誅澆及豷。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斟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使女艾（少康臣）諜澆（諜，候也），使季杼（少康子）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illegible]）

方夷（[illegible]）來賓。

夷人久畔，王既立，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癸卯 六十有一歲，封庶子無余于越（是為於越之祖）。

禹葬會稽，太康而後，歲弗及祀，乃封其少子于越，號曰無余，從民所居于秦餘（[illegible]），秩有禹祀。

王崩，子杼立。

王少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為中興之主。年四十而後踐位，在位二十二歲。

后杼（[illegible]）

[illegible] 元歲。

[illegible]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illegible]）。

甲庚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立。

王[illegible]少康[illegible]氏之亂，帥禹之道，故夏后氏報焉。（其[illegible]）

有德也。

后槐（帝王世紀作芬）

辛丙 元歲。

丙戌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立。

后芒（一作[illegible]）

丁亥 元歲，以元圭賓于河，乃東狩于海。

甲辰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立。

后泄（[illegible]）

乙巳 元歲，加六夷爵命。

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六屬來王，于是始加爵命。

庚申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后不降（世紀作[illegible]）

辛酉 元歲。

[illegible] 六歲，伐九苑（[illegible]）。

[illegible] 九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后扃（[illegible]）

[illegible] 元歲。

[illegible] 十有一歲，王崩，子廑立。

后廑（[illegible]）

辛巳 元歲。

[illegible]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后孔甲

壬寅 元歲。

甲辰 三歲，以劉累（陶唐氏之後，其子孫有劉累者，以為名）為御龍氏。

時天降二龍，雌雄各一，王不能食（音飼）。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左傳：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以服事王，能飲食之。王嘉累，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王，既而王使求之，累懼，奔魯（今河南汝州魯山縣）。

採首山之銅（[illegible]），鑄劍（[illegible]），八歲（[illegible]）。

庚戌 十有七歲，商湯生。

契封于商，十二傳而至主癸（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報丁，報丁生主壬，主壬生主癸），生履，是為成湯。（[illegible]）

壬申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皋立。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日衰。

后皋

癸酉 元歲。

癸未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立。

后發（路史作敬發，亦曰發惠）。

甲申 元歲。

壬寅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立（是為桀）。

后癸

癸卯 元歲。

王淫虐，有殊力，能伸鈎索鐵，手裂兕虎，自恃其勇，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百姓弗堪。

甲子 二十有二歲，公劉（路史：公劉去邰，遷于豳）遷于豳（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初，舜封后稷于邰（[illegible]）。子孫實世稷官，服事虞夏。傳至不窋（[illegible]），以夏政衰，去稷弗務，用失其官，竄于戎狄之間（[illegible]）。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乃徙于豳，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乙亥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illegible]）。

自孔甲之後，王室衰，政日衰，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所言皆聽。妹喜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illegible]，又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丁亥 三十有五歲，商湯嗣為諸侯，始居亳（[illegible]）。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illegible]）。

此四遷[illegible]，湯始居亳[illegible]。

戊辰 二十有六歲商湯征葛（今歸德府寧陵縣有葛鄉即葛伯國）

湯爲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今其篇亡）

己卯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伊尹名摯（史記索隱曰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有莘城古莘國）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尹乃就湯湯薦尹于王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

壬午 四十歲伊尹復歸亳

王與羣臣俱沈湎于酒羣臣相持而歌曰盍歸于薄（即亳）薄亦大兮伊尹聞之遂告于王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王啞然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于是伊尹接履而趨復歸于亳（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今其篇亡臣等謹按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或本此書惜其篇亡考不可考矣）

（蘇氏轍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及其適夏湯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伐桀以救世不若使尹事桀以化其亂苟使夏不亡商不興桀固也及其不可復輔于是命而後伐之然要之湯伐桀之志其所以爲湯之本而其後世之所不及也）

癸未 四十有一歲囚商湯于夏臺（即均臺）既而釋之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王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于夏臺已而得釋

壬辰 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見前）有緡氏（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有東緡故城夏有緡國）叛攻克之

王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叛之引師北歸王怒率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韋城古韋國）顧氏（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有顧城夏顧國）昆吾氏（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昆吾故城）並助王之惡以虐其民

癸巳 五十有一歲虐太史令終古奔商

王淫泆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諫者曰此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王殺之耆老或諫王又殺之王見稼者亦亡夏者桀于是大殺豪傑大費（即伯益）之後曰費昌徙族以歸于湯

甲午 五十有二歲殺諫臣關龍逢（古龍字）

王不道愈甚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王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盍少改之不能龍逢立而不去王怒遂殺之

兩日鬬五星錯行泰山崩伊洛竭（伊水出陝州盧氏縣熊耳山入洛洛水見前）

乙未 五十有三歲湯伐昆吾遂攻鳴條（今山西解州安邑縣有鳴條岡）王師敗王奔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城）夏亡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相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師攻鳴條(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桀師敗績王奔南巢因放焉(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 南巢今在江南廬州府巢縣)後三年卒于亭山(亭山在江南和州歷陽山)王滅德行毅義殘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擧事於天發令逆其時送

夏十七君十四世合計共四百三十有九年(夏自禹起自禹丁巳至桀之甲午以丁巳蓋統歲之年而計之也…)

商(…)

商王成湯

子姓名履一曰天乙契之十三世孫(系見)以有武德亦

曰武王(詩商頌武王載旆 史記湯號曰武王)

乙未十有八祀(即十二歲)五春三月王即位于亳因號商

王歸自克夏諸侯咸推之為天子再拜而讓者三乃即位于亳(亳土也 湯歸于亳再拜而從諸侯之位曰天下惟有道者宜處之三讓乃即天子位)

因所封國為有天下之號以水德王(金氏履祥曰古史不載湯改元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湯之元已立于桀之三十六歲又可考矣)

都亳(史記曰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

改建丑月為歲首歲曰祀(十二月建丑得地之正是為地統以雞鳴為朔)

色尚白

牲用白牡戎事乘翰(白馬)朝燕服冔(冔商詩收冔 殷冠之名)緌而緇

衣

大誥諸侯(書序湯既黜夏命作湯誥)

諸侯來朝乃作誥與天下更始

以伊尹仲虺(仲虺奚仲之後)為相

伊尹為左相仲虺為右相虺因王放桀有慚德乃作誥

以釋之(書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立禹後及古聖賢之裔封孤竹(今直隸永平府有孤竹國 神農之後史記索隱孤竹國君姓墨胎氏)等國有差

告稽后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已修萬民乃有安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夏之後封杞 [illegible])

相

制爵祿

制爵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皆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亦五等天子之三公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制祿凡國之君皆十卿祿卿四大夫祿(次國三大夫 小國倍)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附庸史記其祿足以代其耕)農夫上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之大為差

(金氏履祥曰制爵制祿何以為…… 故依胡氏書錄以見成湯經綸天下之大規)

立功法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曰助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鄉學曰序

養老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但以食禮 [illegible]

撫 [illegible]

制官刑

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illegible]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illegible]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illegible]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illegible]

始作 [illegible]

取 [illegible] 以不 [illegible]

作器用之銘

諸器用皆作銘以自警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作大濩樂

命伊尹作樂曰大濩 [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 十有九祀大旱

祀桑以祀稷

湯以旱 [illegible] 配稷至是大旱 [illegible]

戊戌 二十有一祀鑄金幣

伊尹言于王 [illegible] 之命鑄幣以振民 [illegible]

辛丑 二十有四祀禱于桑林 [illegible]

丙 大旱七年王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illegible]

丁未 三十祀王崩 [illegible]

嗣 [illegible] 孫太甲立

王太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兆民允懷立十八祀而崩 [illegible] 太丁 [illegible] 外丙二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仲壬四年 [illegible] 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位 [illegible]

書禁不從史記

王太甲

戊申 元祀伊尹奉王見于祖〈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王居于桐〈書傳桐湯葬地亦和近商宮縣桐縣故成亦商書以爲伊尹放太甲之所今考其地〉

〈貞案河南發近〉王習與性成欲敗度縱敗禮罔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營桐宮而居之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己酉 二祀王在桐宮

庚戌 三祀伊尹奉王歸于亳

王居桐三年處仁遷義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亳復政于王〈丁未號太甲曰伊尹至放而歸伊尹作丁進以冕服反叙其事作太甲三篇〉

以伊尹爲保衡〈書傳湯時伊尹爲阿衡至太甲改爲保衡保衡猶言爲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

伊尹告歸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王益修厥德

諸侯咸歸百姓以寧

庚辰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商代祖有功而宗有德太甲克終湯業故號曰太宗

辛巳 王沃丁

元祀

戊子 八祀保衡伊尹薨

王親臨祀以天子禮以三公禮葬之于亳〈伊尹名摯字阿衡己氏平相〉〈亳己氏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南有伊尹墓〉

以咎單爲相

咎單訓伊尹之事作書以告于王〈書名沃丁今亡〉

己酉 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王太庚

商世兄終弟及者自太庚始

庚戌 元祀

甲戌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王小甲

乙亥 元祀

辛卯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王雍己

壬辰 元祀

王居位不能親紀與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商道始衰

癸卯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王太戊

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辰 元祀以伊陟臣扈爲相巫咸乂之〈巫咸臣名咸乂王家論語作咸之法作咸〉

伊陟伊尹之子也與臣扈咸輔王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

桑穀共生于朝（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作咸乂四篇今亡）

時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王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其修德王從之三日而桑穀死

丙午 三祀諸侯畢朝

王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年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戊子 七十有五祀王崩葬河北（中宗陵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南俗謂之殷王陵）

號中宗子仲丁立

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成湯之後至王而中興焉

王仲丁

己丑 元祀

甲午 六祀遷都于囂（史記作隞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敖山下仲丁所遷）

辛丑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王外壬

壬寅 元祀

丙辰 十有五祀王崩弟河亶甲立

王河亶甲

丁巳 元祀徙都于相（今彰德府內黃縣東南有故殷城相即河亶甲所都）

囂有河決之患故遷相而復決

乙丑 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王祖乙

丙寅 元祀徙都耿（今山西蒲州府河津縣有耿城水經注以為祖乙徙此）

時相又有河決之患自相而遷于耿

甲戌 九祀耿圯徙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祖乙遷邢即此）

耿復為水所圯乃徙邢而都之（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今書皆亡）

以巫賢為相

賢咸之子也為相任職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甲寅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王祖辛

乙卯 元祀

庚午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王沃甲

辛未 元祀

乙未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王祖丁

丙申 元祀

丁卯 三十有二祀王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王南庚

戊辰 元祀

壬辰 二十有五祀王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王陽甲

癸巳 元祀。諸侯不朝。

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乙巳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王盤庚

丙午 元祀，遷都于殷。（仲丁遷囂，今復改國號曰殷。）

時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侈，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王欲徙成湯之故都，臣民安土重遷，咸相咨怨。王乃作書以諭，（若干篇）遂涉河而南，復居于亳，改國號曰殷。（殷，亳之別名。）遵湯之德，行湯之政，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丁卯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王小辛

戊辰 元祀

殷道復衰。

庚子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王小乙

辛丑 元祀。

二十有六祀，周亶父遷于岐。（岐，山名，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古曰其山。周，國名。）

亶父號古公，繼公劉、慶節之後，能修世業，狄人侵之，乃遷岐山之下，民從之者如市，改號其國曰周。（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周城。美陽故城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丙辰 二十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王武丁

丁巳 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為相。

王舊學于甘盤，至是即位，以甘盤為相。亮陰（音諒）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己未 三祀，得傅說為相。

王既免喪，猶不言，群臣咸諫。王作書以誥，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乃使百工圖其像，求之野。時說為胥靡，築于傅巖。（在今山西平陸縣，有聖人窟。）

得之，見王，王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為相，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作說命三篇。）

命說總百官，旁學于說。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戊子 三十有二祀，肜祭成湯，有雉雊于鼎。（祭之明日又祭曰肜。）

肜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作書以訓于王。（高宗肜日。）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

伐鬼方。（朱子詩經集傳：商頌殷武，祀高宗之樂。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鬼方，後漢書曰……）

與通考皆以爲西戎王季伐□□大戎翟王終鬼方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朱子集傳之說今從之

鬼方恃固而擾諸夏王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

殷道復興

乙卯 五十有九祀王崩葬西華殷高宗陵在今陳州府西華縣宋太祖初給守陵戶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王爲王子時父小乙欲其知民疾苦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遂成中興之業

王祖庚

丙辰 元祀

壬戌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王祖甲

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王王以爲不義而逃去及祖庚崩國人卒立之

癸亥 元祀

乙巳 二十有八祀周古公亶父薨子季歷嗣

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摯國之女大任賢婦□□□□今□□□有聖子昌有聖瑞史記正義引尚書帝命驗曰季歷之子昌有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

爲聖瑞古公欲傳國以及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今不取太伯仲雍知古公意乃以採藥爲名逃之荊蠻□以□□是吳地故

翦□附□交身以□季歷季是古公薨季歷嗣公季

乙未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王在田間久故卽位之後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與尚書無逸異孔傳以祖甲爲太甲與蔡傳異今從蔡傳

王廩辛

甲午 元祀

己亥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王庚丁

庚子 元祀

甲辰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王武乙

乙亥 元祀

丁丑 三祀遷都河北殷初都亳盤庚遷殷至武乙徙河北在今衛輝府淇縣

丙寅 四祀王畋于河渭震死子太丁立

王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行代之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王太丁

丁卯 元祀

己巳 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王帝乙

庚午 元祀命周公季歷爲牧師加九命作伯

[illegible]

季歷篤行于義諸侯順之從伐西落鬼戎 [illegible]
是又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王嘉其功錫之圭
瓚秬鬯加九命為侯伯

丙子 七祀周公季歷薨世子昌嗣為西伯是為周文王

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
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二子
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 [illegible] 辛甲 [illegible] 亦皆
歸之西伯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
矣因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壬戌 二十有三祀西伯昌生子發

西伯娶有莘氏女曰太姒 [illegible] 西伯治外太姒治內
[illegible]
[illegible] 西伯 [illegible]

丙子 二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是為紂

王長子曰微子啟其母賤不得立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
為嗣

丁丑 受辛

元祀

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性淫侈好酒色始為
象箸箕子 [illegible] 歎曰今為象箸必
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生又將稱是王求
于天下始此

甲申 八祀伐有蘇氏 [illegible]

王伐有蘇氏得其美女妲己嬖之惟其言是從使師涓
作新淫聲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
[illegible] 瓊室玉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
盈鉅橋之粟 [illegible] 大聚樂戲于沙丘 [illegible]
[illegible] 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
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
以為罰輕威不立王乃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熾炭之
上使有罪者緣焉輒墮炭中王與妲己相為笑樂名曰
炮烙之刑

丁亥 十有一祀 [illegible]

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illegible]
[illegible]
九侯有女納于王女不喜淫王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
王又刳孕婦視其胎斮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
崇侯虎 [illegible] 知之以告王
王怒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以服事殷周之德[illegible]

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

己未 十有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西伯之臣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納閎中珍寶良馬因嬖臣費仲之徒以獻紂紂喜乃赦西伯西伯由是獻洛西之地（洛之西今陝西西安府[illegible]）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庚申 十有四祀虞（虞國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虞城）芮（芮國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有芮故城）質成于周。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今平陸縣有閒原俗呼漢田城）

辛酉 十有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渭水出甘肅渭源縣鳥鼠同穴山至華陰縣入河 渭水北曰陽）

尚東海人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西伯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時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時號師尚父）

壬戌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密須今甘肅平涼府靈臺縣西有密須故城[illegible]）

初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曰其君強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阮國名在甘肅涇州 徂共阮之邑今涇州共池是）而及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來歸

乙丑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崇見前）作豐邑（崇國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豐在鄠縣東豐水之西）自程徙都之

西伯伐崇令曰毋殺人毋壞室毋塞井毋伐木毋掠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三旬崇弗降乃攻滅之作邑于豐遂徙都焉

丙寅 二十祀西伯昌薨世子發嗣（是爲周武王）

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畢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周有天下乃追諡曰文王。

丁卯 二十有一祀西伯戡黎（注見書大傳史記作耆者非）

王以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惡來（惡來飛廉子）善毀讒諸侯益疏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日夜暴虐邑不知治也西伯伐而滅之祖伊恐奔告于王曰[illegible]已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勢必及殷恐懼而奔告于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

三十有二祀。殺少師比干。比干紂諸父。囚太師箕子。注見上。微子名啟。紂庶兄。封微子爵也。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去之。

少師比干彊諫。王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剖視其心。箕子懼。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又囚之。微子既數諫。度王終不能聽。遂去之。以存宗祀。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書今有一篇而去紂。

己卯

三十有三祀。西伯發大會諸侯于孟津。孟津注見前。誓師渡河。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西伯狩師而誓。作泰誓。遂還。

孟津。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時諸侯會者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天命未可。乃引師還。居二年乃復伐紂。考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十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集傳曰十一年之說也。序本依倣經安偶說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司馬遷因之為觀兵之說。相承後儒遂以為實然。不知武王未有觀兵之事也。蔡傳之說今從之。蓋本伊川程子并朱子書。

王率眾拒周師于牧野。牧野地理今釋。牧一作坶。在今衛輝府淇縣南。兵潰。王自焚。

商亡

周師既渡孟津。陳于商郊。王發兵七十萬人拒之牧野。西伯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王師雖眾。皆無戰心。倒戈以開周師。周師馳之。皆崩畔。王反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燔而死。王言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己下。播棄黎老。崇信姦回。慢神虐民。婦言是聽。身死國亡。天下之惡皆歸焉。商自成湯受命至紂。傳二十八王十六世。合計共六百四十有

四年

周 起武王十三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武王

姬姓名發后稷之後 系見前 嗣文王爲西伯與師代紂遂革殷命

己卯 十有三年春 即商紂三十三祀 王即位國號周

王既克商商之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翼日命除道修社王入商宮諸侯百官畢從殺紂而告 [illegible]今依帝王世紀 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王載拜稽首乃出改有天下之號曰周以木德王

封紂子祿父爲殷侯

封祿父以殷之餘民因殷初定未集乃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復商舊政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商容紂之賢臣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南宮适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比干紂之諸父 于是萬姓悅服

夏四月王歸至豐命諸侯受命于周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 [illegible] 之陽放牛于桃林 [illegible] 之野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

封黃帝之後于[illegible] 帝堯之後于祝 [illegible] 帝舜之後于陳 [illegible] 是爲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于杞 [illegible] 殷之武庚是爲二王之後又封師尚父于齊 [illegible] 弟周公旦于魯 [illegible] 召公奭于燕 [illegible] 庶叔高于畢 [illegible] 皆爲王室封弟叔鮮于管 [illegible] 叔度于蔡 [illegible] 叔處于霍 [illegible] 是爲三監以監殷餘各以次受封 [illegible]

[illegible]

祀于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謚法

始定祀先之禮謚以立謚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自祖紺以上至后稷以天子之禮祀焉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

告武成也

以建子月為歲首改祀曰年

十一月建子得天之正是謂天統以夜半為朔

色尚赤

牲用騂 [illegible] 戎事乘騵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服 [illegible] 而元衣

立徹法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illegible] 用貢法十夫有溝 [illegible] 都鄙 [illegible] 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建學

國中建立四代之學 [illegible] 居中 [illegible]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學西 [illegible] 是為大學 [illegible] 庠于西郊 [illegible] 序于州 [illegible] 校 [illegible] 小學 [illegible] 祀先聖先師人生八歲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俱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天子亦齒春秋教以禮

[illegible]

樂冬夏教以詩書

養老

養國老于東膠大學在王宮之東 [illegible] 養庶老于虞庠 [illegible] 兼用四代之禮 [illegible] 而乞言 [illegible]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illegible]

受丹書之戒作銘自警

王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師尚父進丹書于王道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有銘焉 [illegible]

[illegible]

訪道于箕子

禹治洪水洛出書 [illegible] 法而陳之為洪範九疇至是王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乃推衍增益以成此篇 [illegible] 初一曰五行 [illegible]

[illegible]

賓用□事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箕子不欲臣周，武王封于朝鮮。

因以封之

作大武樂

象武功定天下也。詳見左傳樂□

殷伯夷叔齊 [illegible] 餓死于首陽

山前注見

初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古史考

齊叔薇野有婦人曰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十有□年西旅西方之夷貢獒犬高四尺曰獒。

時九夷八蠻 [illegible] 通道來貢西旅 [illegible] 太保召公奭以獒非常貢明王不貴異物乃作旅獒訓

王名曰旅獒

肅愼氏今寧古塔地。貢矢

楛矢石砮 [illegible] 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

遷鄗于鎬 [illegible]

自天子 [illegible] 於是 [illegible] 自豐宅鎬是爲宗周 [illegible] 不服。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爲三壇同墠 [illegible] 爲壇于南方北面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請以身代納冊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

壬午 十有六年箕子來朝

箕子過故殷墟傷故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皆爲流涕

乙酉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

王丕承文王之烈一戎衣而有天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崩年九十有三年踐天子位七年崩

禮記年九十三 [illegible] 周公旦奉太子誦立

[illegible]

成王

武王納太公望之女曰邑姜生王 [illegible] 立年十有三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既葬武王乃冠王以朝于廟而見之作[illegible]作
頌[illegible]之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illegible]不近
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
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周公留召公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王右左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以告之于是召公乃悅[illegible]周公又稱[illegible]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illegible]

封伯禽為魯侯
周公留相王室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

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
下之賢人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illegible]太公封于齊五月
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
[illegible]伯禽至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
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
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illegible]年周公居東
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illegible]武庚必

叛王室必播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illegible]
曰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

三年秋大雷風迎周公于東
周公居東二年七月罪人斯得是年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
之書得公請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親逆之公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下迎周公歸三叔淮[illegible]夷武庚以叛奄[illegible]
[illegible]
國皆應之王乃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illegible]周公殺武

庚誅管叔囚蔡叔于郭鄰[illegible]降霍叔為庶
人命伯禽帥師伐淮夷[illegible]定奄[illegible]師還周公作東山
之詩以勞士卒朱子詩傳東山周公東[illegible]

封微子啟于宋[illegible]
使紹殷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illegible]

四年王朝于廟
進[illegible]進戒[illegible]

周公作立政
周公戒王以用人之道作立政[illegible]
[illegible]

金氏履祥曰 [illegible]

王伐淮夷，踐奄。（書序：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illegible]）

之前，今從之。

奄及淮夷復叛，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于蒲姑。（蒲姑，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北有蒲姑城。）

五年癸酉，遷殷民于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有洛陽故城，周遷殷民于此。）

王來自奄，遷殷之餘民于洛邑，歸至宗周，作多方以誥庶邦。

蒐于岐陽，（岐山之陽，見前。）

因盟諸侯。

六年甲戌，正百官。（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為六卿。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九州之牧。）阜成兆民。

制禮作樂。

制朝聘以綏邦國，制禮以節威儀，（禮記疏：經禮三百 [illegible]）

作樂曰勺，（詩作酌。[illegible]）以告成大武。

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illegible]）

（[illegible]）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

越裳氏來朝。（前見。）

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于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公錫軿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

七年乙亥，營東都。（今河南府洛陽縣西有河南故城，即郟鄏地，周公營以為都。[illegible]）

初，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將營都而未果。（史記：武王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illegible]）

成王欲成武王之志，命召公先之洛相宅。（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illegible]）

誥周公復卜。（[illegible]）

申視，卒營築。（[illegible]）

謂之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于是王至新邑，（洛誥：戊辰，王在新邑。[illegible]）

（[illegible]）

後分正東都。（[illegible]）

設南郊。（[illegible]）

（[illegible]）

孔穿爲先儒

郊祀后稷以配天（詩序思文后稷配天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于明堂而以神祇祭之）

立大社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癸巳八年三月（集傳以爲是年之三月今從舊集傳）周公誥殷士于新邑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瀍水東爲下都（今洛陽是也曰成周）遷殷民處之（前既遷矣今乃安集之也）乃以王命告作多士（商民遷）

（故周公以王命告之）

封蔡叔子胡于蔡（胡蔡叔之子作蔡仲之命）

蔡叔度既沒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爲卿士言于王復封之於蔡以奉蔡叔之祀

甲午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封于唐（[illegible]）至是唐爲亂于成王滅之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爲唐侯

（[illegible]）

乙未十年王游于卷阿（卷阿大陵也）

召公從因王之歌作卷阿之詩以進戒（今詩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丙申十有一年周公作無逸

周公欲王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作無逸之書以訓于王

周公將沒（[illegible]）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既葬王葬公于畢（[illegible]）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以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

（程子曰[illegible]）

命君陳治東都（作君陳）

周公既沒以君陳代公分正東郊（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illegible]）

（東郊成周）

丁酉十有二年巡狩

諸侯朝于方嶽同律度量[illegible]之典

戊戌[illegible]作九府圜法（[illegible]）

初周公之[illegible]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圓函方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庚戌二十有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

四夷各以其方（賄來）史臣爲作王會之篇

壬戌 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崩子釗立（是為康王）

四月壬子不懌甲子召太保及羣臣受顧命（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敬保元子釗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逆元子釗于南門之外入翼室恤宅宗（翼室路寢東夾室宗主也）癸酉元子釗麻冕黼裳（吉服也）受冊命卽位（卽是日諸侯于應門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諸侯聽命出書序康王之誥）乃釋冕反喪服。

辛丑 葬于畢（成王陵在文王陵西南）

王在位三十七年祇勤于德夙夜不逮興禮樂立制度民和睦而頌聲作。

康王

癸亥 元年朝于豐宮。

徧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

乙丑 三年吉禘于先王

遂定樂歌。

甲申 十有二年夏六月命畢公保釐東郊（保安釐治也東郊成周也）

王自宗周至于豐朋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宗周鎬京也王世紀畢公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司其教化旌別淑慝表其宅里殊其井疆也）作畢命

戊子 二十有六年召公奭卒（謚曰康）

初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以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詠歌之（詩甘棠美召公也今河南陝州有甘棠驛以召公名）

王崩子瑕立（是為昭王）

王克踐洪業敬恭神人四裔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于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

葬于畢（康王陵在文王陵東南）

昭王

己丑 元年

王之時王道缺微周始衰

壬寅 十有四年魯公子濞弑其君宰（伯禽之孫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金氏履祥曰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王不能討失政甚矣。

己亥 五十有一年有大五色貫紫微（紫宮也一名紫微）井水溢

王崩于漢子滿立（是為穆王）

王南巡狩反涉漢（漢水在荊）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祭公周公之後）皆溺焉（王右辛餘靡）

（下以王陵在）

穆王

王生于昭王之二十二年（國語昭王娶于房曰房后生穆王）王是卽位年已五十餘

庚辰 元年築祇宮（祇宮在南鄭之宮）

壬午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作君牙作冏命）

丙申 十有七年王西巡狩徐戎叛（見後）王歸征克之

王得八駿馬（一赤驥二盜驪三白義四踰輪五山子六渠黃七華騮八綠耳）有造父者

（前頁注續）……子曰……至于四荒……不能……乃還……

蜚廉之後以善御幸遂西巡狩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爭訟無所質正咸歸于徐子徐子嬴姓偃名行仁義諸侯多歸之地方五百里徐子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自稱偃王朝之者三十六國王聞徐子僭號恐遂乘受命乃命造父御一日千里以歸使楚人伐徐徐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今徐州府之武原縣山中自好從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

封造父于趙城今平陽府趙城縣有故城

以御八駿功故封其後爲趙氏至晉趙夙其後

甲寅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犬戎西戎名荒服之……

上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己巳 五十年命呂侯爲大司寇作呂刑呂侯亦名甫侯作呂刑

王命呂侯爲大司寇作修刑辟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訓夏贖刑……其罰……以詰四方

[illegible]

甲戌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繄扈立是爲共王

王之初思侈位爲樂欲自縱轄作史記昔事之要戒俾戎夫箴言之朔望以聞戒後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力而無醉飽之心以止王心是以獲沒于祇宮

共王

乙亥 元年

丁丑 三年滅密密國……

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密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丙戌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立是爲懿王

懿王

丁亥 元年徙都于犬丘……今西安府……

辛亥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孝王

壬子 元年

甲子 十有三年封非子于秦……

非子惡來革之後……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分土爲附庸邑之秦曰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曰嬴今其後亦爲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大雨雹江漢冰

……

丙寅 十有五年王崩懿王子燮立是爲夷王

夷王

王爲懿王太子孝王崩諸侯復立爲王

丁卯 元年覲禮廢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王德諸侯之立己始下堂而見降與抗禮

己巳 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虢公注見前 後漢書西羌傳 [illegible]

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俞泉地名 [illegible]

甲戌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 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 揚粵 [illegible] 至于鄂 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illegible]

熊渠之先曰鬻熊 事文王有勤勞成王時封其後熊繹于楚 [illegible] 錫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 今湖北宜昌府 [illegible] 五王室微諸侯相代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西伐庸東侵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諸子爲王 [illegible] 及厲王時熊渠畏王伐楚亦去其王號

丁丑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立是爲厲王

[illegible] 紀侯譖齊哀公于王王烹齊侯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 紀國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有紀城 [illegible]

厲王

癸未 元年

王暴虐詩人作刺 召穆公作民勞蕩凡伯作板芮伯作桑柔皆以刺王

辛丑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 是爲獻公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襲殺胡公而自立遷都臨淄 [illegible] 今臨淄 [illegible]

壬子 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 [illegible]

王好利親榮夷公芮良夫 [illegible] 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爲卿士諸侯不享

乙卯 三十有三年使衛巫監謗 衛國之巫

王無道國人謗王召公 召穆公虎世輔王室 [illegible] 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己未 三十有七年王出居于彘 [illegible]

其心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乃相 [illegible]

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故及此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申 二十有八年王在彘共和行政

召公周公（周公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食采于雍今陝西鳳翔縣）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癸酉 四十有一年王崩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是爲宣王）

太子長于召公之家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二相乃共立之爲王輔之修政諸侯復宗周

宣王

甲戌 元年命秦仲征西戎

初厲王之時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非子父）之族王即位命秦仲爲大夫率其國人征之

命尹吉甫（路史尹吉甫封于尹在幽州及周爲尹氏采邑有吉甫墓）北伐玁狁（北狄）

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詩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爾雅十藪之一在今西安府涇陽縣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非京也方今朔方朱子曰靈夏等州地涇陽涇水之北也）王命吉甫北伐逐之太原（注見前）而歸于是有六月之詩（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乙亥 二年命方叔（詩傳周卿士五官之長故曰元老）南征荊蠻（即楚）

時荊蠻背叛方叔奮猶北伐有功（詩采芑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王命率師南征荊蠻來服于是有采芑之詩（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命召虎平淮夷（淮南之夷）

淮夷不服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詩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疆理其地南至于海（詩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師還錫虎圭瓚秬鬯以嘉其功尹吉甫乃賦江漢之詩以美之（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王親征徐戎（徐戎在淮之北）

王既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乃親率六師（太師皇父爲師程伯休父爲司馬）以征淮北徐方來庭召虎作常武之詩美王因以爲戒（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孔疏戒者欲常德之中而戒使常行也）

己卯 六年大旱（自二年不雨至于是年）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菑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天下百姓見被稱憂）仍叔（仍氏叔字周大夫）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秦仲死于西戎命其子伐戎破之

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長者爲莊公）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與其先大駱犬邱之地（與莊公）爲西垂大夫（今甘肅秦州有西縣故城秦莊公所居漢爲縣後廢）

辛巳 八年巡狩東都

王內修政事外復文武之境土乃選車徒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以田獵講武詩人爲作車攻吉日（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乙酉 十有二年魯侯敖（魏公之孫武公）之少子戲爲魯世子

魯侯與長子括少子戲來朝王愛戲欲立爲魯世子樊仲山甫（大王了虞仲支孫食采于樊亦曰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皮城是也）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是爲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弒戲而自立（事在二十二年）

不籍千畝（文獻通考周制天子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耤父大夫躬耕耤田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爲十時耤田禮廢宣王不復遵古）

王不修籍于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惟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乙未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封弟友于鄭（西周畿內邑今陝西華州鄭縣故城是後徙鄭之鄙今河南新鄭縣是也[illegible]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是）

友厲王少子王封之鄭并賜之祊田（今山東沂州費縣有祊城）天子巡狩助祭泰山湯沐之邑

乙巳 三十有二年伐魯誅伯御立魯侯之弟稱（是爲孝公）

王既誅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一作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仲山甫曰懿公之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咨于故實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侯稱于夷宮（宣王祖夷王廟也）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料數也太原見前）

初王伐姜戎（西戎之別種居今山西汾州介休縣）敗績于千畝（地名在今山西汾州）乃料民（其數）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司民協孤終（協考孤終死也）司商協民姓（分別物生）司徒協旅（師旅）司寇協刑（罪死刑之數）牧協職（物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場協入（知粟入之數）廩協出（知用數）而又治農于籍（田千畝也）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籍土亦考課）獮于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丙辰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西安府長安縣有杜城杜水經杜伯國）

王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背君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卒殺杜伯儒死之

己未 四十有六年王崩子湦立（史記作宮湦是爲幽王）（[illegible]姜氏翳）

（金氏履祥曰宣王即位中年猶志勤政晚年則怠志遊復與不克有終如廢魯適不籍千畝料民太原殺杜伯大喪而見其後幽王繼之乃以東遷）

幽王

庚申元年立姜氏(申侯女)爲王后宜臼(申后出)爲太子

壬戌三年納褒姒(褒國名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有褒國)

初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檿山桑爲弓箕木名矢房)實亡周國

於是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

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史伯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夏后卜請其漦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入王府府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

者方逃於道收之以奔於褒後褒姁有獄以入此女於

王以贖其罪是爲褒姒也是王入後宮愛而納之生子

伯服

辛酉二年三川震(三川涇渭洛也地震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亡矣天地之氣陰伏

而不能出陽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

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爲陰所鎮)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

源必塞源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

川竭岐山崩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褒姒與虢石父比譖廢申后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伯服爲

太子宜臼出奔申(申國名姜姓伯爵宣王之舅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有申城申伯國)太史

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

不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乙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于是有十月之交作(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丁卯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

友爲司徒甚得周衆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

乎史伯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

地近虢鄶(虢東虢在今河南汜水縣鄶妘姓在今河南密縣有鄶城)虢鄶之君貪

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

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虢鄶之民皆公之民

也友曰善于是言于王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後武公竟取十邑而國虢檜)

庚午十有一年申侯以犬戎入寇弒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

皆以兵來救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召西夷犬戎

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弒王于驪山下(驪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南)

虜褒姒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公力戰破戎衛

侯和(衛武公康叔九世孫)從晉侯仇(晉文侯仇唐叔虞封唐傳子燮父改國爲晉八傳至文侯)合諸

侯兵逐戎戮伯服鄭世子掘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

東迎太子宜臼立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

周

平王

辛未元年東遷 成王營洛邑平王徙都之謂之上城是為東周 始命秦為諸侯錫晉侯仇

王避犬戎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 [illegible] 賜之岐以西之地秦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又策命晉侯 書序平王錫晉文侯 [illegible] 作文侯之命 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今河南懷慶府 呂氏祖謙曰由此而上則為武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盛衰升降之交會

秦祠上帝于西畤 [illegible]

秦伯既封始國乃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乃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 [illegible]

癸酉 三年以鄭伯掘突為司徒

鄭桓公為司徒死犬戎之難王于是復命其子掘突嗣乃父之職國人愛之為作緇衣之詩 [illegible]

己卯 九年秦東徙汧渭之會 [illegible]

秦襄公卒子文公立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 [illegible] 已而作鄜畤用三牢祠白帝 [illegible]

其刺之子 [illegible] 地名後為縣屬鄜州 [illegible]

癸未 十有三年衛公和卒 [illegible]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懿戒以自儆 [illegible] 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己丑 十有九年戍申 [illegible]

王以母家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兵遠戍戍者怨思作揚之水詩以刺 [illegible]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 [illegible]

辛卯 二十有一年秦伯獻岐東地

秦伯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秦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時宗周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大夫行役過之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作黍離之詩 詩序于風

丙申 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illegible]

晉大夫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illegible]

綱鑑易知錄卷之四 周平王

失子為諸侯上行諸侯之事……其子[illegible]今[illegible]侯也而遂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世浸盛諸侯晉室微弱國內人

亂。鄂侯也……翼侯[illegible]曲沃莊伯……

哀侯。光是為

戊[illegible] 四十有八年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魯侯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王王使史角往魯侯止之也

之[illegible]

魯侯用[illegible]公也

適子軌少庶長子息姑攝國行君事是為隱公……

字以……惠公……太子……季之……微子啟……八世孫

己未 四十有九年

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後孔子修魯史作春

秋首自王之大法托始于是年是年為魯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于鄢[illegible]

初鄭武公娶申侯女姜氏武姜生太子寤生及叔段姜

氏惡寤生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弗許武公卒寤生

立是為莊公姜氏為段請[illegible]

城大叔祭仲[illegible]

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illegible]

也不勝其[illegible]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

諸鄢大叔出奔共[illegible]遂寘姜氏于城潁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

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illegible]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

如初。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illegible]

此天子下交諸侯之始

祭伯來[illegible]

非王命也此王臣私交之始

五十有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王崩，孫林立，是爲桓王。

鄭祭足帥師入寇。

鄭伯爲平王卿士，平王貳于虢，鄭伯怨平王，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及是平王崩，王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有溫邑），秋，又取成周之禾。

武氏子來求賻于魯。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諸侯特相盟之始。

桓王

元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石碏乃老。至是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迎桓公弟晉于邢而立之。

甲子 二年，京師飢。

告飢于魯，魯爲請糴于宋、衛、齊、鄭。

鄭伯入朝。

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乙丑 四年，使凡伯聘于魯，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至是凡伯聘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丙寅 五年，鄭以祊易魯許田。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方伯之節諸侯擅相侵奪鄭之事無以易邢之邑易爭羽伯之由也

以祊公邑入爲鄭土

金氏曰許田鄭所爭故之由桓王伐鄭之故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周地今開封府滑州有瓦屋里

此參盟之始穀梁傳諸侯之參盟于是始胡氏傳春秋莫參盟

癸亥七年鄭伯以王命會齊侯魯侯伐宋

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告于齊魯遂伐宋魯敗宋師于菅宋地六月鄭取郜宋邑在今曹州城武縣東南及防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南防城是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戴國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敗三國之衆以齊人入郕公羊作盛

子叔武封以鄭不會王命也宋之分明年鄭以齊魯人許許莊公奔衛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居許西偏今許州長葛縣有東郭二城即許叔與公孫獲分居處也

李氏曰隱公鄭伯爲王左卿士鄭之所以周歸王室不足惜乎有周之私非有天下之讓也此春秋所以深譏之也

辛巳八年魯公子翬弒其君息姑而立軌

翬羽父請殺公子軌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邑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有菟裘聚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軌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弒公立軌討寪氏

辛未十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宣公名力卒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穆公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孔父爲司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宣言曰司馬則然遂殺孔父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於是立華氏督爲相宋公得取郜大鼎納于太廟臧哀伯諫不聽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壬申十有一年晉曲沃伐晉師于汾隰汾水出太原東南流入河今平陽府曲沃縣隰今山西平陽府晉侯死之

翼侯奔隨晉侯使曲沃伯哀侯伐翼及曲沃伯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欒成欒成止之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

得寵之禍[illegible]大變其國[illegible]
[illegible]

子令子爲上卿，[illegible]之政。辭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遂鬭而死。
（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弑哀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而殺之。[illegible]公林父以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是爲侯緡。韓萬，曲沃[illegible]之子，食采韓原，因以爲氏。）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甲戌 十有三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鄭地，或云長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乙亥 十有四年，北戎（即山戎。）伐齊，鄭世子忽帥師救之，遂敗戎師。
先是北戎侵鄭，鄭人敗之。（鄭爲三覆以待戎，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及是戎復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使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初，齊侯欲以其女（[illegible]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忽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

昏也，人其謂我何？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子突、子亹、子儀。）皆君也。弗從。

丙子 十有五年，遷盟（[illegible]）之民于郟。（郟，[illegible]郟鄏，見前。）
盟、向求成于鄭，（[illegible]蘇忿生之田十二邑易鄭，[illegible]其二邑也，不肯歸鄭[illegible]。）既而背之。（背鄭。）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其民于郟。

丁丑 十有六年，楚熊通僭王。（楚自熊渠入傳爲若敖、若[illegible]、蚡冒，[illegible]之弟熊通弑蚡冒之子而自立。）
楚子熊通伐隨，（[illegible]）隨爲[illegible]請王，不許。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王。（[illegible]）而去。後周伐隨，隨侯[illegible]以立楚爲王，楚以隨背己伐隨。[illegible]

戊寅 十有九年，鄭伯寤生卒。（[illegible]）
鄭莊公娶鄧曼，（[illegible]）生昭公忽。（[illegible]）又納宋雍氏女，曰雍姞，生子突，（[illegible]）又生子亹。

[illegible]

子儀[illegible]公[illegible]立。夏四月，突自宋入于鄭。[illegible]

[illegible]

忽復立。高渠彌弑之。立子亹。[illegible]

[illegible]

止祭仲立子儀。[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使[illegible]殺之而

復入。[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使家父如晉求車。[illegible]

王崩，子佗立。[illegible]

莊王

乙酉元年，衛侯朔出奔齊。

[illegible]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illegible]生壽及朔。[illegible]

[illegible]

使諸盜待諸莘。[illegible]

使行不可，壽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請殺我。盜又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宣公卒，朔立。[illegible]左右公子職攻衛侯。[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黔牟。[illegible]衛侯[illegible]奔齊。

丁亥三年，魯侯與夫人姜氏如齊。[illegible]齊人殺魯侯。

[illegible]

魯侯及姜氏如齊。[illegible]

[illegible]

生乘公。公薨于車。[illegible]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

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illegible]

姜氏會齊侯于[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

周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illegible]辛伯告王，遂與

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illegible]初，子儀有

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戊子四年，使榮叔[illegible]錫魯桓公命。[illegible]

王姬歸于齊。

王使單伯[illegible]送王姬。[illegible]

[illegible]

焉夏氏曰齊侯之婦上聘有齊上其婿又在饗經之中不書日婚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王之失命也

辛卯 七年。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傳法大去

齊人遷紀郱、鄑、郚。郱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鄑在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西北，郚在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西南。

齊將并紀，故先遷其三邑。

壬辰 紀季以酅入于齊。酅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紀侯之弟。

齊欲滅紀，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是大去其國。紀侯不忍屈服于齊，以國與季，身外寓，故不書滅，不見

迫逐不言奔。違齊難也。

癸巳 八年。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朔居齊八年，至是齊侯會諸侯以納之。

九年。春。王使子突救衛。

王人子突救衛弗克。朔遂入于衛，殺左右公子。

立黔牟，奔于周。

甲午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乙未 十有一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皆齊大夫。葵丘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瓜期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又弗許。二人怒，因公孫無知以作亂。

丙申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

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遂殺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魯，小白兄。及無知死，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發兵拒魯，戰于乾時，魯師敗走。鮑

叔牙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齊以管夷吾爲相。

鮑叔言管仲於齊桓公，桓公乃以爲相，號曰仲父。仲爲政，與之坐，[illegible]四民不使雜處。

[illegible]

……制國為二十一鄉。[illegible] 作內政以寄軍令。[illegible] 立三選以擇賢。[illegible] 官山海以輕重[illegible] 五鄙以布憲。[illegible]

重農以權穀。[illegible] 罪以備器械。[illegible] 厚勝幣以侵地。[illegible] 以親諸侯。齊侯悉從之，故仲得盡其才而伯功立。

丁未 十有三年，魯敗齊師于長勺。[illegible]

齊伐魯，將戰，曹劌魯人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楚敗蔡師于莘，[illegible] 以蔡侯獻舞歸。[illegible]

蔡侯娶于陳，息侯[illegible]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曰：「伐我，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執蔡侯以歸。史記楚世家：文王伐蔡，虜哀侯以歸，已而釋之。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而納息嬀。息嬀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復伐蔡，入之。[illegible]

齊師滅譚。譚，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譚城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illegible]

己亥 十有五年，王崩，子胡齊立。是為釐王。

宋萬弒其君捷，[illegible] 及其大夫仇牧。

初，宋伐魯，戰于乘丘，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北。魯侯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囚。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遂弒閔公于蒙澤。[illegible]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illegible]

公怒殺萬，八人而殺之。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亳見前。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曹封爵見前。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

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亦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僖王

元年齊侯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邾國曹姓，見前。北杏今東阿縣北。

宋有弒君之亂，齊侯欲修伯業，會于北杏以

（綱鑑匯編 卷之二 周僖王） 七

胡氏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自此而為之名也。

齊人滅遂。遂國名，舜之後，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有遂鄉。春秋遂國。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遂而戍之。後遂人飲戍者酒，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齊侯會齊侯盟于柯。柯，齊之阿邑。此柯今東阿，齊之阿邑。兗州府陽穀縣東北。有阿城鎮，即春秋齊阿邑。

魯侯將盟，曹沫左傳作曹劌，史記作曹沫。以匕首劫齊侯于壇上，曰：

反魯之侵地。公許之。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公後悔，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于諸侯不可。」于是

歸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桓之信著乎天下，自

柯之盟始。

辛丑二年命單伯會諸侯。齊陳、曹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侯請師于王，王命單伯

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曹州府濮州鄄城故城是。

宋服故也。齊桓公衣裳之會二。

壬寅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始霸，故諸侯復會。此齊桓公衣裳之會三。

癸卯四年命曲沃伯稱為晉侯。

（綱鑑匯編 卷之二 周僖王） 六

曲沃伯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于王，王使號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始封，曲沃桓叔見前，至是凡六十七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冬，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許男滑伯會于幽。滑，國名，今河南府偃師縣。許男，許莊公新臣。滑伯今在河南府偃師縣，春秋滑國。

滕子同盟于幽。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界。

鄭人侵宋，諸侯為宋故伐鄭，冬同盟。

衣裳之會四。

楚滅鄧。鄧國注見前。

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

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

「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

楚子伐鄧。至是滅之。

蔿國周大夫。以王師殺夷詭諸。亦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出奔虢。

初。曲沃伯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報施。

不報施于蔿國。故蔿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避蔿國之難。後惠王立復之。

甲辰 五年。王崩。太子閬立。是為惠王。

秦徙都雍。今陝西鳳翔府有雍故城。寧公文公孫 初。秦寧公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今鳳翔府岐山縣平陽故城是。至是德公立。寧公子武公弟。徙雍居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初作伏祠。六月伏日。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者。故磔狗以禦之。

惠王

乙巳 元年。春三月。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使原伯逆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是為惠后。

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亦在周倡義為王定。以使原伯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

師。

金氏履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王。而亟為逆后。其罪著矣。

丙午 二年。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石速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司寇蘇忿生。周桓王取其十二邑與鄭。故怨。秋。五大夫。石速為士。不在五大夫之數。奉子頹以攻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南燕也。來伐立子頹。

丁未 三年。王居于櫟。

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戊申 四年。虢公鄭伯奉王歸于王城。誅子頹及五大夫。

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與之。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五月。鄭伯卒。是為文公。子捷立。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酒泉在今陝西同州。有甘泉水出。谷中。

甲戌 五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完奔齊（齊[illegible]之[illegible]）

初陳厲公（名佗桓公子）生完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

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

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人

殺太子禦寇（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禦寇故殺禦寇 陳宣公名杵臼 公子禦寇）

素愛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幸若獲宥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乃使為工正完之奔齊

齊始易陳氏為田氏（史記正義完既奔齊不欲稱本國故改陳氏為田氏）

[illegible]世杜其君[illegible]而自立[illegible]

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而代其

位

庚戌 六年楚人入獻賜楚子胙

熊惲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楚成王名惲使人來獻[illegible]賜胙也）

使人入獻于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

侵中國

壬子 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侯盡殺群公子（獻公詭諸）晉侯盡殺群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曲沃桓叔莊伯之子孫）晉侯患之士蔿（晉大夫）

曰去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群公子可謀也已晉

侯因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

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士蔿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晉邑[illegible]城在今[illegible]山西絳州絳縣亦日車箱城）

而處之于是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以士蔿

為大司空城絳（武公所都故城[illegible]）以深其宮群公子或亡

奔虢虢以故再伐晉晉侯欲伐之士蔿曰不可虢公驕

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且乘戰將[illegible]

癸丑 九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齊桓公[illegible]）

丙辰 十有二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王使召伯廖（王卿士）賜齊侯命（命為方伯）且使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于是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高氏閑曰[illegible]子頹[illegible]王[illegible]不[illegible]殺及鄭伯[illegible]特于王[illegible]齊侯受詩之于[illegible]自[illegible]其罪也[illegible]取賂[illegible]權以[illegible]王[illegible]若[illegible]）

秋楚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伐鄭入于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子元鬬御彊

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illegible]以居[illegible]）鬬班[illegible]王孫

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鄭外郭門）及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

發楚言而出（鄭示楚[illegible]故不閉[illegible]）子元曰鄭有人焉諸

侯救鄭楚師夜遁

丁巳 十有三年[illegible]公討[illegible]

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之夏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北燕召公之後燕侯注見前）燕告急于齊齊侯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注見前）而還燕君送齊侯入齊境齊侯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史記燕召公世家[illegible]）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王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illegible]）

楚人殺令尹子元（[illegible]）

（子元楚文王弟）初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侍人以告子元子元伐鄭既歸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鬬班遂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楚人謂乳曰穀謂虎爲於菟子文初生于䢵虎乳之故名[illegible]）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己未十有五年魯侯同卒慶父弒其君之子般而立啟方

（[illegible]）作閟莊公少子是爲閔公

初魯侯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音秘閉也）而以夫人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雩（祭名旱而求雨）講于梁氏女公子（般之妹）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公疾問後于叔牙（史記[illegible]）叔牙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以君命命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立啟方（史記莊公娶齊女曰哀姜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慶父與哀姜通欲立其娣之子故殺般而立子開）

庚申十有六年晉滅耿（[illegible]）霍（[illegible]）魏（[illegible]）封趙夙（[illegible]）于耿畢萬（[illegible]）于魏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卜偃（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illegible]）

辛酉十有七年魯慶父弒其君啟方季友立公子申（是爲僖公）誅慶父

魯侯立請于齊季友自陳歸公之[illegible]
魯大夫[illegible]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illegible]
以子申適邾[illegible]慶父奔莒[illegible]
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illegible]閔公之死哀姜
與知之[illegible]故孫于邾齊人
殺之于夷[illegible]以其尸歸魯人請而葬之[illegible]
狄人衛[illegible]
狄人伐衛[illegible]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illegible]敗績[illegible]
宋公[illegible]衛之遺民[illegible]昭伯之子申[illegible]以廬
于曹[illegible]詩作載馳[illegible]
衛[illegible]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illegible]公子
公衛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八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illegible]
[illegible]救邢[illegible]諸侯城
邢
狄伐邢[illegible]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楚人伐鄭[illegible]
鄭[illegible]

[illegible]

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illegible]
謀救鄭也[illegible]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illegible]
凡伯之[illegible]
齊侯帥諸侯城楚丘以封衛[illegible]
為衛君[illegible]齊侯既遷邢于夷儀又封衛于楚丘邢
知[illegible]國有狄
[illegible]衛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革車三十乘[illegible]
[illegible]
江黃從與齊始來[illegible]故為合諸侯[illegible]又會于[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 二十年楚人伐鄭
先是[illegible]鄭[illegible]
[illegible]
乙丑 二十有一年齊侯宋公[illegible]伯[illegible]
伯[illegible]楚[illegible]

盟十師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縣東有召陵故城即屈完來盟地）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史記桓公與蔡姬戲舟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姬未絕蔡人嫁其女）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荊州之貢包匭菁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illegible]）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在河南南陽府）以為城漢水（注見前）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大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鄭大夫）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齊伐陳冬諸侯之師侵陳陳成　歸轅濤塗

（丙寅）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侯烝于齊姜（武公妾）生太子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唐叔子孫別在戎者）生重耳小戎之女（允姓）生夷吾晉伐驪戎（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illegible]）與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使言于晉侯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今山西隰州有蒲城）與二屈（今山西吉州有北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illegible]）晉侯欲使太子伐東山皋落氏（[illegible]）里克（晉大夫）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且臣

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晉侯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謂里克也驪姬將殺太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稱疾不朝中立以免）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晉侯殺其傅杜原款重耳謂太子曰盍言子之志于君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

而鴆告於申生受賜而死乃縊于新城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又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有古梁城梁近秦而幸焉乃奔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王后陳嬀生太子鄭及叔帶有寵王欲立之齊侯約諸侯會于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諸侯既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戊辰晉荀息曰有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往虞城北對長坂二十里之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至是晉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諸侯遂救許

丁卯二十有三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楚人圍許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戊辰二十有四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齊人伐鄭鄭孔叔言於鄭伯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

其國亦必不免乎 甯莊子卒由是得罪于衛（[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illegible]）

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illegible]）

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齊桓公兵[illegible]之會[illegible]）

惠王崩太子鄭立是爲襄王

惠王崩十有四年之閏月太子惡太叔帶之難懼不得

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洮之盟位既定而後發喪于諸

侯 通志春秋書惠王之崩于是年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

襄王元年宰周公（宰孔也[illegible]）會齊侯宋子（宋襄公也[illegible]）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illegible]）

聚其地有曹宋（[illegible]）

齊侯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illegible]）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諸侯盟葵丘[illegible]不[illegible]明天子之禁（[illegible]）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illegible]）

[illegible]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illegible]）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illegible]）

（王氏克寬曰[illegible]）

[illegible]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卒里克丕鄭（[illegible]）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里克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illegible]）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遂殺奚齊于次（喪次）

宋以公子目夷爲左師（宋官名）

初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公卒茲父立是爲襄公使目夷爲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自夷之後世爲左師

二年。狄滅溫。前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illegible]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于晉，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之。[illegible]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曰：國亂民擾，[illegible]子盍入乎。[illegible]

[illegible]

呂甥及郤稱[illegible]亦使[illegible]

吾子深目軍賂秦以求入，吾[illegible]秦使[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illegible]

公子縶弔重耳曰：[illegible]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illegible]

舅犯曰：父死之謂何？[illegible]

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哭，私于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田七十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秦伯曰：吾與重耳，重耳仁。公子縶曰：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可以進退。秦伯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illegible]

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illegible]

齊隰朋立晉侯，晉侯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會。[illegible]

[illegible]殺里克以說。及其黨[illegible]

[illegible]

問其將。[illegible]

鄭及丕鄭[illegible]

[illegible]

王三年。王子帶以戎入[illegible]

揚拒泉皋伊雒之戎[illegible]

戎[illegible]入王城[illegible]

[illegible]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以戎[illegible]

[illegible]王子帶奔齊。[illegible]齊使仲孫湫[illegible]

酬。……不與王者……復命曰王怒未怠……

十年壬寅召也。事在五年。

癸亥 四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遂滅之。[illegible]

齊侯使管夷吾入周。

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illegible] 乃受下卿之禮而還。

甲戌 五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衛公子……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illegible]

諸侯會于鹹……謀杞故。[illegible]

晉饑，秦輸粟于晉。

晉薦饑，乞糴于秦。……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丕鄭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illegible] 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大怒，弗聽。

乙亥 六年沙鹿崩。[illegible]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丙子 七年楚人伐徐。[illegible]

徐即諸夏故也。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illegible] 遂次于匡，[illegible] 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illegible]

齊師曹師伐厲。[illegible]

不克救徐……[illegible]

夏五月日有食之。[illegible]

齊人大管夷吾卒。

管仲病，齊侯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

[illegible]

開方（衛公子去其國事齊）如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

曰豎刁（寺人貂）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卒

齊侯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illegible]）

[illegible]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illegible]）獲晉侯

秦伯伐晉及韓晉侯問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

實深之（[illegible]）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梁小騶御入也慶鄭

諫弗聽（[illegible]）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逆秦師使請戰

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illegible]）秦使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

（[illegible]）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

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illegible]）

（[illegible]）豈敢以至晉大夫三

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illegible]

群臣敢在下風（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illegible]晉軍解其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

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歸國

王聞秦獲晉侯以同姓之故[illegible]于秦秦伯夫人（[illegible]）

聞晉侯將至乃以太子與女登臺而履薪焉使人以免

服衰絰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夕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秦伯謂其大夫曰我得晉君

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

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

怒難犯逆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孫枝（秦大夫）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乃許晉平十[illegible]陰飴甥（[illegible]）會秦伯盟于王城（[illegible]）秦伯曰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太子）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戚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illegible]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入

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晉侯歸[illegible]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以女[illegible]子圉棄其妻亡歸晉）

丁丑八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星隕爲石數之則五）是月六鷁（鷁水鳥）退飛過宋都（遇迅風而退飛）

時內史叔興聘于宋宋公問曰是何祥也對曰今茲魯多大喪（公子季友公孫茲卒）明年齊有亂（齊桓公卒）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事具後）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于淮（淮在臨淮郡左右）

諸侯會于淮謀鄫（左傳注鄫爲淮夷所病故鄫城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北鄫國）且東略也（齊桓公兵車之會）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參桓公十有一盟自北杏始迄會淮終衣裳之會九于北杏于鄄二于幽二于檉于首止于寗母于葵丘是也兵車之會四于貫及陽穀于此于淮是也召陵不在此數）

戊寅九年魯滅項（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有故項城春秋項國）

淮之會魯侯師未還而取項齊人以爲討止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有卞城春秋魯卞邑）以爲請乃歸

齊侯小伯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史記作無詭即武孟）少衛姬生元公（即惠公）鄭姬生昭公（即孝公）葛嬴生潘（即昭公）密姬生商人（即懿公）宋華子生雍公與管仲屬昭于宋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于長衛姬因寺人貂（即豎刁）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無虧太子昭奔宋十二月乙亥赴

辛巳夜殯（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楚賜鄭金[illegible]無鑄兵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爭金之地獨楚爭霸乎[illegible]

宋之[illegible]何可望安民[illegible]其[illegible]子此類可曾一睹

周

襄王

己卯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在今山東歷城縣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而還。是爲孝公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欲圖伯

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後漢書郡國志臨沂有叢亭傳稱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雞犬豕謂之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見前公羊傳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其自亡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益城而不處民罷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杜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臧孫辰謚文仲臧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穆侯甲午莊公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左氏曰此楚執之也諸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楚執宋公以伐宋。今河南睢州盂亭是也

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即亳城注見前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癸未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至是遷[illegible]

[illegible]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illegible] 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illegible]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illegible] 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illegible]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illegible] 處狄十二年 [illegible] 以適齊 [illegible]

可以親乃行。[illegible] 二十五年 [illegible]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重耳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之。[illegible] 從者 [illegible] 姜氏知之 [illegible] 重耳行 [illegible] 重耳不可 [illegible]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過曹 [illegible] 及宋 [illegible] 及鄭 [illegible] 如楚，楚子饗之 [illegible]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 [illegible]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illegible] 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秦。秦伯納女五人 [illegible] 晉惠公卒，子圉 [illegible] 重耳 [illegible] 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 [illegible]

于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
郇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廬柳城在今平陽府
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前注見高梁故城在
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前注見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史記作介子推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綿上山在今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綿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王子虎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逆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焉其君之

夏鄭伐滑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公子鄭大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禦他人侮己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周大夫出狄師夏狄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坎欿周地在今河南府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氾氾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府襄城縣有氾城文公築此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名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人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邢上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卿）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illegible]）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illegible]）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illegible]）

（脩武縣有欑城[illegible]）晉于是始啟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時為晉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丁亥　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有夔子城[illegible]）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之遠祖[illegible]）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　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叛楚即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illegible]）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謀元帥（[illegible]）

己丑　晉再稱侯

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illegible]）侵曹伐衛取五鹿（[illegible]）及齊侯（[illegible]）盟于斂盂（[illegible]）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illegible]）

于襄牛（[illegible]）楚人救衛晉人入曹（[illegible]）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illegible]）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城濮衛地在今山東[illegible]）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illegible]）子玉使伯棼（[illegible]）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illegible]退三舍避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illegible]晉侯患之[illegible]使鬭勃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illegible]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illegible]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illegible]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illegible]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也及癸酉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illegible]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illegible]莒子盟于踐土[illegible]

[illegible]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illegible]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illegible]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illegible]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illegible]

會[illegible]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illegible]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

諸侯會于溫討不服也[illegible]

王狩于河陽[illegible]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illegible]

[illegible]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衛大夫 奉叔武 衛侯弟叔武 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公子歂犬 華仲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 元咺出奔晉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 甯俞衛大夫以[illegible]為 職納橐饘焉 橐衣囊饘糜也 後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 事在十二年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 先是晉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 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晉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穀水東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 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晉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此始

辛卯 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 叔詹鄭大夫 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既而弗殺 詹據鼎耳而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 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 燭之武夜縋而出 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何不舍鄭得為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冬使宰周公閱聘于魯魯公子遂 即東門襄仲 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 昌蒲菹 白黑 熬稻黍 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左傳註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 至是蒐于清原 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 舍二行而作五軍 [illegible] 使趙衰為卿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見[illegible]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illegible]衛歷十九君四百二十[illegible]年

癸巳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爲襄公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楚師遁

甲午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戎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殽即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而送之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

曰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於是始墨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乙未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是使毛伯衛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爲文公王使毛伯衛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如京師拜賜命

晉侯伐衛晉侯朝于溫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侯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取戚衛人使告于陳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朝諸侯以歸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

丙申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縠盟魯宋公陳侯鄭伯晉公孫敖盟于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 及衛公孫敖盟于垂隴以晉討衛故

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陳拜

晉成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衛邑因人

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

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

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

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彭衙秦邑在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今為彭衙堡）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

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西蒲州府及王官在蒲州府東南近王官郊在蒲州府東可以名邑皆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茅津在黃河北岸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茅城北茅津渡）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前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

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秋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桓公周卿士）及晉

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

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

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降服素服也）出次（避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過數日）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

也

命秦伯為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

己亥

三十年秋楚人滅六（六國名今江南）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于雍

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二月邾人伐須句（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須句故城）

須句風姓司太皞之祀須句子奔魯成風為之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在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

伯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

[illegible]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爲援乃使先蔑士會[illegible]如秦逆公子雍[illegible]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illegible]秦伯[illegible]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illegible]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illegible]乃背先蔑而立太子[illegible]以禦秦師[illegible]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王三十有二年秋八月王崩[illegible]

頃王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毛伯[illegible]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葬毛伯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illegible]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illegible]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illegible]鄭及楚平晉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illegible]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illegible]復請成于[illegible]盟于新城[illegible]伐[illegible]宋[illegible]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聽于楚

[illegible]五年[illegible]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使[illegible]之克壺丘[illegible]秋楚公子朱[illegible]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illegible]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宋公[illegible]逆楚子勞且請聽命遂道以田孟諸[illegible]後陳共公卒[illegible]楚不[illegible]焉陳遂[illegible]盟于晉是楚復使[illegible]師救之楚人[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冬十月鄭叔孫得臣敗狄于鹹[illegible]使[illegible]遂伐[illegible]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illegible]之門[illegible]

四年冬十[illegible]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illegible]秦爲令狐之役代晉取羈馬[illegible]晉人

縶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晉大夫）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穿獲，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illegible]）。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illegible]）。

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魏犨之後）偽以魏叛（[illegible]）。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隨壽餘，魏人譟而還。（[illegible]）

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為匡王。（[illegible]）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illegible]）。不與王孫而訟也。趙之周公于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illegible]）。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卒（[illegible]），子舍即位。舍母叔姬無寵，舍無威，國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而二月，商人殺之，而讓公子元（[illegible]）。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人乃自立，是為懿公（[illegible]）。

匡王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illegible]）。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群蠻以叛楚（[illegible]），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illegible]）。楚人謀徙于阪高（[illegible]）。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廬戢梨侵庸（[illegible]），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illegible]），三宿而逸，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illegible]）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illegible]）乘馹，會師于臨品（[illegible]），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illegible]），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助之施。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illegible]）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illegible]）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illegible]）攻而殺之，蕩意諸死焉。公子鮑立，是為文公（[illegible]）。

壬子 四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侯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刖斷也其尸足也）而使歜僕（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也）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抶擊也）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冬十月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惡（一名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爲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齊姜（哀姜）生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襄仲）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仲彭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爲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弑莒子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宣公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今僕弑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 六年春二月宋華元（華督曾孫爲右師）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今河南睢州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爲司寇）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秋九月晉趙穿弑其君夷皋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朝選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走而避丸是樂而已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相之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使宰夫載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輒爲公介（公甲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餓問之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盾遂奔趙穿弑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

復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乙卯 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

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 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為靈公）公子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歸生（家）將見宋食

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

解黿相視而笑靈公問之歸生以告靈公食諸大夫黿

召宋而弗與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靈公怒欲殺宋

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

遂弒靈公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為襄公）[illegible]

秋七月楚殺鬬椒（子越椒）

楚鬬般（子揚）之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般

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

族囚賈于轑陽（楚地）而殺之遂處烝

野（楚地）將攻楚子師于漳澨（[illegible]）楚子與

若敖氏戰（[illegible]）椒射楚子師懼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

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illegible]）不可子文以為大戚

[illegible]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克黃（[illegible]）使于齊

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illegible]）曰棄君之命獨誰受

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

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生

己未 五年河徙（[illegible]）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illegible]）

[illegible]乃釃二渠[illegible]

[illegible]至于大伾[illegible]

[illegible]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illegible]

史046 093

[illegible]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逆入于海也。帝堯八十載[illegible]成功[illegible]

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決宿胥口。[illegible]

東徙漯川[illegible]

[illegible]

北至長[illegible]

[illegible]

至[illegible]復合于禹故河[illegible]

[illegible]定王五年[illegible]

記[illegible]黃河大徙之始

[illegible]

[illegible]伐宋公[illegible]伐鄭[illegible]

鄭及晉[illegible]公子宋之謀也故伯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

叔[illegible]臨之以誅不時[illegible]初晉侯

之立鄭會楚師[illegible]故楚人伐鄭[illegible]又三伐鄭[illegible]

[illegible]致成而還[illegible]

伐鄭[illegible]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illegible]以諸侯伐鄭

遂取成[illegible]是冬楚伐[illegible]晉以諸侯之師伐鄭

庚[illegible] 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illegible]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illegible]

[illegible]十月[illegible]道茀不可行候[illegible]人不在疆司空不

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illegible]場功未畢道無

列樹墾田若蓺[illegible]膳宰不致餼司里

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illegible]

之及陳陳侯[illegible]與公孫寧儀行父[illegible]南冠

以如夏氏[illegible]留賓弗見單子歸

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illegible] 七年夏魯仲孫蔑[illegible]之子入聘

王使聘于魯[illegible]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七月晉侯宋公衞侯[illegible]伯曹伯會于扈[illegible]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附楚[illegible]晉[illegible]陳及晉平[illegible]于是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illegible]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

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illegible]

[illegible]公

戊子 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illegible]公

[illegible]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illegible]諫曰

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陳侯飲

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伐鄭凡四[illegible]弑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illegible]年

[illegible]

叔仲[illegible]之嬖[illegible]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

叔孫[illegible]公孫歸父[illegible]皆侈[illegible]王問魯大夫孰賢對

曰季[illegible]其[illegible]叔孫[illegible]東門[illegible]其[illegible]

乎若家不在身必不免于[illegible]何故對曰東門之寵[illegible]

惠君也[illegible]今二子者[illegible]則能足用[illegible]足

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必及

之[illegible]東門之[illegible]不若叔孫[illegible]而泰

侈[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叔孫之[illegible]不若季孫[illegible]而

[illegible]

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illegible]

楚子伐鄭及櫟[illegible]鄭公子去疾[illegible]公[illegible]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illegible]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illegible]入陳[illegible]夏氏遂入陳殺夏徵

舒[illegible]

亂其[illegible]討[illegible]之[illegible]今縣陳貪其富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

復封陳[illegible]公孫寧儀行父[illegible]陳[illegible]而立之

[illegible]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illegible]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illegible]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

以逆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

退[illegible]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illegible]

夏六月晉荀林父[illegible]救鄭[illegible]及楚戰于邲[illegible]晉

師敗績

[illegible]

既及[illegible]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會曰善[illegible]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illegible]以[illegible]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

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illegible]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

夫也以中軍佐濟[illegible]謂林父[illegible]

于[illegible]

獨會[illegible]如進也　楚子北師次于郔[illegible]
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
叔敖弗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反[illegible]伍參[illegible]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晉師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illegible]
[illegible]以待晉師在敖鄗[illegible]之間楚子
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趙旃[illegible]及趙
旃[illegible]請使[illegible]

[illegible]遂疾進之趙旃
夜至楚軍[illegible]門之外使其徒入之[illegible]遂[illegible]楚
人[illegible]遂出陳令尹命[illegible]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會潰其
卒而退不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楚子[illegible]于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illegible]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渥濁[illegible]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illegible]使復其[illegible]明年林父敗[illegible]狄伐潞

及清[illegible]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縠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illegible]
楚子伐蕭宋華椒[illegible]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illegible]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
圍蕭蕭潰申公巫臣[illegible]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illegible]十有三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illegible]
[illegible]及宋宋華元殺之楚子
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illegible]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

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illegible]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
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illegible]信無二
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
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
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曰築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反（側公子）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周大夫）爭政，使王子捷殺召伯（戴公）、毛伯（衛公之子）。

秋，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

（…）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王，不敬。劉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必有大咎。至是晉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及留吁（今山西…）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左傳注：…三公之官）。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

宣榭之樹（…）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

為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以修執秩（…），以為晉法。

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

秋（…）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名無野，桓公子）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郤克怒，先歸，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辟齊人。（…）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為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

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楚師不出，（…）作丘甲。（…）

[illegible]

田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丘出之。[illegible]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鞍[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鞍山]，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圍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遂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illegible]，衛師敗績。[illegible]孔子聞之曰：[illegible]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臧孫許[文仲子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illegible]及士燮[士會子文子]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至于靡笄之下。[illegible]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illegible]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illegible]

國佐[齊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郤克曰：必使[illegible]東其畝。國佐曰：[illegible]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爰婁。[illegible]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illegible]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illegible]宣公[illegible]

鄭伯與晉盟赤棘之盟[illegible]

齊故楚令尹子嬰齊帥師伐衛

公[illegible]　魯使人請于楚[illegible]

若大夫[illegible]

齊國之大夫盟于[illegible]

蜀盟[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illegible]作六經[illegible]

邦翟朝韓穿[illegible]之功

[illegible]

有一年[illegible]梁山崩[illegible]

[illegible]塗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遇絳人問之[illegible]山川崩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illegible]史辭以禮[illegible]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有一月丁[illegible]崩

十二月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illegible]伯同盟于蟲牢[illegible]

[illegible]書晉侯以諸侯伐鄭[illegible]公子偃[illegible]之敗諸侯與[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伐如楚獻[illegible]公卒子費嗣為[illegible]

[illegible]使公孫申[illegible]許[illegible]

[illegible]

晉欒書救鄭侵[illegible]楚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是諸侯盟于蟲

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又

明年晉侯復[illegible]諸侯于馬陵[illegible]

楚[illegible]公[illegible]諸[illegible]

[illegible]

周

簡王

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illegible]

晉人謀去故絳[illegible]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illegible]沃饒而近盬[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曰郇瑕氏土薄水淺[illegible]不如新田土厚水深[illegible]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illegible]

吳壽夢始來朝

吳壽夢始來朝于周觀諸侯禮樂[illegible]魯成公會于鍾離[illegible]問周公禮樂[illegible]為陳之[illegible]代之風[illegible]為俗皆有[illegible]

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二年楚巫臣奔晉[illegible]

初楚莊王[illegible]巫臣[illegible]

曰不可楚莊乃止[illegible]子反欲取之[illegible]

[illegible]巫臣之族而分其室[illegible]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illegible]

[illegible]通吳于晉[illegible]

[illegible]

陳使之伐楚伐巢[illegible]伐徐[illegible]是入州來[illegible]

[illegible]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于上國

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通于趙莊姬[illegible]趙同趙括放[illegible]于齊[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以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illegible]晉討趙同趙括[illegible]

之趙武[illegible]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illegible]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

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

而反其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晉人鄭伯[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公輸[illegible]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illegible]尋鄭伯

如晉，晉人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縣，故城在州南。）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兄）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子罕）以襄鍾賂晉。[illegible] 盟于修澤。[illegible] 公子騑（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六年，命王季子 [illegible]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使劉子（劉康公）、單子（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後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見襄王十七年）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書。[illegible] 楚人既 [illegible] 遂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八年，晉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諸侯。晉侯使呂相絕秦。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illegible] 不 [illegible] 遂濟涇，及侯麗。[illegible]

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illegible] 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吳之始，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始通吳也。後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illegible]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柤，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illegible]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鄢陵注見前。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illegible]。公子側[illegible]。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遂侵鄭及暴隧[illegible]，遂侵衛及首止[illegible]。鄭公子喜使楚取新石[illegible]。楚以汝陰之田[illegible]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武。晉侯將伐鄭[illegible]。若吾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illegible]，不可

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共王中目。[illegible]楚師薄于險。[illegible]而戰，見星未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而食，將復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召之，不能見。楚子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丁亥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illegible]三人俱怨郤氏[illegible]而嬖于晉侯。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illegible]，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illegible]。此行必敗，吾因奉孫周[illegible]。其有焉？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illegible]

君逆…晉侯使請假，皆復其位。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為卿，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之，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止逋，振廢淹，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十有四年，……宋華元……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初，宋司馬蕩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魚石……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於是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石……入于彭城……及華……晉……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使士魴……

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illegible]）謀救宋（[illegible]）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 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illegible]在今山西垣曲縣[illegible]）

王崩 太子泄心立 是爲靈王

靈王

元年 晉荀罃 齊崔杼（[illegible]）宋華元 衞孫林父 曹人 邾人 滕人 薛人 小邾人（[illegible]）會于戚 遂城虎牢（[illegible]）

初諸侯會于沙隨（[illegible]）子周（[illegible]）及晉侯

悼公以諸侯伐鄭（[illegible]）既而鄭公子騑使晉虎牢（[illegible]）偪北宮括（[illegible]）侵鄭至于商氏（今河南[illegible]）暨楚人伐鄭（[illegible]）子罕（[illegible]）會晉侯（[illegible]）及諸侯盟于柯陵（[illegible]）以伐鄭 楚公子嬰齊救之 諸侯師還 尋又伐鄭 楚再救之 諸侯復還（[illegible]）彭城之役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 入其郛 敗其兵于洧上（[illegible]年 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illegible]）是鄭伯疾 公子騑請息肩于晉 鄭伯不可 及卒（[illegible]）晉師宋師衞師侵鄭 鄭人不從晉 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 以謀鄭 魯仲孫蔑曰 請城虎牢以偪鄭 晉人從之 鄭乃行成 明年冬子會晉侯及諸侯 盟于雞澤（[illegible]）爲鄭服故也（[illegible]）

也 對曰（[illegible]）將[illegible]絳[illegible]武[illegible]以及[illegible]之言[illegible]爲[illegible]

晉侯復會諸侯于戚 鄭伯皆來會（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靈王

三年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illegible]）使孟樂（[illegible]）如晉 因魏絳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 晉侯曰 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 魏絳曰 諸侯新服 將觀于我 我德則睦 否則攜貳 勞師于戎 而楚伐陳 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 晉侯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 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 一也 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 二也 戎狄事晉 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 三也 以德綏戎 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 四也 鑒于后羿（[illegible]）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 五也 君其圖之 晉侯說 乃使魏絳盟諸戎

四年 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illegible]）爲令尹 侵欲于小國（[illegible]）雞澤之盟 陳成公使袁僑（[illegible]）如會求成（[illegible]）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 會陳成公卒（[illegible]）楚人聞喪乃止 陳人不聽楚命 楚彭名侵之 使頓（[illegible]）間陳而伐之 陳

人問頃[illegible]晉[illegible]合諸侯于戚以戍陳楚令尹公
子貞[illegible]帥師伐陳[illegible]晉士魴[illegible]楚人
[illegible]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
[illegible]以救之後楚公子貞圍陳晉侯率諸侯
會陳侯于鄬[illegible]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殺鄭伯
陳人患楚使告[illegible]侯于會曰君若不來臣不忍宗
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六年[illegible]事在王）
[illegible]八年晉侯宋公衛侯齊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與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illegible]汜水縣南[illegible]）
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
鄭既與晉成公子發[illegible]公孫輒[illegible]使發獲其
司馬公子燮[illegible]諸侯會于邢丘[illegible]河南[illegible]
理志河南郡平鄭伯獻捷以聽命[illegible]
[illegible]
之于是楚公子貞帥師伐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行成[illegible]以待楚人之救而
[illegible]之戰[illegible]之師以敝楚君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illegible]不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
許之[illegible]所以息民者想釋諸

[illegible]

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illegible]以幣更[illegible]賓以特牲器用不
作[illegible]車服從給[illegible]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不能爭[illegible]師[illegible]與師[illegible]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　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illegible]戎[illegible]晉王叔[illegible]于戎晉
士[illegible]執之以如京師[illegible]及是士[illegible]與伯輿[illegible]爭政
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
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
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
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illegible]

[illegible]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illegible]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得季孫宿告叔孫豹[illegible]請為三軍[illegible]
其[illegible]吾[illegible]其軍豹不欲宿
固請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illegible]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illegible]
[illegible]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不入者倍征[illegible]孟氏使半
[illegible]
為臣若子若弟[illegible]叔孫氏使
盡為臣[illegible]

[illegible]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illegible]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

還謀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 [illegible]

[illegible] 駟 [illegible]

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 [illegible] 侵衛

衛人追之獲 [illegible] 輒復受楚命伐宋圍蕭克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 [illegible]

[illegible] 諸侯之師

觀虎牢丙戌之晉師戍梧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制 [illegible] 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illegible]

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 [illegible] 鄭南逆師不退

師逆與楚夾潁 [illegible] 鄭公孫

蠆與楚人盟 [illegible]

蠻罪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

[illegible]

亦還 [illegible] 鄭公孫舍之 [illegible] 侵鄭 [illegible]

[illegible]

復會諸侯師于向 [illegible] 見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

此 [illegible] 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

[illegible]

之使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鄭東門

鄭使良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將武人以 [illegible] 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 [illegible]

[illegible] 教鄭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歸 [illegible]

[illegible] 鎛 [illegible] 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 [illegible] 和諸戎以下請

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illegible]

入盟 [illegible]

之鄭國之福也 [illegible] 子之 [illegible] 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賞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 [illegible]

禮

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illegible] 吳余祭 [illegible] 余眛 [illegible]

[illegible] 季札 [illegible]

余祭 [illegible] 季札 [illegible] 公之 [illegible] 諸侯不義 [illegible]

成公 [illegible]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 [illegible] 札

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illegible]）

晉侯蒐于綿上（[illegible]）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illegible]）

壬寅 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illegible]）[illegible]人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illegible]）大師辭師曹請爲之（[illegible]）衛侯使歌之遂誦之（[illegible]）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遠戚（[illegible]）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使子行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illegible]）衛人立公孫剽（[illegible]）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illegible]）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illegible]

癸卯 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illegible]）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湨梁（[illegible]今河南懷慶[illegible]）晉悼公卒子彪立（[illegible]）既葬會諸侯于湨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丙午 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戎于晉（[illegible]）晉圍成（[illegible]）故伐進歸齊再伐魯衛使叔孫豹如晉告齊故（[illegible]）以來得志于魯圍桃（[illegible]）及防（[illegible]）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

于魯濟（古齊水，經齊魯之界，在今[illegible]），尋溴梁之言，同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春秋齊邑），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illegible]廣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也）。夙沙衛（齊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名孝堂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旆，大旗也，疏建旆以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illegible]），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夜遁（[illegible]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illegible]）。入平陰，遂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邿（今平陰縣西），圍盧（[illegible]），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illegible]）。又門于揚門（[illegible]），及東閭門（[illegible]）。

齊侯駕，將走郵棠（[illegible]），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illegible]），南及沂（[illegible]）。

[illegible]

何師伐齊及穀（[illegible]），聞齊侯卒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illegible]），于是鄭公孫蠆、公孫舍之、公孫夏從鄭伯伐齊，公孫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illegible]）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illegible]），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illegible]），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　己酉）

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illegible]），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黶死，欒祁（黶妻，范匄女）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匄曰：盈將為亂[illegible]

好施。士多歸焉。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使
城著。左傳作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知起中行喜州綽
邢蒯出奔齊。十子皆晉人。欒盈之黨。羊舌虎叔
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伯華名赤。叔向名肸。羊舌赤。叔向之兄。大夫曰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
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勝。莒子。邾子。會

于商任。商任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沙隨注見前。以錮之。

庚戌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爲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家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父叔梁紇。叔梁紇。陬人。以勇力聞。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齊侯伐魯。圍臧紇于防。紇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紇。孔子之父。郰邑大夫也。
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母顏氏。家語。叔梁紇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有足病。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
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公羊穀梁傳皆云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作十一月。考是年十月爲庚辰朔。

經有明文。則庚子爲二十一日。從之何。而再得庚子。則
當在十一月。不得在十月也。杜預亦作孔子當襄
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雖路史
皆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因無庚子。孔氏家語亦定
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爲正十月。以
今之八月。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孔子生日。雖
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長歷合之。是年丙辰爲甲
戌朔。月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周月今八月。周十
月于魯昌平鄉陬邑。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
也。生于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爲顏母
山。連泗水縣界。陬邑今曲阜縣東南陬城是也。孔子
生而圩頂。因名丘。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
吏。料量平。爲司職吏。金氏前編注。司職吏。畜蕃息。仲
孫貜。即孟僖子。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孔子聖人之後也。使其子何忌。即孟懿子。與南宮适。南宮敬叔。適周居
宮。因氏。字子容。諡敬叔。從孔子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疾病。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
敬叔。說孔子之兄。其祖弗父何。當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恭
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
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辛亥

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齊侯受之。晏平仲諫曰。商任之會。受命
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會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
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
夜見胥午。守曲沃。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
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
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
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魏氏及
七輿大夫。下軍之輿。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

告曰欒氏至矣樂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固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鞅趨進

曰欒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既至

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裴豹殺欒氏之力臣

督戎（裴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力臣曰督戎豹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許之豹遂擊殺督戎）欒氏乘公

門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

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惟欒魴出奔宋（欒魴欒氏族）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弗聽

遂伐晉取朝歌（朝歌見前為衛邑）為二隊入孟門（孟門晉隘道）登

太行（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張武軍于熒庭（熒庭晉地）戍郫邵（郫邵晉邑）

封少水（少水即沁水）以報平陰之役師還襲莒門于且于傷

股而退華還杞殖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

遇莒子于蒲侯氏（蒲侯氏莒邑）杞殖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穀洛鬬（穀水出弘農澠池縣東北入洛水洛水出上洛縣至王城之南合流入河）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

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

昏札瘥之憂無饑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也而

滑（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壬子）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

至是晉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

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匄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

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匄說

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對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齊人城郟（郟注見前）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鬬王城毀齊人方救晉欲求媚于王乃為王

城郟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

路

癸丑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illegible]之妻姜氏[illegible]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弑齊侯且以說于晉[illegible]侯乃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牆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illegible]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illegible]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illegible]慶封[illegible]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illegible]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illegible]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illegible]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illegible]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illegible]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illegible]而寡[illegible]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illegible]相崔氏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illegible]難[illegible]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illegible]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盡俘其家東郭姜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illegible]奔魯[illegible]慶舍之難[illegible]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以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illegible]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圍齊伐吳[illegible]吳人要而擊之[illegible]自是吳楚兵爭不息[illegible]伐舒鳩舒鳩人叛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illegible]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illegible]弟餘祭立

甲寅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初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illegible]於是衛侯衎使[illegible]

[illegible]

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瑗曰[illegible]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

不可得罪於先君不可以貳乃告孫林父在戚甯

喜與右宰穀攻孫氏[illegible]

[illegible]殺剽公殺其子角衛侯遂

入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

氏[illegible]殷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illegible]晉趙武會諸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illegible]

[illegible]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

[illegible]六十以與孫氏[illegible]

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歸[illegible]甯喜專[illegible]公患之[illegible]殺之遂攻甯氏殺

甯喜[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

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武以謀于[illegible]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之[illegible]如齊齊亦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乃偏告于諸國爲會于宋

晉趙武先至于宋[illegible]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

[illegible]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於楚[illegible]楚屈建至自陳

[illegible]

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illegible]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illegible]

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illegible]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illegible]公與之邑[illegible]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illegible]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illegible]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二十有七年齊慶封出奔[illegible]

慶封與子之[illegible]當國不選其內實于盧蒲

嫳氏[illegible]

[illegible]

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
慶緩虛爲皆出之未反者之士云 一人皆從公臣今還求 使執寢戈而
二人皆嬖寵于慶氏乃爲公報讎 其後
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讎敢
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 盧蒲姜癸妻即慶舍女
舍知癸謀謂癸曰天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
曰諾時當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舍且止
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
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不入攻公宮弗克
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既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
聚其族而居焉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叔孫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事詳後
王崩 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是爲景王

景王

丁巳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及小雅大雅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至
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孫豹而
說之謂曰吾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
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
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及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于戚孫文子邑聞鐘聲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
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
難

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弑蔡侯遂自立是爲靈公
宋災伯姬卒伯姬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
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
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
死
王殺其弟佞夫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
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

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

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出奔平畤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鄭以公孫僑為政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至朝未已既而朝則使公孫黑如楚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于是鄭大夫皆又盟于駟氏伯有聞之怒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公孫僑枕之股而哭之斂而葬諸斗城駟氏欲攻之子皮怒之不許而授僑以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相之僑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後公孫黑將為亂以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

己未

三年魯侯午卒子稠立是為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以毀卒季孫宿乃立稠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元年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卒比公名燀宮 梁邱公季佗子 王使劉子劉定公名夏康公之子勞趙武于潁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冬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穆子偃之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晉荀吳敗無終注見前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此毀車用卒之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左傳注十人以當一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爲行其毀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爲十五人今五人爲伍三伍亦一十五也此言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之門告卒爲五陳以相離傳至遂布陳使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相遠也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爲兩自二十乘爲伍又十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皆車數多少以爲名今雖用卒猶設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出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弒之子傳楚以瘧疾赴不以弒書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出奔晉葬楚子于郟今河南

[illegible]之郟敖圍遂自立[illegible]後伐吳執齊慶封將戮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曰一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七年靈王

五年晉侯使韓起聘于魯

起來聘且告爲政代趙武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與魯春秋[illegible]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七年楚子以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illegible]沈子[illegible]小邾子宋世子佐會于申楚子合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illegible]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illegible]許楚使乃問之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宋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illegible]公孫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illegible]楚子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illegible]

其故對曰將今未見者六焉戌（注略）又何以規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欲徐子以吳出也十見伐吳）
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丘賦（左傳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別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邱賦國人謗之渾罕（鄭大夫子寬字子）以告僑
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
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
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
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則封洫（事見前）立謗政（謗即）
鄭制參辟（參音三謂用三代）鑄刑書之末注以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

甲子 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爲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句踐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府是）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蓬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
（瑣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今屬鳳陽府）聞吳師出薳啟彊（楚大夫）
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濱江南下有鵲尾洲故江口曰鵲岸）
遽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吳不可入遂還
乙丑 九年齊侯伐北燕（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
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至是六年）
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
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
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故城即春秋之陽也事在十五年）

丙寅 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立元是為靈公）
孔成子（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
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
圉亞圉（高圉亞圉周之先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爲殷諸侯受殷王追命）
丁卯 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
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
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于徵師大子
人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于徵師

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葬之以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陳輿嬖哀公孔奐為嬖大夫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黃帝又言陳顓頊之族已詳前茲不再錄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數在鶉火而滅火盛有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不能復陳遂終事具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一年使詹伯如晉詹桓伯周大夫晉使趙成趙武之子諡景子來致閻田閻氏故略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閻春秋棻甚涉閻陽晉與甘相近之邑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晉閻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今河南府登封縣有潁陽城即周邑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駘即邰部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注具春秋釋例亳此亦亳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髦子垂髦而因以敝之詩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巳十有三年齊欒施子旗之子子梁之子高彊子尾之子子商之孫亦以字為氏皆嗜酒齊欒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

旗樂施字子良高彊字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以如
鮑氏鮑國諡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曰先
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
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
靈姑銔齊侯旗名率戰于稷稷齊地欒高敗又敗諸莊城內道國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
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
生孽姑使無蘊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
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
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

二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三量既加
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收薄而國之諸市踊刖足
者屨貴屨賤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衆心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
唐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
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
蔡于憾今幣重厚也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
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
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衛地以謀
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
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
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
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羹其一在南陽葉縣是為東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鄭公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
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檀伯
伯鄭大夫殺之以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雍廩實殺

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事具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事具後蔡
辛未
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甘人殺甘公過
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
甘公過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景之族遂殺
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為平公
魯公子憖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之子不禮于南蒯季氏費邑宰南遺之子蒯謂公子
憖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
以費為公臣憖許之告魯侯遂從晉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
為昭公魯侯如晉刻葬乃歸憖懼如齊南蒯懼不克以費今山東季氏邑

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懼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
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事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
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
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弑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時蔡公棄疾
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王二十一年觀起從奔在蔡
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薳氏之族楚子殺薳掩而取其室掩爲司馬及
薳居掩之族楚許圍許大夫蔡洧蔡洧仕楚楚滅蔡其父死焉蔓成
然蔓成然楚子奪其邑爲楚子所不禮因群喪職之族啟越
大夫常壽過常壽過之子奪其爵不與故叛作亂從乃
召公子比時在晉公子黑肱時在鄭襲蔡見蔡公僞而
盟之發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
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
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歸者復其田
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泣而曰余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縊夏將欲入鄢今屬湖北襄陽府宜城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作申亥

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
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
俟乃行國每夜駭楚人不知楚王已死每夜驚恐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
黑肱曰王至矣君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
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爲楚平王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群望以請曰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曰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
人使蔓成然爲令尹初楚子將下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
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余必自取之民患
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周卿士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簡公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丘故城
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虒祁晉平公築虒祁之宮事在王十一年虒祁宮故址在今山西絳州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
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
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懼對曰請

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
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伯子男）而使從
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
會晉以邾莒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郠用人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
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
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
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
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爲平公）歸于蔡陳侯吳（偃師太子之子是爲惠公）歸于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
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 史記作餘昧）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子留吳爲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季子者後人追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
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
逃去吳人曰先王（壽夢時吳始僭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
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
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緜皐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
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
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鼓君名）歸（荀吳又使鳶鞮反之以其貳于楚也）
丙子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郯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郯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
郯子朝魯昭公與之宴叔孫婼（叔孫豹之子諡昭子）問曰少皞氏
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
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等氏已見前）自顓
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
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
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天門山與和州之梁山相對兩山夾江東西對峙人呼爲東梁西梁山）
吳伐楚陽匄（楚令尹子瑕）爲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子魚）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改卜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
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

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卽闔閭)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 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illegible]月及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爲大火)火出必布焉(火向伏當出而[illegible])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魯大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大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illegible])至是夏五月火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illegible])

初鄭裨竈(鄭大夫)言于公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有時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illegible])

鑄大錢

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illegible]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

許男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乃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藥[illegible])

己卯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聃周守藏室之史也[illegible])問樂于萇弘(周大夫[illegible])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家語[illegible])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illegible])及子尚伍員(亦曰子胥)奔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汝爲父城澤故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卷一即此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適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楚子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尚尚爲棠邑大夫棠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殺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作專諸吳人也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足疾不立事見前

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惡子奪之司寇與鄄衛邑注見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邑下縶有事于蓋獲衛郭門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鳥衛地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宰不知殺之喜作之子遂貞子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爲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備終竟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鄭卿子大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注無射鐘名其聲中律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杜預注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單子單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均均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均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爲石今作鐘不度不中鈞所以鈞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聞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八音克諧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細無射大林覆之細聲

抑而不閒非和也聽聲越遠也鎮鈍剽之聲乃大林非心窕極之聲細過度非平
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之所司也亦不
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五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為右師向寧向戌子華
定華費遂子奔楚

宋公元公佐疾惡華向華氏向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
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群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
孫援公孫丁遂劫宋公取太子欒即景公及公母弟辰公子地以為
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感寧子羅定子啟與華氏盟時公子
城不得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

新刊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 周景王〉十二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登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二十三年
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遂華氏之族時費遂為大司馬
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貙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多僚惡貙譖諸宋公宋公將逐貙貙家臣張匄殺
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
南里宋邑名叛華登費遂之子先奔在吳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大夫
夫方戍宋及宋廚人濮宋大夫廚邑大夫名濮大敗吳師于鴻口鴻口宋地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口亭南遂敗華氏華登奔烏枝鳴華氏北復即之圍人濮以
裳裹首而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
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大夫衛公子朝救宋華氏戰大
敗之圍諸南里華亥如楚乞師事在二十四年至是楚遣越

以酬適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為楚功
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皆出奔楚

上周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八年次子猛及母弟匄無寵
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也時子朝之傅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河南鞏縣北有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榮錡周大夫河南
單子劉子殺賓孟公卒無子單子立劉蚠為文公
盟群王子于單氏立王子猛王子朝因舊官
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劉

新刊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 周敬王〉十三

子奔揚劉子單子以王猛次于皇單子逆王猛于莊宮莊王之廟
以歸王子還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
時周地左傳群王子追之單子殺王子還及姑蕣鍼延
定稠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王城之東南有皇亭西晉籍談荀躒荀吳之孫
帥九州之戎九州戎即陸渾之戎也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
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不成喪母弟匄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踰年故不成君後遂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 元年王居狄泉[illegible] 尹氏立王子朝 地震

王子朝入于王城尹圉誘劉佗殺之召伯奐南

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

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illegible]萇弘謂劉子

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illegible]今西王之大

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癸未 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illegible]立于乾

祭而問于介衆[illegible]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illegible]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楚薳越以諸侯之師救之

吳用公子光謀[illegible]

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illegible]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illegible]

[illegible]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

而不及郢

甲申 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illegible]

[illegible]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illegible]

告郈孫郈孫以可[illegible]

勸[illegible]

[illegible]子家

羈[illegible]以君徼[illegible]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illegible]

[illegible]

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illegible]

于沂上[illegible]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

從之殺郈孫[illegible]臧孫[illegible]謀遂奔齊

[illegible]齊侯唁[illegible]取鄆

[illegible]

齊師已[illegible]以居之先是有鸜鵒之

謠[illegible]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

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

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如是其將及乎不幾昏侯

遂出[illegible]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齊侯問政于孔子，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 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王子朝、尹氏涉于鞏，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丙戌 五年，吳弒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季札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公子光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弒吳子。光遂自立，是為闔廬。季札至，曰：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公。晉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為之辭，晉侯遂不得復。是冬，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大夫蔡朝吳，出蔡侯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事在景王二十八年。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譖郤宛于令尹囊瓦，殺之。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丁亥 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午之子）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之子，肸食邑于楊，故曰楊氏）。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勝與鄔臧皆祁氏家臣。通室，易其妻。）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晉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始盡。）

己丑 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作禹。）奔楚。（左傳公羊作章禹。）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之。）于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庚寅 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乾侯故城。晉邑。）既而歸鄆。（在七年。）至是復在乾侯。晉侯（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孫。令必來。子必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欲不肯見意如。荀躒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君事。）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晉太史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倉之後。仲江之孫。時為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儀孫。）鄭國參。（公孫僑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左傳注。既定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賦丈書以授帥。謂各由若干之役。各采若干之丈。故曰屬役賦丈。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定公。）

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二月。）明年。叔孫不敢（叔孫婼之子。諡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羈。羈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公(羈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前)。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反。

公子宋即位，是為定公。葬昭公于闞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季孫葬昭公墓在闞，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盜殺辥伯。([illegible]公)

辥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辥氏之族子弟賊辥伯。

乙未 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頭曼)、蔡侯(悼公弟昭公申)、衛侯、陳子(陳惠公子懷公柳立未踰年稱子)、鄭伯(獻公蠆，定公子)、許男(悼公子斯)、曹伯(隱公通)、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國夏，齊大夫)會于召陵，侵楚。

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年止之。(蔡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其一于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故止之。)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令尹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蔡侯遂歸。)之，遂如晉，請伐楚。于是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中行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來，(襄十六年，晉伐楚，至于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盟于皋鼬。(今河南臨潁縣南有皋鼬亭。)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佗(衛大夫子魚)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秋，劉子(…)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柏舉，楚地。今湖北麻城縣東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湖北黃州府。)楚師敗績，吳入郢。

自楚子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

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今湖北德安府有古唐城)伐楚。楚令尹囊瓦御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以出，吳入郢，(穀梁傳：吳入郢，以班處宮。)以班處宮。(…)楚子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申 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

就館將圖所安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
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為之賦無衣 九
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師敗吳子乃歸
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鄀于都以定楚國 公子申
十有八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是為吳敗 遂滅之
十一年遷容城
侵衛 朝之徒鄭人以
成泉師 以 明年

衛侯使 以叛單子劉子 之送
氏 劉子 晉籍秦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鄭伯盟于鹹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
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之 也
十有八年 將 大
陽虎 季氏家臣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
子將享季孫于蒲圃而殺之 孟氏
陽虎遂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
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明年陽虎奔齊 將
季孫 不利 季氏而 大于魯國

虎所欲傾覆也齊侯執其兵而得又收之乃囚虎虎
載陽虎因葱靈而竊虎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陽虎既奔晉不得以費叛季氏者孔子弟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
作亂
擯

庚子 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木之
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
諸侯則焉

辛丑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空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

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
法而不用無姦民

夏會齊侯于夾谷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此乃齊地公會齊侯于此
齊侯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
具左右司馬從之及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
方之樂于是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
何為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
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依法而斬殺不

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于魯君如之何晏嬰曰君子
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侯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
歸魯鄆讙龜陰田鄆讙皆魯邑鄆在今泰安府讙在今泰安府新泰縣龜陰在龜山之北田今泰安府泰安縣有
謝過城寰宇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考夾谷之會春秋左傳不錄今採史記增
癸卯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郈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郈城魯叔孫氏邑及費費注見前
闕成注見前弗克
孔子言於魯侯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
卞人字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使申
句須樂頎皆魯大夫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泗水縣今屬兗州府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陽謂孟孫曰

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魯侯圍成弗克。

甲辰 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春秋晉邑以叛荀寅士吉射荀寅中行寅士吉射范鞅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
晉。
趙鞅謂邯鄲午趙午趙旃之孫邯鄲今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
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五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
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
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不可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不信韓簡

多〔魏襄子〕與寅吉射相惡欲逐之乃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齊人奔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朝歌衛邑〕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荀躒言於晉侯曰始禍者死趙氏朋而殺……之安于曰吾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尸安于于市〕

魯以孔子攝相事

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也〕與聞國政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有司當供其職客皆如歸焉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孔子為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曲名史記作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魯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因改名〕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之終日怠于政事仲由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既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主于顏濁鄒〔孟子作顏讎由〕

乙巳二十有四年楚公子結〔即子期〕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于是楚滅頓〔明年定又滅胡以胡子豹歸〕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檇李城即吳越戰處〕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勾踐越王允常之子〕陳于檇李越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之目越人因而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使石尚歸脤于魯〔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石尚言于王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定王八年王季子聘魯後未嘗行禮于魯〕請行脤于是歸脤于魯〔王室來錫之文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女〕召宋朝〔宋公子朝有寵于南子在衛故召之〕會于洮〔洮衛地〕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豭〔艾豭喻宋朝〕太子羞之謀殺夫人戲陽速從太子〔戲陽速太子家臣〕朝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出奔宋

孔子自衞適陳復反于衞

孔子居衞十月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遂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遂去適陳……孔子居陳三歲……是歲魯定公卒……

……反乎衞……以中牟畔……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至於河而反……

丙午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日有食之

丁未　二十有六年。吳子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

……如越夫……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及吳平。夫差既克越乃修怨于陳。

戊申　二十有七年。衞侯……

初衞侯將立公子郢。郢辭。及是衞侯卒。夫人立之。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于是晉趙鞅納衞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衞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蔡遷于州來

先是，吳以柏舉之故，圍蔡，使遷于江汝（[illegible]）之間而還（[illegible]）。蔡[illegible]遷于吳。楚既[illegible]，至是吳洩庸大夫如蔡納聘，而微納師（[illegible]），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illegible]）。

己酉　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illegible]）范氏（[illegible]）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illegible]），故與范氏（[illegible]）。趙鞅以為討，于是殺萇弘。是冬，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illegible]）奔鮮虞。齊因以伐晉，合鮮虞納荀寅于柏人（[illegible]）。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庚戌　三十有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illegible]），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illegible]）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illegible]）。單浮餘（[illegible]）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illegible]）。楚人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士蔑（[illegible]）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illegible]）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許之。士蔑乃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楚人誘其遺民，盡俘以歸（[illegible]）。

[illegible]

周

敬王

王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衞，（[illegible]）公問陳，不對而行，（[illegible]）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康子）必召孔子。（[illegible]）公之魚止之，肥乃召冉求。（[illegible]）孔子如蔡及葉。（[illegible]）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illegible]）乃止，孔子又反乎衞。

秋七月，楚子軫卒。

既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illegible]）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為王，（[illegible]）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illegible]）子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乃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乃還。（[illegible]）

冬十月，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illegible]）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而置群公子於萊。（[illegible]）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illegible]）陳乞偽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illegible]）乃使召公子陽生，（[illegible]）將盟諸大夫，（[illegible]）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illegible]）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illegible]）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illegible]）陽生使朱毛告于陳子曰：（[illegible]）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駘，（[illegible]）不至，殺諸野幕之下。（[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殺之 曹自振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 邾茅成子請告于吳 遂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 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 此爲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

邾人道吳師 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 微虎欲宵攻吳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

乙丑 二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吳欲伐齊乃于邗江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

二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弒悼公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外 大夫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

丁巳 二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 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

史記偃。齊師自稷曲。[illegible]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illegible]師之衆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illegible]

[illegible]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illegible]

郊戰故。將侯何與子役[illegible]

戰于艾陵。吳敗[illegible]如敗高無丕。[illegible]

齊國書敗[illegible]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illegible]

[illegible]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初吳[illegible]

伐齊。[illegible]衆以賜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illegible]

[illegible]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

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弗聽。使[illegible]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illegible]

子[illegible]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

材也。吳其亡乎。[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敍書傳禮記。

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刪詩正樂。[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序[illegible]

[illegible]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illegible]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求

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illegible]以入而量

其有無。[illegible]任力以夫。而議其

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

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

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齊侯會吳于橐皋。[illegible]

初吳與魯會鄫。吳徵百牢。[illegible]

[illegible]季孫使端木賜[illegible]吳子使太宰嚭召季

康子。[illegible]辭。[illegible]不欲使

亦可寒也。[illegible]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

衛侯會吳于鄖。[illegible]

侯之命將以之賜以東錦見太宰嚭吳之□乃舍衛侯
衛侯歸 三十有八年夏晉侯會晉侯及吳子 殺衛傳公池之會
以吳會諸侯于黃池 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 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吳先歃
以敘晉者所 於越入吳
吳不於十歲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
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 吳 晉 爭 長 於是越子句
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
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以公孫雒為吾 郡 會而先 晉
吳 將 歃 諸 侯 之 坐 以 乃昏戒令秣中而陳係馬舌 有
出火竈 陳 士 卒 雞 鳴 乃 定 軍名萬人為方陣中軍皆
望之如荼 左 軍 皆 赤 望 之 如 火 右軍皆黑望之如墨 帶甲三

萬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鼓振鐸之在諸侯其聲動天
地晉人大駭使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
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
班爵 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
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
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
董褐復命曰諸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今君掩王東
海以淫名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敢
敢不從命吳乃許諾去乘而會吳先歃晉亞之
許氏曰左氏曰乃先晉國語曰先吳按二國史籍之異
也自宋之盟晉已先楚所先後遜于黃池之會豈能與
吳爭國語信也晉人
以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騶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騶告
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辟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
昭相逐于中原夫含其哀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
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大艦于吳齊師還
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
于天子使單平公對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
賜吳子弓弩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庚申 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 見前注
魯狩于大野 大野今山東兗州鉅野縣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車子微者鉏商名
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袂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 史記孔子曰夫子何泣
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
焉是年孔子成春秋 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止自隱公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恃寵 向魋宋公嬖寵公子地有白馬 宋公取而與魋 魋及公子地及公子弟辰入于

魋以叛事作書于宋公欲盜宋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
宋公宋公知之出魋邑(宋…公之後…)曰魋將禍余
請即救野以公命取左師與魋之兄乘至告之故對曰魋
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以命其徒
攻桓氏魋欲入于曹(…)魋之上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
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冑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
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
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魯人)葬諸
邱輿(今…)
六月齊陳恆(…)弒其君壬(簡公)
齊侯之在魯也(…)有寵(…)

即之(…)公使止(…)及即位使為政
陳恆憚之諸御鞅(…)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
聽有陳豹(陳氏族)者為闞止臣止與之言政說謂曰我盡
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
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子行陳氏宗)故怨止(…)殺人
(…)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
恆兄弟乘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
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陳恆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止之恆欲出
道(…)乃止闞止聚徒攻闈與大
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陳恆執齊侯

于舒州(…)殺之(…)
(西北界上地名)殺之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恆弒其君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
四十年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
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
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
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
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
戚蒯聵謂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為
請于伯姬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
伯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
登臺(…)
(…)

柴遂出仲由入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
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蒯聵名獲衛大奔魯蒯聵既立是爲莊公使鄢
肸諡武告于王王使單子平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
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平陽亭重酬之醉而遣之悝
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
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端木賜聞之
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
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
階之上丘殷人也嚮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年七十有三（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葬魯城北泗上（[illegible]）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illegible]）
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今孔林中有子貢廬墓處）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家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作中庸（[illegible]）
門人曾參（[illegible]）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尤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illegible]）令尹子西召之沈諸梁曰
吾聞勝也詐而亂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爲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劍司馬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勝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
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illegible]）
令尹不悛吳人伐慎（今河南潁州府[illegible]）白公勝敗
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子期而劫楚
王（[illegible]）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不許
將立公子啟（[illegible]）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illegible]）
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
宮（[illegible]）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師
國人以攻勝勝奔（[illegible]）而縊其徒微（[illegible]）之生拘石乞而
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illegible]）不言

石乞曰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也。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

後楚建國。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

衛侯許趙鞅召之辭以疾鞅遂圍衛齊國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恆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郛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登城以望見戎州又欲逐石圃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入于己氏己氏殺之衛人復立般師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

乙丑 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為元王。

元王

丙寅 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陰數未盡雖剛易入不可得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因迫）並受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illegible]）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illegible]）

（[illegible]）

晉荀瑤（[illegible]）伐鄭。

初智宣子（荀甲）將以瑤爲後智果（[illegible]）曰不如宵（[illegible]）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至是瑤伐鄭取九邑（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後智氏亡惟輔果在）

（[illegible]）趙無恤滅代（[illegible]）今

無恤趙鞅幼子鞅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爲後及鞅卒無恤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州東[illegible]）請代君使廚人操銅枓（[illegible]）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爲摩笄之山（[illegible]）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越入吳圍吳（[illegible]）以七姑蘇（[illegible]）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敢請如會稽之赦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勾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illegible]）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使人蔽其面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越于是滅吳（吳自泰伯傳位[illegible]夫差凡二十五世而滅）

越子故貢命爲伯。

勾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illegible]）致貢于王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秦人引罪乃還罷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

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勾踐自會歸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于勾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而五實一湖也考五湖之說不一今從[illegible]注為據胥湖即胥口在吳縣西南蠡湖今曰蠡[illegible]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滆湖在武進縣西南蠡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庚子 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相說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注嚭故吳臣考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與此異）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南鄙地在山東沂州府費縣）郭重僕及宴孟孫為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辛未 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illegible]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illegible]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奪公孫彌牟（[illegible]）邑又奪司寇亥政納夏戊之女（初衛大叔疾以夏戊為大夫疾出亡衛人翦夏氏以其帑與彌子[illegible]）以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嘗使侍人拔公文要（卿也）之車于池復使優狡（俳優名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以取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拳彌以作亂（拳彌先入）衆譟而攻公宮鄄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遂出而適城鉏（衛邑近越）以鉤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詐故為所詐）衛侯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為[illegible]）間以侵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遣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

請師明年越皋如后庸（越大夫）宋樂茷（樂溷子）衛叔孫紓（文子）納衛侯彌牟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請去衆曰勿出于是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門而嚴設守備）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莊公之庶弟公子黔（是為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寗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壬申 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illegible]）三族（[illegible]）降（[illegible]）

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空澤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六卿)曰君請六子畫(謀也)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茷使宣言于國門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

于衛太子介立(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癸酉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水名)荀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後四年荀瑤復圍鄭門于桔柣之門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無恤由是惎瑤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三桓逆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

戊寅六年晉河絕于扈(扈晉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

庚辰八年秦滅大荔

戎國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共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王以歸

癸未十有一年晉侯(出公)出奔齊

晉荀瑤與趙(無恤)魏(駒)韓(虎)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十有二年荀瑤襲衛不克還

荀瑤欲伐衛遺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稱平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瑤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瑤還自衛[illegible]戲韓虎而侮段規[illegible]智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瑤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 十有四年晉荀瑤以韓魏兵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前注見

荀瑤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瑤悅又求地于魏駒駒欲弗與任章[illegible]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皋狼之地[illegible]于趙無恤無恤弗與瑤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無恤走晉陽[illegible]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illegible]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瑤決晉水[illegible]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荀瑤行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駒肘韓虎虎躡駒之足以汾水[illegible]可以灌安邑絳水[illegible]可以灌平陽[illegible]也[illegible]趙無恤使張孟談[illegible]出見韓魏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堤吏而決水灌荀瑤軍瑤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荀瑤盡滅其族而分其地[illegible]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智伯報仇[illegible]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滅蔡

蔡侯齊出奔。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杞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凡二十九世。

庚子 二十有八年，王崩。

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貞定王之子。

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事見[illegible]。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

封弟揭于河南。[illegible]

是為河南桓公。

考王 名嵬，[illegible]

辛丑 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時晉衰，惟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illegible]反朝[illegible]。

丁未 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

庚戌 十年，楚滅莒。

初，晉[illegible]必試諸人大夫為存國人[illegible]公[illegible]在敬王元年後四世[illegible]

乙卯 十有五年，[illegible]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illegible]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大事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亹弒其君糾。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是為昭公。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于趙。至是，公子亹弒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立十一年，敬公之

孫頹弒之，[illegible]自立，是為慎公。

威烈王 [illegible]

丙辰 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至是無恤卒，其弟[illegible]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為文侯；虎之子啟章代，是為武子。

癸亥 秦庶長[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其君懷公。

[illegible]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卒，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

戊午 三年，[illegible]伐鄭，殺鄭伯。

[illegible]殺鄭幽公，[illegible]鄭人立[illegible]公之弟駘，是為繻公。後韓氏[illegible]伐鄭[illegible]取雍丘[illegible]已而鄭伐韓，[illegible]敗其兵于負黍[illegible]見

己未 四年，秦作上下畤。

[illegible]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 六年，盜殺晉侯柳。

晉侯以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斯以兵誅亂者，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癸亥 八年，越滅郯。（郯注見前）

少皞之祀，莒及郯司之。（莒郯皆己姓，少皞之後）楚先滅莒，越復滅郯，少皞遂不祀。

甲子 九年，秦初以君主妻河。（君主猶公主。妻河，謂嫁之河伯）

取他女為君主，用諂河以永福，因妻河。時晉魏斯以西門豹為鄴令，（西門以地為氏，豹其名。鄴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鄴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其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illegible]）

戊辰 十有三年，晉河岸崩，

壅龍門，至于底柱。（此西河東岸也。龍門底柱之間，皆高山峽，河經其中，壅遏不得流）

己巳 十有四年，晉魏斯始行平糴法。

李悝（李氏，悝其名，魏斯之臣）為魏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illegible]）餘四百石。（[illegible]）中孰自三，（[illegible]）餘三百石。下孰自倍，（[illegible]）餘百石。（[illegible]）小饑則收百石，（[illegible]）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illegible]）故上孰則上糴三而舍一，（[illegible]）中孰則糴二，（[illegible]）下孰則糴一，（[illegible]）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又以鄴令西門豹言，引用漳水溉（[illegible]）[illegible]渠溉鄴田，（[illegible]）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強。（[illegible]）

[illegible]

辛未 十有六年，命晉韓趙伐齊。

王命韓氏、趙氏伐齊，入其長城。（[illegible]）

壬申 十有七年，魯穆公以公儀休為相。（[illegible]）

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illegible]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秦初令吏帶劍。

[illegible]

三代之制大夫士皆佩玉琴瑟今[illegible]并令百姓無端

之

[illegible]十有八年晉魏斯克中山。[illegible]使其子擊守之。

魏斯使樂羊[illegible]伐中山克之[illegible]

斯問于其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爲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璜璜[illegible]曰仁君也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說使翟璜召任座親下堂迎之引爲上客[illegible]

（甲戌）十有九年齊田和[illegible]

（和是爲太公。）伐衛。

田和相齊[illegible]伐衛取毋丘[illegible]

役二年和之宗人田會叛和以廩丘[illegible]

于晉趙氏

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illegible]

魏斯受卜子夏[illegible]以爲師[illegible]田子方[illegible]過段干木[illegible]之廬必式[illegible]

之文侯[illegible]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子[illegible]擊出遇田子方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丙子）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以吳起爲將

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

周

威烈王 [illegible]

戊寅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illegible]

自三家滅智伯，至是凡五十一年，始列為諸侯。[illegible]

己卯 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是為安王。

盜殺楚聲王。[illegible]

國人立其子疑，是為悼王。明年，三晉伐之，至乘丘而還。

安王

庚辰 元年 楚悼王疑元年。[illegible]

壬午 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 [illegible] 虢山崩，壅河。[illegible]

甲申 五年 日食。[illegible]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隙。[illegible] 聶政 [illegible] 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而死。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聶政尸旁。

乙酉 六年 鄭弒其君駘。[illegible]

鄭伯殺其相駟子陽，子陽之黨遂弒鄭伯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甲午 十五年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魏侯（文侯子，名擊，是為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魏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楚君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遊說 [illegible]

從衡（從橫與衡通。若爲一。三晉在南北曰從，秦在西，東西曰橫）者。薄山東之國使之西鄉以事秦。于是南平百越，北郤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及

起竟爲楚所殺（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伏王尸，害起者并中王尸。子臧卒，坐射起而夷宗者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乙未 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元年。史記周紀、年表是年魏武侯元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

初田和遷其君貸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于王及諸侯，王許之（事在十一年。和是爲太公）

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康公卒在二十三年，康公凡二十八年。自太公至康公）

魏襲趙邯鄲，戰不克

趙公子朝（史記作朝）作亂（趙武侯子。武侯卒，國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朝不立，故作亂）不勝，奔魏。于是趙始都邯鄲，朝與魏襲之，敗還

丙申 十七年 秦庶長改弒其君及其君母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亦曰出公。史記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獻公，靈公之子。靈公卒，不得立，出居河西。是爲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數亂，國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 十八年（秦獻公元年）

戊戌 十九年 日食

壬寅 二十三年（楚肅王元年）

癸卯 二十四年（齊威王元年）

乙巳 二十六年（韓哀侯元年）王崩，子喜立，是爲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

遂亡晉（自唐叔受封至靜公凡三十世，而爲三家所并）

烈王

丙午 元年 日食

韓滅鄭，徙都之（鄭自桓公友受封至君乙凡二十三傳而亡）

韓初都陽翟（注見前）既滅鄭，遂徙都之

丁未 二年（趙成侯元年）

己酉 四年（燕桓公元年）

庚戌 五年 韓嚴遂（史記作嚴仲子）弒其君哀侯

韓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并中韓侯（史記韓哀侯爲韓嚴所弒，子懿侯立。是爲懿侯。考異曰史記戰國策所載不同，今從通鑑）

辛亥 六年（魏惠王元年）齊侯威（即威王）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齊侯。初

齊侯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有即墨故城）大夫語之曰：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注見前）。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

[illegible]

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illegible]子不救衛取薛陵[illegible]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壬子)七年[illegible]日食

王崩[illegible]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武侯卒未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公孫頎[illegible]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亂可取也韓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圍安邑趙侯曰殺魏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illegible]

顯王

(癸丑)元年

(丁巳)五年 賜秦黼黻之服[illegible]

先是秦敗韓魏之師于洛陽至是又敗三晉之師于石門[illegible]斬首六萬王于是賀秦賜以黼黻之服

(庚申)八年[illegible]星見西方[illegible]

衛公孫鞅[illegible]入秦

秦獻公卒子渠梁立是為孝公時河山以東彊國六[illegible]

六國並[illegible]淮泗之間小國十餘[illegible]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伯孝公于是發憤修政令國中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illegible]以求見說秦伯以富國彊兵之術秦伯大悅與議國事[illegible]

(壬戌)十年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于秦伯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甘龍[illegible]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伯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illegible]而相收司連坐[illegible]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illegible]為私鬪者各以輕重

彼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魏齊會田于郊

魏君謂齊君曰齊亦有寶乎齊君曰無有魏君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君曰寡人之寶與君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南寇有盻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丁卯 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趙求救于齊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遂及齊戰敗績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善而客之進之齊君齊君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爲將而臏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而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人主用人之法在乎審其[illegible]會[illegible]戰國時[illegible]使[illegible]求[illegible]不免[illegible]卵之[illegible]定[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宜[illegible]也

一國之[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然[illegible]以[illegible]有功[illegible]其[illegible]于此向[illegible]曰[illegible]

取段叔瑕邱（瑕邱洛陽…周…）

庚午 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鄭之賤臣也。）

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昭侯），韓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彊。（韓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有渭城故城，秦記咸陽也。在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陽，故曰咸陽。）始廢井田。

初，秦獻公徙治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至是衛鞅築冀闕宮廷于咸陽，遂遷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而賦稅之法（…）始計畝而定賦。

壬申 二十年（趙肅侯元年）

乙亥 二十三年，衛成侯貶號曰侯。（衛自此…）

初，子思薦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國事將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戊寅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周二伯，三有注，伯如字，伯之任。）

秦諸侯來朝。

先是，秦會諸侯于京師，（在王二十五年。）至是，王致伯于秦，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逢澤在今河南開封府…）以朝王。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

（…吾代韓受魏之兵…而聽命于齊…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君曰善。）韓恃齊救，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田忌為將，孫臏為師。）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敗之魏獻河西地（注見[illegible]）于秦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魏所都號為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秦使衛鞅伐魏（衛鞅言於秦君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illegible]）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士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君恐獻河西地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商今[illegible]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古[illegible]是）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 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癸未 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秦孝公卒子駟立是為惠文君（後僭稱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illegible]）

[illegible]

甲申 三十二年（韓[illegible]元年）秦惠文王

乙酉 三十三年孟軻（孟氏[illegible]人）至魏

是歲魏君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至梁（具見孟子書）

魏君以孟子所言迂遠而闊于事情卒不能用

[illegible]

[illegible]敗魏桂陵[illegible]自稱為王以令天下至是魏君[illegible]會齊君于徐州以相王（[illegible]）

二年韓趙皆稱王獨趙[illegible]不肯曰無其實焉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illegible]）

楚滅越

越無疆（[illegible]）伐齊齊使人說之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海上[illegible]朝服于楚（[illegible]）

蘇秦欲使儀得其……及其口舌倘取……時……及六國之……爲從相……國內……從約……其地……不已……故……言從六國……非秦也……

王劉富史無世家者也常之後人併而稱之

戊子 三十六年。燕文侯、趙肅侯、韓宣惠王……是年威王……子……支見爲楚威王、齊宣王。合從以擯秦。以蘇秦（蘇氏周燕子之……洛陽人）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蘇秦西至秦。說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之燕。說燕與趙從親。蘇秦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燕君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蘇秦說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大王熟計之也。且請令諸侯之將相會洹水之上。洹水源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安陽至內黃入大溝。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名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中深險如函故名以害山東矣。趙侯大悅。厚賜之以約于諸侯。會秦使公孫衍（犀首魏官名衍爲之）伐魏。敗魏師。禽其將龍賈。取雕陰。雕陰今陝西鄜州是也。且欲東兵。蘇秦恐敗從約。念莫可用于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張儀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方困于楚蘇秦召而辱之儀怒遂入秦蘇秦陰遣人奉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陰奉君資盡蘇君之計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蘇君時儀何敢言……

于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事秦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說魏……燕趙……又說齊……說楚威王曰……大王……皆許之……于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己丑 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從約。趙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壬辰 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剔成宋昭公之元孫也立四十一年其弟偃攻襲之剔成敗奔齊偃遂自立爲君是爲康王偃既立後僭稱王事見赧王三年。

癸巳 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蒲陽今……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鄜州綏德州是也。以謝秦。秦以儀爲相。

先是魏以陰晉（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為和于秦（在王三十七年）既而秦伐魏（在王三十九年）魏獻少梁（今同州府韓城縣，魏少梁邑）地求和，秦又伐魏（在王四十年）取汾陰（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皮氏（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拔焦（即春秋焦瑕故國，仍屬魏）。至是，張儀為秦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質秦）。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厚去聲），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儀遂為秦相。（明年秦歸焦，後張儀復伐魏取陝）

丙申 四十四年。（趙武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酉 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在王三十六年）燕君知之。蘇秦恐，說燕君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燕君許之，乃偽得罪于燕而奔齊，齊以為客卿。蘇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後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事在慎靚王四年）

戊戌 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是年韓燕皆稱王）

儀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于是伐魏，取曲沃（今河南陝州有曲沃鎮，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陰厚儀益甚。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為慎靚王）

齊號薛公（即薛國，見前）田文為孟嘗君。

初，齊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嬰以散財養士。嬰使文主

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皆請嬰以為嗣。及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烏足尚哉。

慎靚王

辛丑 元年。（燕王噲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衛介秦魏之間，日益削弱，至嗣君時，獨有濮陽（說見前）之地，因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泄姓，姬名）重如耳（如姓，耳名，魏大夫），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薄姓，疑名）以敵（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參列也。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城買一胥靡，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壬寅 二年。孟軻去魏適齊。（按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一十六年卒。司馬氏通鑑從之，于後元十六年書孟子去魏適齊。考史記年表世家，皆以是年書魏惠王卒，子襄王立。邵子經世書從史記而不取竹書，王氏幼學亦以竹書之多所舛繆，不可信，今從經世書紀年）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說具孟子書）

癸卯 三年。（魏襄王元年）楚趙魏韓燕共伐秦，攻函谷。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大敗韓師于脩魚（脩魚，韓邑）

秦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甲辰 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

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言蘇秦已死)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衍(張守節曰。在鄭州)酸棗(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劫衛取陽晉(陽晉。見前)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

乙巳 五年。秦伐蜀。(蜀。今四川成都府。古蜀國。黃帝所封。至周衰稱王)取之。

巴(巴。見前)蜀相攻(初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苴侯與巴為好。巴與蜀為讎。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俱告急于秦。司馬錯(錯。官為司馬。因以為氏。其後有司馬遷)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韓。見前)下兵三川(伊河洛為三川。秦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今河南府洛陽縣)攻新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有新城故城)宜陽(見前)以臨二周(東西周。今河南府洛陽縣)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為侯)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易王子)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子之又使鹿毛壽(毛壽。一作厝毛)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丙午 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赧王

丁未 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市被。複姓)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即匡章)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王問孟子。及沈同私問語。詳孟子書。不具載。是歲燕王子平立。是為昭王)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萬氏。萬章。孟子之弟子)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戊申 二年。(齊湣王地元年)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懷王)曰。大

燕昭功業[illegible]之[illegible]後之[illegible]於如[illegible]而[illegible]乃萬世[illegible]

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見上），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佯（詳音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宋遺，楚勇士。[illegible]），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illegible]欲發兵攻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又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丹陽，丹水之陽也。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均水。楚在武關之外，[illegible]今商州[illegible]），虜屈匄，遂取漢中（漢中，[illegible]南陽[illegible]），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illegible]），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

燕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隗，郭氏[illegible]）：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涓人，[illegible]中[illegible]也）求千里馬者，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燕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燕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樂毅，樂羊之後；劇辛，趙人。）

（庚戌）四年。（燕昭王職元年，韓襄王倉元年。）秦使張儀說楚（[illegible]）、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惠王卒，子蕩立，是為武王），諸侯復合從。

秦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之外（[illegible]）易黔中地（[illegible]今[illegible]）。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名），尚得事幸姬鄭袖（袖，或作褏，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事秦（儀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illegible]。秦西有巴蜀，[illegible]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illegible]。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illegible]。[illegible]）。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illegible]）。

氏。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儀謂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復使東說齊。儀謂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博關是博陽在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亦謂之博齊王許之西說趙。儀謂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謹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願大王熟計之趙王許之。又北說燕。儀謂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雲中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元和志雲中城秦置雲中郡也九原故城在今吳喇忒旗北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是也易水有二皆出今易州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爲滹河者曰北易逕安肅縣安州雄縣入七請獻常山即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漢以文帝諱改名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秦惠王薨，太子立。太子素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乙卯 五年。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說秦王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號犀首。犀首魏官名衍嘗爲之。及蘇代、蘇厲蘇秦弟陳軫、初與張儀以事秦也後去秦之楚皆以縱橫相傾之徒，紛紜遍于天下，務以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 以樗里疾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所居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又號曰智囊、甘茂下蔡人爲左右丞相。

癸丑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息壤史記正義息壤秦邑，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韓相之怨也。」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於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甲寅 八年。秦君蕩卒，弟稷立，是爲昭襄王。母芈氏楚女號芈八子是爲宣太后治國事，以舅魏冄即穰侯宣太后異父弟爲將軍。

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史記作臏而薨。胡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舉鼎者即九鼎也無子，諸弟爭立。

異母弟稷爲質于燕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稷立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名壯惠長)及大臣諸公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昭襄王嫡母)皆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王之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乙卯 九年 秦昭襄王稷元年。

丙辰 十年 彗星見

戊午 十二年 彗星復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黃棘(即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東北)秦復與楚上庸(事在王十一年)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爲質于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鬭殺之亡歸(在王十三年)于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殺其將唐昧(在王十四年唐氏昧名)明年秦羋戎(即華陽君宣太后同父弟華陽戎名)復伐楚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爲質于齊以請平(景見前)

庚申 十四年 日食晝晦

壬戌 十六年 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何立是爲惠文王)

趙君已立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吳以國爲氏廣名)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肥以國爲氏義名)爲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欲

肥義欲變服騎射以令百姓(北略中山西至榆中即古榆谿塞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外)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地將從雲中九原(俱在今山西...)南襲咸陽于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丁巳

秦伐楚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是爲頃襄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

往恐秦怒昭雎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號之與西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怒不許秦留之時楚太子橫爲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楚左徒(屈原名平)志潔行芳明于治亂楚王懷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之)而疏顧不忘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之辭以自怨感君之一悟而終不悟也其後子蘭(懷王少子)立(以子蘭爲令尹)又譖之于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汨羅江名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以死

秦以齊田文爲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其弟悝質于齊以請文入秦以爲丞相。

癸亥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 趙惠文王何元年 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乃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已獻于秦王文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函谷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脫歸 初孟嘗君將入秦以蘇代諫而止後齊湣王卒遣之行既而湣王不自得及孟嘗君歸遂以爲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 [illegible] 以和

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東三城講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 [illegible] 蘇代爲西周謂文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 [illegible]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君從其計曹公子池求講遂罷兵 [illegible] 而秦卒不出楚王

趙王封弟勝 [illegible]

勝喜賓客賓客至者蓋數千人公孫龍 趙人 善爲堅白同異之辨 [illegible] 平原君客之孔穿 孔子之六世孫 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子高弗應 [illegible] 明日平原君問孔穿曰昔公孫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勝無以應明日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受詘

乙丑 十九年 楚懷王卒于秦。

楚懷王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遂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寅 二十年 [illegible] 趙滅中山

先是趙主父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事在 [illegible] 四年 至是以燕齊之師滅之歸大赦 [illegible] 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距之遂弒主父于沙丘 [illegible]

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傳政于公子成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

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即高信）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即孟姚）死，王愛弛，嘗朝群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傫，疲病貌），北面詘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丘（即沙丘），異宮（異宮而處）。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田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戊辰 二十二年，韓魏伐秦，秦左更（秦爵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丙。楚人考楚有白公，其後以邑為氏，此又別為一氏）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秦魏冉薦左更白起于秦王（以代向壽為將），使將兵敗二國之師于伊闕（注見前），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秦官名）。

己巳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先是楚人既立太子為王，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秦王怒，伐楚，取十六城（在王十七年）。至是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備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氏光曰：甚矣秦之無道也，殺人之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信哉。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注見前）如秦。

是年，魏入河東地（胡三省曰：謂安邑河東之地）四百里，入武遂地（史記正義：武遂本韓邑，近平陽，之後以與韓，後韓仍獻于秦）二百里于秦。

癸酉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王欲約齊伐趙，乃自稱西帝，而遣使立齊為東帝。蘇代自燕來，齊王問曰：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乙亥 二十九年，齊滅宋（宋自微子受封至王偃，凡三十餘傳而滅）。

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偃喜，起兵滅滕（滕自叔繡受封，十一傳而滅），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偃走死溫（即周溫邑，注見前）。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注見前）。齊君地出走莒，相淖齒弒之。毅下齊七十餘城（……）。

齊王滅宋而驕[illegible]燕王乃謀伐齊[illegible]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illegible]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毅為上將軍秦以斯離將師與之會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戰于濟西濟水之西齊師大敗[illegible]遂長驅深入[illegible]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使留徇齊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執齊王而殺之[illegible]樂毅聞畫邑人王蠋一作燭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絕脰而死毅乃禁侵掠訪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

[illegible]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王與魏王會宜陽又與韓王會新城注見前遂與會于西周會而不朝王

戊寅 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是為襄王保莒城莒本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莒是也非莒國之莒

淖齒之亂湣王太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音皎莒人太史氏也家傭傭作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里門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illegible]

趙使藺相如[illegible]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illegible]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相如[illegible]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

伐城割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illegible]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紿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延見相如禮而遣之相如歸趙以爲上大夫

庚辰 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武公諭止之

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illegible]虎之爪牙如利及在身其肉[illegible]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不行

辛巳 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illegible]司馬錯伐楚拔黔中[illegible]楚獻漢北[illegible]及上庸[illegible]地明年白起復伐楚取[illegible]陵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

周

赧王

壬午 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注見前貫字訛澠池西有澠池城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廉氏顓帝曾孫大廉之後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崔浩曰言[illegible]

[illegible]

燕君卒今樂毅奔趙齊田單[illegible]襲破燕軍盡復齊地

君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註見）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兵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轊折車敗，獨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遂奔即墨。轊，車軸頭也，以鐵籠之，故謂之鐵籠。）乃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燕王讓曰：昔者……[illegible]）

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是爲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惠）王以爲然，乃使騎劫（騎劫，燕將。）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illegible]）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兵，故激怒城中人。（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敎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城中

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攻狄，三月不克，問于魯仲連……[illegible]）

趙封樂毅爲望諸君。（望諸，澤名，在齊……[illegible]）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觀津，縣名，在今冀州武邑縣東南。）數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

田文奔魏之後秦乃與諸侯共伐齊其[illegible]實孟嘗君[illegible]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

其收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全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于趙

田文卒齊魏共滅薛（[illegible]通鑑田文卒下有齊魏共滅薛[illegible]今從之）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

滅之

癸巳三十七年（燕惠王[illegible]）秦白起伐楚拔郢（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楚郢都故城）

（郢城在[illegible]縣東）楚徙都陳（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治見前）

白起攻楚拔巫燒夷陵（楚先王墓也夷陵史記為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

（[illegible]）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于陳秦遂以[illegible]為南郡（今荊州府）封起為武安君（[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明年復取楚巫黔中（[illegible]）又明年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乙未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魏封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為信陵君（信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illegible]）

博[illegible]采[illegible]其大[illegible]非[illegible]喻也

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歸焉

戊戌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即脩武[illegible]）（南陽[illegible]）以和

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城于秦又割溫（即秦所得溫邑在見前）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韓告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斬魏軍首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人于河）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割地）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不可更矣代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投以五木為采[illegible]者梟盧雉犢塞）

（五者之采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餘行食行棊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己亥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黃氏黃國之後戰楚）人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韓魏之卒爲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重世猶再世也）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以兵敵之）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

集…欲矣不吐剛此蘇
…六國之形勢非獨
…已也

（欲從取齊右壤則自西至東皆爲秦地故曰一帶）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 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閼音遏閼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趙奢擊卻之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樂音岳乘平聲人名）皆曰道遠險狹難救奢曰道遠險陜如兩鼠鬭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縣名今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秦人勒兵處）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閒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許歷人姓名）請以軍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奢曰胥後令邯鄲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言能服馬也史記正義曰馬服山在邯鄲西北以山爲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爲國尉（明年秦復攻閼與不拔）

秦以范雎（范音泛雎音雖魏人字叔）爲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姓賈名）賈使于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之諸公子）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雎得出魏人鄭安平（鄭氏安平名）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王稽（王氏稽名）使魏載與俱歸薦之于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穰侯封邑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幸教寡人雎曰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剛壽二邑名剛今兗州府寧陽縣壽今兗州府壽張縣是）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

韓魏中國之處（太智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為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又二年拔邢丘又二年伐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絕太行道城邢丘注見前周赧王內臣戰國屬魏今未審有武安縣有懷縣故志邢丘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南）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穰侯）羋戎（華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應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後遂詐殺戎王於甘泉起兵滅義渠）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所避忌）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于朝臣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為然于是廢太后（以憂卒）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于關外（各令就國穰侯封陶孟康曰陶即定陶今屬曹州府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伐趙齊救趙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太后少子）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左師官名觸龍其姓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胥待也）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衛士之服）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媼（媼老母之稱）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勿使見棄而反趙也）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攻于趙。趙□□陵為長安君行以白記丁趙太后曰

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

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 五十二年。

戊戌 五十三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横卒。完立。是為考烈王。

以黄歇為相。封春申君。

楚子横(注)。黄歇侍太子于秦。聞之。言于應侯曰。楚

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

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

秦王。王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

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注)今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

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變太子衣服

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

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

太子立。以歇為相。封之淮北。(注)

己亥 五十四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注)上黨路絕。(注)降趙。

秦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注)與

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

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于

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

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

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

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顧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得謂非無

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對

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

食之也。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

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注)

王齕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

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

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

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注)

(注)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

也。王不聽。(注)

(注)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如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

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illegible] 趙軍絕食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壬寅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邑見前、皮牢即皮氏。注見前，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去聲天下矣。秦王將王天下也。而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即修武垣雍注見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穿之子，字子順。孔子七世孫。為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斌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人皆以為便。斌曰：何謂也？曰：秦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則可承其敝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於秦，范雎因辱之。范雎既相秦，[illegible] 雎不知 [illegible] 微服往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雎為之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見，乃肉袒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且曰：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使，坐須賈堂下，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奔趙，匿平原君家。秦王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虞卿，遊說之士，為趙上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雎言王稽於秦王，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雎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

[illegible]

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illegible]自薦[illegible]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遂取血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illegible]帥師救趙次于鄴[illegible]公子無忌使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illegible]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

[illegible]

而上首功之國也[illegible]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奈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illegible]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illegible]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于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為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鬭以死于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illegible]在王卧內如姬[illegible]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姬報其父讎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illegible]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illegible]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矯合符鄙疑之亥袖

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晉鄙軍生果自剄

甲辰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秦殺白起

王旣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疾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卽密須國注見前行至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亭白起伏劍處郵亭驛之郵亭也應侯曰起之遷意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于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而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于是信陵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近皇字改爲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飲下趙王以信陵君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仲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名柱卽孝文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湯沐邑名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注見前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積也以異人比財貨言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擧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間言于太子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

請之不韋佯怒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始皇)異人遂
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脫亡
赴秦軍遂歸(趙欲殺異人妻子夫人趙豪家女匿得免子政亦從趙歸之于秦)異人楚
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楚

乙巳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君
武公入秦獻地王卒(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illegible])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史記作[illegible])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
斬首九萬王恐(史記作西周恐[illegible]西周故史記云)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
下銳師出伊闕(見[illegible])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
攻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
秦受其獻歸西周君于周是歲王崩
(附東周君一事[illegible][illegible])
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有得言其事以罪適應侯之意
至是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不懌王臨朝而嘆
應侯請其故王曰[illegible]

皆昨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
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應侯
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illegible]
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
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
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
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
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
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數月免[illegible]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illegible]
況游學于齊三爲祭酒[illegible]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
令況嘗與臨武君[illegible]論兵于趙王(孝成)前王
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民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
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illegible]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
故齊之技擊[illegible]不可以遇魏之武卒[illegible]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illegible]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問爲將況曰號令欲

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也營壘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靜則安重不爲輕動欲疾以速動則疾速不失機宜窺敵觀變謂間諜欲潛以深深藏不隱欲伍以參錯雜敵中知其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欲將惡廢也惡廢罷黜也無怠勝而忘敗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不當吝嗇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于是臨武君稱善陳囂問先生議兵以仁義爲本又何以兵爲哉況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春申君死況廢

秦遷西周公子憚狐聚在今河南汝州東北

周既獻地其民不肯爲秦周秦遂東亡于是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憚狐

戊申東周君二秦昭襄王五十四楚考烈王十二燕王喜二魏安釐王二十四趙孝成王十三韓桓惠王二十齊王建十二年

王郊見上帝于雍

是時天下皆賓于秦魏後至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

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乙巳東周君五秦昭襄王五十六楚考烈王十二燕王喜四魏安釐王二十六趙孝成王十五韓桓惠王二十二齊王建十四年

秦王稷薨子柱立是爲孝文王

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觀喪事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栗氏栗陸氏之後約歡于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今直隸趙州柏鄉縣北有鄗縣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趙將渠將渠燕臣人姓名或云將官渠其名也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又泣諫不從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謂主和也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是年趙公子勝卒

丙午東周君六秦孝文元楚考烈十三燕王喜五魏安釐二十七趙孝成十六韓桓惠二十三齊王建十五年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今屬山東東昌府齊攻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于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於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
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東周君七秦莊襄王元魏安釐王二十四燕王喜六楚考烈王十八趙孝成王十七韓桓惠王二十四齊王建十六年是歲東周亡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封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在今河南汝州西亦名陽人城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遷東周君于
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己卯受命至赧王乙巳凡
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
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成皋滎陽成皋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春秋鄭虎牢滎陽今開封府滎澤縣是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三川注見前今河南府漢更名河南
楚滅魯
先是楚遷魯于莒注見前而取其地至是遂滅魯遷魯君于下邑注見前為家人周公不祀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癸丑秦莊襄二楚考烈十九魏安釐二十五燕王喜七趙孝成十八韓桓惠二十五齊王建十七　甲寅秦莊襄三楚考烈二十魏安釐二十六燕王喜八趙孝成十九韓桓惠二十六齊王建十八年
日食
秦伐魏
秦使蒙驁齊人仕秦為上卿伐魏拔高都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是汲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皆趙處士也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于賣漿家信陵君從之游魏使者至信陵君誡門下勿敢通賓客莫敢諫唯此二人往見曰公子所以重
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
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
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
求援于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
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謂河外三晉在河之南自春秋以黃河以南為河外蒙驁走追至函谷關而還
五月秦王楚卒子政立即始皇帝
政年十三國事皆委于文信侯號仲父
乙卯秦王政元楚考烈二十一魏安釐二十七燕王喜九趙孝成二十韓桓惠二十七齊王建十九年
秦鑿涇水注見為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于秦鑿涇水
自仲山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
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
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渠溉舄鹵之地分涇水東注至今三原縣為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秦王政二楚考烈二十二魏安釐二十八燕王喜十韓桓惠二十八齊王建二十年
趙王丹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北孝成王薨太
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之遂奔魏魏不能
用趙師數困于秦趙王思復得廉頗使使視頗尚可

用。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于楚。

（丁巳　秦王三年，楚考烈十九，燕王喜十一，魏安釐三十三，趙悼襄元，韓桓惠二十九，齊王建二十一年。）

趙以李牧為將。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今宣化府蔚州，趙為代郡，秦因之。）、雁門（今山西代州，趙為雁門郡，秦因之。），備匈奴（夏桀少子淳維，避居北野，殷曰獯粥，周曰獫狁，戰國以後曰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莫古作幕，古者出征為將帥，以幕為府署，故名。），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入塞自守。）。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許之。牧之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卒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單音蟬，于如字。）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魏公子無忌卒。

秦患之，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

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于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戊午　秦王四年，楚考烈二十，燕王喜十二，魏安釐三十四，趙悼襄二，韓桓惠三十，齊王建二十二年。是歲魏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

秋七月，余蝗疫。

先是，秦大饑（在丁巳年），至是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庚申　秦王六年，楚考烈二十二，燕王喜十四，魏景湣二，趙悼襄四，韓桓惠三十二，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胡三省曰：壽陵當在常山，城陽縣以為在常山，非也。），至函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楚考烈王徙都于此。）

朱英（觀津人）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黽通亦作冥，塞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為天下九塞，此其一也。阨音厄。）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許鄢陵見前），其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鬭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衛徙野王。（野王見前）

秦拔魏朝歌（朝歌見前），及衛濮陽（濮陽，衛都，見前。），衛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河內見前）。

癸亥秦王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燕王喜十七年趙悼襄王七年魏景湣王元年韓王安元年齊王建二十七年彗星見

長竟天既而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毐（嫪郎到反毐烏改反嫪毐人姓名也）作亂伏誅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秦王遷其太后于雍（雍見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于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姓名昌平君楚公子也）攻毐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西南秦惠文王所建）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周公子封于茅胙其後因以為氏）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假父囊撲（以囊盛撲擊殺之）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于是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解衣伏質（質與鑕同）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李園殺黃歇

楚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謹舍別為館舍而居之謹謂甚謹也）而進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于棘門（棘門壽春城之門名）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悍立（為幽王）

甲子秦王十年楚幽王悍元年燕王喜十八年趙悼襄王八年魏景湣王二年韓王安二年齊王建二十八年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于道秦王恐其為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封十萬戶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酖鴆鳥出南方食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為呂不韋舍人）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閒耳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

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爲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丁卯秦王十三年楚幽四燕王喜二十一魏景湣九年趙幽繆二年韓王安五年齊王建三十一年 秦伐趙趙以李牧爲大將軍敗秦師于宜安宜安故城在今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秦桓齮[illegible]伐趙殺趙將扈輒扈氏夏有扈氏之後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牧爲武安君。

戊辰秦王十四年楚幽五燕王喜二十二魏景湣十年趙幽繆三年韓王安六年齊王建三十二年 韓遣使稱藩于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illegible]五蠹[illegible]說難[illegible]之等十餘萬言是王使納地效璽[illegible]于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illegible]

辛未秦王十七年楚幽八燕王喜二十三魏景湣十二趙幽繆六年韓王安九年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滅韓虜王安[illegible]十一傳而爲秦所滅

先是韓獻南陽見上秦遣使發卒受地秦使內史周官名秦騰[illegible]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今河南許州[illegible]

壬申秦王十八年楚幽九燕王喜二十四魏景湣十三年趙幽繆七年齊王建三十六年 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頻陽東鄉人伐趙下井陘今縣屬真定府[illegible]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毀牧欲反趙王使趙蔥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癸酉秦王十九年楚幽十燕王喜二十五魏景湣十四年趙王遷八年是歲趙亡[illegible] 秦滅趙[illegible]虜王遷

秦王如邯鄲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蔥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怨者皆殺之王歸王翦屯中山以臨燕。[illegible]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初趙王遷之母故倡也嬖于悼襄王王廢適子嘉而立遷[illegible]遷既爲秦虜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illegible]

[illegible]燕太子使盜刼

[illegible]

秦亡不許秦遂[illegible]代兵進[illegible]入

初丹嘗質于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于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欲報秦王（[illegible]）秦將軍樊於期（[illegible]）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illegible]）丹聞衛人荊軻以（[illegible]）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illegible]）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荊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illegible]）之地圖以獻秦王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私見樊於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illegible]）以試人血濡縷（[illegible]）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illegible]）使入秦（[illegible]）陽（[illegible]）見秦王（[illegible]）圖窮而匕首見軻把秦王袖而持匕首揕之（[illegible]）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

[illegible]

獨秦王大怒益發兵詣王翦于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燕王走遼東（[illegible]）斬丹以獻于秦（[illegible]）

秦（[illegible]）王假降殺之遂滅魏（[illegible]）

秦王賁伐魏（[illegible]）引河溝以灌大梁（[illegible]）三月城壞魏王請降秦殺之而以魏地為郡縣

（[illegible]秦王二十四年[illegible]楚王負芻五年燕王喜三十二[illegible]）秦滅楚虜王負芻

初秦王問于李信（秦將）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illegible]）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illegible]）已而李信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秦師信奔還秦王怒自至頻陽謝翦彊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灞上（[illegible]）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既行又使使[illegible]或謂[illegible]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illegible]不請田宅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illegible]楚人樂之翦堅

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燕項羽之祖也世為楚將封於項故以項為氏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王是遂滅楚置楚郡秦楚郡兼有淮南之地置楚郡治壽春

秦滅燕虜王喜滅代虜王嘉

巳秦王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齊王建四十二年代王嘉六年是歲燕滅代亡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自召公至王喜凡四十三世而為秦滅還滅代虜王嘉

是年王翦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兩浙之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一

秦起始皇二十六年庚辰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二帝十五年

始皇帝

嬴姓伯益之裔非子封秦詳見前名政莊襄王子子楚一名[illegible]

為王遂滅六國并天下

庚辰 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田齊自太公和至王建凡八傳而為秦所滅

初齊王建年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襄王后史氏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卒后勝[illegible]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乎為王乎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之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齊王不聽於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初號皇帝除謚法

王既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秦官丞相一名相國[illegible]御史掌四方文書[illegible]帝號丁是丞相綰[illegible]御史大夫劫[illegible]御史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

廷尉李斯等[illegible]

縣，自上古以來，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illegible]

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illegible]臣等昧死上尊

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illegible]

也。天子自稱曰朕。[illegible]

者，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illegible]追尊莊襄王為

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

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

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illegible]

[illegible]

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是更命河為德水。

[illegible]

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illegible]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于咸陽。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

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

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illegible]

[illegible]郡置守、尉、監。

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illegible]

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

戶。

築宮咸陽北坂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illegible]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

陽北坂上，南臨渭，[illegible]自雍門以東至涇、渭，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

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父，[illegible]遂遊海上，求神仙。

南[illegible]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齊魯儒生[illegible]至泰山下，議封禪。[illegible]

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

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illegible]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

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仙[illegible]

[illegible]人及不死之藥[illegible]

[illegible]是方士徐市[illegible]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

[illegible]始皇還，過彭城，[illegible]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

[illegible]

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

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illegible]韓人張良[illegible]

[illegible]

初，韓人張良[illegible]

及韓亡，良[illegible]

遊[illegible]

力士[illegible]狙擊始皇[illegible]

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

[illegible]

日[illegible]

自[illegible]

是年，命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常居上郡，

統治之。始皇復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

不就。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作阿房宮。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

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illegible]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illegible]宮[illegible]徒刑奴役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記自函關西[illegible]關之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illegible]五萬家雲陽前[illegible]盧生說始皇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決事者悉于咸陽宮[illegible]

[illegible]梁山宮[illegible]始皇[illegible]丞相車騎[illegible]之始皇怒曰此中人[illegible]梁山宮在陝西乾州[illegible]

坑諸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韓客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illegible]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illegible]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于上郡

[illegible]三十六年[illegible]東郡今大名府[illegible]爲石

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illegible]

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illegible]崩丞相李斯[illegible]中官[illegible]詐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及蒙恬[illegible]咸陽胡亥襲位[illegible]是爲二世皇帝

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illegible]望祀虞舜于九疑山[illegible]浮江下渡海渚[illegible]

過丹陽[illegible]至錢塘[illegible]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illegible]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illegible]西至[illegible]不敢言死事[illegible]令中車府令[illegible]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與喪會[illegible]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邱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棺載轀涼

車。臥車也有窗牖閉則溫開則涼故名後因載喪遂以爲喪車。中所至上食奏事
如故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
寵蒙氏恬任外將恬弟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
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
使教胡亥決獄高有罪使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
赦之復其官高旣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詐
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
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
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
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
曰長子卽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舊曰徹侯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漢武諱改曰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
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謀
詐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
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
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長子爲監此天下重
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
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
諸陽周故城在今甘肅陽周縣北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illegible]
都 報胡亥知扶蘇已死卽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
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爲不可不若誅之

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鮑魚鹽魚也。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
惡蒙氏二世遂殺恬兄弟[illegible]大臣是使羣臣不相信[illegible]二世不聽遂殺毅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illegible]積功信於秦[illegible]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呑藥自殺。

九月葬驪山。
下錮三泉錮鑄塞也三泉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
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
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旣已
工匠爲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

壬辰元年。[illegible]

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盡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
從者姓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illegible]
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
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
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

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復作阿房宮

初始皇作阿房宮未成而崩遂罷其役至是二世復營之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起兵于蘄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勝廣乃因天下之愁怨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徇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守丞不戰死遂入據之

大梁人張耳陳餘詣勝勝既入陳耳餘上謁陳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則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

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以周文為將軍將兵西擊秦

少年之起兵從之。

張耳陳餘請兵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周文，陳之賢人，事春申君，自言習兵，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勝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周文行收兵，比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使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

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徹說武臣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降。君若無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使馳騖燕趙之間，則燕趙諸城可無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張耳陳餘怨陳王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又聞周文卻，乃勸武臣自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族武臣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擊秦。陳王從其計，使使者賀趙，趣發兵西入關。耳餘說武臣毋出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武臣以為然，因不西兵，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

九月，劉邦起兵于沛，自立為沛公。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為人隆準龍顏，寬仁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既而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澤中，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

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

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

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

諸侯。（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楚項梁起兵于吳。

項梁，下相人也，（下相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西。）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

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吳中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

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

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

會稽守殷通聞陳勝起，欲發兵應勝，使梁將。梁

請召籍，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於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

自爲會稽守，籍爲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

周市略地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

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

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爲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爲王。廣以其母在趙，不許。燕人曰：楚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自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因之，欲求割地，使者數往，

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

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

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魏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已定魏地，魏人欲立爲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

見。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使車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時魏故

公子甯陵君咎，在陳。市迎之，使五反，陳王

乃遣咎立爲王，而相之。

廢衛君角爲庶人。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二世廢之，衛遂絕。

趙將李良殺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太原，至井陘，遣書招

兵略地良至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起慚其從官從官或請追殺之
良先得秦將書二世招良良心欲反趙未決因此怒
使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
耳目者故兩人得脫收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
歸章邯客或說耳餘曰兩君羇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
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之居信都今順德府信都縣在州東北
章邯等擊破楚軍殺其君勝降呂臣討殺莊賈復以
陳為楚
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秦官司馬欣都尉秦官董翳名佐
章邯擊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

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秦以十月為歲首臘月是之九月陳王至
下城父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城父縣其御莊賈殺之
以降陳王故涓人宮中掃除之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
起新陽攻陳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于碭今江南
[illegible]
秦嘉[illegible]立景駒為楚王
陳王初起時陵人秦嘉銍人
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
鄭布徐人丁疾等

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于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聞陳王
聞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
大司馬殺武平君畔及聞陳王敗秦嘉乃立景駒為楚王
左右校秦官名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英布以罪為黥
還復取陳
英布六春秋六國秦為六縣人嘗坐法黥故曰黥布論輸驪山驪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亡之江
中為羣盜番陽今江西饒州府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
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
將其兵擊秦呂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
陳復為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為廄將主馬官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秦為縣今徐州府令雍齒雍氏之後以國為姓守
豐而之薛魏周市使人招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即反
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在留縣
往從之時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留不去景駒使沛公與秦戰不利
[illegible]
項梁擊景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
子成為韓王

廣陵[illegible]人召平[illegible]為陳王徇廣陵
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命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
嬰已下東陽[illegible]遣使欲與連和俱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兵屬梁及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
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首事戰不利未
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殺嘉駒走
死[illegible]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卒五千人還攻豐[illegible]使項
羽攻襄城[illegible]不下已拔皆阬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

別將會薛計事[illegible]沛公亦往[illegible]居鄛人
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
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
公[illegible]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illegible]
[illegible]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
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illegible]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
王孫心于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
也[illegible]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
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
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

[illegible]魏齊楚救之齊王[illegible]敗死魏王咎自殺
[illegible]
魏使周市求救于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
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
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走楚
齊人立田假為王故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
之
[illegible]王建弟也齊人聞田儋死立以為王田角為相田間
為將[illegible]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illegible]章邯
[illegible]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章邯走而西田榮東歸

[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田榮逐王假[illegible]
[illegible]市為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illegible]
[illegible]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吏去疾自殺斯要斬夷三族以
宦者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
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
道以為督責必則所求得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
敢圖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于道民益駭
[illegible]以私怨殺人恐大臣

高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秦官侍中以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授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高知李斯將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役聚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近縣斯上蔡人與陽城陽夏相近故云傍縣之子猶言子弟也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案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短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邊戍轉轉音注也轉運也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其罪去疾劫自殺斯自以其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斯與子由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誣服

上書自陳前後二世不省高使吏棄去不奏而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傅會遂具斯五刑論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左右趾反之具要斬咸陽市斯出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章邯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

項梁既破章邯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秦縣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聞梁死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已而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號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

楚立魏豹為魏王

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二十城乃立為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本趙鉅鹿秦為鉅鹿郡治漢因之後魏改曰南趙郡今之鉅鹿縣非古鉅鹿也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既破項梁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

耳以趙王走入鉅鹿王離（王翦孫）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illegible]）築甬道數請救于楚楚王問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illegible]）仍以計事大說之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illegible]）諸別將皆屬焉

楚遣沛公西入關。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illegible]）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數敗（[illegible]）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三年楚大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虜王離

宋義至安陽（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安陽城即宋義留兵處）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illegible]）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城中兵少食盡陳餘不敢前張耳數召陳餘[illegible]）十二月羽使當陽君蒲將軍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illegible]）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illegible]）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illegible]）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illegible]）

沛公擊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彭越（[illegible]）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即禹貢大野，在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北，澤最廣大，元末為黃河所淤）中為群盜。陳勝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強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於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聚名。）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落魄，失業無次之貌），為里監門。沛公麾下有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使言于沛公。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生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使將陳留兵以從。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在直隸廣平府……），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漳水注見前）。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不及。至軍，報曰：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章邯狐疑，陰使使羽約，未成，羽遣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漳水津，出孟康），與秦戰，再破之。羽又擊敗之汙水（在臨漳縣西，出武安山，入漳）。邯遂請降，羽乃與盟于洹水南殷墟上，以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將秦軍行前。

沛公入武關。

沛公南攻潁川，略韓地。略南陽，南陽守齮戰，敗走，保宛（今河南南陽府……）。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

從間道還，圍宛。齮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約降。恢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沛公以為然。許之。七月，齮降，封殷侯，以陳恢為千戶。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鹵掠，秦民皆喜。八月，遂入武關。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立子嬰為王。子嬰誅高，夷三族。

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是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與其壻咸陽令閻樂，閻以姓為氏。謀弒二世。二世將祠涇水，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祟，故欲祠涇。齋于望夷宮。高詐為有大賊，令樂發吏卒，至宮殿門，縛衛令。秦衛尉屬掌宮門屯兵，屬有僕射。注見前。殺之。射郎，秦官掌守門戶。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樂與高弟郎中令成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召諸大臣公子，告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漢曰宜春下苑。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受璽。齋五日，高使人請子嬰，子嬰稱病不行。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高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沛公攻嶢關，即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破之。

先是，趙高既弒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彊，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illegible]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在藍田縣東南。擊秦軍，大破之。

[illegible]

楚漢

[illegible]

五星聚于東井[illegible]

沛公至霸上[illegible]

[illegible]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illegible]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illegible]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張良諫[illegible]

[illegible]

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illegible]餘悉除去秦法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illegible]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illegible]羽[illegible]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illegible]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羽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illegible]

有說沛公[illegible]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illegible]盡王沛公從之[illegible]項羽[illegible]至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illegible]攻破函谷關遂至戲[illegible]沛公[illegible]項羽兵四十萬[illegible]在鴻門[illegible]沛公兵十萬[illegible]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illegible]

伯素善張良伯嘗殺人良救之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
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
公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
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
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
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羽鴻門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
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
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

增出使項莊入前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
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
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盾兵器所以捍身入瞋目視羽頭髮
上指目眦盡裂羽按劍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驂乘
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一生彘肩噲立而飲訖
拔劍切肉盡啗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
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
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頃

忽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良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
禮不辭小讓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沛公獨騎噲等步從間行趨霸上
至軍立誅曹無傷留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
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
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
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
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
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
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
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

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羽怨曰懷王者吾
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
帝徙之長沙都郴郴今屬湖南

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爲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
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
王王巴蜀漢中漢中見上都南鄭今屬陝西漢中府而三分關中王三

秦降將以距塞漢，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復分天下之地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有功，為殷王，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黥布為九江王，都六。吳芮為衡山王，都邾。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田都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

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為齊王。

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之國，榮追殺之即墨。彭越在鉅野，有兵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遂自立為三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軍功，廢以為侯，已又殺之。張良逃，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還定三秦。

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亡楚歸漢，坐法當斬，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思歸……

[illegible]

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及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耶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illegible]）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illegible]）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illegible]）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illegible]）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

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秦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illegible]）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illegible]）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丘（[illegible]明年漢兵引水）（[illegible]）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

（[illegible]）項羽弒義帝于江中

羽既使人徙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陳餘自南皮（今縣屬直隸天津府）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illegible]）

〔[illegible]〕往說榮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遣兵
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illegible]〕曰漢王之入關
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強後必屬漢
耳乃走漢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
立以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信韓襄王孫也從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為韓將從漢王
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為韓太尉使略
韓地漢王東出關至陝〔[illegible]〕鎮撫關外父老〔[illegible]〕河
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乃立信為韓王。

漢王都櫟陽〔[illegible]〕

漢王自陝還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
乃復立田假為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
聚畔之〔[illegible]〕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illegible]〕
〔[illegible]〕立榮子廣為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里中社平
為宰〔[illegible]〕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

[illegible]

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不聽
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
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
諸將盡讙〔[illegible]〕周勃〔[illegible]〕灌嬰〔[illegible]〕
〔[illegible]〕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
居家時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
問者行也今有尾生〔[illegible]〕孝已〔[illegible]〕之

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
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
以為資誠臣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
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
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illegible]〕三老〔[illegible]〕
董公〔[illegible]〕遮說〔[illegible]〕曰臣聞順
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
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

[illegible]

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illegible]

[illegible]

漢王以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羽自齊還破漢軍獲漢太公呂后歸

項王聞漢東既已連齊兵[illegible]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外黃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彭越將三萬人歸漢[illegible]漢王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胡陵故城在山東魚臺縣東南至蕭[illegible]大破漢軍漢軍入穀[illegible]及睢水[illegible]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孝惠即孝惠帝及女即魯元公主載以行[illegible]

[illegible]而太公呂后竟爲楚所獲[illegible]時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illegible]漢王間往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illegible]

漢王遣隨何[illegible]使九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謂左右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注見前

漢王收兵至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illegible]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illegible]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illegible]粟[illegible]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illegible] 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illegible] 使者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 [illegible] 何從之漢王大悅

漢韓信虜魏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既從漢王謁歸視親疾 [illegible] 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復

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illegible] 以木罌缻渡軍 [illegible] 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滎陽 [illegible] 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illegible] 三年 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 [illegible]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 [illegible] 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 [illegible] 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 [illegible] 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

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歸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皆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購生得李左車者縛而師事之問以攻燕齊之策 [illegible]

[illegible]

賢良…[illegible]

風而靡，乃遣使報漢，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布歸漢。何謂布曰：大王與楚何為…[illegible]

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

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遂收其兵，與俱屯成皋。布使人至九江，楚已使項伯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illegible]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誰為

籌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偃革為軒，[illegible]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illegible]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夏四月，楚圍漢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項王使！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告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illegible]入關收兵…[illegible]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illegible]）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illegible]）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illegible]）項王燒殺紀信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illegible]）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使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然後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兵宛葉間[illegible]）羽果引兵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illegible]）殺薛公（[illegible]）項王東擊越漢王北是復軍成皋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illegible]）遂圍成皋漢王跳（[illegible]）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illegible]）自稱漢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illegible]）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illegible]）王來大驚即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illegible]）漢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即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illegible]）守白馬之津（[illegible]）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illegible]）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東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illegible]）日乃降項王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且從此以東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從之梁地皆復為楚

漢韓信襲破齊齊王廣走高密（[illegible]）

先是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義帝之處（[illegible]）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於人之過志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

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之
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
而罷守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至平原聞酈
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
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
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從之遂渡河襲破齊
王以酈生爲賣己烹之東走高密使使請救於楚
漢王復取成皋與楚皆軍廣武廣武山名在滎陽北東連滎澤西接汜水
項王之擊彭越戒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戰慎勿與
戰項王已東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

咎怒渡兵汜水汜水源出方山入河漢擊破之盡
得楚國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
武與王聞咎等破亦還軍廣武廣武有二城東西相對
廣武澗
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
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
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
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
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耳願與
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
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射殺之

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敢發因與項
王臨廣武澗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之
曰僕與項王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蜀漢罪一。矯
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
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
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
義帝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
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
乃與公挑戰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
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强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

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皋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
爲齊王敗走信遂定齊地
齊王東走高密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
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
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
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
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
而且遂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乃夜令人爲萬

史046-202

[illegible]

信夜壅沙囊水上流引半渡擊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
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
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田橫聞廣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擊走之[illegible]歸彭越
[illegible]遂定齊地

漢立張耳為趙王

初韓信破趙請立張耳為王以撫其國漢王許之至是
乃立耳為趙王[illegible]

漢立韓信為齊王

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請為假王以
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乃欲自立

邪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
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
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
涉[illegible]往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
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
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去蒯

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
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
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
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
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鄉利而倍
義乎徹因說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
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
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
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為巫

漢立英布為淮南王

漢立布使擊楚布徇九江得數縣[illegible]

漢初為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
庫兵車馬

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illegible]

是月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
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

時漢兵盛食多楚兵罷食絕信又進兵擊之

項王恐會漢遣侯公說項王請歸太公項王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在河南）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

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

太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己亥五年（冬十月是歲西楚亡凡漢以十月為歲首分紀之自此年以下至楚漢之際一年亦以漢紀年）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籍擊敗之

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

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信之立非

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

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

之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垓下（今江南鳳陽府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劉賈入楚地圍壽

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與九江兵迎黥

布並劉賈皆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

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有美人名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

（歌乃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

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從

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縣名在今江南和州）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

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縣故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乃

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隤山（在和州北）

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

嘗敗北遂霸有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

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刈旗乃後死於是

分其騎為四隊四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大呼馳下斬一

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項王欲東渡烏

江（今和州有烏江浦江在今和州東北）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

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自

刎而死（項王死漢封王翳等五人為侯）楚地悉

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為其守

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

公禮葬項王于穀城（在今泰安府東阿縣東北）親為發哀哭之

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初以楚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爲王，故既定楚，尉不降，乃遣劉賈擊虜之。

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已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illegible]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漢 [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劉累之後。[illegible] 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爲有天下之號。[illegible]

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illegible] 諸侯皆曰：大王起微細，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illegible] 漢王三讓，乃於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汜水之陽。[illegible] 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illegible]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illegible] 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

誠恐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閩中今福建福州府治是也）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illegible]乃得食邑[illegible]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illegible]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與北宮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起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功臣有武[illegible]）、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禽也。群臣說服。

召故齊王田橫，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島在今山東萊州府[illegible]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橫謝曰：

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即尸氏）廄置，（置馬以傳驛者名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聞橫死，亦皆自殺。

以季布（[illegible]氏之號）為郎中，斬丁公（[illegible]此丁公[illegible]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髡鉗布為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任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illegible]事見[illegible]）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illegible]）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

婁敬之議固善。公設險以守[illegible]國家所繼之以君子[illegible]若德有可知有德則[illegible]險可恃無德則險遏足以[illegible]其殽函關中斥斥北[illegible]之延[illegible]

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音戹。）其亢（音剛。），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見前。）澠（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illegible]安定北地[illegible]之北與胡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illegible]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illegible]）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

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故楚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于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侯之潁川。至維陽，帝召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故城內長安縣[illegible]，本秦興樂宮，[illegible]修飾之，更名。）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illegible]）會諸侯陳，（[illegible]）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illegible]天子[illegible]，[illegible]特一力士之事耳。[illegible]以為然。[illegible]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眛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illegible]）[illegible]眛自剄。信持眛首謁帝，于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illegible]敵國破，謀臣

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卽墨〔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illegible]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雒陽赦信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諸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鄼〔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鄼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留見前〕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故城在開封府陽武縣東北〕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魏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illegible]〕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illegible]〕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illegible]〕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作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illegible]〕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為楚王〔[illegible]〕兄宜信侯喜〔帝兄仲〕為代王〔[illegible]〕子肥〔帝微時外婦曹氏子〕為齊王〔[illegible]〕

毋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以曹參為齊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illegible]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illegible] 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 [illegible] 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 [illegible] 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illegible] 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侯。[illegible]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illegible] 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群臣皆喜曰：雍齒尚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 [illegible] 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illegible]

秋九月，匈奴寇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毒] 後有所愛閼氏，[illegible] 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於月氏。[illegible] 既而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illegible]

[illegible] 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胡 [illegible] 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 [illegible] 西走月氏 [illegible] 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 [illegible] 是時韓王信于馬邑，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責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氏之別 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通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通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音撮 引繩爲綿 立表爲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明年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 掌賓贊）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illegible]）衛官張旗志（與幟同）郎中俠陛（俠與夾同）大行（官名 [illegible]）更名人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 下傳語告上爲句 [illegible]）於是皇帝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illegible]）諸侍坐者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illegible]）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爲郎（[illegible]）

（[illegible] 叔孫生誠聖人 知當世之要務）

七年（冬十月）帝自將擊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illegible]）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illegible]）白土人曼丘臣王黃（[illegible]）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illegible]）與王黃等[illegible]至晉陽與漢戰漢大破之匈奴敗走已復屯聚時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illegible] 在句注之北 [illegible] 在雁門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

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illegible] 今代州[illegible]）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 在大同府[illegible]）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illegible]）[illegible]冒頓乃解圍去

冒頓與[illegible]期而[illegible]不來疑其[illegible]乃解圍之一角會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illegible]外鄉從解角直出[illegible]罷兵歸[illegible]

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illegible]侯

更封陳平為曲逆侯[illegible]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illegible]

[illegible]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illegible]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為郃陽侯郃陽縣屬馮翊今屬同州府以少子如意為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還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illegible]

蕭何治未央宮[illegible]

[illegible]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長安

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公乘第八爵也[illegible]劉氏冠以竹皮為之高祖為亭長時所冠也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illegible]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河南[illegible]東有強族[illegible]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從之乃徙齊楚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初上從平城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污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事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聞乃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貫高之爲人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先是詔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族郎中田叔孟舒等自髡鉗爲奴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守相。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

令諸侯王皆立廟於其都。

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如意已立爲趙王留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周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爲代相監趙代兵豨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嘗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

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于黃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illegible]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破豨將張春

書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更曰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定代地上攻拔東垣[illegible]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乙巳 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信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illegible]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illegible]

上已聞誅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illegible]自此上心乃安何大說

[illegible]

韓王信與匈奴入居參合漢將軍柴武[illegible]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立子恆為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取山南太原地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為王者皆曰子恆賢知溫良遂立以為代王都中陽徙中都[illegible]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illegible]）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illegible]）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illegible]）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illegible]）至鄭（[illegible]）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

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illegible]）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illegible]）

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illegible]）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illegible]）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illegible]）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illegible]）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爲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魋結箕倨見之（[illegible]）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illegible]）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今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

上因罰行當使者至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宗
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留
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
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
[illegible]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illegible]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illegible]
[illegible]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
[illegible]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
[illegible]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illegible]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illegible]
[illegible]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
天下已定又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
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
[illegible]得罪于布[illegible]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illegible]
[illegible]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

尹曰[illegible]侯嬰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
足怪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
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
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立子長爲淮南王

上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太子客東園公甪里
先生綺里季夏黃公[illegible]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說建成侯呂釋
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君
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呂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
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
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令太
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illegible]
黥布之初反謂諸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

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楚楚與戰徐（僮間[illegible]）其北閒軍敗（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王交走蘄見布遂引兵西。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走長沙王臣（吳芮子）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illegible]）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遙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南長沙王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又召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illegible]）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illegible]

勃斬豨于當城（[illegible]）悉定代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荆王既死無子上患吳[illegible]以荆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相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安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illegible]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illegible]之日自是而後[illegible]書律[illegible]）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史[illegible]）

役謝王下地獨行不為耳……（小注，漫漶）

下相國何廷尉，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而何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何年尊……（小注）也。

□□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胡，言豨等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張勝間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illegible]

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既而平囚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毀噲黨于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

令周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姓秦氏，名越人，鄭人也。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illegible]

[illegible]

一曰[illegible]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

自入謝四月高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

居歲餘死[illegible]

五月丙寅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illegible]陵之北[illegible]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

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

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

給規摹弘遠矣

太子盈即位是為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畏呂嬃讒之乃馳傳先去逢

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illegible]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illegible]

使傅教帝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太后赦釋之并復爵

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illegible]召趙王

[illegible]使者三反趙相周昌[illegible]

如意[illegible]

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illegible]

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

[illegible]遂飲之[illegible]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illegible]

帝[illegible]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

廁中命曰人彘[illegible]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

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春正月城長安

[illegible]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

乃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

欲[illegible]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

[illegible]問知其酖乃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
歸。
冬十月帝還見高祖廟。
隴西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七月，何卒。
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
召參。

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
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者……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治事。使者以問參……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
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
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何奴因謾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欲斬其使
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
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
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
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遺以車駕，
願復使來朝。因獻馬，遂和親。

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搖與無諸皆越王勾踐之後，從諸侯入秦，高帝已王無諸，
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
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冬十月，……
除挾書律。
……長安城……

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illegible]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

通曰人主無過擧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

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

司立原廟[illegible]

宜陽雨血。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參爲相國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良素多病嘗辟穀學道欲輕擧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

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

已彊聽食[illegible]

黃石[illegible]

以周勃爲太尉。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前已罷太尉

[illegible]高帝已崩[illegible]上至是更置太尉

官[illegible]以勃爲之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旣

秋八月帝崩。

[illegible]

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年十五爲侍中謂陳

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乎平曰何解

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

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

矣從之太后哭遂哀呂氏權由此起

九月葬安陵[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illegible]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

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卽位。

[illegible]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

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

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

竟不朝請，十年而卒。乃以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食其不治事，太后不聽，太后多立諸呂為王，食其為左丞相。太上皇曰：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於太后。及為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皆因決事。

太后又怨趙堯為之謀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有德於太后，敖故沛獄吏，常遇呂后之不善者，故太后更德之。遂以為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為漸也。

癸丑，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為魯王。

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偃為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今直隸正定府，本恆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為孝惠子。強立五年卒，以武為淮陽王。

太后立呂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明年，台卒，謚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甲寅 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五行志作羌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

夏五月，太后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王名襄，肥之子，弟章為朱虛侯。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

令章入宿衛，以呂祿女妻之。建成侯釋之之女也。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東牟，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寧海州。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恆山王不疑薨。太后立襄城侯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乙卯 三年，夏，江漢水溢。

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晝見。

丙辰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山王義。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乃幽之永巷中，詐言帝病，久遂甚，不能治天下，且亂，代之。遂廢殺之，立義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 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中國擊滅南海郡王之自爲功也乃自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己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庚申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衛圍守之弗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立太爲濟川王。

太帝子〔小注〕[illegible]

產不之國爲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字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須女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太后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illegible]

夏六月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illegible]乃立兄子祿爲趙王

擅權用事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曰試爲我言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太后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illegible]

秋九月燕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爲燕王

夏江漢水溢。

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

立齊王爲[illegible]中兵使內史祝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王[illegible]齊王因留之[illegible]

[illegible]

遂發兵并將之而西。攻濟南。[illegible]遺諸侯王書陳

諸呂罪。將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產祿聞。使大將

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

破齊。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

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

兵皆罷。

時產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漢縣今屬廣平府]

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商。

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

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爲宜。今太后

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

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

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

祿然其計。[illegible]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

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

月。平陽侯窋[illegible]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令

賈壽[illegible]使從齊來。因[illegible]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illegible]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勃欲入北軍。

不得入。襄平[illegible]侯紀通[illegible]尚符節。乃

令持節矯內[illegible]太尉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將軍印以

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

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曹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

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

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產

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

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

人誅燕王通[時通已之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

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位[是爲文帝]。誅呂后所名孝

惠子殺。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

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

[illegible]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

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母家駟鈞[illegible]虎而

冠[illegible]。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今

見在最爲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

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illegible]稱疾毋往。以觀

其變。中尉宋昌曰。[illegible]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乃命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illegible]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殺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赦天

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恆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豹宮後入漢宮高祖內之後宮召幸之姬曰昨暮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生天子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遂迎立之。

壬戌　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為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薄昭迎太后于代。

立趙幽王[illegible]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紿琅邪王澤留之[illegible]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為燕王琅邪復歸齊

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于是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illegible]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illegible]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

則民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
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
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為太子上
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 氏給通更前根后靜分遠戚氏之 竇是出自寒微少廣其支族以竇為

氏為皇后 后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侍 呂后出宮人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
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少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
厚賜田宅家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
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
氏也乃選長者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
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

陳平所聞侯天子言 似乎然推其源則知此也 竇因以教誨何可稱哉

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為令八十以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
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其馬
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 漢縣屬膠東國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 侯。
帝既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為壯武侯 並從官張武等六人

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
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秦官漢因之掌穀貨
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
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
為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粵，仍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書曰：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于代。高皇帝棄群臣，孝惠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以河南守吳公為廷尉，賈誼為大中大夫。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

平常曰：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後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竟不得續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衞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賈山潁川人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

[illegible]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殺直諫之士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帝嘉納焉

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說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於是始開籍田上親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治盧[illegible]今山東[illegible]長清縣）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治晉陽註見前）揖爲梁王（[illegible]今河南歸德[illegible]）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illegible]城陽濟北[illegible]然後立皇子[illegible]

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堯所[illegible]見前）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illegible]）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爲誹謗此細民

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illegible]

甲子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絳漢縣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辟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祖高祖悔令呂后母之黥布反即封其為淮南王（事具前）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食其弗爭及是入朝（王素驕蹇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之及入見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甘泉宮名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遣丞相灌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

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河南見前）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及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章立歲餘薨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棘蒲今直隸趙州）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遂擬兵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釋之字季堵陽人）為廷尉（廷尉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虎圈在西安府長安縣東北）上問上林尉（上林苑有令有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嗇夫虎圈之吏也）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爲公車令[illegible]

[illegible]

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illegible]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illegible]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當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召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illegible]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如榆莢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文亦曰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設不勝而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者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當是時吳濞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大中大夫鄧通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鄧錢布天下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長書引管蔡以為戒長不悅至是令男子但等與柴武子奇謀以輦車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召至長安丞相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徙處蜀嚴道縣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傳者不敢發封至雍漢雍縣屬扶風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十二年追謚長為厲王

匈奴復與和親。

初[illegible]復故約。帝報書亦遺之繡袷綺衣諸物會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說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初上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

意不自得，渡湘[illegible]以自廣。久之，上思
誼，有服鳥飛入其[illegible]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illegible]
室。[illegible]因問鬼神之本[illegible]之故，至夜半，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
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
[illegible]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illegible]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illegible]

[illegible]

行[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太息者[illegible]
[illegible]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節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墮馬死誼請為梁立後而以淮南地益淮陽帝于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 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昭初封軹侯帝舅也

壬申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 漢縣今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 [illegible] 錯 [illegible] 後以名為氏 潁川人 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 山林積石 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 平原廣野 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 仰高臨下 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 平地淺草可前可後 劍楯三不當一矛鋋之地 萑葦竹蕭 長戟二不當一劍楯之地 曲道相伏險阸相薄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 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矢也 矢道同的 言用矢齊則同中 則匈奴之革笥 以革為笥 木薦 以木為薦如楯 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

史046-232

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註見前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illegible]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

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illegible]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

[illegible]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illegible]

十一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illegible]東潰金隄[illegible]東郡大興卒塞之[illegible]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

鼂錯上言請重農貴粟其略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illegible]

[illegible]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illegible]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

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稅復從其言乃下詔曰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奉吾詔
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
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
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
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
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
移過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
刑已加或欲改過爲善而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
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
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
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是以刑
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
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除之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北邊
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

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赦魏尚復為雲中守 [illegible] 漢雲中郡治雲中縣 [illegible]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illegible] 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illegible] 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illegible]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修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綿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illegible]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illegible]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為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而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見成紀乃召公孫臣為博士

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illegible] 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始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為高第 [illegible] 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帝郊祀五帝于渭陽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各一殿[illegible]各如其帝色[illegible]）夏四月帝親郊見渭陽五帝廟。拜平爲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illegible]）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illegible]）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illegible]）辟光爲濟南王（[illegible]）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illegible]）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立汾陰廟。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人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illegible]）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illegible]）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illegible]）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illegible]）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illegible]）

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illegible]）封關內侯遂以爲丞相。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illegible]

[illegible]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illegible]罷朝嘉坐

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

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

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

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

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illegible]等屯兵備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

[illegible]中所殺略甚眾烽火通于甘泉長

[illegible]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illegible]

張武屯北地[illegible]周亞夫次細柳

[illegible]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illegible]

[illegible]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

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于是上乃使

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上乃按轡徐行至

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為改

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

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illegible]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

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illegible]

[illegible]以振貧民民得賣爵[illegible]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朕聞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者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

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

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

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

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

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illegible]

天下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者以衰布[illegible]

[illegible]

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illegible]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

下至少使[illegible]

霸陵[illegible]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索隱[illegible]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啟即位是為孝景皇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元年冬十月詔高皇帝廟為太祖孝文皇帝廟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illegible]至是令民出田租之半三十而稅一也

減笞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然猶有不全者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illegible]又定箠令[illegible]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illegible]

不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以張歐為廷尉

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illegible]吏民亦不敢大欺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

[illegible]為河間王[illegible]為臨江[illegible]

夏四月太皇太后薄氏崩[illegible]

六月丞相故安侯申屠嘉卒

刑[illegible]内史[illegible]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
九卿[illegible]法令多所更
定丞相申屠嘉之錯以内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illegible]嘉聞錯穿宗廟垣[illegible]
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illegible]至朝嘉請誅上曰
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無罪
嘉罷朝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因歐血而死[illegible]
以[illegible]開封侯陶青爲丞相錯爲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illegible]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熒惑逆行守北辰[illegible]月出北辰間[illegible]歲星逆行天廷中
[illegible]
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illegible]賞賜不可勝道[illegible]
是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
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竇
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
之天下父子相傳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
是憎竇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
驕[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出西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illegible]菑川王賢濟南王
辟光趙王遂反[illegible]
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
京師知其以子故繫責治吳使者[illegible]使人爲秋請[illegible]文帝復
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illegible]唯上棄前過與
之更始於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乃解然以
且日益橫錯數上書[illegible]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
位錯說上曰[illegible]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illegible]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恣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illegible]郡[illegible]
削六縣[illegible]因發謀舉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illegible]

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illegible]

[illegible]齊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

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

發兵住其西界并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

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

書罪狀晁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illegible]

[illegible]梁王遣將軍擊之皆敗還保城守睢陽

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

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

吳楚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

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殺御史大夫鼂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

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

吳反錯以盎嘗為吳相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盎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

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illegible]吳楚反于公意

何如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

不得知乃屏錯[illegible]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賊臣錯擅適[illegible]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

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

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廷

尉劾奏錯曰錯欲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

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

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初錯建議侵削諸侯其父自潁川來謂錯曰人骨肉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吳楚反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illegible]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

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

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

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

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帝默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固留

盎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遯

歸梁夜亡走梁遂歸報

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illegible]

亞夫之將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illegible]

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藍田今縣屬陝西西安府本秦藍田以藍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梁成安人字長孺為梁中大夫）及楚相張尚弟（尚諫楚王戊被殺）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丹徒漢縣屬會稽郡今為江南鎮江府治）保東越越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鏦音楚江反以矛戟撞之也）楚王戊軍敗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為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壬子晦日食

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先是三國（膠西膠東菑川）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路姓中大夫官）（路姓路出黃帝之後以潞為氏）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聞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肉袒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西南）侯韓穨當授金鼓出詔書讀之卬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說梁王曰濟北雖墮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閭太子壽為齊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治盧奴今直隸定州）

帝以將閭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立禮

時封平陸侯為宗正，奉元王後。

戊子 四年夏四月，立子徹為膠東王。

初，栗姬子榮為太子，徹母王夫人。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陽陵作壽陵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自是諸帝皆作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辛卯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怒，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

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大行，官名，掌九儀之制。）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郅都為中尉。（郅都，河東大陽人。）

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

及為中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地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予之。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壬辰 中元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癸巳 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子越為廣川王。

秋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illegible]天子旌旗出蹕入警[illegible]信羊勝

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為漢嗣[illegible]丁遂人朝[illegible]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於關外既朝上疏因留故入則侍[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廢太

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

曰諾罷酒帝以問諸大臣皆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

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

[illegible]以[illegible]亂[illegible]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

秋大臣入見太后言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而使

梁王請[illegible]由此怨袁盎與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盎[illegible]

[illegible]及他議臣十餘人于是

天子意梁[illegible]遣使冠蓋相望於道案梁事捕詭勝

勝匿王後宮內使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辱臣[illegible]

[illegible]犯上禁[illegible]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

夜涕泣[illegible]大王自度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

[illegible]八十[illegible]不[illegible]數行下令詭勝自殺

出之[illegible]

[illegible]

駁梁事不[illegible]上使[illegible]還至霸昌廄

招[illegible]萬年[illegible]見帝曰梁有

之事因[illegible]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

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

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

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

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魯相

為魯相

甲午 三年夏四月地震

[illegible]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

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

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

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illegible]為丞相

乙未 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丙申 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 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今復為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憐之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地震

丁酉 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為大理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 後更為大鴻臚 治粟內史為大農 後更為大司農 將作少府 本秦官掌治宮室 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 本秦官掌列侯 為都尉 後更名右扶風 長信詹事 秦官皇太后官 為長信少府將行 本秦官皇后卿 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 更名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更諸侯丞相為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為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畤 史記封禪書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靈公作上畤下畤祭黃帝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

夏四月梁王武卒 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及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六月匈奴寇雁門至武泉入上郡

匈奴入雁門上郡李廣 成紀人 為上郡太守 廣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 南陽人 為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人惴恐

戊戌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illegible]

八月以御史大夫舍為丞相衛尉直不疑為御
史大夫
初不疑為郎[illegible]
[illegible]
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
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
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
[illegible]
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
[illegible]可以葬者[illegible]
[illegible]不予錢[illegible]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
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illegible]
五月丙戌地動
夏四月詔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
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
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
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
法與盜盜[illegible]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
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五日
十二月晦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
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
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
[illegible]

[illegible]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

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

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illegible]

於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illegible]

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illegible]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民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菑川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端）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脩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illegible]初立[illegible]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為丞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為太尉趙綰（代人）為御史大

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太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推轂言升舉之若推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明堂註見前）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以帛加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illegible]皆有邸于京師）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壬寅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作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至是大明上以安國爲詳恣有材高甚惇重之[illegible]

[illegible]

趙綰王臧下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氏之[illegible]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illegible]太皇太后[illegible]

大怒求得綰臧姦利事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

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爲皆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

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illegible]及四子皆二千石乃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

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

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

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孝謹聞

乎郡國及是綰臧坐文學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

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illegible]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初上之爲太子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

妃及即位妃爲皇后[illegible]

過平陽公主[illegible]

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宮[illegible]陳皇后聞之恚幾死

者數焉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

[illegible]衛氏爲侯家騎奴[illegible]公主以子夫故[illegible]

往篡取之上召爲建章監侍中已而以子夫

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冤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

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於是諸侯王來朝[illegible]

[illegible]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

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圍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illegible]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上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

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

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以法距之爲無虎符也）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苑故秦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丘壽王（吾音虞吾丘氏壽王字子贛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焉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枚皋（枚氏出自官衜枚氏皋字少孺淮陰人枚乘之孽子）終軍（終氏顓頊之後以名爲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中謂朝中外謂公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殿門之外約期如此）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久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夜則投宿休更衣）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之（嘗夜至鄠杜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宿柏谷逆旅主人以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上乃厚賞之）於是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也（阻險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

區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虛讀作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謂馳騁不足之不爲作亦恐傷也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傾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　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　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奔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屬官）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是）大農韓安國出會稽俱爲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略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饒堯也宗刑人之靖征而觀戰書貢敢教也如使越人選寺以逆執事與之卒一不屬而歸難得越天下之旨門資者之謂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一妻曰天下之安挺秦山而四維之以也猶且之也何足以為一日之閒之而須河馬之勞若詩云王猶允塞何方既來道甚人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為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拒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鏦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報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繇邑號音搖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濮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衛大夫有食采于汲邑以為氏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失火縣屬河內郡治懷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郡治洛陽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東海郡治郯縣屬徐州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不苛小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告休假也予告賜告也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育古之勇士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丁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後以邑為氏為將軍屯兵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 二年冬十月始祀五畤李少君以祠灶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illegible]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illegible]一坐盡驚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illegible]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illegible]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illegible]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是歲鴈門馬邑豪聶壹[illegible]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illegible]

及安國更相詰難[illegible]

[illegible]

上從恢議

六月以韓安國為護軍將軍[illegible]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illegible]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illegible]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illegible]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illegible]

然匈奴自是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己酉三年[illegible]夏河徙頓丘[illegible]決濮陽[illegible]

五月河水決濮陽[illegible]東南注鉅野[illegible]通淮泗[illegible]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illegible]

[illegible]

時（宁丑）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鄃故城在今山東平原縣西南）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

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久不塞。（通灌溉指河既決，鄃即無患，故不塞。）

（川之水……禍矣。）

庚戌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字仲孺，父張孟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潁川橫甚，（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賓客居間，遂已。未幾，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飲，夫怒，因嘻笑曰……）蚡大怒，劾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所犯夫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不得告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夫，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為然，令東朝（東朝，太后。）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春，田蚡亦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使視鬼者瞻之……竟死。）蚡卒。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陽……薛歐之孫。）為丞相。

地震。

辛亥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薨。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多得古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德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

[illegible]許成[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正月壬[illegible]因[illegible]中尉

以[illegible]入行合[illegible]

通南夷道為郡（初治[illegible]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僰道今四川敘州府宜賓縣是）

西夷置一都尉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使番陽令唐蒙風[illegible]

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illegible]

[illegible]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illegible]

[illegible]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

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illegible]古為夜郎國漢置[illegible]）

[illegible]夜郎臨牂柯江[illegible]

[illegible]南越以財物役

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

[illegible]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

[illegible]牂柯出其不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

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巴[illegible]入（今四川[illegible]）

[illegible]入遂見夜郎侯多同[illegible]

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illegible]以為道險漢終

不能有乃且聽蒙約還報[illegible]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數

[illegible]人[illegible]相如

[illegible]上使[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得[illegible]賜爹

[illegible]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

[illegible]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illegible]）

[illegible]西南[illegible]

作[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illegible]

后以[illegible]縣勝[illegible]退居長門宮竇太

主[illegible]上[illegible]之初上置酒主家主

見所幸董偃上使之侍飲[illegible]

[illegible]鷄鞠[illegible]狗馬上樂之因為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

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

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illegible]以靡麗奢侈淫[illegible]之

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illegible]）三也

[illegible]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

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

[illegible]引偃從東司馬

門入[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中人大[illegible]定律令

蕩而傷任深文拘守職之吏[illegible]始作見知法[illegible]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illegible]菑川公孫弘對策[illegible]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illegible]是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六年冬初算商車

[illegible]

人可因鄭當時言穿渠為漕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發卒數萬人穿之[illegible]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illegible]遣車騎將軍衛青擊之[illegible]

[illegible]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四將

軍擊之李廣中傷為虜[illegible]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illegible]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illegible]下[illegible]無功唯青斬首虜[illegible]奴[illegible]驍射材力絕人遷至大夫以[illegible]故得出擊有功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illegible]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illegible]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illegible]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illegible]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illegible]

秋匈奴入遼西[illegible]入漁陽雁門敗[illegible]遣衛青[illegible]擊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 [illegible]

[illegible]

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illegible]

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

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illegible]

匈奴入上谷漁陽 [illegible] 遣衛青李息 [illegible]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

長平侯 [illegible] 主父偃盛言河南地肥饒外

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漕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

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

河為固 [illegible]

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 茂陵帝陵邑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

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

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

眥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

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族其族

主父偃貴欲納女于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驕恣又與姊亂[illegible]請治之于是拜偃為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illegible]上聞大怒以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illegible]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illegible]綱紀古訓使永垂後世[illegible]

乙卯 二年以張騫為大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illegible]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illegible]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illegible]得之留十[illegible]得閒西走數十日至

大宛[illegible]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illegible]

大月氏[illegible]大月氏太子為王[illegible]臣大夏[illegible]之心[illegible]騫留歲餘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illegible]匈奴亂乃逃歸帝拜為大中大夫[illegible]人得還

夏六月皇太后崩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寬[illegible]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illegible]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illegible]時上方興功業

丞相，于是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illegible]）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illegible]）因欲誅之以事，請徙黯為右內史。（[illegible]）右內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illegible]）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通典：高闕在陰山西北。）游擊將軍蘇建，（杜陵人，封平陵侯。）彊弩將軍李沮，（左內史。）騎將軍公孫賀，（太僕。）輕車將軍李蔡，（代相。）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河東人。）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裨，小將也。）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為列侯。（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頟侯，公孫賀為南窌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涉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青尊寵于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夏六月，（[illegible]）置博士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illegible]）一歲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illegible]）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illegible]）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胡小王，降漢，封翕侯。）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定襄，（漢郡，治成樂，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霸說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而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

詣行在所，贖為庶人。后姊子霍去病[illegible]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illegible]於是封為冠軍侯。[illegible]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illegible]

六月，置武功爵。[illegible]

詔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illegible]其議為令。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illegible]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illegible]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秏廢。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illegible]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illegible]獲罪於太子遷。[illegible]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illegible]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illegible]安恥之，為反謀益甚。衡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illegible]當入朝，過淮南，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illegible]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illegible]之。且以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如發蒙振落耳。[illegible]會太子遷謀殺漢使，事覺，[illegible]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

[illegible]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所連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illegible]

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賜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illegible]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illegible]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illegible]

復事西南夷。[illegible]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illegible]多善馬，馬汗血。[illegible]其東北則烏孫，[illegible]東則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illegible]其東，水東流注鹽澤。[illegible]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illegible]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騫使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illegible]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illegible]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illegible]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illegible]

乃復事西南夷。[illegible]

[illegible]公孫弘[illegible]以李蔡為丞相，[illegible]為御史大

天

蔡為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決于湯。

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大將軍）擊匈奴，敗之。

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斬首虜，獲其衆，收休屠（音儲）王（匈奴王號，漢初為匈奴休屠王地，今甘肅涼州）祭天金人（金人以為祭天主，今浮屠是其遺象者）之。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過小月氏（注見前），至祁連山，斬首三萬餘級，獲虜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擇驍勇），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不遇合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殺匈奴數千人而軍死者亦過半，故無功。）騫及公孫敖皆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單于怒其數為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遂殺之。）并其衆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illegible]其裨王四人皆為列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間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illegible]漢律[illegible]）？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illegible]）河西（[illegible]）西並南山（[illegible]）至鹽澤空無匈奴矣。（[illegible]）休屠王太子日磾（音低）沒入官，輸黃門（少府）養馬，久之，上游宴見馬，日磾等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日磾姓金氏。

[illegible]年冬，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猶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illegible]）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illegible]

上將伐昆明[illegible]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illegible]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由是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illegible]

得神馬于渥洼水中[illegible]

帝方立樂府[illegible]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illegible]

宦者李延年[illegible]為協律都尉[illegible]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亦以為歌[illegible]

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

丁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illegible]三銖錢[illegible]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illegible]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illegible]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illegible]盜鑄諸金錢者罪皆死[illegible]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illegible]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illegible]又以入其器物又令商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illegible]民有軺車者[illegible]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illegible]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illegible]

道斬首[illegible]去病擊匈奴[illegible]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
封狼居胥山[illegible]登臨[illegible]海[illegible]皆為大司馬[illegible]
[illegible]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illegible]去病出代青出定襄李廣數自請行帝
以為老[illegible]良久乃許之[illegible]以為前將
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illegible]為右將軍曹襄
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出
東道廣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誡不聽廣遂行青度幕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illegible]自環為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
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
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潰圍而去漢發輕騎
夜追之不得[illegible]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
[illegible]燒其城餘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
[illegible]之幕府
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從
[illegible]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illegible]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
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illegible]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
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illegible]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原缺

王族小者乃死是行[illegible]且得可事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illegible]頓足嘆曰嗟乎
令冬月得益展一月[illegible]足吾事矣
[illegible]
溫舒所為非先王教治必以殘賊之效邪
[illegible]以為此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illegible]
[illegible]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
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
而畫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
牛陽不知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甚怪天
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illegible]以求相[illegible]有罪自
[illegible]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錢。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illegible]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illegible]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illegible]爲丞相。

[illegible]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illegible]立[illegible]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illegible]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illegible]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謚曰景桓。[illegible]其後

帝甚悼之，令爲冢像祁連山。[illegible]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illegible]大爲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光祿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初，異以廉直位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說。人有告異它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乙丑元鼎元年。〔因汾陰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是年蓋亦如建元……[illegible]……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illegible]寶鼎之不可以[illegible]元何待追數〕

[illegible]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河東人〕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湯論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蹤〕湯心知謁居所為，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為之摩足。趙王起于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左內史〕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患之。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長史〕皆怨恨湯，〔長史素貴，湯數行丞相事，故陵折之，故怨〕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長安西北故建章宮內〕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郡國各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輸於他處，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illegible]曰：水衡都尉掌上林〕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今肅州，以其水若酒，故名〕武威〔今涼州府武威縣〕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烏孫國名，昆莫王號〕本為匈奴臣，後兵稍

爲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以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持節副使）多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注見前）大夏（注見前）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身毒（注見前）于闐（注見前于闐國在蔥嶺之北今回部之和闐也有河出其南山卽于闐河北流合葉爾羌之路界有河出蔥嶺即蔥嶺河又折而東注于羅布淖爾即古所稱河源在于闐者也）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

西域始通于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南北有大山（南山即南山北山即天山）中央有河（即于闐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爲西域門戶）在今安西府陽關（在今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在葉爾羌西南西河舊事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明一統志蔥嶺高數千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本名樓蘭後更名治扞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傍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illegible]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數千里[illegible]）

大（[illegible]）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後使西域者益多[illegible]乃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張掖敦煌二郡）（張掖今甘州府張掖縣是敦煌郡見上）（[illegible]）

丁卯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注見前）脽上（[illegible]在今山西[illegible]）

（[illegible]）親祠之始巡郡國

先是（[illegible]）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

不答也（[illegible]）其令有司議之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illegible]起如人尻脽故名）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滎陽始巡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同師[illegible]）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但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待攻之[illegible]今將親屬以客禮待之乃[illegible]使通言于神人將上方[illegible]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illegible]賜[illegible]以衛長公主[illegible]妻之[illegible]其後自[illegible]天子將相以下皆[illegible]遂之[illegible]佩六印[illegible]天[illegible]五利[illegible]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illegible]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得大鼎于汾陰

汾陰[illegible]得大鼎于魏脽后土營旁[illegible]河東太守以聞上以[illegible]

[illegible]從七行[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天[illegible]是永[illegible]人公[illegible]漢

得寶鼎與[illegible]

乃爲札[illegible]人奏之[illegible]與[illegible]

之時[illegible]而[illegible]天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爲左內史

觀乃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illegible]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illegible]上由此愈奇寬

己巳 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illegible]

上[illegible]五時[illegible]者七[illegible]西[illegible]乃[illegible]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illegible]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illegible]及五帝[illegible]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illegible]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郊見

南越相呂嘉弑其王[illegible]更立術陽侯建德爲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illegible]將兵討之

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

內[illegible]王是太后與[illegible]

王欲合行[illegible]嘉數諫不聽乃稱

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illegible]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

發會漢使千秋[illegible]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

反下令國中[illegible]又與使者[illegible]將卒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illegible]立明王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

韓千秋兵破數小邑[illegible]越以兵擊千秋

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冬

十月[illegible]伏波將軍路

博德出桂陽[illegible]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

水[illegible]歸義越侯[illegible]為戈船將軍出零陵[illegible]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illegible]

越馳義侯遺別將[illegible]發夜郎兵下牂柯江[illegible]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秋九月嘗酎[illegible]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

周下獄自殺

時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

美式賜爵關內侯金[illegible]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亦莫求從軍[illegible]至酎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illegible]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

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illegible]

時九卿咸宣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庚午　六年冬[illegible]平西羌[illegible]先零[illegible]與匈奴通

合眾十餘萬攻[illegible]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

[illegible]下之[illegible]校尉統領[illegible]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陝破石門[illegible]與伏波俱進至番禺

越[illegible]縱火燒城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

縱令相招[illegible]城中皆降伏波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

人追得之[illegible]南越已平矣[illegible]遂分南越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

者[illegible]已誅[illegible]罪人當擊南越者[illegible]及邛君

君遂平南夷為牂柯郡[illegible]夜郎侯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illegible]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illegible]筰都為沈黎郡[illegible]冉駹為汶山郡[illegible]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illegible]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illegible]將兵討之

初東越王餘善[illegible]以海風波為解[illegible]使南越[illegible]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illegible]吞漢將軍[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之[illegible]乃遣[illegible]出武林[illegible]王溫舒出梅嶺[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illegible]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不幾以式不習文章貶太子太傅

辛未 元封元年[illegible]冬十月帝出[illegible]

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illegible]西河[illegible]五原[illegible]出長城北登單于臺[illegible]至朔方臨北河[illegible]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illegible]乃還祭黃帝冢于橋山[illegible]乃釋兵須如[illegible]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非群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illegible]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illegible]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illegible]復東北至[illegible]

并見前　而還

帝東幸緱氏，[illegible]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illegible]行至泰山，山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山巔。遂東巡海上，禮八神。[illegible]見前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求蓬萊[illegible]仙人者，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illegible]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illegible]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illegible]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illegible]上還坐明堂，[illegible]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為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illegible]至碣石，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管斡[illegible]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illegible]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illegible]

有星孛于三台。[illegible]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illegible]

明年，帝祠五畤，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春，幸緱氏，遂至東萊。[illegible]還，臨塞決河，築宣房宮。[illegible]

公孫卿言見仙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乃遂至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illegible]過祠泰山，還，至瓠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illegible]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illegible]築宮其上，名曰宣防。[illegible]導河北行二渠，注見前。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夏，帝還長安。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公孫卿復言仙人好樓居。上乃令長安作蜚廉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更置甘泉前殿。夏，有芝生殿房內中。詔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朝鮮遣兵襲殺遼東都尉，遣將率兵伐之。

朝鮮在漢時為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

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

荀彘出遼東討朝鮮。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秋，作明堂于汶上。

上欲作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平西南夷，以為益州郡。

初，上使王然于以兵威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乃以為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

以杜周為廷尉。

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是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癸酉 三年冬十二月[illegible]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illegible]）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illegible]）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封浞野侯，（[illegible]）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illegible]）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illegible]）已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悍，乘勝多驕，僕將齊卒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與彘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使人殺王右渠以降。（尼谿，朝鮮地名；參，相之名也。）朝鮮平，以其地為四郡。彘坐爭功棄市，僕贖為庶人。

甲戌 四年夏大旱。

民多暍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上遣郭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巡狩，自江陵而東，至于盛唐，（[illegible]）望祀虞帝于九嶷，（[illegible]）登天柱山，（[illegible]）自尋陽浮江，（[illegible]）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illegible]）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遂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illegible]）

上還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

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謚曰烈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蘇建

嘗責青以不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

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

職而已何與招士

初置刺史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

并[illegible]兗徐青揚荊豫益涼[illegible]

凡十三部皆置刺史以六條察州分行郡國[illegible]

詔舉茂材異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

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

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子 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注見前

上欲通大夏遣使者閒昆明為所殺奪幣物于是赦京

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

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

欲擊之烏孫[illegible]尚漢公主為昆弟乃以江都

王建女細君為公主[illegible]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

亦遣女妻之[illegible]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

[illegible]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歌曰

[illegible]之[illegible]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

[illegible]尚公主公主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

[illegible]其議匈奴詔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

[illegible]

[illegible]大宛左右多[illegible]

丁丑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是年五

月改曆以正月為歲首[illegible]始用建寅

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

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巡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

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illegible]祠后土臨

勃海[illegible]

秋[illegible]

柏梁臺災上還受計甘泉[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 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illegible]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illegible]

夏五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illegible]、太史令[illegible]司馬遷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illegible]兒寬[illegible]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曆。[illegible]

上元[illegible]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illegible]數用五，[illegible]定官名，[illegible]協音律，[illegible]是年為太初元年。[illegible]

秋，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illegible]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illegible]宛王不肯。漢使怒，[illegible]椎金馬而[illegible]。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于是上大怒。諸嘗使宛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illegible]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以往伐宛。[illegible]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illegible]

關東蝗大起，蜚[illegible]至敦煌。

戊辰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秋，浞野侯破奴擊匈奴，敗沒。

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立，[illegible]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illegible]以應之。既而猶以為遠，乃遣浞野侯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illegible]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illegible]因為虜所得，其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illegible]

己卯 三年，春，睢陽侯[illegible]有罪，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之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illegible]國除。見侯纔四人而已。

大發兵從李廣利擊宛殺其王宛出善馬以降

時議者皆願罷宛兵[illegible]匈奴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

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案[illegible]

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illegible]

凡六萬人負[illegible]天下七科[illegible]及載糒給貳師[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貳師復行以兵多所至迎給不下

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illegible]大敗之[illegible]因其城攻

之四十餘日[illegible]宛城中[illegible]決其水源移之宛大困[illegible]宛貴人相與

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

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

且至貳師乃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

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

貴人昧蔡[illegible]與盟而罷兵[illegible]官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人後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

追[illegible]以待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illegible]

侯將士[illegible]而得[illegible]

[illegible]

辛巳 天漢元年[illegible]

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illegible]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

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

之讎[illegible]春秋大之會匈奴呴犁湖單于

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充國等使使來獻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illegible]

俱既至匈奴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

[illegible]長水虞常[illegible]

[illegible]衛律[illegible]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單于[illegible]

[illegible]使律

治之虞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

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

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illegible]

蒼使降者敗宗眾[illegible]欲山[illegible]之勝[illegible]律[illegible]武[illegible]不
當相律[illegible]木[illegible]誰復[illegible]何[illegible]相[illegible]律[illegible]劍
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
義畔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為見[illegible]且
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
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
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
攻匈奴之禍從此始[illegible]白單于愈欲降之[illegible]
不飲食天雨雪武[illegible]
奴以為神乃徙武[illegible]

用白羝與莫通廩食[illegible]羝毛之[illegible]

夏大旱秋

壬午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匈奴

貳師出酒泉擊右賢王斬首虜萬餘級匈奴大圍之貳師
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illegible]與壯士
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illegible]
[illegible]初李廣有孫陵[illegible]騎射愛人
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
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分留于兵貳師軍上曰將惡相
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
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
博德引兵擊匈奴于西河[illegible]詔陵以九月發陵于是出居
延[illegible]至浚稽山[illegible]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illegible]
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
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
戰且引南行斬首三千餘級[illegible]

[illegible]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
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
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
急攻[illegible]在山下[illegible]漢軍南行未至鞮汗
五十萬矢皆盡陵歎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
[illegible]相待[illegible]數千追之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
[illegible]

[illegible]

遣繡衣直指使者[illegible]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據險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群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illegible]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上益怠厭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

夏大旱赦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擊

[illegible]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人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illegible]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髆為昌邑王[illegible]

髆李夫人子也[illegible]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 太始元年[illegible] 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illegible]

丙戌 二年春三月鑄金麟趾班諸侯王

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獲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illegible]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秋穿白渠[illegible]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illegible]首起谷口[illegible]尾入櫟陽[illegible]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

張氏得其鏡歌之日明年何加池陽谷口在故自洪然且既且無長我不泰伏食京師後與之口洞東注見前今二白渠自仲山谷洞而東北出北自沮水上原高陵西縣田上千餘頃

丁亥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

上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注見前浮大海而還

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上使召之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為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充初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惶恐見上叩頭願入錢贖罪凡數十萬上以充為忠直奉法不阿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戊子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石閭還幸建章宮

上幸不其不其山名在琅邪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己丑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後宮及大臣坐誅者甚多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以劉屈氂為丞相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斬充皇后衛氏及太子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甚愛之及長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

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曉之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可以此意諭之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illegible]用法大臣多不悅衛青既卒臣下無復外家為據[illegible]競欲構太子會巫蠱事起[illegible]以江充為使者治其獄[illegible]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數萬人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上又使蘇文等助充[illegible]

子宮[illegible]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當奏聞太子懼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曰前丞相賀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欲如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計不知所出乃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大驚[illegible]丞相璽書[illegible]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illegible]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建章[illegible]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節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illegible]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覆盎長安城東南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illegible]收皇后璽綬后自殺[illegible]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

壺關[illegible]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上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

里一名全鳩湖在閿鄉縣西南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八月發覺
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按殺及于敗
八月地震
辛卯 三年春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匈奴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 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夏六月丞相劉屈氂棄市李廣利降匈奴誅其家
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
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

氂許諾 貳師破匈奴兵于夫羊句山 在漠北 乘勝追
北至范夫人城 城在今喀爾喀 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
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
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
入要功北至郅居水 郅居水在范夫人城北 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
一日殺左大將還至燕然山 今喀爾喀有杭愛山即燕然山也
古燕然山 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
從後急擊之漢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
遂滅
秋 以田千秋……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會高寢郎 高帝陵寢之郎 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 千秋長陵人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
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我輔佐立拜千秋
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 橋即中渭橋 上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注見前
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湧
留十餘日乃還是歲雍縣 注見前 無雲而雷者三隕石

二黑如黳
三月帝耕于鉅定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北 還至泰山罷方士
候神人者夏六月還宮
上耕于鉅定還至泰山修封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
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
也于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
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
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代田分時[illegible]以所力[illegible]之上[illegible]可[illegible]以二[illegible]之地代[illegible]使[illegible]有[illegible]何[illegible]

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illegible]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稍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

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illegible]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畮三甽（秦制二百四十步為畮）歲代處故曰代田[illegible]根苗[illegible]以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秋八月辛酉晦日食

癸巳　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illegible]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誅遂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illegible]）何羅與通矯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皆伏誅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稺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

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illegible]）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illegible]

[illegible]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並拜臥內牀下。[illegible]崩，入殯未央前殿。

太子弗陵即位。

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茂陵。[illegible]

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illegible]

[illegible]

孝昭皇帝

始元元年春二月，帝耕于鉤盾弄田。[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燕王旦謀反，劉澤謀與，皆伏誅。

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以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illegible]旦招徠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殺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illegible]

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illegible]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因光自封之即受印綬一日薨 [illegible]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午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illegible] 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illegible] 食邑 侯

皆以遺詔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至是始受 [illegible]

以宗室劉辟彊 [illegible] 光 劉長樂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時辟彊已八十餘從宗正數月卒。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 [illegible] 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也 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立其子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 [illegible] 匈奴始衰

丁未 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 [illegible] 遣使者祠其處

戊申 四年春三月立上官氏為皇后赦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甫六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倢伃遂立為后以安為車騎將軍。

己酉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自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 [illegible] 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 [illegible] 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illegible]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大夫杜延年[illegible]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于是鹽鐵之議起焉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合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蠻夷降者

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與漢和親[illegible]

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illegible]漢求武等單于詭言武已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貸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illegible]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歌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illegible]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等三人皆拜中郎[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七

漢

孝昭皇帝

辛丑 元鳳元年[illegible]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

[illegible]賜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

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illegible]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慚[illegible]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illegible]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illegible]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illegible]都郎屬耳[illegible]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旦[illegible]旦以語相平[illegible]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illegible]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並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illegible]

[illegible]

癸卯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illegible]

深八尺石為足。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魯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
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者，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
設妖言惑眾伏誅。〔後宣帝立，召弘子為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山〔[illegible]〕，因以為號。及鮮卑山〔[illegible]〕，為二族。
世世為匈奴[illegible]。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東[illegible]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強，遂反。
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
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
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
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
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
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
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illegible]，[illegible]健[illegible]眾何以出是恐
不敢復出兵。[illegible]
[illegible]
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
千秋持重有智，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
[illegible]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illegible]〕
校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
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
馬監傅介子〔北地人〕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
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
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北闕下。立其弟在漢
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遣吏士田其國伊
循城。以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
乙巳　五年夏，大旱。
冬，大雨。
丞相訢卒。
丙午　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丁未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漢儀注：民年七歲至二十，出口賦錢人二十三。〕
[illegible]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
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史046-285

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illegible]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

[illegible]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

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賀昌邑哀王

髆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

吉[illegible]

[illegible]

乃下令曰[illegible]賜吉牛肉酒脯而放縱

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

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

遂[illegible]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

許之數日皆逐去[illegible]

[illegible]

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

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

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

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

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

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昌邑王賀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賀既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

延年[illegible]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

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

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illegible]

[illegible]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

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

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

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

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

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內昌邑羣臣 [illegible]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

尉詔獄 [illegible] 有太后詔召王 [illegible] 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

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

令讀奏曰 [illegible] 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

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illegible] 受璽大行

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

居禁闥內敖戲 [illegible] 召內泰

壹宗廟樂人 [illegible] 悉奏眾樂 [illegible] 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

淫亂 [illegible] 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

書令復讀曰 [illegible] 使使者持節以三

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

事 [illegible]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

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議皆曰五辟 刑也 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

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光送至

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王自

愛 [illegible]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illegible] 國除為山陽郡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illegible] 史皇

孫 [illegible] 生子病已號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

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 [illegible] 丙吉

受詔治巫蠱郡邸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擇謹厚女徒 [illegible] 令乳養曾孫 [illegible]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繫者 [illegible] 一夜到郡邸獄吉

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丙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

之一舉竊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奏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遽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甚說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爲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

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被

初居民間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不受

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昭

已不可謂有殊恩非出
於帝之別為是假權
衛平今益盛成敬者之漸
昭然甚也哉

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壻外孫黨親連體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任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時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陽成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主僦車盜取錢三千萬為家所告自殺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詳見前／此見）

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帝之世鳳凰集者凡八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月集新蔡皆大[illegible]）

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illegible]）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陽夏人）為廷尉正

初帝兼覽上官桀逆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illegible]）

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等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田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祁連將軍范明友度遼將軍韓增前將軍趙充國蒲類將軍田順虎牙將軍）凡十六萬騎分道出使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驅畜產遠遁逃（[illegible]）田順不至期（[illegible]）逗遛不進下吏自殺（[illegible]）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illegible]級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頭以封惠為長羅侯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畜以饑死人民什三畜產什
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
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庚戌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
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即持附子齎入長
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
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
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
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
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薨 [illegible] 以魏相爲丞相 [illegible] 賜爵[illegible]
相[illegible]爲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爲京兆尹
初廣漢爲潁川[illegible]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
筩[illegible]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于
是姦黨散落[illegible]尤善爲鉤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歌

辛亥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
立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
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
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

上以勝霸素有所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
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
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
大議上知勝先生建正言無憚前事 [illegible] 太子太傅年九十
[illegible] 五日
下地節 [illegible]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爲廷尉 [illegible]
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
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疑罪從輕加審

[illegible]

與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定國東海人也父于公為縣獄史 東海有孝婦少寡 [illegible]

癸丑 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謚曰宣成

光病篤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上及皇[illegible]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

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及齊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上善之詔相給事中 [illegible]

甲寅 三年春三月膠東相王成賜爵關內侯

[illegible]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 [illegible] 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illegible]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賢為人質樸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年七十餘 [illegible] 謚曰節侯子

元故使以明經……日……如一……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上方勵精……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

上皆重之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

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

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

是見器重……

大雨雹以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爲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

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

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

陳其職……事理……之名拜爲謁

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

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

聞罷所白處奏皆可

秋七月……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

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

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

軍屯兵池籞……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

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謂不出賦……

以……爲衛將軍諸領……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

兵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爲他官……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

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罷……

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員四人秩六百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

部主之法……之罪

……

其後……文

書盈于几閣……同

而請讞……則予

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

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上書言之……可復

[illegible]不經令治獄吏則不然上下[illegible]多後患故治獄之吏[illegible]人之死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illegible]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利其然[illegible]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illegible]

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

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illegible]

[illegible]

侍郎鄭吉（會稽人）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道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還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illegible]）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久遠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皆賜爵封列侯（[illegible]）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衰絰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月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illegible]）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禹及雲山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illegible]以實告禹山雲驚[illegible]縣官所逐諸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illegible]

[illegible]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發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illegible]等為列侯[illegible]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

光驗與上從容語延壽近古故俗傳嘉民之訟于

吏乘後下一歲裡中所程度耕作乃自殺

九月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其子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丙辰 元康元年夏五月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

數日中考丁是立廟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輒披籍取人

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illegible]
也不以為罪非其行所取也以一[illegible]吏民皆服悉懼
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
以為大吏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貶秩削爵亦必行
[illegible]
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illegible]
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

前將軍韓增舉[illegible]衛候[illegible]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
國客至伊循城[illegible]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
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illegible]
[illegible]
攻劫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
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
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illegible]
[illegible]奉使者[illegible]功效
[illegible]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
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命母養太子封其父
奉光為邛成侯[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
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

稱過使客[illegible]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
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
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擊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
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
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illegible]上與趙充國等
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
相諫曰[illegible]
[illegible]

亦已非師不足致當中今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治高陵見前

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以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望之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上徵望之入守少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即稱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建昌縣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

封丙吉等爲列侯。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

[illegible]

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道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乃下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爲列侯。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中復作之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illegible]

夏六月，立子欽爲淮陽王。張倢伃出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illegible]

[illegible]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illegible]貶秩歸故官

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illegible]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illegible]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illegible]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己未 四年 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是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衛將軍[illegible]張安世卒。

安世[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為人[illegible]，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illegible]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illegible]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illegible]解仇交質。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illegible]往者[illegible]亦先解仇合約，匈奴數誘之，與其[illegible]張掖酒泉地[illegible]匈奴[illegible]更遣使者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illegible]後月[illegible]狼何[illegible]遂使[illegible]以絕漢道[illegible]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illegible]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申 神爵元年[illegible]春[illegible]

求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illegible]）

（[illegible]爲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乃使褒持節而求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襄使褒[illegible]）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illegible]）好神仙，故褒對及之。（[illegible]）褒於京兆尹[illegible]上[illegible]方士的是恐離上方有語。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illegible]娶不用一公九卿之世（[illegible]）日不給而[illegible]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無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羌當用幾人，對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充國奏屯田，詔罷兵。遣將軍辛武賢、（[illegible]）[illegible]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illegible]）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illegible]）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illegible]）先是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illegible]。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幵。充國以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欲捐罕、幵闇昧之

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illegible]）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勑讓充國充國上書陳利害（[illegible]）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皆駭走（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斬獲甚衆遂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破羌將軍為副以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以中郎將（[illegible]）使客諫充國曰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延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illegible]）

（[illegible]）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illegible]）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於是充國又（[illegible]）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

兩從其計[illegible]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

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河湟饑死

者道死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illegible]

[illegible]

其守詔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是秋羌先

零[illegible]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

羌[illegible]充國[illegible]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

[illegible]交車騎馬罷執[illegible]有大戮

二年[illegible]

以張敞爲京兆尹

初敞爲山陽太守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

相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

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illegible]

[illegible]數游敖[illegible]乃不復[illegible]京兆自趙

廣漢後[illegible]數人[illegible]京兆缺求

[illegible]數人[illegible]人

治[illegible]分明[illegible]不

[illegible]以爲令民

[illegible]

丙子三年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illegible]公

以馬[illegible]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貴戚人爲怨又

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法律任中書官寬

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

以法律爲詩書[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官以傳賢[illegible]

[illegible]

道大夫鄭昌[illegible]

之心進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illegible]

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逆臣官以諫

爲名不敢不[illegible]自剄北闕

下[illegible]

[illegible]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降日逐威振

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

始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至渠犂[illegible]）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壬戌 三年春三月丙午高平侯魏相薨諡曰憲

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illegible]）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illegible]）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illegible]）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與長休告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illegible]）

以韓延壽（[illegible]）為左馮翊

初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訐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illegible]）已而遷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illegible]）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illegible]）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illegible]）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illegible]）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illegible]）

癸亥 四年夏四月以潁川太守黃霸賜爵關內侯

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illegible]）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illegible]）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南太守嚴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人名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不肯入府延年[illegible]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海埽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甲子　五鳳（[illegible]）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illegible]殺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illegible]遂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嚮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諡曰定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illegible]遂[illegible]後三人皆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霸材長于治民[illegible]功名損于治郡京兆尹含鶡雀[illegible]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孝武建元元年省太尉）[illegible]將相之官朕之任焉[illegible]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

丁卯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祝詛上求為天子事覺殺女巫以滅口公卿請誅胥[illegible]自殺[illegible]

糴三輔近郡穀以給京師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穰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惲（[illegible]）

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于朝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妄引

言國誹謗當世（謂言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無人臣禮，又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事在……年）惲既失位，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安定太守，西河人）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不可也。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郡。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淮陽王欽（……）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

戊辰 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為淮陽中尉。

……以元成為淮陽中尉，以……

元成嘗稱疾，讓爵于兄。（……）以為河南太守，……欲以感動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巳 二年，立子囂為定陶王，（……）宇為東平王。（東平……）

庚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遣歸，居幕南塞下。

初，五單于爭立，（……）車犁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呼揭、烏藉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犁。（……）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犁敗走。（事在五鳳元年）既而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屠耆兵敗自殺，車犁因東降呼韓邪。（……）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呼韓邪兄右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事在五鳳四年）後閏振單于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侍，（……）之。（……）於是呼韓邪單于來朝，贊……

稱臣而不名。[illegible]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illegible]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精給之。[illegible]單于自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illegible]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後黃龍元年，呼韓邪復來朝。[illegible]

畫功臣于麒麟閣。[illegible]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illegible]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illegible]

[illegible]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illegible]

書法：王氏之[illegible]業。[illegible]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侍太子者，得王政君，[illegible]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于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求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是為狂王，復尚楚主。[illegible]主不相得，狂王失眾。肥王有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遣[illegible]立楚主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illegible]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骨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illegible]

頒

黃龍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illegible]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奭即位。是為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

漢

孝元皇帝

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葬孝宣皇帝杜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考漢書帝才[illegible]

[illegible]元帝[illegible]之信宦者[illegible]許史[illegible]大臣[illegible]為中興之君[illegible]其過亦為基禍之主。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illegible]

三月，立皇后王氏。政君[illegible]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字孝卿。次曼，字元卿。譚，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時，字季卿。[illegible]取傍妻[illegible]與后同母。[illegible]禁為陽平侯。[illegible]

夏六月，大疫。

詔太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為諫大夫。[illegible]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illegible]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上悼之，[illegible]禹至，拜諫大夫。

夫問以政事禹對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
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
時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
輸物不過十笥今正作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
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
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
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以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
使屯田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既衰復屯田其地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更生字子政陽城侯德子後改名向後皆免為庶人
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
舊恩望之前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堪亦前為太子少傅帝任之數宴見言治
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日磾姪安上之子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
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弘恭臣瓚曰漢儀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為中書謁者令百官表中書謁者令僕射署長中書皆屬焉沛人僕射石顯濟南人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
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
因顯白決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以恩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由是更生為宗正望之與堪數薦
名儒以備諫官鄭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
過與白令待詔金馬門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
與待詔華龍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
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
為庶人

二月隴西地震
壞太上皇廟敗城郭室屋壓殺人眾是秋七月地復震
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薦張敞先帝名臣宜傅太子上問蕭望之望
之以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
馮翊會敞病卒
冬帝以蕭望之傅賜爵關內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

騎關內侯食邑前將軍望之史大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丞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請考姦詐辭服遂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謀排許史而專權擅幸不臣謀復冢徵用更使人言變事誣罔不道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散騎中郎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

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元帝　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欲自殺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詔令長子伋嗣爵關內侯時恭已死是歲遂以顯為中書令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諸縣叛珠厓郡民數反自武帝元封元年開珠厓郡

儋耳郡珠厓自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發兵擊之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又叛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兵待詔賈捐之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役不息地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顧遂乘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役之費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堪弟子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元帝　五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名延年武帝時封為周承休侯在今河南汝州界立後為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

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禹以諫大夫遷長信少府數言得失上嘉之

禹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卒以

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戊寅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畤

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民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illegible]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

上自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朔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illegible]

城門校尉諸葛豐[illegible]

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illegible]見合

六

石顯憚堪猛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事諫[illegible]

[illegible]

取信時[illegible]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

乃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興頗巧謂上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即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為國養恩也帝于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之失[illegible]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已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

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初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作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七

[illegible]以韋元成為丞相[illegible]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六月以匡衡（匡以邑為氏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為光祿大夫。

衡為給事中。（衡以明經對策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長安令楊興說史高薦衡為議曹高薦于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設施也）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氣也）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羌反上詔丞相元成等入議右將軍奉世曰西羌近

[illegible]

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羌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以

[illegible]冬十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illegible]故城在河南陽武[illegible]後更為山陽[illegible]王後徙山陽定陶）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漢置尚書四人[illegible]）[illegible]

有三公[illegible]門下尚書[illegible]人[illegible]與宰[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五人皆與劉[illegible]定員[illegible]五人也亦皆其黨排[illegible]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illegible]劉更生[illegible]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illegible]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illegible]帝是其議，至是行之。[illegible]

復從韋玄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illegible]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illegible]

壬午　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傅昭儀[illegible]及濟陽王康愛幸，踰于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illegible]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阼，庶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防，（見元封二年）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illegible]東北入海，[illegible]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于清河靈鳴犢口，[illegible]而屯氏河絕。[illegible]

癸未　建昭元年。[illegible]

冬，帝如虎圈[illegible]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illegible]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於是與馮倢伃有隙[illegible]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illegible]為信都王[illegible]

秋貶魏郡太守京房[illegible]房學易於焦延壽[illegible]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illegible]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illegible]以孝廉為郎[illegible]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擧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之時石顯顓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所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後帝不能退顯與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知房與張博為淮陽王求朝奏[illegible]

淮陽王之舅張博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為[illegible]

[illegible]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illegible]御史大夫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illegible]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初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illegible]不避權貴[illegible]及遷御史中丞[illegible]

[illegible]

輒卑身無不敢妒。欲照宮臣者要如此耶。罷騎備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以此全活。才臣上從之。益甄劣妒之設，逆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昭帝后上官）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酉　三年夏六月，丞相元成薨。（謚曰共。）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在單于庭之西，今吉利吉斯地），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郅駒）

漢遣衛司馬谷吉（長安人）送之。（初元年，郅支求侍子，匡衡以為郅支嚮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至塞而還。吉上書言宜送至庭，許之。）既至，為郅支所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兵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大昆彌治此），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湯曰：……此二國久之必為中國患……兵一舉……此功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進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士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懸藁街。（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十二月……（郅支首……置酒上壽，大赦。）

丁亥　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食。

戊子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

（[illegible]）

于□異□約背□□召□□□□□□使□□人□□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侍中外亦以為中國逸都放縱出為寇害也臣議以為頑于

之意[illegible]日思不知大討天子若使大臣

[illegible]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illegible]

[illegible]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illegible]

[illegible]帝從見[illegible]後帝[illegible]

[illegible]兄大鴻臚野王[illegible]

能第一。帝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乃以

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illegible]

[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好為民[illegible]

[illegible]化

大行[illegible]召父[illegible]為少府[illegible]

[illegible]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

[illegible]者數十萬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陳湯賜爵關內侯。

初，石顯常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

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illegible]」

[illegible]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

道具酒食以過軍。[illegible]延壽湯

[illegible]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

之不決。劉向上疏訟其功[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封

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illegible]射聲校尉[illegible]

五月，帝崩。

六月，太子驁即位。（孝成帝）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後幸酒，樂燕樂[illegible]

而傅昭儀子山陽王康有材藝[illegible]

[illegible]帝數稱之[illegible]駙馬都尉

史丹[illegible]之道，因凡所謂材藝者敏而好[illegible]皇太

子[illegible]是陳惠李微

[illegible]

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

駙馬都尉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帝意感悟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丹噓唏而起，太子遂定。至是即位。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秋七月，葬渭陵。

孝成皇帝

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時顯徙為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不復典樞。丞相、御史乃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在道少府五鹿充宗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及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事在赦前。及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言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失大臣體。于是衡慚懼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由是默默不自安。

立皇子驁為太子……

封舅光祿大夫王崇為安成侯，賜舅王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冬十二月，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天子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居甘泉，祭泰畤於南，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

陽與古殊制宜從置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上從之
既定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偽飾女樂[illegible]及鸞路騂駒
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又雍鄜密上下畤本秦所立[illegible]
不當[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始祀南郊
赦奉郊縣[illegible]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為后[illegible]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
躪長安中大亂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
民上城避水王商[illegible]之曰此必訛言不
宜[illegible]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恨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欲專任王鳳故免嘉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
諫之士
杜欽[illegible]谷永[illegible]對皆以為
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符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昌弟謀篡取昌
事發覺衡徒跣待罪帝命復冠履之已而司隸校尉劾衡多
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終于家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illegible]肥纍二[illegible]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illegible]
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illegible]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
自託乃曰方今四[illegible]大臣有申伯
之忠[illegible]
之亂竊恐陛下[illegible]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誠

宜深察愚言，解偃、駁之忌，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
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延欽
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

秋，罷李寶。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逡，[illegible]都尉。）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注見前。）今既滅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史，議格不行。是歲大雨十餘日，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一縣，水居地深者三丈，壞[illegible]以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人名，非子之後，以名為氏。）調均錢穀存給所灌之郡，（[illegible]）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艘，先勞反。）徙民避水。

大將軍鳳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帝初即位，匡衡奏陳湯在使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以言事不實，（[illegible]）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乃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尉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illegible]外國兵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曰：烏孫兵合，不能久攻，度其計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illegible]）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illegible]中人。）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薦上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illegible]）三十六日隄成，乃改元河平。以延世為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illegible]）

夏四月己亥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于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秋，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illegible]）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

已。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沛郡本秦泗水，漢改曰沛，治相，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鐵飛，劉攽曰：金失其性也。）

夏，楚國雨雹，大如釜。

悉封諸舅為列侯。

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先是，尊因王鳳薦（時南山盜傰宗等為吏民害，校尉傅剛不能禽，故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凡三歲。御史大夫張忠奏尊暴虐，免官。吏民多惜之。湖三老（湖見前。）公乘興等上書訟尊，言：京兆前所希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痛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非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後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illegible]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奔走，[illegible]水波稍卻。[illegible]三老朱英等奏其狀。[illegible]數歲，卒于官。）

乙未三年，春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食。

求遺書。

帝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名雕陶莫皋。）立，（事在建始二年。）因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故設為反問，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上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三月癸丑朔，日食。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王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上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誣罔
詭勿治鳳固爭之乃使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
日發病歐血卒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除國邑詔子
安嗣。
以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illegible]為丞相封安昌侯。
上為太子受論語于禹[illegible]
詔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
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上不許撫待愈厚
遂以為相。
罽賓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illegible]
九千六[illegible]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
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帝放其使者于縣度縣度[illegible]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絕而不通至是復
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罽賓
前親逆節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
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使者承不可得之命送蠻夷之
賈非計也[illegible]
數年而一至云[illegible]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獄殺之
章初為中郎將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及帝立
擢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遷京兆尹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
顓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
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帝召見延問上即位數年無繼嗣[illegible]
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章因對
曰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奉社稷上
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
者也今鳳不內省責反歸咎于定陶王遣之國欲使
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且鳳誣罔不忠非
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阿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
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以私其
妻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
令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開章言拔擢章曰君試
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鳳聞其譏
杜欽令鳳上疏乞骸骨[illegible]上涕泣不食
乃彊起鳳而使尚書劾奏章[illegible]
[illegible]妻子皆徙合浦自是公卿[illegible]

見鳳嘲其節而恐其不自安遂稱病一月賜告露愛風露御史趙善尉王駿諸爲

精而殺自持乞骸骨界歸家奉詔不發免官

以薛宣宣字贛君東海郯人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跡由是入守為臨淮太守遷補御史中丞出為陳留太守及為左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太后從弟為御史大夫。

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施予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太后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疏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

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己亥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商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王鳳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等大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薨譚不肯壹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吉之子為京兆尹。

駿經明行修以陳咸薦為諫大夫雖官至少府欲大用之出為京兆京兆典京師於三輔尤為劇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

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放安世元孫元帝姊敬武公主之子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為妻富平侯為侍中中郎將監長樂屯兵侍中上甚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以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賜甚厚官爲相者[小注 illegible]官屬議其煩碎稱其人謂不稱職也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承明殿在未央宮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等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宿留其聲人備其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後帝使中常侍晁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illegible]

〔癸卯〕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施行也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上竟不忍誅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 班氏楚令尹子文之後況之女 皆有寵上嘗游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列女傳 今有班倢伃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小注 illegible]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于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后坐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久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小注 illegible]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小注 illegible]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小注 illegible]孫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隄[illegible]用故道而穿之

萌將進人以為人失之息河北漢五行志為大

河自殺騎紫言事今見在咒山東平原鬲縣東北

自鉤盤今河數發從不應此故紫所欲開者河之

夫水之逆不可禁公數當從流言馬河在自東不

覆鬴遏勢人河吹古從隄河胡蘇河

馬頰河入海故道猶見前簡絜

徒駭有胡蘇千乘東州南有人之說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

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

姓可哀上遣使者振贍之

冬以趙護河東都尉為廣漢太守討賊鄭躬等平之

先是廣漢鄭躬等黨與因為寇取兵自稱山君事在三年至是

黨與寖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護發郡中及蜀郡兵合

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譚卒上悔前廢之不輔政而薨也乃復詔成都侯商以

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

往時谷永與成之善由是與商親密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大夫劉輔

獄論為鬼薪

上欲立倢伃為皇后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

姊子淳于長為侍中往來通語太后

許之乃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

新聞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

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

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

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

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

奏詔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是辛慶忌等上書谷永俱

上書救輔

上乃徙繫輔共工獄

有詔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于家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新都南陽新野之都鄉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侈

靡子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

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

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其死以託太后及

帝拜為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于是封

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

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

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六月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乃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及紀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每嘉其言常嗟歎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以渭城延陵亭部在今西安府[illegible]爲初陵數年復樂霸陵曲亭南更起昌陵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議從郡國奏徙于昌陵發卒功久不就劉向上書諫曰[illegible]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萬年以罪徙敦煌。

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喜時爲南䜌長[illegible]今爲直隸順德府[illegible]

八月太皇太后崩 宣帝邛成王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卒 謚曰敬

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 子舜嗣爲太僕侍中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已使尚書問永所欲言時帝溺于燕樂皇太后與王商等深以爲憂乃使永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遂其疏對略言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illegible]

[illegible]

上大怒王商恐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侍中張放以罪免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

與女坐[illegible]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illegible]之
伯倢伃之弟[illegible]中常侍[illegible]大夫久疾新起入見上指畫問之
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
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
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
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以輔
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時上諸舅皆害放[illegible]
太后言於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奏放
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入為侍中
復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上璽書勞放然上逼太后下用大
臣故常涕泣而遣之既去璽書勞問不絕[illegible]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
丞相封高陵侯以孔光孔子十四世孫霸之曾孫為御史大夫
太皇太后王氏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illegible]
[illegible]上以過丞相御史遂策免宣為庶人方進左遷執
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
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畤汾陰后土陳寶祠
初帝罷甘泉泰畤事在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illegible]
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
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illegible]不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
嗣令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
倉陳寶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祠祭費用多谷永上

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illegible]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冶變化之
術者皆姦偽欺罔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
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
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所闚朝上善其
言[illegible]
故南昌尉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明尚書穀梁[illegible]
福[illegible]因縣道上變事[illegible]輒報罷至是復
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齊桓

[illegible]

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面引廷爭，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今若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宜時抑損以[illegible]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illegible]

戊申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以何武爲京兆尹。[illegible]

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爲刺史時，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見二千石，後以所察方[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劉向[illegible]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illegible]。[illegible]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illegible]言方今同姓疏遠，外戚專政，上公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終不能用。[illegible]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薨。[illegible]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素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illegible]

田數百頃，以人賤空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丞相司直孫寶子嚴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賞賜前後數千萬。禹內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頃，皆[illegible]上賈。又自治家，奢淫[illegible]。[illegible]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illegible]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illegible]

[illegible]禹後遂不復任，常居[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家。

辛亥，三年春，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illegible]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illegible]帝為子，親定陶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二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illegible]大將[illegible]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illegible]

[illegible]

封其[illegible]為殷紹嘉公。[illegible]

初，元帝時謀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

匡衡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議駁不行至是梅福復
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爲公地各百
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
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爲大司
馬驃騎將軍官[illegible]
不復領以武爲大司空[illegible]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
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
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許后姊孊[illegible]與長私通
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illegible]因孊
賂長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illegible]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
孊每入長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因白之
[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后故免長官不治罪[illegible]
[illegible]爲長求留上疑之[illegible]下獄窮治長具服坐
至大逆死獄中[illegible]

[illegible]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
藥自殺[illegible]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
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
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
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
牧以應古制從之。哀帝建平二年復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議立辟雍[illegible]見未作而罷

犍爲郡[illegible]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

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
以不能具[illegible]爲辭[illegible]以養人爲本如有過
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
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
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
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
未作而[illegible]
[illegible]
向卒

甲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illegible]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

變姓名切責且日加安得但保所遂之幾閣府三百餘人
丞相……皆畏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因方進要之不知所出
令郎賁（音奔）麗（音……）為界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
石（如淳曰……）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
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名衍……楚孝王囂子）梁王（名立……）來朝明日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
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博山……今河南……）

夏四月太子欣即皇帝位（……）

帝初立躬行儉約……宮及宮織綺繡……
……
……
……奴婢益小吏條咳皆由己出朝廷翕
……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成帝善修容儀……若……古今……可……王氏……京平……趙氏亂內外家……位……其……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
后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
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
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侯董宏（……）
……帝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
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
下有司王莽師丹（丹……為太子……太傅……左將軍領尚書事）劾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新立謙讓納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
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
明……陽安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皇太后……）

[illegible]行自一州一邑中何論

三十頃[illegible]

詔劉歆字子駿向少子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九家又有小說家詩賦略五種兵書略凡四種術數略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爲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僊爲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右將軍傅喜傅太后從弟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林字子高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逐曲陽侯王根廢成都侯王況爲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累鉅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爲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間者日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illegible]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

[illegible]

今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涌並爲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士之美者善養不肖之明者善致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議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當字子思平陵人以邑爲氏）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illegible]）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illegible]）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illegible]）至魏郡昭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濬縣西南舊爲河所經）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即太行諸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期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北）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渠首皆卬此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濕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以爲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卒以傅太后故，不得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丁巳，建平元年，春，正月，新成侯趙欽（趙太后弟，[illegible]封。）以罪免，徙遼西。（漢[illegible]遼西郡，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解，[illegible]以邑為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illegible]宮女史，曹姓，宮名。）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上於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耿氏[illegible]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illegible]）

秋，策免大司空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illegible]）段猶（[illegible]）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illegible]），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臣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illegible]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

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書。事下有司，劾丹大不敬。事中申咸、炔欽（[illegible]）上書言：「丹經行無比，[illegible]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illegible]）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師傅陛下哉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綏和元年封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孫與之幼有眚病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而易常性也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見前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諸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參學通尚書以少為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自殺參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無以見先人于地下不忍負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勝字君賓楚人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皆免為庶人徙合浦。

丙辰 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

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如故事是時傅太后以喜附下同上免師丹同心者排逐殆盡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

孔光自以為剛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以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揚氏出周伯僑為晉所滅子孫別為一氏從木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則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且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為帝太后

[illegible]

朱博旣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承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爲成都侯

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帝於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太后丁氏崩（帝母共皇后）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

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待詔黃門夏賀良（[illegible]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illegible]）[illegible]

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illegible]）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玄議之玄許可博旣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幷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一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illegible]今從漢書）以平當爲丞相賜爵關內侯（[illegible]）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强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至是卒

[illegible]

夏四月以王嘉爲丞相（[illegible]）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illegible]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願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

賁以備位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昌師通詩經有賜其後改爲滿)蕭咸(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屬止見前)危山(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瓠山(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瓜故名在今東平州北)石立東平王雲(宣帝孫思王宇子)(后謁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爲南陽太守息夫躬(河內人息夫複姓)(躬字子微)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遂下有司驗治(言使巫祠祭祝詛上爲雲求爲天子以爲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擢寵爲南陽大守躬光祿大夫(先是寵躬皆以告東平王事見賞後下獄鄭躬等以告許官爵誣告誅之)(御批：躬寵告許不得其實而意旨所爲可謂以私等)

戊午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禾稈)或棷(麻幹)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張揖曰聚邑人持一籌相付)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乘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師古曰)

(西王母元后尊者之象行籌者統國家之符實行也人)

三月封傅商爲汝昌侯

上欲封商(傅太后從弟)尚書僕射鄭崇(高密人字子游傅喜薦之)諫(崇傳鄭崇以崇爲尚書僕射數見上曰)

中(?)有黑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死母改嫁鄭翁生男惲惲生業)爲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爲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侍中董賢(雲陽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帝立遷爲郎)美麗自喜上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愛日甚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特選上等而

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爲棺器)珠襦玉柙(師古曰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以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豫以賜賢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義陵旁(義陵哀帝陵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周垣數里鄭崇切諫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昌後爲河內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譖鄭崇免官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會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如順指不違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以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銜滅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夏賈延免。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爲沛郡都尉。毋將姓隆名字君房蘭陵人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爲沛郡都尉成帝時降

爲諫大夫嘗上言宜徵定陶王者因即位上擢之少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致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位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也縣官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強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鉅萬也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非天意也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或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淮陽陽夏人爲于左將軍建平元年免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

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事詳見後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數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略曰孝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多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出女寵耽色之害其言甚切然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張放斥逐就國淳于長榜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輟止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大第使者護作賞賜甚於治宗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

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曰春秋災異以指爲陰道卦之日食推之外家丁傅寵越大司馬衛將軍以下加賜誅以屬下心

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已乃收晏印綬罷歸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躬寵皆坐東平王雲獄侯寵就國於河南河陽

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遣就國之躬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恐有私發其中不以利爲賊傷告其

傅晏均絕嗣後母聖家屬從合浦亦坐前爲妄譖從合浦事俱在元始三年

以鮑宣爲司隸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衆庶所知莫不說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統是時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爲庶人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詔書

[illegible]

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者[illegible]

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illegible]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何爲咀藥而死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有令丞[illegible]吏稍侵辱嘉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以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追諡嘉爲忠侯封嘉子崇爲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鈎止丞相掾史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會者千餘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數月卒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illegible]皆侍中[illegible]寵在丁傅之右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聞光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illegible]爲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說[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願朝[illegible]

上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矣故前世以爲不一

[illegible]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
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懷款乃上世之遺策神靈
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illegible]
之禍書奏上悟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當
賜如河平時[illegible]
且與單于[illegible]
[illegible]
及是大昆彌伊
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於是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
國分為五十餘國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之屬不在此數[illegible]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
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
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

[illegible]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
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
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司馬門下冊收
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
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
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
何武[illegible]公孫祿[illegible]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
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
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太
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衎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
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illegible]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illegible]

後月餘復與孝哀皇后皆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
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 [illegible]
以甄邯爲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遣紅 [illegible]
陽侯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
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
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
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內敬憚之令光
奏立罪惡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呂氏少帝復出太后

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
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
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 [illegible]
遣 [illegible] 于是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
晏 [illegible] 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 [illegible]
而言力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
莽稽首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彭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
退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 [illegible]
以王崇爲大司空 [illegible]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illegible]
時年九歲 [illegible]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 [illegible] 爲大司徒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徙光爲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 [illegible]
戶省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illegible]
孝平皇帝 [illegible]

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白爲太
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夷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令顧獨條光等功 [illegible]
太師 [illegible] 太保 [illegible]
復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號爲安漢公 [illegible]
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illegible] 立東平王開

故上立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

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自今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以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衛寶衛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始免襁褓遠離至親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祀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今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不省母免寶官還家

三月大司空甄豐免夏四月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出衣絹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乞骸罷歸

勝及漢以莽秉政乞骸骨莽令太后策勝

名遷于處。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illegible]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illegible]

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illegible]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願得公女爲天下母太后從之[illegible]

冬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紅[illegible]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illegible]宇非莽隔絕衛氏[illegible]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illegible]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illegible]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illegible]

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illegible]葬之[illegible]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叔父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逼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illegible]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四年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王舜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illegible]新野[illegible]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illegible]

起明堂[illegible]立樂經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illegible]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illegible]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關並[關氏並名關龍逄之後]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苦貢反下開空同]此地宜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淳曰周譜周家譜也]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地又秦攻魏決河灌之[灌 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禹貢錐指據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鶴山曰白祀山即古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事見上莽傳東度大海奉國珍]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也]允谷[在西寧…河北]鹽池[在…]地莽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乙丑 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二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罷至是復]

夏四月孔光卒[諡簡烈]以馬宮為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憂懼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孟康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省中坐置几及是卒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加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甄豐劾閎造不祥穉絕嘉應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於是閎獨下獄誅莽又令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白虎通曰象刑者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前僭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

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肯莽因令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

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槨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民葬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傳太后謚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宮惶懼上書自劾詔以侯就第 莽為[illegible]太子師傅。

冬十二月莽弒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敘加元服吏皆服喪

三年

莽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 [illegible] 列侯四十八人 [illegible]

莽惡其長大且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踐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群臣皆以為宜莽是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重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

漢

孺子嬰

丙寅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illegible]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illegible]廣戚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沛縣。時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安衆，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illegible]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illegible]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群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應之。莽遣兵擊義，義敗，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illegible]上蔡人。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illegible]、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illegible]將軍[illegible]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右輔都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等為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illegible]會群臣[illegible]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illegible]與翟義戰，義敗，死，覽不得信。[illegible]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師古曰弁上加環絰也）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爲主服喪三年

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宗室廣饒侯）見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奏）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illegible]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事發被誅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縣屬廣漢）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爲真天子）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illegible]

[illegible]

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號易其璽綬于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illegible]

莽策命孺子爲定安公[illegible]定安太后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illegible]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職。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莽按符命登用以示神焉乃更漢諸官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又更光祿勳等為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降諸侯王皆為公三十二人王子侯皆為子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陳胡王田敬仲為世祖濟北王安為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媯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于文祖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莽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宜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徐鄉屬東萊劉快膠東恭王子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冬雷桐華大雨雹

庚午莽建國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故廣陽王嘉魯王閔中山王成都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榷酒酤

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周禮有泉府收不售民貨不售則官收之與欲得民所欲得則官出與之莽遂立五均五均謂市司有市有錢府泉府官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貴賤為其市平命定民物不售者以本賈取之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又令民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以其一為貢不自占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取作縣官一歲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illegible]罷斥及諸劉為吏者。[illegible]

孫建[illegible]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

廢，皆罷。[illegible]莽曰：可。嘉新公國師[illegible]等三十二人，皆

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illegible]

定安公后曰黃皇室主。[illegible]

太后[illegible]比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

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

醫往問疾。太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月，雷。

更作寶貨。

莽更作金[illegible]銀、龜、貝、錢、

布[illegible]之品，名曰寶貨。凡五[illegible]六名[illegible]二十八品。[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憒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

大錢五十並[illegible]以之市買。莽乃

下令諸挾五[illegible]不可勝數，於是

農商失業，食貨俱[illegible]

[illegible]

莽將[illegible]自殺。大夫揚雄自投天祿閣。[illegible]

央宮下。莽遂殺甄尋，[illegible]劉棻[illegible]數百人。

莽既以符命自立[illegible]

居攝之前[illegible]後又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illegible]得命封侯，其不[illegible]陳崇白莽，莽遂[illegible]甄子尋復言之[illegible]于劉為京兆大[illegible]嘗為尋書[illegible]遂收捕尋，[illegible]已捕得尋，[illegible]劉秀子棻及丁

隆人[illegible]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時雄方校書天祿閣

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莽聞之，以雄不[illegible]棻及隆等死者凡

數百人。[illegible]初，成帝之世，雄

以奏賦為郎，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時又與董賢同官。莽、

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及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

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故

作太玄[illegible]法言[illegible]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

惟劉歆、范逡敬焉，而桓譚[illegible]以為絕倫。鉅鹿

侯芭師事之。然卒自投閣之後，時人為之語曰：惟寂寞，

自投閣；[illegible]

[illegible]

習焉道所未書加書[illegible]之失[illegible]二家之說成史所載悉不足信今於外戚傳元后[illegible]雖作[illegible]寶從投削宗師為之從其所載[illegible]特[illegible]云天[illegible]辛年七十一者史文誤不免紕繆今書[illegible]事仍其班史文寧了其死則闕之

辛未 三年 始建國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illegible]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illegible]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凡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至帝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咸走出塞[illegible]長安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illegible]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illegible]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擾亂州郡[illegible]

[illegible]北邊虛空野有暴骨[illegible]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illegible]

[illegible]

瀕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illegible]

壬申 四年 始建國 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illegible]邦畿諸侯員千八百附城[illegible]數亦如之以俟有功

燕王延壽、廣陽王嘉，□□元王以下，後漢之□人，犧□□□□

諸公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爲差。［以附庸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者臣之，王者備作者。］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柯大尹。［大尹，猶太守也。］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後漢書音劬挺，西南夷國，今雲南臨安府。］王爲侯，王邯怨怒。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音麗。］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強迫之，乃皆亡出塞，犯法爲寇。於是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

癸酉　始建國五年。［新莽］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墮壞孝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何治［何事也。］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焉耆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殺莽都護但欽，但姓，欽名。後天鳳四年，莽遣五威將王駿等出西域，焉耆詐降，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戌　天鳳元年。［新莽］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拔樹。

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

莽置爲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又倣古爲六服，［□□］總□□□。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立。［□□］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云之婿。］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遣使入相，貪莽賂遺，使賀單于新立，□□□兵

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子登前死（莽前殺順單于登，事在始建國四年），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已而莽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單于，單于貪金幣，詭許之，然寇盜如故。）

乙亥天鳳二年。春二月，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在西安府興平縣）中，走觀者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訛），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憒耗不渫（渫，散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之，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子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爲枯。

夏五月，莽始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凡十五等，僚率一歲六十六斛，以差增之，至四公爲萬斛。）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之數（奉上戶口錢穀簿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爲率，以災害所傷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都官吏（師古曰：都官吏，京師諸官府也）食祿都者，以太官膳羞備損爲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師古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見前）崩，壅涇水，[illegible]。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塞上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丁丑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授諸侯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凡封諸侯，鑿一方如其方之色，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于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illegible]）四色之土，以慰喜封者（師古曰：土有五色，此[illegible]色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

臨淮（漢郡，治徐，故城在今江南泗州）、琅邪（見前）及荊州綠林（山名，在今湖北安陸府當陽）

（盜賊）兵起

莽設六筦（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五均賒貸五錢布六）之令，用富賈督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復下詔每一筦申明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仍，當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禁。臨淮瓜田儀（瓜田姓，儀名）等依阻會稽長州（長州[illegible]），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呂母子[illegible]）。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illegible]），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illegible]）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于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陽張霸、江夏羊牧等起，眾皆萬人。（[illegible]）莽以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illegible]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而姦愈（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illegible]），眾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illegible]）。

莽下書六歲一改元。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下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人皆笑之（[illegible]）。

大募兵擊匈奴。

匈奴寇邊甚（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莽務致須卜當至長安[illegible]）。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illegible]），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貲三十取一（[illegible]），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illegible]）皆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illegible]）。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illegible]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illegible]）

曰巨毋霸……

庚辰（新莽地皇元年）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王路堂即未央宮前殿……）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遣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死者數千人。

收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繫獄。

惲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聞天有順以成德，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會赦得出。（時卜者王況謂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覺，莽皆殺之。）

辛巳（新莽地皇）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原碧考問，具服。莽秘之，殺案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

莽□高廟……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遲氏，商賢人遲任之後）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偷名位（……）；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者……乘傳諸使者，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壬午（新莽地皇）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

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平人）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先是莽以書讓丹[illegible]丹計[illegible]其掾馮衍[illegible]丹不聽[illegible]馮衍字敬通[illegible]）

綠林兵分爲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荊州平林（[illegible]）兵起應之（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illegible]）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匡等進攻隨（隨今湖北隨州）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illegible]戰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

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死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漢侯國後漢改章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東）興復帝室（光武事始此）

初長沙定王發（[illegible]）生舂陵節侯買（[illegible]）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illegible]）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字伯升）仲秀（秀字文叔）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美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於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事見前）秀嘗過穰（注見前）蔡少公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讖記嘗謂其子通（[illegible]）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字季文）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舂陵舉兵相應於是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乃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

白骨凡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
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坐死〕縯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
王鳳陳牧西擊長聚〔秀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在唐
唐子山名〕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棘陽屬南陽郡在今鄧州〕
〔字舞陰新野人〕皆將賓客來會既而與莽兵戰〔甄阜梁丘
賜〕戰不利縯欲攻宛至小長安〔小長安聚名在今南陽府〕平林兵皆欲解去
〔谷〕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縯與秀造其壁
見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悟為諸將言之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
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
民所思者天所與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
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
曰無下江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
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休卒三
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在新野縣〕盡獲甄阜輜重
明年春正月攻阜賜斬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淯陽
〔淯陽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南陽縣〕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星在天為周分〕
〔癸未漢淮陽王更始元年〕漢宗室劉玄立為皇帝〔凡四年〕
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
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

舂陵戴侯曾孫〔玄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
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
從人望南陽豪傑咸欲立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
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諸將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于淯水
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玄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以縯為大司徒秀為太常
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三月秀徇下昆陽定陵郾皆下之昆陽定陵郾城在今許州郾城縣〕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
莽聞更始立大懼〔漢兵立帝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乃遣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
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
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
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
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
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
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
且至城下諸將迫急乃謂秀復為圖畫成敗秀乃皆曰諾時城

中唯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初秀嘗爲舂陵家訟逋租于尤尤見而奇之及是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鬚眉者邪何爲乃如是）尋邑縱兵圍昆陽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衝陷陣車輣有樓車以之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

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出魯陽縣大盂山東北經舞陽至襄城入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邑尤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在今河南寶豐縣）郟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在今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縯曰于更始縯特書名自此始以下書更始）

新市平林諸將以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以爲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illegible]）

成紀（隗[illegible]）起兵以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囂辭不（[illegible]）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

[illegible]

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illegible]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

初述爲清水今鞏昌府清水縣長有能名遷導江莽改蜀郡曰導江卒正治臨邛今邛州[illegible]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衆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爲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衆。

劉望[illegible]稱帝于汝南[illegible]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

故鍾武侯[illegible]劉望起兵汝南遂自立爲天子。嚴尤陳茂自昆陽戰敗後往歸之望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更始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illegible]將精兵數萬以東[illegible]衆無鬭意至華陰回谿[illegible]距隘自守匡曄擊之敗走曄南出閿鄉[illegible]開武關迎漢兵以故析丞[illegible]爲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至頻陽[illegible]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等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皆欲先入城[illegible]

[illegible]

將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illegible]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illegible]

[illegible]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群臣扶莽之漸臺[illegible]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illegible]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之號持諸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呼之或切食其舌

[illegible]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

王匡拔洛陽，（[illegible]）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幘，側革反。武將首飾，漢加其顏題，名之曰幘；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而服婦人衣諸于（[illegible]）繡擁（其物反。[illegible]半臂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復亡歸。（[illegible]）

莽廬江連率李憲（[illegible]）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自稱淮南王。

封劉永為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立，在平帝時坐與衛后家[illegible]，為莽所殺。），孝王八世孫也。（[illegible]）前詣洛陽，更始紹封為梁王（都睢陽）。後永聞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郡，凡十八城。又拜賊帥西防佼彊（[illegible]）、東海董憲（[illegible]）、琅邪張步（[illegible]）

其人，漢兵起，步亦聚眾數千，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皆為將軍，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賜，字子琴。）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求勿反。），志在財帛，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初，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illegible]）

以劉賜為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

十二月王郎(邯鄲人)稱帝于邯鄲

故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秀曰赤眉今在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秀不答去之真定(注見)林于是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詐稱真子輿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育為大司馬參為大將軍)下幽冀移檄州郡(...)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

甲申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今...)以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為長史

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況(字俠游)為上谷太守(更始初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恂大信於況...寇氏為恂...)

王郎起弇聞大司馬在盧奴(注見)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揄(...)之霸慚懷而還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館...不改于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為王以鮪為左大司馬(劉賜...)辭不受與李軼等鎮撫關東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政更始委政于萌日夜飲讌後庭(...)

(...人欲見輒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膳夫皆...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注見)和戎(...)發兵擊邯鄲

故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世孫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晨夜舍(止也)食道傍不敢入城邑至饒陽(...)時天寒烈官屬皆乏食(...)面皆破裂至呼沱河(...)

[illegible]

[illegible]之境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illegible]遇大風雨人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illegible]和戎太守邳彤[illegible]不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以爲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二郡兵發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illegible]民得檄轉相告語[illegible]弟迎秀衆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復響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南擊元氏房子[illegible]皆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illegible]秀擊育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引兵拔廣阿[illegible]

延岑[illegible]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illegible]孝孫更始封爲王擊岑破之

岑起武當[illegible]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illegible]乃屬嘉嘉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illegible]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illegible]于秀秀以復爲將軍[illegible]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擊邯鄲王郎

初[illegible]之亂[illegible]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illegible]就其父況說況以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欲因東約漁陽同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弇約彭寵寵史吳漢蓋延[illegible]王梁[illegible]亦勸寵從秀會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將之攻薊斬郎將趙閎恂自擁陽還與長史景丹[illegible]及

[illegible]

弇將兵與漢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百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秀自勒兵登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為偏將軍加況恂大將軍封列侯 [illegible] 會更始遣尚書令謝躬 [illegible] 南陽人 率六將軍討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

軍邯鄲連戰破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illegible]

[illegible]

更始以大司馬秀為蕭王 [illegible]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 [illegible] 蔡充為上谷 [illegible] 漁陽太守 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

下兵革方始耳公不能辨也歲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

[illegible]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

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各領部曲眾合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不從漢收曾斬之弇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眾 [illegible]

[illegible] 大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

騎案行部陳將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于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衆在射犬（射犬聚在今河南[illegible]）蕭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illegible]）

（[illegible]）

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鄴王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鄴躬還潰等斬之其衆悉降（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赤眉[illegible]攻長安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逄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武關陸渾[illegible]）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illegible]）

秦豐據黎邱（[illegible]）自稱楚黎王（[illegible]）

以自秦木起兵攻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爲王時汝南田戎攻陷夷陵（注見[illegible]）自稱掃地大將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illegible]）

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

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乙酉三年（是年[illegible]六月[illegible]爲更始三年光武即位以後爲建武元年）

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漢縣故城在今[illegible]府鎮原縣[illegible]）

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欲徵隗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歸而去與安陵人弓林（[illegible]）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衆數千人（[illegible]）

更始遣李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逆擊于緜竹（[illegible]）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民夷

皆附今足功曹李熊說述宜行天子事述遂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

朱鮪殺李軼攻溫不陷（[illegible]）馮異敗之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山西澤州府[illegible]）南下成皋以東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曰季文（軼字）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兵馳出移傳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會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矣鮪軍破之遂奔亦渡河擊鮪鮪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盡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凡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illegible]）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系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秀時有望氣者[illegible]舂陵[illegible]鬱鬱葱葱然）莽末起兵（先是莽[illegible]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真人後帝起於白水）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乙酉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illegible]擊破[illegible]上尊號諸將[illegible]）王不許到南平棘（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illegible]）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illegible]）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illegible]）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illegible]）群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鄗曰高邑

長安亂。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掫側鳩切漢書作鄒亭名在鴻門亭北見前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囂時為更始御史大夫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囂亡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特赤眉軍中有齊巫常祠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作賊諸將崇等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復封式侯盆子隨人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欲立盆子以探符為之。遂共立為天子。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恐怖欲啼。盆子寢處俠卿所，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羲之後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勝九世孫為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酇侯。按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衛也元武水神司空水土之官帝以野王令王梁為之。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司徒事。司直者丞相之屬也司直佐丞相舉不法自此以後司徒西都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高陵見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遂進兵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詣獄，聞更始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諸將皆拜，唯丞相曹竟不降。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令，密縣屬河南郡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京部丞主勸農桑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

爲太傅，封褒德侯。

不斷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宛人）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因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封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註見前），遂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格殺廣，以狀聞。帝召見，賜以棨戟，擢任之。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爲之，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爲請）如本約，（樊崇）等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卬等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後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栒邑。（栒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進髮白首，竟至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

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諭之將申屠…欲事將相攻…殺…因反擊更始之使者宗廣以降…皆護軍…斜…見廣并齊更始者男王匡、成丹等至安邑…之誅。）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天水，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鞏昌府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囂歸天水，招聚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范逡（字少卿，河東人）爲師友，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爲祭酒，申屠剛（見前）、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爲治書，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王元（字惠孟，杜陵人）等爲將軍，班彪（字叔皮）之屬爲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隗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爲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

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illegible]）可以保全。不與絕域。乃因趙萌求為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章懷曰。庫氏。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眾推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逛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者承制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illegible]）

丙戌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避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從後不敢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鄉侯陰識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修為楚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伯新野人）郎中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眾事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眾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禹南至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埽除園

陵，敗更始丞相李松。（赤眉攻上郡……）……大破，安定。死者十……

人。（除賊……）

真定王揚謀反伏誅。

揚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揚為主。）以此惑眾，與綿曼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赦幽冀，收揚。純至真定，揚相見，（……）因閉閤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聞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持節徵鮑永、馮衍，衍自……不肯降。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而不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弘字仲子，長安人。）

弘薦桓譚……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遣。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

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寵以是怏怏。幽州牧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頗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又……）取況……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嘉追擊破之。述遂將從關中（今……）……下江州（……）東據扞關（……見前。）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以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

執金吾賈復擊郾尋復與大司馬吳漢擊宛遂進復擊郾破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封賜為慎侯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為恥[illegible]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illegible]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舊故徙置不一今不具註因事附見

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始立以為國三老隨入關族父歙字經孫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歙元氏王終為侍中族兄祉字巨伯舂陵康侯敞之子更始封為定陶王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後徙封趙歙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歙子終為淄川王又封兄縯子[illegible]章為太原王後徙封齊王興為魯王嗣帝兄仲更始二子求歆鯉皆為列侯帝以伯升首起兵及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歿亂兵乃追諡伯升為齊武王仲為魯哀王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過新野聞其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遂納焉既即位遣使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縣今屬河南彰德府自率諸將大破五校于羛[illegible]

陽聚名水經注作[illegible]在內黃縣東并降其眾五萬人先是力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因號檀鄉賊是年渡河與五校合寇魏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馬武擊五樓五幡[illegible]破之一年[illegible]于軹西明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illegible][illegible]富平獲索于平原明年春[illegible]餘黨走至[illegible]復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illegible]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縣見[illegible]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延俱節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illegible]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illegible]降永永封茂為大司馬淮陽王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illegible]在今山東[illegible]亳州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illegible]

[illegible]十縣[illegible]茂彊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illegible]以赤眉十萬眾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陽帝使與嘉舊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為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奉[illegible]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攻破漢軍屯淯陽淯陽故城在今[illegible]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illegible]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

時堵鄉人董訢反宛城執南陽太守劉驎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還堵鄉與鄧奉合（堵音者堵鄉在方城縣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遣侯進屯新安（見前）耿弇屯宜陽（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亥二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詔以爲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皇考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也在見前）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illegible]

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illegible]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張步為齊王。

殺光祿大夫伏隆。隆字伯文，湛之子。

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馳使封步為齊王，并封董憲為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困阨，投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illegible]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堵陽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淯陽。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祜先為奉所執，因之請降。帝憐奉舊功臣，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祜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各稱將軍，[illegible]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illegible]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illegible]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聚名，[illegible]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illegible]

所敗秦[illegible]子[illegible]大[illegible]救[illegible]與[illegible]不[illegible]援[illegible]乃[illegible]其[illegible]出兵[illegible]合[illegible]外[illegible]將[illegible]其[illegible]後[illegible]收[illegible]各[illegible]營[illegible]中[illegible]不[illegible]方[illegible]作[illegible]兩[illegible]出[illegible]兵[illegible]非[illegible]道[illegible]其[illegible]合[illegible]

冬十月帝如[illegible]祠[illegible]十一月還宮

置[illegible]官[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尉

[illegible]府[illegible]縣[illegible]

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隴蜀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略未知所[illegible]何[illegible]長安[illegible]人始起以漢爲名[illegible]以丹青之信[illegible]必[illegible]手自[illegible]乃令歙使[illegible]

議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帝[illegible]以[illegible]

西[illegible]以[illegible]

王莽末天下[illegible]大尹[illegible]能保全其郡[illegible]詩[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故典又少[illegible]臣[illegible]明[illegible]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illegible]援見述盛陳陛衛[illegible]百官[illegible]交之位[illegible]

入[illegible]述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歙送援歸隴右

是冬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illegible]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illegible]公孫述[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合[illegible]使以人[illegible]空[illegible]安[illegible]陳倉[illegible]故[illegible]不克[illegible]縣故城[illegible]今[illegible]府[illegible]

太傅宓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遣岑彭擊秦豐豐拒彭于鄧[illegible]彭擊破之[illegible]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illegible]乃潛軍[illegible]擊破[illegible]進圍黎丘[illegible]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illegible]代彭守之使彭擊甲[illegible]

以書招之戊[illegible]大破之於屯陵戍并得公孫述[illegible]爲其[illegible]

己丑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爲不義侯

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寵[illegible]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旦官屬始覺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盡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好惡反乃爵子密以不義侯為名且以不義爲爵可使也其而可侯[illegible]爲不足勸焉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富平獲索賊于平原因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字細君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萌先爲更始冀州牧後降帝以爲侍中

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

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桀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前世谷永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光洛陽土地最險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遺融書遇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備蘭陵遣蘇茂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卽春秋桃邑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其舊址尚存）帝時在蒙（漢梁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至任城（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見）馳使待吳漢王常等至乃率兵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朐（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將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帝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率其衆降蘇茂東奔張步憲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畢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別于泰山鍾城（城在今府禹城縣漢時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故開圍令其衆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走弇詐致費邑于巨里（城名在今城在歷城縣東）戰斬之復進兵掠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前見）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懼遂將西安歸劇步乃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逆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

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讓步曰王奈何就攻弇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漢縣今屬青州府）弇勒追步兵各歸鄉里齊地悉平（後步叛奔臨淮欲招其故衆入海陳俊追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自魯而如）視之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自比西伯欲稱王鄭興諫而止又欲廣置職位鄭興復諫囂病之而止（囂官屬將欲定官號興曰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今子虎既疾景官又傷肖方殺少作王命淸以威之無不傷）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劉文伯即盧芳人據五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問援卿謂吾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已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以恂能爲羌所憚故以爲封號）囂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而其將王元又勸囂毋專心內事（元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囂然其計申屠剛諫曰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乎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計之囂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延爲九眞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焉任延字長孫宛人）

徵處士周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嚴光（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升字辯卿代郡人）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山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爲光隱釣處）以壽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
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
慚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太原[illegible]以病歸[illegible]海逢萌[illegible]霸字[illegible]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illegible]逢萌天下定乃隱琅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illegible]萌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illegible]及[illegible]依後漢書）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李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
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雒陽於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兵上林苑中）人有上章言
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
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
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事見前）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
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
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illegible]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又聽荊邯之說（[illegible]案兵天水隴九分而有其八[illegible]宜[illegible]以此時發[illegible]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illegible]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illegible]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

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
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
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
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
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是中郎將來歙奉璽書喻囂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之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將欲殺歙王遵諫曰[illegible]隴以[illegible]為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拒隴坻（王元見前）諸將與戰敗績各引兵
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illegible]）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栒邑（[illegible]）祭遵亦破王元于汧（[illegible]）

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臣所為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illegible]）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illegible]）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illegible]）

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illegible]

先是彭寵誅後以伋爲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郭伋字細侯茂陵人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衆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多有所納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日言不當帝旨是[illegible]

以李通爲大司空。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略陽漢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潰囂奔西城胡三省注西城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吳漢引兵圍之。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番須谷名也回中回中見前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曰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雞頭山名在平涼府道牛邯軍瓦亭瓦亭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郭憲字子橫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漢縣後漢屬新平今爲邠州屬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illegible]

先遵從事隴西會見隗囂白子百[illegible]乃西[illegible]遵以[illegible]遂進軍先是帝使來歙招降囂將王遵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略陽圍解帝勞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弟友爲顯親侯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秦州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隴若不平天下何能統一勢不得不望蜀事君不可云得隴望蜀之語若出自帝口何嫌矣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

潁川盜賊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長社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十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序溫氏晉郤至食采于溫其後以邑為氏序字次房太原祁人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谷水水經注作西谷水在今秦州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冀本戎地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於是天水隴西諸郡復反為囂校尉溫序為囂別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污土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并領其營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其後每朝會輒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異與匡等戰且一年遂斬匡等諸將屯長安欲上書言乃將軍異進攻冀破其眾不能拔乃集其軍分兵屯守足為討平諸郡之計

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字君陵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

書最以觀其變深知
隗囂之舞…是以討權
…其機無…而以形
[illegible]殺

聽所親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與抑同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卒于軍。陽夏侯馮異名姓日夏陽侯 異平卒 是侯馮異傳…列二十八將 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今縣名在伏羌縣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後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王元奔蜀案王元後詣…

帝至自長安

乙未 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江關在巴郡魚復縣 荊門山在荊州府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 山在今…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拔夷陵夷道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也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臧宮劉歆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與彭會荊門三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也攻破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船名便小…將…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河池縣屬武都郡今…六月諸將擊破之

述使盜殺監軍使者來歙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環氏…尹之後六月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辯下辯縣屬武都郡在今甘肅階州成縣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衆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廣漢縣屬廣漢郡酈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別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及資中資中漢縣今四川資州又遣將侯丹拒黃石黃石灘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彭使臧宮從涪水上平曲涪水出四川松潘衛平曲地名在今四川潼川府彭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廣都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軍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沅水今作沉水出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胡三省曰平陽鄉在汁邡縣王元舉衆降

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舞陰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泌陽縣

彭所營地名彭亡在眉州彭山縣東北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立廟祠之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揚武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來歙以隴右既平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潰已而歸服徙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援乃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降塞外氐羌皆來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馬成

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

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兵遂與劉尚進逼成都。漢阻江作營，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將謝豐、袁吉將十萬眾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尚……斬謝豐、袁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斬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郫二縣名，屬蜀郡。）與吳漢會于成都。述困急，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字君游，宛人……）說漢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成都城門名。）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二人……）

述降……譙玄以中……述欲聘巴郡譙玄……保忠全高……表李業之閭……乃……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其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

十二月，以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

輿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洛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貶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爲芳所據，後來降，故芳攻之），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及自請朝，帝有詔止之，芳遂內自疑懼，乃復反，與匈奴連兵，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眞定王得（得，故王揚之子。揚被誅，帝憐其謀逆未發，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皆廢，帝復封之）皆降爵爲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齊王興皆爲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注見前）姬常爲衛公。

以韓歆（字翁君，南陽人）爲大司徒。（歆代侯霸卒）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高密，注見前），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固始，本漢寢縣，光武改爲固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府固始縣）；賈復爲膠東侯（膠東，注見前），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殁者皆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帝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笑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顯，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以竇融爲大司空。（馬成罷，復爲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況乃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戊戌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宜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竟不報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歙為大司徒（越王句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歙為汝南太守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已而坐在郡度田不實下獄死（歙世傳伏生尚書死故人及下獄[illegible]）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焉為左翊公（皆郭后出）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京為琅邪公（皆陰貴人出）英為楚公（許美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illegible]吏不肯服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illegible]）[illegible]騎都尉張堪[illegible]擊破之于高柳乃即拜堪為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一路……
之……可以平之時……
……不可爲……也

勸

取殷富可坐致……張公爲政……不可爲

庚子 十六年春二月辛丑晦日食。

秋九月郡國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遣使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辛丑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爲平原太守憙宛人

初憙爲懷令……大姓李子春……

窮詰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病帝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帝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爲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輔後……

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進爵爲王

……公……爲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宮。

壬寅 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

先是交阯……麊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妹徵貳反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

五溪自立為王郤發治寇亂連年至是詔長沙守蒲文
既具單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
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侯劉隆為副擊之援
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
餘黨降之嶠南悉平援既平交阯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
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
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

[illegible]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

癸卯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字伯仁杜陵人安世元孫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大司空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舂陵節侯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妖賊單臣傅鎮等據原武原武今屬河南開封府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以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

[illegible]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illegible]

氏子 裴

陽令董宣[illegible]賜錢三十萬

董宣[illegible]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illegible]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之曰臥虎[illegible]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 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竇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廣平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illegible]]

謚曰忠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illegible]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六月以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為人[illegible]白馬帝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強起之欲以為大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

尚畏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字伯孫，統之子）、竇固（字孟孫，融弟友之子）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巳 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字次孫，遵從弟）擊走之。

先是，烏桓、鮮卑（注見前）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至是，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不敢復窺塞。

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先是，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得都護。帝不許。旋復遣使，為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此始恨。至是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

于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龜茲音鳩慈，國名，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丁未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蔡茂卒，以玉況（姓名，玉音肅。況字文伯，京兆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杜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府是）蠻（盤瓠之後，散居谿谷，今湖南諸地是也）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

倚沅（沅水出貴州黎平府，流經湖南之沅州，入武陵。）郎武陵，肖武陵山人，孫才。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戊申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以次立，至單于輿，行弟口知牙師（王昭君之子）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輿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右薁鞬日逐王（薁，於六反。鞬，居言反。），曰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輿死，子蒲奴立，比益恨，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奉藩稱臣。

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為常德府治。）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弇之弟。）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己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是冬，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一人率眾內屬，詔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烏桓校尉以領之，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

三月戊申晦，日食。

夏，新息侯（漢縣，後漢為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馬援卒于師。詔收其印綬。

援軍至臨鄉（漢縣，今沅州故城，在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蠻兵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三千餘人，蠻皆散走。先是軍次下雋（縣名，屬長沙，故城在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陵縣東，水經注：壺頭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屬武陵郡今湖南澧州安福縣）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事上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嘗賊在臨鄉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搆陷援（初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松父友不答松由是恨之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拜爲零陵太守松由此恨援及是上書搆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字叔陽扶風人）詣闕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諸蠻降之（[illegible]）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均亦憂困均與諸將議欲權承制降之諸將莫敢應均曰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以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遂降均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帝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戊申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縣屬西河郡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

于冬屯，劾況宿留，詔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
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
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

辛亥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
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
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
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

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 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何以書廢后也后以著殊恩特書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為沛太
后。后弟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至是薨。帝
詔郭況子璜尚南陽公主，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之賜，恩禮甚厚焉。

嫌疑之際，
論者予奪。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沛王輔在京師，數修名與招游士。馬援兄子婿王磐
磐，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以游俠名京師，與諸貴戚相友，援戒其是，後果坐事死。有子肅出入
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賓客，大獄
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
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劉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相引，死者以千
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于是諸王俱遣
就國。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
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

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
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
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
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
不勉哉！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
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
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
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

重貢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
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也彪因立稾草並上
帝悉納從之。
癸丑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若
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
敢復言。
夏四月帝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膠東侯賈復卒（[illegible]）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
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
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齊諸田徙園陵以次第為氏因為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為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補淮

陽王醫工長主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大
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漢縣故城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界）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
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梁父山之北。）
上讀河圖會昌符（讖書名）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
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
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
許焉（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張純卒。
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為司空
司徒馮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
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而
記焉。
冬十月以李訢（東萊人）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
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窗十有二戶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

批讖緯以讖諱進其所祖又當其身亦可知然甚為爾介明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遽欲置之重辟甚矣

緜本去平城門二里所 靈臺漢官閣疏靈臺高六丈十二門 辟雍漢宮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水周其外二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 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上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丁巳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憙典喪事會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衞內外肅然 山陽王荊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illegible]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帝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illegible]

太子莊即位 是為孝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原陵 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胡寅曰世祖即位之初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儒吏天下略定雖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儒學之盛[illegible]多賢義之士其所以[illegible]天下亟二百年之久者其在此乎然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讒遂事黜廢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然其仁愛母子親愛之情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衞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謚曰元侯

東海王彊卒（侍中劉方蒼書法嚴六子書 ……）

帝與太后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頭門）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王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擊燒當羌，大破之。（燒當羌自無弋爰劍之後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遂更以燒當為號。）

初，燒當豪滇良（與零集同姓名）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子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武中元二年至是定）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肜討鮮卑，大破之。

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己未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於明堂以配上帝。）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蒼所定冠冕車服制度，又定其樂），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以行事。（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說，備其服章之制……）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老人知天地人三事者……）

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首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

庚申　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丹字少卿，南陽穰人）為司徒，虞延（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為太尉。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

畫雲臺中興諸將之[illegible]……伏波不與[illegible]

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于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隅）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見楚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乃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哀公年間不日食者之不譴也）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illegible]人）官有殊政一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郭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字子廬沛國人）爲司徒伏恭（字叔齊琅邪人）爲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illegible]……給事中）

後漢書宋均傳曰浚遒縣多虎……在九江……渡江東……故先……其言……

壬戌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安豐侯竇融卒諡曰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胡三省注廬江郡有王雒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雄）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違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諡光烈合葬原陵）

以宋均爲尚書令（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爲尚書令之宗均已具前）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其後傳言虎皆渡江而東去（將避湍多蝗蟲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夫自（至近宜爲之）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遷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聞而善之

乙丑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虞延爲司徒趙熹行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屯五原（鄭衆北使單于欲令衆拜衆不肯屈單于圍守閉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衆衆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秋雨水（郡國十四）

始遣使之天竺（注見前）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

（汪克寬曰按漢明帝始求佛法綱目不書朱子所云未及細看者此也今依王氏補書）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戀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心謂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初漢武帝獲休屠王金人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之信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

冬十月壬辰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皆銅印墨綬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對歲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塤音暄箎亦作篪[illegible]和之以娛嘉賓

以丁鴻爲侍中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

初陵陽侯陵陽故城在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于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爲侍中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小雅詩篇名言諸侯來朝天子錫命以寵之也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讀曰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巳十二年春正月哀牢夷內附哀牢今雲南永昌府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後漢書哀牢國傳哀牢之先有婦人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牢山在今永昌府保山縣境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是其

王柳貌率衆五萬餘戶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illegible]

博南故城在今永平縣[illegible]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後漢永昌郡治不韋故城在今保山縣[illegible]

夏四月修汴渠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

浚儀漢縣見前注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

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

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illegible]自大河之所經也不言河者蓋東都洛陽東南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千有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

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

省費役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

迹胡渭曰河徙自周定王時然入海猶是禹河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王景遂因之蓋亦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因河則必用新河也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為司空

庚午　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丹陽郡治宛陵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是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涇縣今屬寧國府

辛未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虞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字[illegible]公宛人為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姦侯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掾陸續等詣廷尉就考諸吏五毒肌肉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陸續字智初吳人時上怒甚

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

吏寒朗（寒姓出周武王子封於寒之後。朗字伯奇，魯國薛人。）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illegible]）

壬申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狩，下邳至魯，幸孔子宅。

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illegible]），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illegible]）。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癸酉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騎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illegible]）。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遂

先是，謁者僕射耿秉（秉字伯初，國之子）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顯親侯竇固、太僕祭肜與議之，乃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彭字伯平，茂陵人）為秉副，耿忠（忠，弇之子）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illegible]）。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illegible]）。固擊呼衍王于天山（[illegible]），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秉擊匈林王（[illegible]），去令居[illegible]千里。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里，得小山，妄言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形坐逗留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illegible]）。

夏五月，司徒邢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眾。

戊午晦，日食。

以王敏（字叔公，扶風人）為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illegible]江南滁州全椒縣[illegible]）。

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封阜陵，食二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擊卻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是不敢向雲中（范後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便之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甲戌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上令百官采取以獻

月司徒彼敏卒三月以鮑昱（字文泉永之子）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梁國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四川茂州）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國名）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犍為郡掾田恭譯而獻之詔下史官錄其歌焉）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按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係于十七年十一月通鑑載在十六年綱目附之今依范書）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

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超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皆曰善）初夜其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乃悅）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莎車王賢攻殺廣德父廣德攻莎車誘賢而殺之）雄張南道（匈奴遣使監護其國）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為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騧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馬至超即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如字）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

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歲至是復通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里秉先擊後王斬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出門脫帽抱馬足降前王亦歸命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字伯宗況之孫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庭州蒲類縣是也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唐庭州在今土魯番北五百里柳中即後漢西域長史所治唐于此置柳中縣東去大哈密千里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創皆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俄而水泉奔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炟即位是為孝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之一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須眾務悉總己之義者也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本西域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今喀喇沙爾地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

[illegible]

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illegible]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illegible]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illegible]臣愚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賑貸饑民。

時京師及兗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貧人，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illegible]

[illegible]

節二千石，物豐約，顧寡選舉。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illegible]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五倫亦上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矣。陳留王子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下？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illegible]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段彭等擊車師，斬首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illegible]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illegible]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illegible]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丁丑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之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曉諭（詔略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

（……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戒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待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之女也（竇勳融之孫尚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恭擊諸未服者斬降

凡十三種數萬人恭以言事忤防（……由是大忤于防）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滹沱石臼河（注見前。石臼河亦曰洨河……東流入滹沱。）

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連年無成帝以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為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廖順陽侯，防潁陽侯，光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欲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合葬顯節陵。）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廼策書加賈貴人王赤綬，（漢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綠綬，今加貴人以王之綬也。）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帝石渠故事，（宣帝。）永為後世則。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illegible]）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求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如擣。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illegible]）義從（胡三省曰：義從，[illegible]）就班超平西域。

初，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illegible]）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illegible]）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

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辛巳 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名輔濟南名康東平名蒼中山名焉王光武子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待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諸王歸國詔留東平王蒼于京師已而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送流涕而別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宋昌七世孫楊姑即明德皇后之外祖母也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字叔敬松之弟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于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桂陽人按之皆承風旨傅致其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既長私相親愛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誣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是冬十月帝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十二月

癸未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謚曰獻范書作憲。今從通鑑從袁紀。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俱明帝陵起縣邑蒼上疏切諫以為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驛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并集覽焉

馬廖防有罪免官就國。

廖質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世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位詔還廖京師竇氏由此益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臣聞

[illegible]紆字文遷下邳徐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以鄭弘為大司農。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本閩越地，後改為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府），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嶠，嶺也），道行是夷通，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爲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修武帝均輸之法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涿郡崔駰字亭伯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廬江人少節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號爲白衣尚書義廬江人安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
爲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
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
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
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
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illegible]之行在歷家所
室不[illegible]命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

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辛未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
于汶上明堂[illegible]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illegible]

王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
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illegible]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丙戌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
稟給如律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遂幸中山遣

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卒

以宋由爲太尉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漏泄省中
之事[illegible]帝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
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未許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爲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超答詞平易分明[illegible]
弗以其言[illegible]故後[illegible]
蠻夷之和好所謂[illegible]之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疏勒地名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僞許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 褒充之子 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夔足矣見呂氏春秋 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章和元年 以嘉瑞屢見故改元 **夏六月以袁安爲司徒** 代桓虞 袁安見前 **任隗爲司空** 隗字仲和光之子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酋迷吾 迷吾羌酋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 北地人 募人鬬諸羌胡 募人間搆諸羌 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漢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 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紆不能制 榆谷在今西寧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丁零 [illegible] 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

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諸王就國省費由不能用）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尚書宋意字伯春均之子上疏曰陛下降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蕃以塞眾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為孝和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陵在河南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懿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

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胡三省曰……日生有命……富貴而能不驕傲者……之有也……以為賢臣近臣……多驕奢或所以蔑義于時垂禍于後者蓋在滿而不足之仁者得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彪字智伯禹之宗）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侯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所敬（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以老病乞骸骨章帝賜二千石奉以終其身）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暢齊殤王石之子武王縯孫）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

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太尉宋由曰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奸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

惡之。于是捕得其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

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時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合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不聽。及是憲

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諸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卽解去。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見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遣賓路諸羌，使相招誘，迷

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谷，衆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為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illegible]

孝和皇帝

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郅壽獄。壽字伯孝，郅惲之子。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誅諫之[illegible]

往衆忠直。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壽將行，公卿請

爭議，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今匈奴遠藏於寒外，欲乘其微弱，[illegible]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illegible]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涿邪山北，今喀爾喀地。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者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于西海上，因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侯，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此蓋封南武陽也。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

[illegible]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

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

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

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

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由是歲

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在燉煌北，去塞五千餘里。大

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

單于上書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夔、司馬任尚將騎出塞擊北

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二年，憲以北匈奴微弱

欲遂滅之，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

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

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封夔粟邑侯。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

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

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

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

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

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

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長陵，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朝臣

上書者……以天子幼弱……及大

臣皆……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至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

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

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

龍論爲城旦。

以班超爲西域都護。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

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辰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

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

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承安內地由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眾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于今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恃遠立無功[illegible]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illegible]

竇氏世上制於憲威[illegible]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 咸為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國家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大道悖乎下效驗見于天此其事之微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十三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婿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illegible]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典諸近池苑[illegible]之鄭眾[illegible]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之[illegible]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以使清河王慶[illegible]王慶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illegible]書夜[illegible]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illegible]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等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逼令自殺[illegible]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宋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任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illegible]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袁安任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以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illegible]彪以老病上還[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其久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illegible]

任烏桓校尉。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

徐傿傿歎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尚

蜀郡太守代訓爲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

小榆谷迷唐遣祖母卑缺詣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解其

譯使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

元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還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聞竇憲誅背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

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

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爲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等奏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

加刑誅帝寢其奏漢禮遂不行

六年春正月後漢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

左賢王師子爲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illegible]

[illegible]師子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

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

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爲宜[illegible]

[illegible]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

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illegible]

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

因發諸郡騎追赴之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恐并誅乃殺安國

[illegible]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初超擊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

犁王汎于京師[illegible]更立元孟爲焉耆王于

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

重譯貢獻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爲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易陽漢縣屬趙國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識之曾孫也。）

夏蝗。（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謚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嫕（嫕於計切）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冤死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為侯（棠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復盛（清河王慶亦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召宋氏悉歸京師擢慶舅皆為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五州雨水。

十一月以劉愷（字伯豫）為郎。

初居巢侯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卒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與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君子不原樂善之心而絕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容之化也詔聽憲嗣徵愷為郎。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秭歸縣屬南郡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東觀漢藏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丕字叔陵扶風平陵人）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居河北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帝令遷入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祉一作社）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掠而去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

[illegible]

人衰耗，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illegible]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冬，詔邊郡出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illegible] 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舉清平，[illegible] 能在其正。至是為司徒。[illegible]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illegible] 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illegible] 上言：[illegible] 犯法者常從此起，[illegible]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illegible] 起，[illegible]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illegible]為金城西部都尉戍之，[illegible] 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illegible]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妒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母鄧朱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illegible]

大水。凡三十州。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illegible] 年老，上書乞歸。[illegible] 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illegible]

詔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illegible] 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illegible] 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illegible] 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illegible] 及是立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illegible]

以徐防爲司空。防字謁卿，沛國銍人。

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衆爲鄛鄉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秋九月南巡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以

閣之以爲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觸犯死亡之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爲孝殤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群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卒渙字稚子廣漢郪人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及卒百姓市里不流涕爲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將覽令丞廉吏治修之節者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漢令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封兄勝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賀善貴人生和帝早薨其姊收撫養之又尊為大將軍始終不遠相用事遂為東

崩年之十。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耿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祀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掖庭宮人犯罪者皆免為庶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其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職官志儀同三司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書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崩 後漢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多張墾田覈增戶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

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是為孝安帝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詔檢敕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凡六州。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也。秘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冬十月大水雨雹。凡四州。

隕石于陳留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冢旁。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左姬，帝母，小妃也。安帝生母也。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丁未 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為南部為蜀郡屬國都尉。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先是，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之。至是封騭及諸弟皆為列侯，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

五月，以侍中魯恭為司徒。恭再上疏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言：「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人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數攻都護任尚，尚上書求救，詔以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至河西，而段禧為都護，詔慬留屯。朝議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於是罷之。

先零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擊之。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種愈驚，同時奔潰。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

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像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討之[illegible]

秋九月以淫雨水災免太尉防司空勤。[illegible]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illegible]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illegible]

鄭衆蔡倫皆乘勢擾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illegible]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二年春遣使案行振貸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受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四月太后親錄囚徒

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戰大敗詔還騭留尚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illegible]

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illegible]

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先零別種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參以金城羌寇三輔，詔引兵赴擊，遂破走之，羌遂退散。）

徵鄧騭為大將軍。

詔鄧騭還京師，留任尚屯漢陽，詔拜為大將軍。旣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地震（郡國十二）。

己酉 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司徒魯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恭自有擇，何倚二公之舉。）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及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反。（通鑑係于六月，今依范書紀。）

十二月地震凡九郡國。

有星孛于天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并涼大饑人相食。

庚戌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不合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復徙三輔。）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事在三年。）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法雄為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海，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遼東海島。已乏食，東萊抄掠。明年，雄破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言于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

以慰安之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寇平之

鄧騭以其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扶風人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慬等屢破匈奴兵連營稍前單于惶恐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羌寇遣兵寇褒中注見前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郡國九

夏旱司隸豫兗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郡國三

九月地震郡國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以問曹大家乃許之

地震郡國十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羌寇河內三月詔徙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亦從之徙隴西治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

將水旱盜賊為務初不問
有傳其世政何似以為
兼勸其為絕其弊其不
為無以記之慎也

連旱蝗饑荒而驂騷封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從以為侍御史擊先于上黨羊頭山長子縣東南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附上邽（漢陽注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之明年侍御史唐喜討信斬之季貢亡從滇零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為將軍季貢別營丁奚城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蝗（九州）雨水（八郡國）

壬子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當奉時令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凡十州）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

癸丑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　元初元年春正月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先零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先零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號板楯蠻其戰有數名救之）

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于枹罕大破之（明年侯霸）

（枹罕鮮卑參代為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眾參號自塞板還詣令居降通河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乙卯　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眾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司徒孫女也）

后性妒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五月旱蝗（京師及郡國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隨參將羌胡兵為道擊零昌參兵敗士（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為杜季貢所

安帝是兵何非兵機發非論兩對之皆過譎之頑實

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衆僞遁。鈞令

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

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鈞遁還，坐徵下獄，既失期，得病詔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

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虞詡說尚以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破之。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胡三省曰此崤谷即在陳倉大散關北，非弘農崤谷也。大散關在今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詡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赤亭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詡設奇推擊。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遂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郡國凡九。

丁巳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火。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爲司空。

郃初爲郡戶曹史，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郡亦當遣吏。郃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因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漢中太守獨不與。尋辟孝廉，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居位四年免，延光末復爲司徒。

六月丙戌，地震，凡三。

秋七月，雨水。郡國七。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至是尚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大破之。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地震。郡國凡十。

戊午 五年春，旱。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任尚。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地震。郡國凡十四。

己未 六年春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郡國

益州夷降。

初，越巂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之。封離眾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申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問軍司馬班勇。

[illegible]然亦未能出也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人寇河西大被
其害。
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三十三郡國。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爲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
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

志愈篤[illegible]
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
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爲太常至是代劉愷爲司徒
[illegible]
鄧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
諫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

[illegible]

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 [illegible] 合葬順陵 封鄧騭爲
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
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
仍豐穰[illegible]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
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
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殁於陳[illegible]
封其子[illegible]
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

無諮乃上疏陳[illegible]臣聞[illegible]

[illegible]

大而言或妄矣也。書御遊也。有詔拜有道高第。上術[illegible]

施延[illegible]為侍中。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包字孟嘗，汝南人。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illegible]田廬取其荒頓者，[illegible]器物取其朽敗者，[illegible]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為羅[illegible]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illegible]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貲財，廣宗等皆自殺。騭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以耿寶[illegible]監羽林車騎，封宋楊[illegible]人父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晏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illegible]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illegible]充庭，王聖微賤，本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illegible]

…了，起…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豆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隴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下令居因寇武威。賢追到鸞鳥，鸞鳥縣，漢屬武威郡，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招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明年，賢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延…家故還麻奴等…

以劉愷為太尉。
一下鋳戶。前漢…爵太守敞仲子。

初，廷尉…犯贓罪，吏蔽錮二世。…父子俱禁錮。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為天下九塞之一。殺雲中太守。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俱戰歿。鮮卑既攻殺…將…烏桓…門…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
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諷祋，丁外反；諷，字也。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李賢曰：凡休假之名，告，寧也。因日寧。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殷指。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棠之思，哀慘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四

後漢

孝安皇帝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二十一，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巴郡宕渠人素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之刑。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illegible]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illegible]數千騎圍元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illegible]已，宮死，子遂成立。[illegible]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郡國凡二十七。

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遣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老弱相隨，

[illegible]而觀之

僕從人數有四[illegible]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千亂萬幾。」書奏，不省。[illegible]

汝南黃憲卒。[illegible]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註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illegible]

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丹陽今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凡五郡國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勑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厚震又不從時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

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三

聘處士周燮字彥祖汝南安成人馮良字君郎南陽人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屯田車師前部城復之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伊蠡王于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

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見役者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所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騰竟伏誅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公子（[illegible]）其後因以為氏。代郡（[illegible]）

夏四月，閬中山崩。（[illegible]）

以耿寶為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太子數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illegible]）、太常桓焉（[illegible]）、廷尉張皓（[illegible]）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下。

（[illegible]）

庚申晦，日食。

地震（京師及諸郡凡二十三）。大水雨雹（郡國凡三十六）。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illegible]），還宮發喪。

帝崩于葉（[illegible]）。閻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illegible]）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群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illegible]）徙雁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於是顯以弟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在洛陽東南）。（[illegible]）

冬十月，越嶲山崩。

北鄉侯懿卒（[illegible]）。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illegible]），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illegible]）

[illegible]謀立濟陰王。
至是夜入省門，遂[illegible]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權爲省
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
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
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illegible]屯平朔門，且授之印[illegible]詩因格殺登[illegible]歸營[illegible]
明日，遣使者入
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比景後漢縣屬日南郡。
遷太后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
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程爲騎都尉。[illegible]

[illegible]初閻顯辟崔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禪猶豫未從。會顯敗，瑗坐免。門人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illegible]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
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震墓在今陝西[illegible]大道北。遠近
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復以中牢具祠之。時人立
石鳥象于墓所。

孝順皇帝
[illegible]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
朝見。羣臣議司徒李郃延光四年爲司徒。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
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事見前。怨母隔絕，後感潁考叔、
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
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
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奏，率羣臣朝覲，以厭天心，
以答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合葬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illegible]率種人降，進
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
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爲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阿黨
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
目。三公劾奏詡[illegible]爲吏民患。詡上書自
訟曰：法禁者[illegible]所發舉，
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
以尸諫耳。[illegible]
[illegible]常侍張防[illegible]

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事見前今張防復弄威福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
書奏生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
程張賢等乞見曰陛下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
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今宮中有姦臣其占宮中有好臣宜急收防送獄
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
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
證詡之罪帝疑于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
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徵拜
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
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代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
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倀字孫卿
天挺使上有殺功臣之名宜急表之倀乃諫帝從之復故
爵土
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為閻太后所害事見前瘞洛陽城北至是左

右白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請擊東且彌王與車師後王并斬之至是勇請攻焉耆
人為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從居
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攻之于
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邀
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
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為司徒朱倀罷
敬任于安和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
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以樊英為五官中郎將
英與黃瓊郎顗並隱于壺山
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李郃
天封人之類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安帝
宋字仲緩楊倫字仲桓東郡人王輔等同徵不赴至是
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
已到京稱疾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壇席賜几杖待
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
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無奇

渠深策試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黃瓊（字世英香之子）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郃之子）以書遺之曰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少好學以父郃為司徒因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戊辰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裂。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安定北地上郡永初五年皆寄居今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三輔無敵障）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促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激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能名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亦以為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名納梁商之女恭懷皇后弟雍之孫）為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等上疏曰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大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

均[illegible]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貴之立以為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字伯夏。為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章句之學各有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時有所與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illegible]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illegible]膺字元禮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多得其人。[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illegible]顗字雅光安邱人[illegible]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illegible]宮殿[illegible]

[illegible]

冬涉春比無雨澤朝廷勞心廣為祈禱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左雄上書陳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臣以為宜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娥讓還印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各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瑣言封爵至重冀已尚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illegible]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
固[illegible]對曰漢興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
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
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
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
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
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
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
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
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

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時馬融（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皆對策
上以固為第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
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
其罪大司農黃尚（尚字伯河南郎陵人）及僕射黃瓊救之久乃
得釋出為洛令棄官歸漢中阿母後竟坐構奸誣罔收
印綬還里舍（[illegible]智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illegible]造候風地動儀時[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承風案之
段恭（廣漢上計掾）上疏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
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
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因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
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
疾前妻子投之井洛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甲戌　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周
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
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
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
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以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
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陛下[illegible]古[illegible]權勿令刑德八柄不
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乙亥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綱字文紀皓之子）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其中
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
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

不天所道亦言爲不省
以后父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
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人，漢陽陳龜
爲掾屬，周舉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柔
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天
道無親，可爲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
成之高伯成子高堯時諸侯天下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
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
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爲太尉
龔深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
罪，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
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
皆理詳究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爲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洛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之，冀遣人
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二十四　後漢順帝　十七

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上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詡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
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
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爲武陵太
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字高卿雄之孫，不至
真博通內外學，隱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弱薦之，前後
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
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宫
戊寅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字邵卿長沙人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
撫諸蠻，皆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
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
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
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公卿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四　後漢順帝　十八

議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張喬祝良[illegible]

[illegible]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

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任將帥直嘗坐臧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illegible]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春秋鄭穆公子子良之後以字爲氏清儉退厚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

[illegible]

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illegible]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之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illegible]孟賁欲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護羌校尉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校尉馬賢擊破之事在永和二年時詔拜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詣涼州降事在永和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復寇金城塞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事在永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擊那離斬之徵賢爲弘農太守

庚辰　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illegible]等反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illegible]

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
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并
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令自殺降者遂更狐
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
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為明約
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
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illegible]
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
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辛巳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羌居安定北地者為東羌居隴西漢陽者為西羌遂大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之官梁商謂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御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反
反帝命馬賢討而羌梁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
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時為武都太守上疏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
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寇
三輔為民大害又言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
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其

[illegible]

則士將不能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皇甫規安定朝那人
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省至
是果敗 [illegible] 三月武都太守趙沖督
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 [illegible]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

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
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
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賊弥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
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
之遣還相招示誥問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

賊殺陽等斬路梁冀遣為之千里移檄而開誘之令
疑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
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
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猶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illegible]
杜喬[illegible]周栩馮羨張綱欒巴[illegible]郭
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
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illegible]便輒收舉
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使所劾
亦多貴戚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為[illegible]人復
行按舉乃吏考正其罪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illegible]陳留太守梁讓等先免之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
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辭
還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綱延置之上問所
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illegible]

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加故遣
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
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其深計之嬰
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綱論
功當封為冀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
送至犍為負土成墳[illegible]

[illegible]

癸未 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illegible]遣人刺
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掠并州上
賜寔之[illegible]以為中郎將寔募人刺殺吾斯送
首洛陽明年遂擊餘黨[illegible]七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

地震

十月(以)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人)壓死者甚衆

以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乙酉 建康元年春趙沖討羌戰沒

先是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討叛羌破之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 至是沖追叛羌遇伏戰沒而沖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 封沖子為義陽亭侯

夏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 (是為沖帝 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 (當塗注見前)

勉稱黃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

丙戌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列侯到乃發喪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昔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王子纘

于乘鄉□□帝□也往封□□于乘延光中收□安帝子□為嗣為生纘即質帝帝既立梁太后始徙封□為此云湯□者蓋史臣追敘之文。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與太后迎纘入即位，是為質帝。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蒜為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疫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五月，九江都尉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擊馬勉、范容等，斬之。太后以徐揚盜賊蓋熾，〔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沒。〕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時張嬰復反，廣陵盜賊華孟自稱黑帝，撫皆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

〔歷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康陵在靜陵上。

□□日殤帝嗣不承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以□統〕□為前帝，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正之。

後漢質帝

永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閏八月，梁冀進鴆弒帝。自太后策免太尉，同迎蠡吾〔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侯志〔章帝曾孫〕入即位〔是為桓帝〕。太后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之□，發今所可不熟慮。冀乃召百官大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等說蒜不為禮，由此惡之。〔[illegible]〕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illegible]〕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廣、戒以下莫不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

驃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
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於孫
爲樂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在雒陽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母匽氏（[illegible]）爲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
丁亥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
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
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
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
可不慎哉疏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
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焉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救
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大司農杜喬借觀

喬不與焉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
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由是立后冀欲以厚禮
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日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免太尉喬
冬十一月（[illegible]）貶王蒜爲尉氏（[illegible]今屬河南開封府）侯徙桂陽蒜
自殺（[illegible]）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
固抗議曰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甘陵人）劉
鮪（[illegible]）謀立蒜（[illegible]）事覺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徙
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下獄門生
王調（[illegible]）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
闕通訴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畏固
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
馬融爲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
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
獄中（[illegible]）
自引決爲不聽收葬之亦死獄中（[illegible]）
（[illegible]）

戊子 二年春正月帝冠

二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明年二月復還北宮）

己丑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憲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後漢縣故城在今[illegible]）雨肉（[illegible]）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尾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拜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illegible] 後漢桓皇帝

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所舉）對策譏刺

貴幸梁冀忌之出爲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

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illegible]）

潁陰令苑康（[illegible]）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

十七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illegible]）

（[illegible]）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月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illegible]）冀寵憚之冀爲（[illegible]）

壽善爲妖態（[illegible]）

奏官出入壽（[illegible]）刺史二千石皆謁

辭之（[illegible]）冀用

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假孫氏宗親

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

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即

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則將軍身

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

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illegible] 後漢桓皇帝

寤（[illegible]）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沖蜀郡成都人）劾大將軍冀

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

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

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冀子年十六）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漢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出為右扶風黃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舉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伉於下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illegible]家之法已嚴矣而猶病其寬何哉[illegible]凡民之於法皆知[illegible]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illegible]不易之者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　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合葬博帝父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邸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皆會葬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恭懷后大將軍梁冀姑其匽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　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穆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定陵人）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訟朱穆李膺剛正清直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崩（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朐山）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眞人圖舉兵（事俱在和平元年）扶風裴優自稱皇帝（裴氏非子支孫封裴鄉因以為氏其後去邑從衣）亦稱皇帝（事在和平元年）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使與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

丙申

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縣名見前）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前）東卻夫餘西擊烏孫（注並見前）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illegible]）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之

以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為嬴（嬴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長

公孫舉等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字季和）鍾皓（字季明）陳寔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淑事見前）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膺之祖太尉修嘗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

譁曰蔡何太無自白擇以自晴□□兩武予行招人過以致怨者保其全家□道路是宜爲太守漢縣長□□□□長吏遂□□□
吏應有訟者白欲禁之是自訟以求直禁之與將何從
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
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
尹頌頌字公孫鞏人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
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二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漢縣屬九真郡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
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illegible]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民可百
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蓋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
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
當有役夫窮匠起投斤攘臂登高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
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鑄
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因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獄
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
并涼二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
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驅體無所

云補西州邊郡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離合生氣實
同伏惟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
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因桀叛而將帥不忠聚姦
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効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
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illegible]
[illegible]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福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
職州郡[illegible]
與冀有隙[illegible]上疏[illegible]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度遼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省候望，邊方晏然。

己亥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蔭勢，□□□□□□□□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之□□□□□□□□□人□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腰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變易姓名，託病偽死，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與著友善，冀追怒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輿櫬奏書冀門，仰藥而死。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冀怒，族其家十餘人。）

之勢，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帝頗不平。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壽引其女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已而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刺客殺之，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宣家，宣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河南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唐衡（潁川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徐璜（下邳良城人）等成謀誅冀。冀疑之，乃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變，瑗收惲，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河南人）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皆自殺，收梁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

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汝南范滂，字孟博，征羌人。滂少厲清節，為）清詔使按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贓汙者皆坐免。衡印綬去，及爲太尉掾屬部三府（?）

掾屬與所□事……［illegible］

之黨二十餘人深爲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字孺子，南昌人）、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袁閎（字夏甫，汝南汝陽人）、李曇（字□□，潁川人），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徵命□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閎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爲業。曇少孤，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鄉里宗其孝行。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爲□侯（□□山陽人）等爲列侯。殺白馬令（故成在令汝南……）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弘農掾杜衆（袁紀李雲下獄事在三年）

忠者任二年，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爲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安平人）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多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扼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illegible］）。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

［illegible］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

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

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得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焉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皆爲鄉侯

以楊秉爲河南尹　學生劉陶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慮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罪竟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竟其中可姦慝蹤跡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

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錯度錯逆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爲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後漢

孝桓皇帝

丙戌延熹九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及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固三子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積十餘年梁冀既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陽超東閣祕書館中目其及羣從五營校尉上將作大匠起家拜其後四侯轉横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倫兄弟關成宰州臨郡辜較

邪也。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擊破之。

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是年冬，羌圍允街，熲擊破之。）

（積石山在今甘肅涼州府[illegible]）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與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規到，廣設方略，寇賊悉平。

壬寅　四年春正月，武庫火。

夏，劉矩[illegible]為太尉。

初，矩為雍丘令，以禮化民，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山崩。（[illegible]秦及[illegible]東泰安府[illegible]）羌來[illegible]

（[illegible]山在泰安府東南）

秋七月，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為司空。

寵[illegible]太守，除煩苛，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先是，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皇甫規為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

[illegible]

熹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荊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今湖南永州府治）賊起攻桂陽（[illegible]）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illegible]）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illegible]）。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illegible]汝南人）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

悉詣降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illegible]）

下[illegible]南規[illegible]諭左使。

皇甫規持節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illegible]）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

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illegible]）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illegible]）以天下之[illegible]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秋收可勞民耶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字仲嚮[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司空（[illegible]免）。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舉奐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去稱制不復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穆既沒十餘年，蔡邕[illegible]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論爲文忠先生。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邟鄉侯黃瓊卒。[illegible]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illegible]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

于是選能言者茅容容字季偉，陳留人輕騎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郭泰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illegible]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嘗有所不就，或勸之仕，不應，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

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爲師表。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以成名[illegible]

三月，隕石于鄠。鄠屬右扶風[illegible]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尚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先是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徙入深山。尚[illegible]進擊之，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illegible]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illegible]，尚乃密使人焚其營，[illegible]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

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敕令秣
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也賊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
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
胡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
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
肅然莫敢妄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
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
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楊秉奏檻
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在給使
省闥而今猥受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
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三公統外御史
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使對曰春秋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
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
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污
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
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
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
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
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輸作

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沒所
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冗食傷
生州郡路公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貧民或質首役
以要賞陛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遠斥邪佞政和災
弭除議郎

桂陽賊攻郡縣度尚擊破之

荊州兵朱蓋等叛役久財賞不贍忿恚作亂與桂
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

車拔石之比古者五石為步弩以機發為用從取盛鄉民大師巧於引弩不知何以用之文士圖書與不足稱者

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尚時徵還京師，詔以為中郎將，討擊破之。（餘衆南走蒼梧，交阯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荊州界，度尚懼為己負。陵太守楊璇所破。張磐字子石，丹陽人。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反，熲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暢，龔之子，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以為但當用刑，不如以德，舉求長者，遵賢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融之玄孫。）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位，辭極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並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陁，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以劉寬為尚書令。（寬字文饒，華陰人。）

寬由東海相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凡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原也。眾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從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於外，陰陽隔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以文罽（毛布也。）為壇，飾淳金釦器（以金飾器口也。）設華蓋之

之半，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太原太守劉瓆（字文理，平原人），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見前）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爲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時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有富賈張汎（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以賂中官，得顯位），恃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爲督郵（郡官名）。侯覽家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家宅，藉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

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棄宣市。于是宦官訴冤，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聞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書襄楷（襄氏，齊莊公子襄仲之後。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劉瓆、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浮屠）之祠。（卽佛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爲二言，以浮屠之時曰浮覺。）黃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漢書：浮屠道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無再矣。欲不三宿，恐生恩愛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何曰：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瓆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釁，自遺其咎，何容留之乎？後晊亡于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

尺角拜古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司隷收捕逆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埽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illegible]）

（[illegible]范滂至獄獄吏白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於是衆人皆不祭）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時徵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爲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illegible]）等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等逮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與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illegible]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illegible]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巴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illegible]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illegible]

[illegible]

大水勃海溢

冬十二月帝崩，皇后曰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忌。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 [illegible]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illegible]諸尚書[illegible]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 [illegible]

二月葬宣陵 [illegible]

[illegible]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illegible]武不能用 [illegible]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誅宦者，[illegible]節等[illegible]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于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illegible]杜密尹勳[illegible]劉瑜等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於是天下[illegible]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illegible]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

[illegible]

是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音淫與猶同)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即趙嬈)諸尚書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illegible])也劉瑜惡之上書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蕃速斷大計於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illegible])之收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勳雜考颯辭連曹節王甫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音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illegible])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illegible])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

通鑑節要 卷之二十五 六

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甫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illegible])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竇太后于南宮徙武家屬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illegible])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固辭不受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之

(己酉)二年春三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雹詔公卿言事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

通鑑節要 卷之二十五 七

得從也之選亦等并與又與宦官侍御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
又陳蕃得以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英等皆自由
出以陳蕃男孫中郎將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上封事曰皇太后幽
陽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
後者為之子今以恒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
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并太傅為四公唯劉寵斷
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
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
字伯獻震之孫秉之子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師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六月以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為司空
賜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縣侯出見侯
初熲既定西羌事在桓帝延熹八年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永康
元年春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役
使護羌校尉段熲討之時張奐在今陝西西安府規漢陽三輔攻沒兩營
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殺牧(?)在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illegible]
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曰臣聞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今張奐躊躇
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久亂并涼累侵三輔是為癰疽於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
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伏計永初中諸羌反
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今不斬…民則不寧…為害伏作節度恒帝
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縣屬安定
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直指高平注見前與先零諸種戰時熲
下令京兆…將士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
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
大破之於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
羌眾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熲為
破羌將軍事在建寧元年二月熲乘勝晨夜兼行連破之羌餘寇
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illegible]
將何參…

建寧元年七月至是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羌雖
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
殄滅乃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里遣司馬田晏夏育先
將兵進擊羌眾潰東奔熲遣千人于西縣注見前結木為
柵迾之分遣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
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
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深谷之中
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
千人于是東羌悉平更封熲為新豐縣侯徵為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
為死戰所向有功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
畜…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上曰三君，[illegible] 次曰八俊，[illegible] 次曰八顧，[illegible] 次曰八及，[illegible] 次曰八廚。[illegible]

[illegible] 方古之八元八愷。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及陳竇被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之，而侯覽怨張儉尤甚。[illegible] 儉鄉人朱並素佞邪，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illegible] 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illegible] 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illegible]

不爲戶曰閥[illegible]

白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

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

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食。

丁未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戊申 四年春正月帝[illegible]赦，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illegible]丙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帝[illegible]太后于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

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

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注見前。

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

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

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illegible]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

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太后宮。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憂思感疾而崩。宦官曹節王甫

嫌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

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

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時病，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

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

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

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

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

爭之，咸復上疏曰：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

后爲母子無嫌於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
從之。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南司馬門闕，在宮門外。）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
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詔以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
人。又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悝。（悝帝立，梁太后從封帝父鴻爲渤海王。十□鴻薨，以悝爲嗣。悝，桓帝之弟也。）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爲癭陶（癭陶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寧晉縣。）王。因
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知
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
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
殺。（妃妾子女傳相以下自殺人比）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癸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海水溢。
秋七月，以唐珍（潁川人）爲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故得拜。
冬十二月癸酉晦，日食。
甲寅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討會稽
賊許生。（三國志作許昌）斬之。（孫堅始見此。）
先是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後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自稱
陽明皇帝，衆以萬數。（[illegible]）至是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與州郡合討生，破斬之。
乙卯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顏師古曰：古文
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篆有大篆小篆。隸書以趨徒隸，故謂之隸書也。）三體書之，刻
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
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鮮卑屢寇幽并，大爲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
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
立三互法，（三互，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
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舊壤，鎧馬所出，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萬里蕭條，無所管
繫。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
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六月，螟。（說文：蟲食穀葉者。）
丙辰 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
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
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
大怒，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illegible]

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族（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訓帝乃詔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之 上祿漢縣故城在今成州同谷縣 和姓海名）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為氏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起球為九江太守討破之）特赦之拜議郎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

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十五

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尺牘書版也）及工書鳥篆者（鳥篆八體之一也）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因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又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

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因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以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育晏等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十五

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擊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營州東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蔡子曰以君城守驅兵以害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徐庶于此蓋得之矣。

方氏孝孺曰苞著守官矣而未知義也彼鮮卑挾來多而可以取誰貨而可以利誘苞若賂之而以什之誘彼與得母之利未必不從使利未足以動其心者曾可以計勝之奈何不出此之圖而使母死于寇乎夫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城其孰非義歟一邑權其輕重使上不失親次不失臣達乎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戊午光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為列。既而詔為樂松等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以張顥字智明常山人為太尉

顥為中常侍奉弟因水樂宮門吏霍玉以進未幾罷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時又有異氣墮溫德殿東庭中如龍長十餘丈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群小並各拔擢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遊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二人后宮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稱中大人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明為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成皋人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璜女夫陽球又與邕有隙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又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渤海王悝妃即后之姑也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以袁逢字周陽安曾孫為司空。

伯太僕袁安子敞為司空兄前孫湯字仲河復為太尉湯

子[illegible]次遂次[illegible]入選以三公子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同[illegible]以為外援故袁氏黨[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健[illegible]容受[illegible]名[illegible]客[illegible]遂

[illegible]

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宋后家屬無辜

骸不得斂葬，宜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

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

成主者。天子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以橋元為太尉。[illegible]

元幼子十歲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

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

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

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

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illegible]

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于西園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

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

有賈。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

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illegible]

[illegible]

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illegible]

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前[illegible]震之曾孫也。

己未　二年，春，大疫。

地震。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諂附得太尉，阿附之。節

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

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

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

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illegible]官財

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illegible]發之，球奏甫熲等罪

惡，收送雒陽獄，及甫子[illegible]吉。球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

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illegible]，大

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

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

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不

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illegible]，節見磔甫尸，慨然抆淚，直

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者乃徙球爲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復盛……忠上書極言趙嬈等罪惡請與考驗……不行……竟不發

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臣官品卑人賤安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國不錄茲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宜徵邕更加授任則忠貞路開衆冤可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殺司徒劉郃（郃字季承河間人是一月爲司徒）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儵死於陳竇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劉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庚申）三年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后兄進（字遂高）爲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鴆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罼圭靈琨苑（罼圭苑有二東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五年帝作四百尺觀于阿亭道六年帝又置圃囿署以宦者爲令）

（辛酉）四年夏六月雨雹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

鮮卑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

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作列肆于後宮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爲私稸復藏收天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導行猶言先引也）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御府……）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

張角挾邪道惑衆積十餘年……八州……乃……可知矣

桓典……驄馬……已

之則爲虐民困貧多獻少衆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久
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皆廢不省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字元江，西陽人）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字漢公，東海人）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夏四月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以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爲侍御史
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癸亥 六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收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義車裂洛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角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都尉（……）

故遣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字義真）朱儁（字公偉……）討潁川黃巾

安平（……）甘陵（注見前）人各執其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以應賊京師震動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

常侍爲公母年少帝季郎此可不自覺者矣也

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字甫興[illegible]、郎中張鈞[illegible]。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趙忠、夏惲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帝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太尉楊賜免。

不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父嵩，宦者曹騰養子，或曰夏侯氏之子也。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胡三省曰：曹操事始此。

儁與賊波才波姓，才名。王莽有波水將軍，其後以波爲氏。戰，敗，嵩遂保長社。注見前。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illegible]何顒異焉。[illegible]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illegible]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字文休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于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illegible]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爲刺史，平之。

[illegible]
不可及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無淸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
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
無所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
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
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盧植圍張角于廣宗（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illegible]屬今[illegible]廣宗縣所轄）檻
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于帝曰廣宗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戰皆破斬之
以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嵩討角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
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于下曲陽（後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晉州西）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
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
功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北宮氏以所居爲氏）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
宮伯玉爲將軍劫金城人邊章韓遂章遂素著名西州群

[illegible]刺史使專任軍政攻殺太守[illegible]州郡[illegible]武威太守
[illegible]
者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帥趙弘以眾十餘萬據宛城儁
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字伯慎穰人）曰臨軍易將
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
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掩其城而入忠乃退保
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
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
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儁登土山望之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出戰
儁因擊大破斬之餘眾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
司馬孫堅率眾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于是黃巾破
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
[illegible]討黃巾之功下[illegible]減死論

允被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
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
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
之得減死論

乙丑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
安太守陸康（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
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
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
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illegible]）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
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
復貨之宦者亦不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
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
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諧平定其價也）然後得去鉅鹿太守
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黑山（山在今直隸[illegible]縣北）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大者（[illegible]）

張白騎（[illegible]）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常山褚燕
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寖
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
能討燕乃遣使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
北諸山谷事（已而寇河內逼近京師[illegible]其後[illegible]燕眾稍散建安十年燕[illegible]）

以崔烈（烈崔寔從兄）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
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
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
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

北宮伯玉（[illegible]）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議之
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
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
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
之土若使左衽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社稷之
深憂也帝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封宦者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蝗

亂卓南嵩道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

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印綬。以溫

討北[illegible]

[illegible]

府金[illegible]

司空臨晉侯楊賜薨，謚文烈。

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illegible]

休一月卒。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作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于河間。[illegible]

帝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四，[illegible]又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復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天祿，獸名。[illegible]

丙寅 三年，春二月，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始于溫。[illegible]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于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丁卯 四年，夏四月，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殺涼州刺史耿鄙。[illegible] 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又與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國為主，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太守傅燮固守。[illegible] 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節。

前太邱長陳寔卒。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耽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諡為文範先生。

[illegible]

後漢

孝靈皇帝

戊辰中平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注見前）

以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東海恭王之後）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刺史郤儉焉撫納離叛徙治綿竹務行寬惠陰圖異計以收人心）

夏六月大水。（凡郡國七）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逸以救免）與襄楷會于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時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合肥侯史失其名）以告曹操操拒之（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往昔之易未覩當今之難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illegible]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先是黃巾餘賊郭太等寇太原、河東，至是青、徐賊復起，攻掠郡縣。

講武于平樂觀。在洛陽城西[illegible]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袁紹共典禁兵，因謂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illegible]

己巳　六年春二月，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于陳倉，大破之。

王國圍陳倉，詔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擊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illegible]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illegible]固備，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被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為不可，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illegible]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illegible]遂獨進，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與嵩有隙。[illegible]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張純，斬之，餘眾降散。

初，漁陽張純[illegible]與同郡張舉[illegible]反。[illegible]校尉、太守，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illegible]青州郡告天子避位[illegible]掠青、徐、幽、冀四州。詔遣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進擊純等，大破之。舉、純棄妻子踰塞走。[illegible]是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舉、純首。純客王政殺純，首送虞，餘皆降散。帝遣使者即拜虞太尉。[illegible]

夏四月丙午朔，日食。

帝崩[illegible]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弟協為渤海王。[illegible]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子辯，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illegible]

丙辰，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illegible]迎

徒碩可為滿意追何自之進所以猶豫引兵入也何不

鄉大夫常侍[illegible]

太后臨朝封協為勃海王（月徙封陳留王）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顒音）荀攸（攸爽從孫）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永樂太后兄子）自殺后憂怖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輈張強梁也）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進舉兵圍驃騎府重自殺后憂怖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葬文陵（在洛陽西北）

何進懲蹇碩之謀不入臨喪又不送山陵。

（[illegible]）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袁紹說何進悉誅宦官（紹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楚楚鮮明貌）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事久不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為其障蔽）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時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illegible]何公未易輔也進不從泰乃棄官去）又使騎都尉鮑信（字允誠泰山平陽人宜之後）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字元偉玄族子）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字建陽并州刺史）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

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使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諸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謀頗泄張讓懇其子婦言于太后母舞陽君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爲舞陽君言之入白太后太后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請太后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出斬之詐爲詔以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共出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之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何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正北門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

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熒光南行至雒舍雒舍在北芒之北止明日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于北芒在今洛陽縣北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遂有廢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字奉先殺原而并其衆卓兵于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力

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卓愛爲侍中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爲遂弒太后何氏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猶言且如此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紹曰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

也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卓大怒，免植官。植遂逃隱于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
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
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
之禮，乃遷永安宮，旣殺之。（公卿不敢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今屬陝西鳳翔府）侯。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錄其爵位。
卓與三公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
祠，擢用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字子琰，瓊之孫）為太尉，楊彪
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毖（字仲遠，武威人）、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汝南人）說董卓矯
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于是徵荀
爽、申屠蟠。（爽字慈明）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爽自被徵命及登三公，凡九十五日。）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
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守。（馥字文節，潁川人。岱字公山。伷字公緒，陳留人。邈字孟卓，東平人。）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
伍瓊、何顒為紹說卓曰：紹恐懼出奔，
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
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勃
海太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操
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
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袁紹在勃海，韓馥遣數
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
州郡，陳卓罪惡。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
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
何謂袁、董！馥有慚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孝獻皇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袁紹以勃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
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
超（邈之弟）、河內太守王匡（字公節，泰山人）、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紹從兄）、
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
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袁術屯
魯陽（今屬河南汝州），餘軍咸屯酸棗。（兒約盟，遙推紹為盟主……臧洪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推紹
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以曹操行奮武

將軍。時諸牧守多歸袁紹，鮑信獨謂操曰：將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弒弘農王。

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酖殺王。葬故中常侍趙忠成壙，已諡曰懷。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泰恐卓衆多益偪難制，乃詭辭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更對曰：非謂無用，以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卓表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儁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固辭不受。乃大會公卿議，莫敢言，司徒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蓋勳為京兆尹，皇甫嵩以左將軍將兵屯扶風。卓恐嵩難制，將西遷，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為越騎校尉。

二月，卓遷都長安，焚雒陽宮廟，發諸陵。

初，卓既專政，見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擄資物，妻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宗。

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嬰孩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初，堅為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烏程侯。烏程今屬浙江湖州府。及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荊州刺史王叡。叡先與堅討賊，以堅武人，遇之無禮。及堅過荊州，叡勒兵欲拒之，而殺之。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堅收斬之。時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遂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遣長史督促軍糧，設祖道於城東門外，官屬共會。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城，乃還。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

是時江東宗賊[illegible]甚盛。袁術屯據魯陽，[illegible]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illegible]請南郡名士蒯良[illegible]、蒯越[illegible]與共謀[illegible]

其眾遂從，治襄陽[illegible]。郡縣悉平。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illegible]分兵隨之。[illegible]滎陽汴水，[illegible]遇卓將徐榮，[illegible]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illegible]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illegible]

[illegible]以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眾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遲疑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募兵揚州，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illegible]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illegible]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illegible]、鍾虡、飛廉[illegible]、銅馬[illegible]之屬以鑄之，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省孝和以下廟號。

左中郎將蔡邕議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illegible]，皆省去之。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度初為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徐榮[illegible]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illegible]。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illegible]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先是，虞拜大司馬，已加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紹等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欲共立虞為主。

韓馥、袁紹等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受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卓自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府啓事。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走，堅入雒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

卓遣將逆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

卓遣將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遂進軍大谷。

卓自出與戰，敗走，卻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甄官井中。分兵出函谷。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韓馥以豪傑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于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以書與瓚。瓚果引兵至，冀馥與戰不利。紹乃

其外甥高幹（字元才，陳留圉人。）及穎川荀諶（字友若，彧之弟。）說馥以冀州讓紹。（其說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等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何病焉？）又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武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以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合天下英雄之眾……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此爭鋒，誰能敵之？紹喜其功，不果。紹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田豐……以正直不得志于韓馥，紹以豐為別駕，審配為治中，許攸、逢紀、荀諶皆為謀主。豐字元皓，鉅鹿人；配字正南，魏郡人；攸字子遠，南陽人；紀字元圖。）

（定國除。……六石。見文獻通考。）馥後去紹，往依張邈。會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十餘萬眾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初，荀淑之孫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率宗族北依同郡韓馥。（彧以潁川四戰之地……不能去，會韓馥遣騎迎之，彧獨將宗族往。）以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遂去紹從操。操與

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明年……潁川潁陰人。留者多為所殺。）

卓以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為河內太守。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眾數千人，遂歸袁紹于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漳水注見……）及是，南單于劫楊以叛紹，屯軍黎陽。（黎陽……）卓因以楊為河內守。

秋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之間。（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角、亢，壽星之次。）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故與張溫有隙，（溫為車騎將軍時，卓無功，孫堅勸溫殺之，溫不從。卓恨之。）使人誣告溫與袁術交通，笞殺于市以應之。（卓恐于其為諸將所害……使人……坐死者千數人，不聊生，道路以目。）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同縣……先主事始此。）

涿郡劉備（字玄德。）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好交結豪俠，嘗與公孫瓚同師事同郡盧植，因往依瓚。（初，備以討黃巾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備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棄官亡去。後得以功除高唐尉，為賊所破，遂投瓚。）

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術、袁紹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公孫瓚連破黃巾，威震河北。（黃巾三十萬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其輜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斬首數萬……）

七萬餘人，與術相結，而怒紹。劉岱子…
威名大震。…
令渤海兵…紹…與…嗣…得…
遣…以…之…
…孫堅…為…之…
紹遂出軍屯槃河，…
紹憂，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叛從瓚。瓚使劉備與田楷
徇青州，數有戰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
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
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常山趙雲字子龍，真定人。先將本郡吏兵詣公孫瓚，…
氏…何…
…之…
軍。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洛陽，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
中牟，移書州郡，…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上儁
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
…
行…張魯…殺漢中太守，斷斜谷。…
…
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五斗米道。…
…
…

兆計之外，以鬼道…，其母…，焉…以魯為督義
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
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因誅殺州中豪強
及太守…
安帝使…留不遣。
管寧字幼安，…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王烈字彥方，平原人。避亂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
王烈皆往依焉。…
…
…
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

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
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
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
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
…
…
…
…
…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
免。
三年春正月，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射殺之。…

[illegible]

初袁術據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illegible]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illegible]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illegible]追祖，步兵射堅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鎮江府。

袁紹擊公孫瓚于界橋，[illegible]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遣其將麴義[illegible]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illegible]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甚信之，誓為父子。[illegible]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得免。卓又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卓幾見殺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入，陳兵夾道，[illegible]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門，[illegible]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乃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遂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illegible]

屍于市。[illegible]

詔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侯，共秉朝政。[illegible]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百萬眾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illegible]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

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字公臺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刺史治中別駕等）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鮑信等以爲然乃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厲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求其喪不得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追至濟北悉降之得降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六月李傕（人）郭汜（人）樊稠等擧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赦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赦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初懼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有訛言當盡誅涼州人于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會牛輔爲左右所殺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允不許傕等益懼欲各解散校尉賈詡（字文和武威人）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率衆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叟兵蜀兵也）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勉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字穎伯）之戰死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名）避兵傕等于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圍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遂殺司隸黃琬左扶風王宏（字長文太原人）右馮翊宋翼（使謂宏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既至俱收允及宏翼皆殺之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戩（京兆人）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誅卓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于難（傕自爲車騎將軍汜爲後將軍稠爲右將軍……）

秋八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中

日雖任洛陽太別遣將江[illegible]
日今日乃復以使者與騎袁紹所殺[illegible]將兵
數百里不追時紹與公孫瓚分爭冀州[illegible]
[illegible]
外敢深隙天子[illegible]又與群[illegible]為言利害
紹等各引兵去皆期會雒陽本道車駕肯收計驛操與
帝適[illegible]明者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
曹操遣使上書
操辟毛玠[illegible]中郎人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
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

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
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
詣楊[illegible]假涂[illegible]
等致[illegible]
說日[illegible]今英雄並起各[illegible]
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illegible]從之
以朱儁為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
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
[illegible]
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謙等遂止

癸酉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袁術進兵封丘[illegible]曹操擊破之術走寧陵[illegible]
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屯為曹操所破走壽春所置揚
州刺史陳溫[illegible]
[illegible]
華山崩裂
曹操擊陶謙謙走保郯
先是陶謙遣使間行奉貢[illegible]詔以為徐州牧
[illegible]

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為謙別將所殺[illegible]
[illegible]乃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
謙兵敗走郯操攻之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illegible]
復行人
冬十月地震[illegible]復震
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illegible]
已瓚別築小城于薊城東南以居虞數請會瓚輒不應
恐其中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虞兵無部伍又愛民[illegible]

令守城笑怏戍軍士門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門
不下瓚乃簡驍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餘眾
人山城大潰虞得諸道使者以詔封瓚[illegible]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illegible]
小[illegible]
[illegible]

甲戌興平元年春正月進封母王夫人為[illegible]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
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屯小
沛[illegible]操軍食亦盡引還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謙遣劉備救之陳留太守張邈迎
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操使曹仁程昱[illegible]守鄄城[illegible]
復往攻陶謙[illegible]
未幾遂欲走歸[illegible]會張邈叛迎呂布操乃引軍還
[illegible]

應布唯鄄城范[illegible]東阿[illegible]
[illegible]
言簿以布兵臨之其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
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illegible]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
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illegible]
守堅完三城以待操[illegible]
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布出
兵戰操軍敗[illegible]布相守

百餘日引還鄄城[illegible]
六月京師地再震
乙酉晦日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
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死者如故帝疑賦恤不實
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
悉得全濟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綿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
等貪璋溫仁共上以為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事在建安七年。）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字元龍，下邳人。）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見易繫辭。）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字伯符。）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字仲謀。）、翊（字叔弼。）、匡（字季佐。），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字公瑾。）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瑜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遷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策詣壽春見袁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先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康字季寧，吳郡人，拜廬江太守。且術欲攻徐州，從康求米，不與，故攻之。）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又郭汜劫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眾，忌之，請稠會議，使于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為質。（儁以忿憤發病死。）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汜名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否？多又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傕不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傕自為大司馬，位三公右。）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操收兗，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操圍張超等雍丘。

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舍而東布必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合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遂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弟超等雍丘邈未至為其兵所殺布見備甚敬之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

張濟自陝來和傕汜欲遷乘輿權幸弘農濟亦思故京邑遣使宣諭十反傕汜乃許自傕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眾稍衰帝又遣賈詡召羌胡大帥許以封賞令各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定故卓部曲將時為安西將軍董承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為牛輔將楊奉奉故白波賊帥從傕為將以有功遷為興義將軍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冬十一月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大李樂餞

帝東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帝幸其營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遂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和解之李傕郭汜悔遣天子復

相與和欲共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遣亡走荊州張濟與董承楊奉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至弘農東澗承奉與戰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帝露次曹陽墟名在今河南陝州西元和志陽曰七里澗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于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帝曰不可舍百官而去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承奉等議夜潛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船舉火為應帝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臨河河岸高十餘丈以絹縋而下餘人皆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舟者不可禁李樂以戈擊之舟中手指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縣名屬河東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安邑乃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及所掠宮人已而糧盡宮人皆食菜果張楊欲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孫策擊劉繇繇字正禮牟平人岱之弟于曲阿破走之

先是劉繇本治壽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已據壽春[illegible]
陽太守吳景孫策舅都尉孫賁[illegible]迎繇置曲阿既而
繇以景賁術所用乃迫逐使去景賁退保歷陽繇
遣將[illegible]以拒之[illegible]
不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兵千餘人騎數
十[illegible]比至[illegible]眾五六千[illegible]
周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遂攻橫江破之渡江轉鬭所
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雞犬菜茹一無所犯
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遂攻劉繇于曲阿[illegible]

[illegible]
布令諸縣諸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
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威震江
東術表策為殄寇將軍策以張紘[字子綱]為正議校尉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
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illegible]遂[illegible]
[illegible]
雍邱潰張超自殺[illegible]之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illegible]
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為
東郡太守[illegible]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
赴其難紹不聽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
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不下[illegible]
[illegible]
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illegible]
[illegible]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洪曰今日
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
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
紹知洪終不為已用乃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破之
[illegible]有兩州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

眾有恩信其推為烏桓司馬招誘胡漢得數萬人與紹之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illegible]感虞恩
德亦率種人隨輔南迎虞子和[illegible]與
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瓚兵敗收還易[illegible]京固守[illegible]
[illegible]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還雒陽
張楊使董承先詣雒陽修宮[illegible]
[illegible]帝東還[illegible]楊以糧迎道路

七月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幸南宮楊安殿
張楊以為己功故以楊名其殿曰[illegible]楊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
公卿楊當出扞外難[illegible]楊不亦出
屯梁[illegible]
官披荊棘依牆壁間[illegible]不至[illegible]
之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illegible]或饑死牆壁間[illegible]
或為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未可
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
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
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會韓暹
矜功專恣董承潛召操操乃以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
楊之罪[illegible]帝以暹楊有翼車駕功詔勿問以操領
司隸校尉錄尚書事[illegible]
曹操遷帝于許以為大將軍封武平侯[illegible]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意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
便唯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
[illegible]

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illegible]勸太守王朗避
之朗不從發兵拒戰敗績浮海至東冶[illegible]見策追擊大
破之朗乃降[illegible]策自領會稽太
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大尉紹恥班在操

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爲祭酒。

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嘉初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嘉謂其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時袁曹分爭融孤立不與通袁紹子譚爲青州刺史攻融自春及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胡三省注都昌之東山也都昌在北[illegible]昌故城在今山東[illegible]州府臨朐縣）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illegible]）

（[illegible]）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任峻（字伯達中牟人）爲典農中郎將（[illegible]）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操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先是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illegible]）術與布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走備與術戰又敗請降于布布亦忿術軍糧不至乃復與備合并勢攻術術以是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于布布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請靈等[illegible]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一發正中戟小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兵）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使圖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illegible]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illegible]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命故雅樂郎杜夔[illegible]作雅樂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繡張濟族子也先是濟在關中士卒飢餓至南陽寇略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illegible]

是曹操擊繡繡舉衆降操納張濟妻繡恨之繡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繡還保穰明年[illegible]

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初董卓召馬騰韓遂以圖山東到會卓死李傕等以騰爲征西將軍遣遂還留騰屯郿[illegible]諫議大夫种劭[illegible]左中郎將劉範[illegible]等謀誅傕使騰襲長安敗[illegible]皆死騰走還涼州[illegible]至是曹操將有事山東[illegible]關右爲變[illegible]撫以恩德雖不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可屬以西事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illegible]自以術及路皆是塗[illegible]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稱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遂僭號于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illegible]瑀之父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爲太尉尚先爲曹操所[illegible]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夏五月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且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女已在塗乃[illegible]

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于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乃用珪策與暹奉書使與己并力擊術許破術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從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擊勳等散走布追擊大破之殺傷墮水死者殆盡。韓暹楊奉縱暴徐揚間凡年劉備誘奉斬之暹奔并州道為人所殺。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寵敬十矣自稱。

自黃巾賊起郡國皆棄城走唯陳王寵有勇善射治兵自守國人不敢離叛故陳獨得完國相駱俊字孝遠烏傷人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時十[illegible]并[illegible]而食[illegible]赤[illegible]者其衆人人相以多為寇盜所虜云。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欲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風俗通荊有[illegible]氏[illegible]後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囑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赦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禍。

戊寅 三年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先是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至是煨等誅傕傳首于許詔高煨之封煨闅鄉侯。漢屬[illegible]煨後徵為大鴻臚[illegible]河南陝[illegible]卒。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使夏侯惇救備惇字元讓為順所敗。順所將七百餘兵每戰必克名為陷陣營。操乃自擊布與備遇于梁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布欲使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布乃[illegible]遣人求救于袁術術不能救嚴兵為布作聲援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名俱見前注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初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布不從遂疏順奪其兵以與魏續至是續等以叛。

布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水經注下邳城門名白門）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因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於是縊殺布及陳宮高順皆傳首許然後葬之。（操將殺陳宮謂以老母宮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至出就刑操為之泣涕厚其家初泰山臧霸等皆附于布及布敗霸等及布將張遼皆率其衆降操募霸得之二州近海者委霸等以遼為中郎將劉備從操還許操表為左將軍之會也 [illegible] 張遼字文遠雁門人）

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注見前）魯肅（字子敬臨淮人為東城長胡三省注前漢縣屬臨淮後漢省當是袁術復置）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丹陽）于陵陽（注見前）破擒之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慈走蕪湖）（[illegible]在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illegible] 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策還遣慈俱往前道軍人以為榮先是劉繇攻破笮融劉延以兵欲往豫章太守及是繇卒餘衆未有所

策命慈往撫安之且觀華歆所以御方規何如（[illegible]）曰僕子魚長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illegible]）之志

己卯　四年春三月袁紹擊公孫瓚瓚自焚死。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瓚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黑山帥救瓚未至瓚密使人齎書使舉火為應瓚自內出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京即所築高京）瓚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其將田楷戰死）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為單于。

蹋頓（邱力居從子）有武略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代立）總攝諸部紹攻公孫瓚蹋頓以諸部助之瓚滅紹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 [illegible]）

夏六月袁術北走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而士卒凍餒莫之簡恤既為呂布所破（事見前）又為曹操所敗（二年操東征術術棄軍走 [illegible] 由是遂衰）資食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復為所拒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于紹且言祿去漢室袁氏當興 [illegible]）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劉備邀之復

走壽春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嘔血死妻子奔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註見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强弱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郭圖等譖之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冬十一月張繡降

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賈詡書結好詡于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詡因勸繡歸曹操繡從之操以繡為揚武將軍詡為執金吾。

復置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强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阜字義山天水冀人操使侍御史衞覬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往鎮撫之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强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

孫策襲廬江取之而豫章太守華歆降。

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部曲孫策惡其兵强勸勳攻取上繚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有上繚水策師勳既行策與周瑜輕軍襲拔廬江悉降其衆勳北歸許策遂西破黃祖旋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往見歆曰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君今守孤城資糧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丘地名在南昌府城北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與君絕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降策向歆拜禮為上賓策之入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皖城後漢既為廬江郡治故城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

劉備起兵徐州以討操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　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泄，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強諫，紹以為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illegible] 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四月操引軍東行趨白馬。良來迎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延津

紹復下從。[illegible]

至延津南。[illegible]

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與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illegible]

關羽之為人[illegible]

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illegible]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illegible]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illegible]

將兵赴喪。遂留巴邱。[illegible]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illegible]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illegible]不如北。南利在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臨官渡。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為地道攻操。操輒于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illegible]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且宿營別為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貪財。紹不能足。遂奔操。說操襲瓊[illegible]

之今何故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illegible]
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營中驚
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
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高覽攻
紹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
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
乃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大潰紹及譚等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
寶餘眾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所執大
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迎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

之曰當紹之彊孤猶
不能自保況眾人乎紹走至黎陽北岸餘眾稍復歸之
還遂殺田豐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軍勝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
不望生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
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冀州城邑多降于操
紹復擊定之明年自將[illegible]
有星孛于大梁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
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
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

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
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與合榻對飲謂肅曰漢室不可
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
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粗疏權益貴
重之
張魯據漢中後漢書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
漢中[illegible]後復襲取巴郡[illegible]
璋力不能征遂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illegible]建安二十

年罷郡。太守通貢獻而已[illegible]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荊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略汝南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
多應之曹操遣[illegible]為備所殺備走還紹軍陰欲離
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
都等合操遣蔡陽擊備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是操自擊
備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
之益其兵使屯新野[illegible]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引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冀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自軍敗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illegible]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illegible]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illegible]與[illegible]有隙[illegible]尚為[illegible]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退[illegible]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illegible]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自[illegible]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遣質

癸未八年春三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illegible]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illegible]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冬十月操還救譚

大破之譚分不服尚因之[illegible]

救……謂……其捐忠思義……

十則……述……其……

字之……其……有之……不……善……

辛毗……東……白……其前……

譚……表……郭……救……圍……

者五……由者……免……

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

曰方有事四方表坐保江漢之間……

民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

天下之難未有大於此者也……

時力專……則……圖也……其……取之……

之後數月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辛毗復見……

操聞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明公……

袁氏本兄弟相伐……連年戰伐……

所不運……能自守……其……此乃天亡……

尚之……與……明公不……用……

之……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原還鄴操引軍還

甲申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

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二月尚復攻……

月尚復攻譚……配……操……

土山地道……又攻……

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

夜浚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

死者過半七月尚將兵救鄴……

將……北……而……

……

呼城上人……

……

七里……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

之敗還……亦破走……曲漳……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

……中山……

……開門納操兵配……

……

……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紹妻……其家

人寶物賜絹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

州……為……

冬十月……東……

……孫翊……嬀覽……殺……

……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嬀覽……殺太守孫翊……取翊妻徐氏

……許……

……使……

……二十餘人與盟誓……

……徐……

……入……得……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殺覽徐入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自椒邱還[illegible]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illegible]其餘賞賜有差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

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illegible]操進[illegible]然後進攻譚奔南皮[illegible]是操攻南皮急譚出戰甲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illegible]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請收葬譚尸[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司空掾[illegible]

幽州將吏逆刺史袁熙追使降曹操[illegible]熙尚俱奔烏桓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操封列侯[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以荀悅爲侍中字仲豫淑之孫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擊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尚攻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爲刺史[illegible]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illegible]操遣[illegible]其將樂進李典擊之[illegible]野人擊之不拔[illegible]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尚袁熙奔遼東公孫康斬之[illegible]袁尚[illegible]兄弟歸

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塹平虜泉州二渠[illegible]東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豈能為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illegible]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illegible]疇皆拒之然常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之士[illegible]疇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軍次無終[illegible]時操將方夏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illegible]道出盧龍[illegible]達于柳城[illegible]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從盧龍口越白檀[illegible]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illegible]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眾大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illegible]誘尚熙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遂其首[illegible]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illegible]

劉備見諸葛亮[illegible]于隆中[illegible]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illegible]與崔州平[illegible]謂為信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illegible]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illegible]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士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戊子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將其徒客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寧遂奔吳孫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都尉呂蒙破其前鋒偏將軍董襲等盡銳攻之祖挺身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

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遼多大略操謂曰君弟跑亮則亮無所及也操聞而怒之欲收之執職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并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指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答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以荊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琦遂出爲江夏太守

[illegible] 及表卒蔡瑁張允等奉琮為嗣未發喪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以州降操遂進兵[illegible]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illegible]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illegible]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之[illegible]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阪[illegible]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十騎走[illegible]張飛將[illegible]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illegible]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illegible]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為孫權使襄陽不及遇劉備同往夏口[illegible]于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illegible]亮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
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
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
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
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
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鬥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
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
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
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
受使至番陽番音婆見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
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
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
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
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
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

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
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
此案同遂遣三萬人以周瑜程普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為左右
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進與
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字公覆零陵人曰今寇衆我
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
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
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
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縣故城在今湖北荆州府監利縣
州府之華容縣東界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
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操既出乃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
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劉備周瑜水陸并進
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

陵江□□□□之□以者為□□為□師中郎將督諸郡賊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黟歙賊[illegible]今徽州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illegible]之。及是黟賊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illegible]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弋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驚走，守路者皆潰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illegible]齊為太守。

己丑 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illegible]開芍陂[illegible]屯田。

先是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遣兵救之，未至，權退[illegible]因是操治水軍自渦入淮[illegible]出肥水，軍合肥，以揚州刺史劉馥[illegible]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周瑜進攻[illegible]南郡與仁隔江未戰，甘寧[illegible]仁分兵騎圍之，急。瑜用呂蒙計[illegible]身與蒙西救寧，大破仁兵[illegible]北岸

其仁相拒至是歲餘，所攻擊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illegible]今湖北[illegible]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illegible]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illegible]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illegible]

庚寅 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和洽[illegible]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illegible]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行之，必有疲瘁[illegible]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于鄴[illegible]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述下令。[illegible]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illegible]權不從。備[illegible]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illegible]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京，京口城也。今江南鎮江府治。見權，請與權從弟奮威將軍瑜字仲異]俱進取蜀，并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蹙操。權許之。瑜還治裝，道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

邱。[illegible]巴邱[illegible]湖南岳州府治[illegible]

故遂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illegible]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官。[illegible]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illegible]

初，士燮為交趾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威尊無上。[illegible]騭至，燮率兄弟奉承節度，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illegible]三月，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騰與韓遂為異姓兄弟，既而更為仇敵，朝廷遣使

和解之後曹操徵騰為衛尉使其子超代領部曲至是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淵字妙才操族弟）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為襲己於是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漢代皆為要地）七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二將渡蒲阪津（蒲阪津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西）據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度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諸將扶操上船 [illegible] 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 [illegible] 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渭口渭水入河之處）[illegible] 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illegible]）乃偽許之而離間超遂使相猜疑（[illegible] 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奔涼州（[illegible] 日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 [illegible] 為堅壘 [illegible] 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月操軍追至安定涼州參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而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會北方有事（[illegible]）夏侯淵屯長安遂還（[illegible]）明年操誅馬騰夷三族于是超率諸戎攻取郡縣殺刺史太守盡據隴右之（[illegible]）阜與姜敘（敘字伯奕）[illegible] 起兵破超（[illegible]）超奔漢中（[illegible]）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扶風法正（正字孝直郿人）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別駕張松與正善而使詣州不為曹操所禮松恨因勸璋絕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佯為不得已而行比還為松稱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上簿黃權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璋不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

有曹操雖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illegible]劉璋敕在所供奉[illegible]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illegible]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至[illegible]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葭萌漢縣屬廣漢郡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夏五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徙治建業（秣陵本楚金陵邑秦改曰秣陵[illegible]吳大帝改曰建業[illegible]）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于是作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北）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illegible]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illegible]

過受諫而不厭[illegible]義斷恩也[illegible]

權作濡須塢（濡須水名源出巢湖東流入江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與無為州接界）

冬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須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已而曹操攻濡須權禦之相拒累月（操出濡須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舟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明年正月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語諸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

十一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葭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兵弱，今不往救，則孫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于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松以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illegible]

癸巳　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為九州。

省司隸及幽、并、涼、交四州，為冀、豫、兗、青、徐、揚、荊、雍、益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隸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內部。[illegible]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封凡十郡，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illegible]

甲午　十九年春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夏閏五月，孫權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徙，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其地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操以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illegible]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先是，劉璋遣其將吳懿[illegible]等拒備，皆敗退。諸軍降，備遂分定諸縣，進圍雒城。[illegible]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illegible]

[illegible]

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從舉事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兵屯城北。成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illegible]董和[illegible]。吳懿、費觀[illegible]，璋之婚親；[illegible]本璋所任用；[illegible]彭羕，又璋所排擯；劉巴者，宿昔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illegible]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操將擊孫權，參軍傅幹諫曰：[illegible]今天下未承王命者，惟吳與蜀。然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服，易以德懷。宜且按甲寢兵，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留少子植守鄴。（植字子建。）守鄴以邢顒（顒字子昂，河間鄚人）爲植家丞。（[illegible]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以書諫植曰：[illegible]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illegible]）[illegible]操進軍合肥，至十月無功而還。

冬十月，夏侯淵討枹罕賊宋建，斬之。

初，隴西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操遣夏侯淵自興國（城名，在今秦州[illegible]）討之，屠枹罕，斬建。淵先破走韓遂于長離（川名，在秦安縣[illegible]），悉降。馬超[illegible]諸羌。明年，金城諸將斬送遂首，于是涼州悉平。

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及二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爲請，不得。伏后與父完書，[illegible]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呂蒙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南赤壁磯口。

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耳。權怒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襲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益陽，今屬湖南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磯名，在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江北。烏林，顧氏萬公實敬輿國志考三國志，曹之敗多作烏林，其時孫出江之南，烏林在江之北，故互言之也。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勠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急，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逕湖南之永州府長沙府湘陰縣，北入于洞庭。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與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陽平，關名，在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今寧羌州亦有關名陽平，乃後代所置。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拒關堅守，操攻之不能拔，欲引軍還。會而軍夜迷，誤入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眾潰，奔巴中。魯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鋭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復渡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遂還。是冬，張魯自巴中將餘眾降，拜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魯將閻圃及五子皆為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裴松之曰：虛封自此始。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魏王，殺其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鉅鹿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琰失所舉。琰取其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以琰意指不遜，收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桓階、和洽進言救玠，洽陳理，操曰：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玠剛直忠公，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宜考驗其實。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聽，玠遂免黜。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巽謂夔曰：儀已害玠，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

[illegible]

五月己亥朔日食。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於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并州諸郡 [illegible]）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三月權降。

先是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之大敗而還（[illegible]）所[illegible]等以[illegible]于是操擊權進軍居巢權保濡須操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illegible]）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illegible]）乘金根車（[illegible]）駕六馬設五時副車（[illegible]）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illegible]）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欲以女妻丁儀（[illegible]）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illegible]）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illegible]）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illegible]）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illegible]）張郃督諸軍徇三巴（[illegible]）巴西太守張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illegible]）至是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illegible]）

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illegible]操遣曹洪拒之[illegible]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遣陸遜[illegible]討丹陽山越賊平之[illegible]言方今[illegible]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illegible]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遜討破之遂部伍東三郡[illegible]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illegible]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illegible]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illegible]等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illegible]時有京兆金禕[illegible]自以世為漢臣乃與紀[illegible]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illegible]

二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曹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斬夏侯淵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是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illegible]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illegible]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張郃引兵還陽平[illegible]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眾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曹操自長安出斜谷[illegible]遮要以臨漢中[illegible]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眾[illegible]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illegible]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illegible]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

備設壇場于沔陽[illegible]陳兵列眾群臣陪位奏以備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子還治成都以許靖[illegible]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illegible]進位有差[illegible]問趙人才可[illegible]一世之傑[illegible]

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呼之髯。羽省書大悅。是

司馬費詩奉使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為羽所獲，不屈，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不沒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守傅方皆降羽。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與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內作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呂蒙卒。

關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以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羽驍雄，有兼并之志，勸權取羽。權嘗為其子求婚于羽，羽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陸遜詣蒙，問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陳狀，權遂發兵，令蒙先行，而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操使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屯助曹仁與羽相持。操用董昭計，[illegible]乃露權書，敕晃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仁，駐軍摩陂(在今汝州)。[illegible]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精兵𦨴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皆[illegible]蒙遂入江陵，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聞南郡破，即南

走還而士卒皆無鬭心（羽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待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無鬭心）會孫權已至羽西保麥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因遁走兵馬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至漳鄉（在當陽縣東北漳水之南）與其子平皆被害于是孫權遂定荊州以呂蒙為南郡太守陸遜為鎮西將軍皆封侯遜屯夷陵守峽口（西陵峽口也峽之一在今荊州府夷陵州西北）後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illegible]）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

以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庚子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漢亡[illegible]下　考范曄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魏[illegible]）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位為丞相冀州牧

操卒太子丕在鄴國聞至群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曰王薨于外[illegible]太子即位[illegible]且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illegible]太子即王位[illegible]御史大夫華歆（[illegible]奉策詔授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

諸侯在國[illegible]使者不聽[illegible]

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立法自今宦者不得過諸署令（[illegible]）

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以士人補之（[illegible]）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illegible]九品[illegible]正[illegible]）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illegible]）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illegible]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丕愛之以為新城[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向成德[illegible]）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
患丕不聽遂遣夏侯尚等襲封封破走還成都諸葛亮
慮封剛猛難制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illegible］)逵曰州本以六條
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糾天下復何取正乎(［illegible］)［illegible］阿縱不如法者
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
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山陽漢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于圖讖(［illegible］)
也魏之羣臣因共勸丕［illegible］
識遣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
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于繁陽(［illegible］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
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奉漢帝為山陽公(［illegible］)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
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
為司空

十一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

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
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
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
毗曰陛下使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
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
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丕
乃徙其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訖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三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元德，涿郡涿（今直隸涿州）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illegible]）。建安末自稱漢中王（[illegible]遂正位于蜀）。

辛丑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言符瑞，乃即帝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illegible]不列[illegible]義[illegible]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大天下[illegible]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鄂[illegible]江夏[illegible]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illegible]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群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

（[illegible]）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illegible]）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其降。（[illegible]）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illegible]）

（[illegible]）已而吳遣中大夫趙

吝了能吳入謝于魏[illegible]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有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會乃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illegible]以優崇之

吳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於是以諸葛恪字元遜張休字叔嗣顧譚陳表[illegible]表字文奧[illegible]以選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illegible]之因欲封休為侯權以幼辭之[illegible]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閻柔通貢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illegible]皆為鮮卑庭分地統領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以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illegible]

甲辰 二年[illegible]魏黃初五年吳大帝黃武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illegible]

帝自許歸將進擊吳[illegible]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擊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illegible]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許向[illegible]道[illegible]帝復自[illegible]

五溪諸蠻夷授以官爵[illegible]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illegible]攻[illegible]亭[illegible]還永安[illegible]

帝自巫峽[illegible]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illegible]

遜將進攻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illegible]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以萬數[illegible]還白帝[illegible]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illegible]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illegible]擊吳吳王權改元[illegible]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不從使責吳任子不至遂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也不從命將軍曹休[illegible]

[illegible]等圍南郡吳遣將軍[illegible]救南郡朱桓[illegible]拒仁[illegible]

內外斷絕不求自救[illegible]

權不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illegible]

于是權改元[illegible]臨江拒守不自作[illegible]

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晉休在洞口會大風吹吳兵船[illegible]溺死者[illegible]魏班

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將[illegible]遣[illegible]及是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illegible]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

示弱以誘之[illegible]

常雕王雙等襲中洲[illegible]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自拒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仁退[illegible]

[illegible]以兵來救為尚所御於是中外隔絕城中兵多腫病堪

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怖意方

[illegible]何險攻破魏南屯魏軍攻之自[illegible]凡六月不能克

[illegible]日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illegible]

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illegible]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illegible]

既遣策今[illegible]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

位[illegible]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

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

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

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

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七大赦

改元建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illegible]取決焉

[illegible]

六月益州郡耆[illegible]雍闓[illegible]等以[illegible]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求附于吳吳以為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叛牂牁越巂皆應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

史臣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魏以鍾繇為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請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主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而遣芝芝至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illegible]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illegible]用之未見其利[illegible]今日之計[illegible]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役不再舉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illegible]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漂蕩幾覆于是旋師[illegible]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巳　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等遂平四郡

亮率衆討雍闓（行參軍馬謖送之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馬謖字幼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
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進入滇池（滇池……益州……今……）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
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將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尚書令……中書……所在……不……公……功自……名……）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諫之，丕怒，……

宗廟幾覆，今又勞兵遠襲，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幸廣陵（……）。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臨江觀兵，戎卒十
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
冰，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
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夫人……）遣將高壽等率敢死士于
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
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
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耦……），雖未
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郡分東西部都尉……）鮑勛治之，太子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
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
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營
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不舉……）。丕聞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

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 [illegible]

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 [illegible] 勛父信

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 [illegible] 丕怒甚

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 [illegible] 驃騎將軍曹洪

而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

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

廉無今日又謂郭后 [illegible] 曰洪今日死吾明

日敕帝廢后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立 [illegible]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甄夫

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

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

愛之 [illegible] 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丕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illegible]

篤之 及是丕疾篤立為太子命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

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諡甄夫人曰文

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 [illegible] 首陽山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 [illegible] 堅守

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

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

退 [illegible]

魏徵 [illegible] 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

中大夫不受至是叡又為太尉讓位于寧不能致為光

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丁未 五年 [illegible] 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

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illegible]

[illegible]

瀘水節古若水注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又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墳此石馬即白馬也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進擊以問孫資（資字彥龍太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必當更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濕穀薄絹為市雖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 六年（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有馬頭坂是也）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楙字子林惇中子也舊通鑑以楙為都督同之子楙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都督）關中至是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延字文長義陽人）曰楙主婿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注見前）循秦嶺（秦嶺在西安府盩厔縣南）而東當子午（谷名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由斜谷取

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城固縣北）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illegible]）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illegible]）使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illegible]）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illegible]）

（[illegible]）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詣亮降亮美其膽留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illegible]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誘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為

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 [illegible]

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略盡。初叔命賈逵引兵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兼道進即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逵兵至多設旗鼓吳軍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于帝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 [illegible] 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 [illegible] 西取巴 [illegible]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後出師表三國志不載出張儼默記

[illegible] 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 [illegible] 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陳倉治其城亮攻之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 [illegible] 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 [illegible] 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以是悅之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

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 [illegible] 今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 [illegible] 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衞尉陳震（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吳，權與漢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魏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還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置上大將軍，位在大將軍之上）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還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illegible]）留武昌（[illegible]）。

冬十月，魏以衛覬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爲聽訟觀（[illegible]），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illegible]）

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請置律博士。從之。（[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illegible]月，魏立郡國史課試法。尚書諸葛誕（[illegible]）等以罪免。

魏尚書郎（[illegible]）中書郎（[illegible]）鄧颺（[illegible]）等，爲四聰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illegible]）、中書令孫資子密（[illegible]）等，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illegible]）

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兵伐漢丞相亮出次成固赤阪（今[illegible]）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從之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illegible]）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入（[illegible]）司空陳群以斜谷阻險轉運恐見鈔截[illegible]魏主從[illegible]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兵往次于成固赤阪（[illegible]）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illegible]）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illegible]）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先是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六月亮以糧盡退軍[illegible]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illegible]禦之[illegible]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illegible]亮破之因大[illegible]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illegible]懿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illegible]）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伏弩射郃中飛矢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illegible]不敢相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illegible]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詐降魏兵于阜陵（漢縣屬九江郡今[illegible]滁州全椒縣）

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伏兵阜陵以俟之凌[illegible]布書請兵迎之[illegible]

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徵之既至飲酒一石不亂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 十年 [illegible] 春二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痛之甚追諡[illegible]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皆諫不聽 [illegible]

吳遣使如遼東從其將都尉[illegible]

遼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恭病消遂劫奪恭位魏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吳主遣將軍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

時虞翻徙在交州[illegible]之以爲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遠絶恐[illegible]權欲誅不敢作表以示呂岱[illegible]

也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內擊于成山[illegible]斬之[illegible]召之已而以其[illegible]還

魏以劉曄爲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illegible]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癸丑 十一年 [illegible]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

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改年爲青龍以摩陂爲龍陂

吳主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illegible]吳使者[illegible]于魏魏封淵爲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illegible]奉表稱臣于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爲燕王[illegible]可信但可遣吏兵護送[illegible]不聽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彌晏等首傳送于魏[illegible]

魏封淵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欲自征淵[illegible]

陸遜上疏切諫權乃止[illegible]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徙兵固守魏主叡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眾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illegible]）

庲降都督張翼（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胄[illegible]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illegible]翼曰[illegible]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成基以破牂牁斬之[illegible]

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illegible]運米積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叡素服發哀諡曰漢孝獻皇帝[illegible]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武功[illegible]）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illegible]）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illegible]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

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

曰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

時漢軍方出武功與入渭魏主必不能遠出乃使秦

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illegible]水軍御

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魏主

[illegible]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

戰魏主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

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

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

戰邪[illegible]

人問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

字孫德[illegible]省[illegible]諮以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

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

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

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八月亮卒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

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

不敢逼于是儀結營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故也[illegible]

有八陣圖[illegible]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

岸[illegible]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

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

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

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

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深惜二人

之才不忍偏廢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

維次之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令禕往揣延意指

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

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

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

延果大怒[illegible]

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

成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儀等將軍何平（[illegible]）[illegible]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夷延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illegible]

諡曰忠武。（[illegible]）

[illegible]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illegible]）吳人聞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一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illegible]）漢中郎將宗預使吳，（[illegible]）[illegible]巴丘之戍，西門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illegible]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乙卯，十三年（吳嘉禾四年，魏青龍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自殺。（漢嘉[illegible]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illegible]）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illegible]）[illegible]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illegible]）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儀廢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時軍國多事，禕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既作許昌宮，（[illegible]）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illegible]）築總章觀，高十餘丈。（[illegible]）又欲平北芒，（[illegible]）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害，邱陵既夷，將何以禦之？乃止。（[illegible]）是秋，洛陽崇華殿災。（[illegible]）帝問太史令高堂隆。（隆字升平，泰山人。[illegible]）

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

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叡不聽復營之更名九龍殿引穀水過殿前[illegible]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叡以問隆對曰詩曰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

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當與善人此

不可不深防而預慮之叡為之動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問其數[illegible]更對[illegible]

國家不與九卿[illegible]

之。[illegible]

秋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illegible]

魏主叡無子養芳及詢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

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illegible]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illegible]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illegible]

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illegible]

討曹魏主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令于綽[illegible]以問鉅鹿張臶[illegible]

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

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為晉魏之讖。

十四年[illegible]夏四月帝如湔觀汶水[illegible]

而還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illegible]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群卒

群前後數上封事諫諍得失每上輒削其草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

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

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應選昶為人謹

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illegible]

皆依謙實以見其意[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

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以變民耳目魏主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illegible]
黃犧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
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而反嘗問曰司
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
之知也[illegible]

[illegible]

故也今上疏者[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
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吳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圜丘南北郊[illegible]

[illegible]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illegible]
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illegible]

[illegible]

于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illegible]

[illegible]

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于北郊
以武宣皇后配[illegible]

[illegible]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主徙長安鐘虡橐駝銅人承露盤[illegible]

前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illegible]

又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
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

故立仁學以示[illegible]陛下通明[illegible]興或有求而[illegible]無求于[illegible]而[illegible]所宜義制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字子家〕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illegible]〕。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illegible]〕

[illegible]

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illegible]公府為吏[illegible]

久之，事竟不行。

[illegible]

戊午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為軍陣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illegible]〕叡遣毌丘儉〔毌丘複姓，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隧。〔[illegible]〕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illegible]〕

[illegible]

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

然[illegible]

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illegible]

二月魏以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爲司徒

魏主叡問虛曠可爲司徒者[illegible]處士管寧叡不能
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
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爲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爲皇太子

以司農孟光[illegible]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
郎郤正（字令先）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

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
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
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
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
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拔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illegible]
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
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
衍等盡銳趨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衍等恐引
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illegible]使衍等逆戰懿
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會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雨月餘不
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
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而霖霽懿乃作土山
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
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走懿縱兵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
洛陽于是遼東帶方[illegible]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illegible]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釁[illegible]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illegible]

[illegible]之爲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爲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
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
時親臨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

朝臣會議皆合奏其罪於是特詔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宇[illegible]爲大將軍[illegible]

政[illegible]

字[illegible]誠固辭[illegible]

爲[illegible]對[illegible]不堪大任[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時[illegible]在側[illegible]且請召司馬懿與

相參[illegible]從之既而中變[illegible]放資復入說[illegible]又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爽爲大將軍懿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illegible]爲長

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

事已施行帝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

疾驅入朝

己未三年[illegible]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

詔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illegible]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

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恨

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illegible]

諦也又教芳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illegible]

日立爲太子叡尋卒芳嗣位[illegible]

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

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illegible]爲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

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illegible]

國李勝[illegible]何晏[illegible]皆有才名而急於富

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

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illegible]

[illegible]二月以懿爲太傅

自以其弟[illegible]皆爲將軍[illegible]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

書盧毓爲僕射而以晏代之以[illegible]

[illegible]

吳以將軍[illegible]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illegible]素簡略與言論或時不應或

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

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

吾之非是以默然耳[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illegible]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

上嘉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illegible]〕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春以張嶷〔[illegible]〕爲越嶲太守

初丞相亮既殁越嶲夷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illegible]〕……八百餘里及嶷爲守招懷新附誅討強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illegible]〕

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略淮南決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illegible]〕魏將軍王淩與吳戰敗之司馬懿……拒吳〔[illegible]〕……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illegible]〕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艱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illegible]〕……喻指琬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當分裂……期一二遷不克果〔[illegible]〕……以涪……有警則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illegible]〕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illegible]〕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壬戌五年〔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諸軍皆為琬繼領偏軍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三國志先書甲子〕

冬十月……王平督漢中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王平督漢中

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魏軍敗走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爽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illegible]）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不然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遣護軍劉敏[illegible]據興勢（[illegible]）敏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費禕督諸軍救漢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illegible]）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illegible]）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illegible]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illegible]）

（[illegible]）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吾氏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爲太子封霸爲魯王霸和同母弟也[illegible]與太子同[illegible]如一（[illegible]）群臣多以爲言權乃命分宮別僚（[illegible]）積不和於是[illegible]各有所附[illegible]國中分（[illegible]）人以爲[illegible]太子寵[illegible]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粲[illegible]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illegible]切不懼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之[illegible]怒（[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漢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漢大司馬蔣琬卒（[illegible]）

魏帝始自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侍中黃皓爲中常侍

董允秉性不苟[illegible]帝甚嚴憚之[illegible]

後患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代允爲侍中恢多授勢挾智數禕以爲賢越次用之恢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

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懸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

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來降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朔日食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爲司空邈不受

邈先爲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祿大夫升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九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推承諸葛亮之成規因循不革

蜀漢

帝禪

己巳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 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字元則沛國人）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 [illegible]

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太僕王觀分據爽羲營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有無君之心皇太后令罷爽兄弟吏兵以侯就第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爲懿使爽所親說爽宜早自歸罪爽 [illegible]

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劾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謀逆于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皆伏誅夷三族

[illegible]

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

[illegible]

今依 [illegible]

魏護軍夏侯霸（字仲權淵之子）來奔

霸爲曹爽所厚以父死于蜀常切齒有報復之志爲征 [illegible]

蜀護軍姜維爲征西將軍夏侯霸之從子[illegible]
也至是司馬懿任[illegible]以爽[illegible]而元又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illegible]使句安
[illegible]
[illegible]魏征西將軍郭淮使雍州刺史陳泰[illegible]斷其運道
及城外流水將士窮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
之出自牛頭山[illegible]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

壘勿與戰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
洮水[illegible]維懼遁走安等降
[illegible]秋吳主[illegible]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
將軍朱[illegible]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
[illegible]吳主權生少子亮[illegible]權愛之全公主既
與太子和有隙[illegible]
結朋黨以害其兄心[illegible]孫峻[illegible]
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矣若使一人立者安得
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illegible]乃幽
太子和將軍朱據諫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
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illegible]

[illegible]各[illegible]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
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徙故
鄣[illegible]賜[illegible]殺楊竺[illegible]
霸亦賜死遂立亮爲太子[illegible]
辛未　十四年[illegible]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
彪[illegible]遂盡錄諸王公于鄴
初淩以將軍假節都督揚州[illegible]甥令狐愚[illegible]
[illegible]爲兗州刺史[illegible]舅甥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淩謀以
魏主制于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會
愚以病卒至是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
黄華華與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

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illegible]
[illegible]淩勢窮面縛水
次[illegible]送淩京師道飲藥死懿至壽春窮治其事
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淩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
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illegible]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主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會祀南郊得風疾欲召和
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權以
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illegible]

用收日例臣才器及谷者乃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將吳主[illegible]見吳主以大將軍侍太子

太傅[illegible]少傅有司諸務一統[illegible]乃

以聞。

費禕北屯漢中[illegible]以陳祗守尚

書令。

禕還成都[illegible]乃復北屯漢壽

[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爲大將

軍。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

吳主權病篤[illegible]召諸葛

恪孫弘太常滕胤[illegible]及侍中

孫峻[illegible]

峻之乃論權曰太子亮[illegible]以恪爲太傅府領

徒將軍呂岱爲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illegible]

[illegible]

吳不悅。

吳徙其齊王奮[illegible]于豫章

先是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奮爲齊王

居武昌休爲琅邪王居虎林[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illegible]

奮七[illegible]琅邪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裕遣之陵

曰明臨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爲王爲

成[illegible]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

不敢負先帝詔。遂行。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illegible]十二

月魏人擊之恪與戰[illegible]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illegible]以遏巢湖[illegible]至是諸葛恪

更作大隄左右結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通木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

言于司馬師以今因吳內侵使文舒王昶逼江陵仲恭

毌丘儉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

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毌丘儉

各獻征吳之策[illegible]

[illegible]

祀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諸攻東興將

兵四萬攻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于堤上分兵攻兩

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illegible]

留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

[illegible]之乃辟[illegible]

進時北風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天寒雪魏將方
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
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笑之不即嚴兵奉兵得
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
浮橋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嘏與韓綜等棄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
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illegible]

[illegible]

癸酉 十六年 [illegible] 春正月魏降人郭循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 [illegible] 獲魏中郎將
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欲主
前為左右所遏輒不果至是歲首大會於漢壽
禕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資性泛愛不疑於新附太過張嶷嘗
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

○夏五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同
辭諫恪不聽乃著論諭衆 [illegible]

[illegible]

衆人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 [illegible]

騷天下震動今甫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
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
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
以四月發 ○漢姜維伐魏圍狄道 見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
而有每欲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吳諸葛恪入淮南圍新城復救狄道司馬師以二
方皆急師未可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
連月城中兵多死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然城雖陷
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
夫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補其缺
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
大暑吳士疲勞死傷塗地恪乃引軍去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illegible]殺故南陽王和

恪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illegible]欲向青徐孫峻因搆恪於吳主亮云欲爲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并夷三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此收和印綬遷使者賜和死[illegible]

[illegible]其子皓及諸[illegible]

[illegible]以今

甲戌 十七年[illegible]魏主髦正元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illegible]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illegible]遂廢其后張氏[illegible]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illegible]其父太僕恢不悅[illegible]使閉門謝客後司馬師不咲以豐爲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illegible]不得在[illegible]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illegible]豐雖爲師所親待而心常在玄[illegible]以[illegible]師[illegible]殺之遂收玄緝[illegible]下廷尉鍾毓[illegible]之[illegible]案治[illegible]大將軍以元代之緝知其謀逆皆夷三族[illegible]

[illegible]人

漢姜維伐魏

維出隴西與魏將徐質戰破之拔河關[illegible]狄道臨洮三縣遷其民還[illegible]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illegible]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illegible]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illegible]

[illegible]曰彭城王據叔也今來立我何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高貴鄉公明帝弟[illegible]之[illegible]

乃召髦於元城[illegible]

乃羣臣議（[illegible]）十月髦至元武館（[illegible]）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illegible]）百官陪位者皆欣欣焉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欽字仲若譙人）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儉以[illegible]見愛于（[illegible]）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illegible]）于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illegible]）

（鎮南將軍諸葛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至項（[illegible]）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基言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與儉等迫脅是以重衆若大兵一臨民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進據南頓（[illegible]）儉等亦往爭南頓基先到乃還保項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誘脅之耳事小留待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illegible]）向壽春胡遵出譙宋（[illegible]）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家皆在北降者相屬（[illegible]）刺史鄧艾將萬餘人（[illegible]）儉使欽襲之（[illegible]）

（[illegible]）

欽亦[illegible]遂走（[illegible]）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illegible]）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諸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illegible]）二月師卒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師病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傅嘏與會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illegible]）

（可不慎哉）

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于洮西（[illegible]）欽道不克而

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雍州刺史王經（字彦偉，清河人）與戰于洮西，大敗，死者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諸將以賊衆不可與爭鋒，泰曰：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東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

至狄道，于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維攻不克，乃遁而還。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魏主髦視學。

初，魏主髦宴群臣于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爲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字子初）、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字季彦）及鍾會等講宴于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會集，輒馳而至。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段谷，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地名，在甘肅），魏人以爲力竭，

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賊有黠數，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元和志：段谷水在秦州上邽縣），大破之。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

八月，魏司馬昭自爲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吳孫峻死，以其從弟綝（字子通）爲侍中、輔政。

先是，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峻，事泄，死者數十人，并及朱公主（吳主權女）。至是，將軍呂據等進軍淮，峻人見據軍伍整肅，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以後事付綝。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吳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出駐武昌，未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綝。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擁兵自衛，綝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蒼龍門（吳建業宮門名），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矣。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晚，據不至，綝兵大會，殺胤。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綝多行無禮，事見殺之事。）

魏以盧毓爲司空。

魏以盧毓爲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字休徵，瑯邪人）。

不許

二年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問難又料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亮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魏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誕素與夏侯元等友善元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蓄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又請增兵築城以備吳寇意欲保有淮南

五月詔徵誕爲司空誕遂

殺揚州刺史樂綝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及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軍王基陳騫等四面合圍吳將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文欽外勢魏兗州刺史州泰破走之孫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復遣異等解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全懌兄子輝等得罪于吳奔魏昭僞作輝書告懌等言吳中怒諸將不能拔壽春欲盡誅之懌等恐遂率衆出降

姜維伐魏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帥騎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戊寅　漢景耀元年　吳孫休永安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誕殺欽城中食盡降者

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
恨遂殺欽欽子鴦虎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
昭曰欽子則應誅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
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
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
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
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吳將于詮
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
吾弗取也乃免冑陷陳而死吳將唐咨等皆降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
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
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
之以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是月姜維聞誕死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
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康成之孫康成子益恩死黃巾之亂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為五更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
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字元宗一名彭祖為烏程侯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詰問猶懼不朝使弟據入宿
衛恩恂闓分屯諸營以自固亮陰與全公主將軍劉丞
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密詔尚嚴整兵馬又詔紀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從姊也遂泄小事不密以告紀尚無遠慮以語紀母紀母使人密語綝九月綝
以兵襲全尚殺劉丞于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大怒

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
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恭武江夏人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
彝長沙臨湘人魏尚書令階之弟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邪王休
于會稽遣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後會稽謠言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黜為候官侯亮自殺綝
殺全尚遷全公主于豫章
十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
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詣闕上印
綬節鉞求避賢路休引見慰諭之以為丞相荊州牧封
南陽王子皓為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
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
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反休
執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所請
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衞士叉
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于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
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曰丞
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
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
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曰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

千人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斲其木而埋之改葬諸葛恪等

[illegible]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illegible]

[illegible]遂釋

詔漢中兵退守漢樂二城（建興六年諸葛亮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

[illegible]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雖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守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重關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詔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illegible]）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守漢城

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先是頓丘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illegible]）諸葛瞻（字思遠亮之子）為僕射

祗以巧佞有寵位在姜維之上及是卒帝痛惜之

蜀人追思諸葛亮咸愛瞻才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此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或過其實

庚辰三年（魏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illegible]）

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illegible]）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illegible]）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髦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荀顗召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illegible]）

人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illegible]）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

己卯四年（魏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冬以董厥（義陽人）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字長元義陽人）爲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建無能匡矯延將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憂）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鮮卑索頭（鮮卑別部姓拓跋氏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音克寒北方之尊稱也）毛（後魏追諡成帝）始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諡宣帝）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獻帝）使其兄弟七人（兄紇骨氏弟普氏次拓跋氏次達奚氏次伊婁氏次丘敦氏次俟亥氏）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爲十族（共爲十族與帝爲十姓）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諡聖武帝）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是爲後魏始祖神元帝）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定襄郡治盛樂故城在今歸化城）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遣其子沙漠汗（...）入貢于魏因留爲質（胡三省曰拓跋氏始見此）

庚辰五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洮陽城今屬臨洮府）

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于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衛有侯和城）維敗之

吳以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爲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興爲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爲左右將督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向秀（字子期河內人）琅邪王戎（字濬沖）沛國劉伶（字伯倫）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鍾會方有寵[illegible]與人[illegible]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illegible]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illegible]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嘗從隱者孫登（登字公和汲郡共人）遊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謂吳蜀也）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綏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

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illegible]及陰平之橋頭[illegible]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illegible]宜近其墓[illegible]立一廟于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

夏吳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呂興殺之而請吏于魏九真日南皆應之（魏以興為將軍遣兵助[illegible]其下所殺）其後吳三攻交趾皆敗沒已復取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illegible]義陽人）死之

姜維戰敗保守劍閣[illegible]

[illegible]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illegible]沓中[illegible]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illegible]橋頭絕維歸路鍾會帥十萬餘衆分從

斜谷駱谷入趣漢中以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八月軍發洛陽漢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詔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等（烈字玄武安定人奮之子）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欲守其下將蔣舒出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鬥而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將軍姜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欽追躡之於彊川口（彊山今屬西傾山一名彊川二水在今鞏昌府）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眾欲赴關城聞其已陷退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于吳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奉之弟）孫異（孫之族）向沔中救漢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爵晉公之命至是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陽人為相國參軍（舒少孤……）

[illegible]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蜀漢江油戍今為龍州屬四川龍安府）趣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艾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尚書郎黃崇（權之子）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黃崇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諶死之漢亡（劉友益曰……）

漢主……群臣會議或欲……[illegible]……乃用譙周策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

可也余何辭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
後自殺帝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
延見禁收上無得虜掠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
下官[illegible]姜維等及諸部將[illegible]敕投伏
詣鍾會於涪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
印綬節蓋
吳兵還
吳聞漢亡乃罷兵[illegible]
甲申 魏咸熙元年 吳元興元年 凡二國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
謀反伏誅監軍衛瓘殺艾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于晉公昭請因平蜀之
勢以乘吳宜留隴右及蜀兵[illegible]煮鹽興冶并作舟船豫為
順流之具[illegible]命之寵使吳人以威懷德
望風而從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illegible]
忠義[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自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illegible]艾不從[illegible]

成都人會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
安令山濤行軍司馬鎮鄴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艾瓘
兵少會因此欲令艾殺瓘并以為艾罪瓘知之乃以夜
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比
旦將來使者車徑入艾臥內執艾父子置之檻車會至
成都會所憚惟艾艾既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
姜維將前驅自隨其後將發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
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親信代領諸
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嚴兵閉守內外圍會
信之無所復懼遂使會黨殺諸將已因殺會復
立故漢帝[illegible]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誅
諸將猶豫未決護軍胡烈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
及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
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遍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
鼓譟爭先赴城城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
及維[illegible]死喪狼藉蜀將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
本營將士追出艾于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
其為變乃遣兵襲艾父子于綿竹西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魏晉公司馬昭進爵為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

字景倩彧之子其舊晉王甑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
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
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
晉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
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
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illegible]
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魏以羅憲 [illegible] 爲陵江將軍
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敕乃帥所統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欲利我不義甚矣乃繕甲完城
衆厲以節義與吳人戰大破之吳主怒遣陸抗 [illegible] 圍之
督餉衆增其困急被圍六月魏荊州刺史胡烈救之
吳師遂退晉王使仍舊任加號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

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濮陽興入令子𩅦 [illegible] 出
拜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殂 [illegible]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
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善稱皓
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與左將軍張布言于
朱太后乃迎立之吳主皓朱太后爲景皇后追諡父和
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魏司馬昭以其子中撫軍炎 [illegible] 爲副相國冬十月
立爲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 [illegible] 以攸繼景王後

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于炎昭愛之常曰天
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欲以爲世
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以爲
言乃遂立炎

乙酉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 [illegible] 泰始元年 是歲魏亡 [illegible] 凡二國 秋八月魏
晉王司馬昭卒子炎嗣
諡昭爲文王葬崇陽陵 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吳遷都武昌
[illegible]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illegible]

魏主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illegible]太傅司
馬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
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
諸王皆降爲侯[illegible]追尊宣王[illegible]
文王爲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晉大封宗室

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illegible]又詔諸
王得自選國中長吏[illegible]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

初魏禁宗室及漢宗室禁錮諸劉皆不得仕進其諸將
征戍及長吏任州郡者皆質任于京師及是皆悉除
罷之

晉初置諫官[illegible]也

晉以散騎常侍傅玄[illegible]及皇甫陶爲諫官[illegible]
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使玄草詔以進然亦不能革也

丙戌[illegible]二年春正月晉立七廟
[illegible]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凡七室[illegible]

晉除郊祀五帝座[illegible]
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今明
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illegible]
有司多爲議

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
以文帝之喪也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
備弋陽可襲而取[illegible]吳主以問羣臣鎮西
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而遣使求和[illegible]
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僥
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師然遂與晉絕

夏六月丙午晦日食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
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illegible]以衰絰從
行羣臣自依權制尚書令裴秀奏[illegible]復服義無所
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illegible]謂傅玄曰三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
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
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
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
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

復譔詔曰朝忽不得終其紀之禮以為沉痛哀者衣紼乎朕不諳生家何體求久何在一日易此情于所天可試者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氏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矣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 [illegible]

十一月晉幷圜丘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丁亥 晉泰始三年 吳寶鼎二年 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 [illegible] 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晉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不至 犍為今四川 [illegible]

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于人故也

夏六月吳作昭明宮 [illegible]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

翻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求相美中

晉承魏 [illegible]

秋九月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illegible]

之

戊子 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三年 春正月晉律令成

先是晉王命賈充等定法律至是充等上所刊修律令 充等就漢律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千九百二十六條 [illegible] 晉主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 [illegible] 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 [illegible] 不行

晉主親耕籍田

二月晉太后王氏殂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 [illegible] 既除喪服詔曰受終身

之變固無敢作之禮斯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思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在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胡氏三省曰王祥之所以可稱者孝于後母與不拜晉王耳若[illegible]其人往往而有雖人擬其理致清遠言乎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至于一不言清談及江左猶未已也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九月晉大水。

己丑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祜上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詔蜀郡太守文立立字廣休巴西人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詔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郡傅僉父子死于其主[illegible]其子息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illegible]子各賜衣服少府屬凡男女沒入者聽歸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

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都尉何定定汝南人前為吳主孫皓給使吳主皓信任之為用事專為威福凱面責其姦邪定大恨之及是凱疾病吳主遣人問所欲言凱陳定不可信用因薦樓玄玄字承先沛郡人賀邵邵字興伯賀齊之孫張悌及族弟抗等清忠貞茂可訪以時務述卒吳主素銜凱切直且入何定之譖竟徙其家于建安本漢侯官縣吳置建安郡屬今為福建建寧府府治

庚寅晉泰始六年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樂鄉城在今湖北荊州府松滋縣東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于漢也今敵之所據廣于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

六月晉秦州刺史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樹機能之祖壽闐其母因寢而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以為氏樹機能壽闐之孫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置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治冀城以胡烈為刺史至是樹機能作亂烈討之敗死明年樹機能

與北地叛胡圍金城涼州刺史牽弘

殺

入皆反叛弘身死征討連年晉不能定晉主惕之

晉泰始七年 吳建衡三年 春正月吳主大舉兵出華里

雪還

吳人刁元 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

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 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

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

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謂敵

至便當倒戈吳主乃還

[illegible]

不死或自殺平楷邈西奔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

冬十月丁丑朔日食

晉安樂公劉禪卒 諡曰思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為太子

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

勖 [illegible]

[illegible]

樹機能亂秦涼 [illegible] 以為憂 [illegible] 及純因 [illegible]

諸賢充患之問計于勖勖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

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

充妻郭槐賂楊后 楊后弘農人晉主即位立為皇后 左右使后說納其女

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

請至是勖與顗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

之留充復居舊任 賈后名南風時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大宰安平王孚卒 諡曰

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

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孚雖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

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

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衾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

九十三。

夏晉以王濬 字士治弘農湖人 為益州刺史

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

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至是

濬為廣漢太守會益州亂 [illegible] 濬發兵

討平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先是汶山白馬胡 [illegible] 諸羌

胡相侵掠及濬至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

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

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事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

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柿蔽江而

下吳建平 吳郡 太守吾彥 吳人 取以白吳主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彦[illegible]
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秋九月，吳步闡以西陵叛降晉。

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以失職，且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殺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抗聞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彦等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以救之。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而自帥眾赴之。已而肇至西陵，抗自將以拒肇，肇攻之不克，夜遁。抗使輕兵躡其後，肇兵大敗。祜已

至江陵，聞之，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其三族。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illegible]

晉免河南尹庾純官，尋復以為國子祭酒。[illegible]人。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臣[illegible]以純榮官不養，除名。齊王攸以為純于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吳殺其大司馬樓元。

吳主以樓元為宮下鎮，禁司殿中事。元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吳主深恨之。于是左右誣元與邵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元于廣州，竟殺之。

[illegible]

癸巳　晉泰始九年　吳鳳皇二年

夏四月戊辰朔，日食。

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

初，鄧艾之死，人皆知其冤，而莫為之辯者。及晉主即位

議郎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上疏理之，（疏略曰：艾本屯田掌犢人，[illegible]功名已成，亦[illegible]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屬[illegible]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有得[illegible]謂艾[illegible]其田宅，[illegible]以赦其[illegible]之士，思立功之臣，[illegible]為陛下[illegible]。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蜀臣。）以諸葛亮之治蜀，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秋七月丁酉朔，日食。

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明年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泣於宮中，聲聞于外。）

甲午，晉泰始十年，（吳[illegible]三年。）春正月乙未朔，日食。（[illegible]）

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晉主以近世多由內寵以登后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

三月癸亥，日食。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后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問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疾篤，恐晉主更立后以危太子，從妹芷，晉后叔父駿（字文長，華陰人。）女也，有德色，願以備六宮。

晉主然之。（[illegible]及群臣除喪，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illegible]，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illegible]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illegible]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illegible]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

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眾以濤輕重任意，為言晉主，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晉以嵇紹（字延祖。）為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紹乃應命。（[illegible]）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字士[illegible]）、景（字士仁）、玄、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分將其兵。機

書皆辭屬文名重于世 初周處之子[illegible]

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illegible]

晉作河橋 河橋在今河南孟縣南北富平津[illegible]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illegible]

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卒成之

晉鄴陵公曹芳卒 諡曰厲

芳廢凡二十一年卒 [illegible]

吳比三年大疫

乙未 晉咸寧元年 吳天冊元年 秋七月甲申晦日食

冬晉追尊廟號 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晉大疫

丙申 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 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勳 [illegible]

晉主得疾甚劇朝野皆屬意于齊王攸攸妃賈充長女也 充先娶李豐女[illegible]

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勖

馮紞及晉主疾愈勖使紞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

宜遣還藩以安社稷晉主陰納之乃從和為光祿勳

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秋八月吳臨平湖開 [illegible] 歷陽山石印封發

吳人或言于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穢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 [illegible] 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銜璧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又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復改元天璽至是歷陽

長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 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吳主遣使者祠之

封其山為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晉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

蜀之為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

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illegible] 直指夏口徐揚兗青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

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帝深納之時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哉獨度支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

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古今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表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及立后而以駿爲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胡奮字玄威廣之弟

丁酉 晉咸寧三年 吳天紀元年 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晉主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五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此無官者皆遣就國是時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諸王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封功臣爲公侯者各以其戶數進之人不得不服也

晉大水

冬十二月拓跋力微死

先是力微子沙漠汗在洛陽以親老求歸晉主許之已而復入貢于魏衛瓘表留不遣久之乃令諸部大人令毀門除去是沙漠汗歸因而部大人譖而殺

之力微以憂死年一百四子悉祿立諸部離散其國遂衰

戊戌 晉咸寧四年 吳天紀二年 春正月庚午朔日食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食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事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冬晉以楊濟爲衛將軍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衛瓘欲陳啓而不敢會侍宴陵雲臺瓘託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屬設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

太子衷之賈妃大懼遣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
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遂語泓曰便
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太子自寫晉主
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
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卅 凡晉詔別傳以攻毀服

晉太尉司馬程據[illegible]晉主熾之子[illegible]是謝

晉以任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illegible]羊祜卒（[illegible]）

城在荊州府寧陽縣 侯羊祜卒諡曰成

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哀（[illegible]）百姓[illegible]令不得以

南城侯印（[illegible]）晉主曰祜固讓歷年（[illegible]）今聽復

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聞祜喪（[illegible]）將士

亦為之泣（[illegible]）

（襄陽人于峴山[illegible]其碑[illegible]）

晉清泉侯傅玄卒

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

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illegible]）

已晉咸寧五年秋晉以匈奴劉猛子元為左部帥（[illegible]）劉淵
亥吳天紀三年

事於武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
留單于呼廚泉于鄴分其眾為五部使居并州境內左
賢王豹（[illegible]）為左部帥部族最強（[illegible]）
（[illegible]）豹之子也（[illegible]）
博習經史（[illegible]）無
文事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
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illegible]）皆重之屢薦于晉主
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
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illegible]）時樹機能方
陷涼州晉主問將于李熹（[illegible]）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
部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
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
帥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illegible]）
（[illegible]）宜速征伐臣作船七
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晉
主乃決意伐吳會上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

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言之未報復上表言略曰不得速而與陛下同歡會朝臣多異同之議比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及矣

晉主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illegible]十一月

遣將軍琅邪王伷[illegible]及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彬字儒宗]等將兵二十餘萬分道伐吳

十二月晉將軍馬隆[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擊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先是樹機能陷涼州晉主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晉主命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度溫水[水東有溫圍水]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隆轉戰而前殺傷甚衆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詔議省吏員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字長虞玄之子]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

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恐有其患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

晉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一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 [illegible]

帝由太子 [illegible] 嗣爲 [illegible] 遂代魏稱帝 [illegible]

與而一天下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 [illegible]

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横江 [illegible] 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王

濬杜預攻丹陽 [illegible] 破之 [illegible]

[illegible] 遂克

西陵荆門夷道 [illegible] 向江陵遣牙門周旨等夜濟

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 [illegible]

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獲

之預遂進克江陵於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

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會諸將議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武

昌預當鎮靜 [illegible] 乃分兵益濬攻武昌 [illegible]

之預與衆軍會議 [illegible]

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 [illegible] 建

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 [illegible]

[illegible]

護軍孫震等渡江迎戰大敗悌及瑩等皆被殺 [illegible]

[illegible]

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以

濬既克 [illegible] 名也若不能受 [illegible] 書曰足下既摧

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之塗炭

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是張

悌敗建業 [illegible]

[illegible] 濬自武昌順流而

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吳人大

懼 [illegible]

[illegible]

俯首 [illegible] 分遣使者奉書降濬 [illegible]

丁卯 [illegible] 濬舟師過三山 [illegible]

[illegible]

造是日濬 [illegible] 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

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illegible]

[illegible]晧[illegible]四上[illegible]琅邪王伷以晧致印綬于伷遣使送晧洛[illegible]

夏四月賜孫晧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晧至泥頭[illegible]東陽門洛陽城東門也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illegible]吳之將吏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晧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晧曰臣于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晧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illegible]

封拜不與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甚愧忿將攻濬參軍何攀[illegible]勸濬送晧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illegible]表濬違詔不受節度[illegible]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illegible]渾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illegible]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illegible]乃詔增渾邑八千戶

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illegible]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illegible]功重報輕之論博士秦秀[illegible]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illegible]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illegible]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卒威嘗為尚書[illegible]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illegible]

[illegible]能稱職[illegible]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illegible]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

兵罷之大[illegible]為一當[illegible]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宮人入宮[illegible]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illegible]以引帝車[illegible]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illegible]

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illegible]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illegible]及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illegible]

[illegible]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illegible]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壬寅三年春正月帝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illegible]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illegible]

[illegible]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勖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能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而是忤旨勖因而譖之

以華都督幽州[illegible]

夏四月賈充死。[illegible]

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illegible]以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於是[illegible]

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illegible]

帝不聽。侍中王濟甄德[illegible]使其妻公主[illegible]入[illegible]泣

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illegible]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醫診視，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至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illegible]

夏琅邪王伷卒。子覲嗣。[illegible]

冬河南荊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上

[illegible]

皆和降[illegible]劉毅[illegible]乃止

[illegible]

[illegible]使銓次等級吏部據以補授行之設州中正[illegible]天下之士[illegible]合郡國及州各[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上疏論[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以王渾為[illegible]左僕射

[illegible]

常[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能[illegible]不[illegible]

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丁未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尉殷暫秋九月以[illegible]

戊申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己酉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illegible]降以為鮮卑都督

廆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篡立既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illegible]其先有[illegible]

[illegible]

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詣降詔以為鮮卑都督[illegible]

氏段氏[illegible]

數侵掠廆卑辭厚幣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徙河之青山[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武帝已漸見而……孝嫡長之……南大宗明……山先事不斷……所以知其……也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illegible]以

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

王柬字弘度為秦王，都督關中；瑋字彥度為楚王，都督荊州；

允字欽度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illegible]

[illegible]並假節之國。立王子乂字士度為長沙王，

穎字章度成都王，晏字平度吳王，熾字豐度豫章王，演字宏度代

王，孫遹字熙祖為廣陵王。[illegible]

[illegible]

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王佑

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

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illegible]

[illegible]寬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世爭則優劣難分，時濁則賢智難出，當此時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illegible]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太熙元年[illegible]

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

政。帝崩，太子衷即位，[illegible]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

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

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命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

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頷之。后召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何邵字敬祖……之子作詔，授駿

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

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

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于大司馬門外，

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討之，亮夜馳

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北。

[illegible]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將軍傅

祗字子莊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

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

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于泰始革

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

必進，則數世之後，

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

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沖，委政于公，而天

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

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

從。[illegible]

而欲用后族以樹黨 自樂其忠而以見罷疏也

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就。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可立待。吾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建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

遹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遹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勖、荀同侍武帝，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勖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覲卒，諡曰恭，子睿嗣。（睿即元帝也。考異：以元帝為琅邪王覲子……）

孝惠皇帝

辛亥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

初賈后為太子妃，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己，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字思元，琅邪武王伷子）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眾官議之。（主簿朱振曰：必閹宮為賈后設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奸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廄，就殺之。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武帝立楊后，珧上表請免，異日同駿事，具前。）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群公奏曰：皇太后陰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詔金墉城，詔可。（先是……太后……廷尉……）

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之號呼，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見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彰字叔武，太原人，后母之從弟）、妹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繇，琅邪王伷子）並預政，后忌[illegible]，繇密謀廢后，繇兄澹（字思弘）素惡繇，屢譖于亮，亮免繇官，廢徙帶方。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劉輿、劉琨等皆附于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摯虞字仲洽，長安人。左思字太沖，臨淄人。[illegible]劉輿字慶孫，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夏六月，賈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illegible]）說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使黃門齎詔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字深度）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爲肇所執，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不聽。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凡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擁騶虞幡（騶虞，仁獸，幡所以解兵），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走，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諡亮曰文成，諡瓘曰成。）

以賈模、張華、裴頠（頠字逸民，秀之子）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兇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靖。

壬子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

癸丑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四年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遂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乙卯五年夏荊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災。

焚累代之寶(漢高祖斬蛇劍孔子履等皆焚焉)及二百萬人器械。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拓跋氏自悉祿立(見三傳……)祿官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邊牆外)之北使猗㐌兄子猗㐌(諡桓帝)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見前)使猗㐌弟猗盧(諡穆帝)統之代人衛操(字德元)與從子雄(字世遠)及同郡箕澹(字世雅)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

丙辰六年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雍州刺史解系(……)與倫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宣帝子)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肜使誅之秀友人辛冉為之說肜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倫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推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見……中書令陳準言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不然肜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擒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略陽氐楊茂搜據仇池(山名在階州成縣西……其上有池故名仇池)

初略陽清水(今縣屬秦州……)氐楊駒始居仇池(……)

人自頂其旁中地……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盤道……十六四面上 駒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強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百頃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霸仇池

丁巳 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在今陝西乾州西北……五千兵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形驗逼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在乾州東今軍士未食形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形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偏天下……恆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illegible]

戊午 八年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初略陽巴氐李氏李特之先居巴西宕渠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巴人謂賦為賨因謂之賨人漢末張魯居漢中李氏往依之魏武平張魯徙李氏之黨于略陽北土名曰巴氐有子曰特字玄休庠字玄序流字玄通皆有才武善騎射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饑略陽天水等六郡略陽天水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流移人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

梁州、晉分益州置。漢中等六郡 [illegible] 盜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illegible]

己未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張華薦觀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遂擒萬年。[illegible]

[illegible]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言于賈后，出之。又以顒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illegible] 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

[illegible]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十二月，廢太子遹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言趙粲、賈午必亂（趙粲，武帝充華，賈后之[illegible]）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illegible]……）

（[illegible]）

（方耳華言令太子[illegible]……）人。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遍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

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彪、臧、尚皆幽于金墉。

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後謝淑媛、彪亦幽卒。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遹于許昌。三月，殺之。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自太子之廢，司馬雅常從事東宮，與[illegible]……）

（因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三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illegible]）太白晝見，（[illegible]）中台星坼。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

倫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

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illegible]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迎帝于東堂召賈謐斬之[illegible]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等付廷尉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illegible]遂皆斬之夷三族倫[illegible]自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illegible]立其子臧為臨淮王[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潛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率國兵數百人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于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準[illegible]欲應允言于帝遣伏胤持白虎幡(晉制有白虎騶虞二幡)以解鬭[illegible]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illegible]

[illegible]母[illegible]人

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所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華裴頠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illegible]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父尚書郎元之，泰山南城人。孫秀所立也。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旂子弼等皆附秀，故秀立之。元之封興晉侯。

前益州刺史趙廞反。巴西人。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眾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厚遇之，特等恃勢聚眾為盜。滕至州，文武千餘人迎之，廞遣兵逆戰，滕敗死。復殺西夷校尉陳總，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僚屬，易守令。[illegible]使招合六郡壯勇萬餘人，六郡謂[illegible]以斷北道。[illegible]

為趙廞所殺，李特遂攻廞，殺之。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詔以[illegible]為益州刺史。[illegible]

辛酉 永寧元年。是年正月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復改元永寧。

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軌，安定烏氏人。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寇盜縱橫，鮮卑為寇，軌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遣[illegible]入宮，逼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

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為孝廉，縣吏為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及，或以白版封之。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歆，扶風王駿之子。移檄征鎮州郡，言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illegible]

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河間人。秀子會及士猗、許超帥兵拒穎。

閏月丙戌朔，日食。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潁上，[illegible]屢破之，泓攻冏，冏[illegible]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黃橋[illegible]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據朝歌，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

賞黃橋之功將士會者皆持節凡此殊勳不一且時勝不
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溴見］倫等大敗長驅濟
河。冏聞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
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應于內攻孫秀于
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
入升殿群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
其子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
存者［注］穎至洛陽自興兵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
[illegible]
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河間
王顒爲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爲大司馬
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政故事成都王穎爲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
王顒爲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
歆爵爲王歆說冏奪穎兵權又亦勸穎歸國聞者憂懼
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
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
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
譽皆歸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遣御史馮該督之
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
然因納賂于刺史羅尚及該數爲流民請留流民感特
多相率歸之有廣漢太守辛冉營謀掩流民流
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特乃與弟流分爲
二營繕甲厲兵以待至是冉潛師襲特特擊破之特
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
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爲將帥進兵攻冉于廣漢冉
出戰屢敗奔德陽[illegible]
特入據廣漢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
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與特
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夷校尉[illegible]
[illegible]
壬戌 泰安元年夏五月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越字元超，宣帝弟高密王泰之子。為司空，領中書監。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齊王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不能用。南陽處士鄭方上書切諫，孫惠上書以為貞恐功成身退之道，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問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禍及己，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冏以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主簿王豹數箋於冏，請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鞭殺之。豹臨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方

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顒表陳冏罪狀，請長沙王乂廢冏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等趣洛陽。十二月，檄至，冏大會百官議之，尚書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耶？議者可斬。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陰盤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漢書地理志後漢屬安定，陰盤縣晉屬京兆郡。張方軍新安，檄乂使冏。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眾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

陳留王曹奐卒。謚曰元皇帝。

癸亥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眾。

李特潛渡江擊尚，尚軍敗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華陽國志益州治太城，成都治少城。胡三省曰：太城，成都郡府所治，少城在太城之西。特入據之，撫境內，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猜疑，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志。功曹任叡因言于尚，密約諸塢，刻期同發。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收特餘眾還保赤祖赤祖，地名，在綿竹東。李蕩中矛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之子雄雄字仲儁，特第三子。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驤襲東軍，大破之。會宗岱病卒，荊州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是年九月，流病，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乃卒。而流卒，雄代領其眾，推為益州牧。走郫，尚遂入漢，雄攻郫，郫縣屬蜀郡。

夏五月，義陽[illegible]蠻張昌反。詔以劉弘[illegible]都督荊州[illegible]。秋七月，弘遣部將陶侃[illegible]擊昌[illegible]。昌走，衆降。

新野王歆[illegible]荊州，務攻殷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為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之。旬月間衆至三萬[illegible]。昌攻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荊州刺史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illegible]皮初之[illegible]

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破江州[illegible]二州[illegible]，[illegible]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illegible]皆陷之。[illegible]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illegible]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illegible]大破之，昌逃于下雋山，其衆[illegible]

[illegible]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illegible]方入城大掠。

河間王顒初用李含計，欲使齊王冏殺長沙王乂[illegible]乂既殺冏[illegible]以己為相，既而不如所謀[illegible]恃功驕奢，百度弛廢，又在內，不得[illegible]其欲，與顒共[illegible]

[illegible]

顒共表乂論功不平[illegible]遂同舉兵。[illegible]乃與顒相約[illegible]攻乂，遂同舉兵[illegible]河間將親部六宜以[illegible]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illegible]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illegible]大破之。

帝自緱氏還宮，遣將軍馬咸助陸機。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illegible]，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顒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討顒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illegible]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令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言于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長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趨長安

甲子永興元年（[illegible]）

春正月[illegible]

穎女為成都王妃或謂諸大尉乂乂以間虞[illegible]不

勱徐曰廣豈以二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顒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鎮鄴

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上下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威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取乂至營炙殺之（方將士[illegible]為流涕）

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

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顒屯軍于鄭（[illegible]）為東軍聲援聞沈起兵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壘與顒戰屢敗之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被獲顒殺之（[illegible]）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穎陵虐文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及議郎周玘（字宣佩處之子）擊張昌黨石

冰于建康斬之。

先是石冰據臨淮，（[illegible]）不下，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討之，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循字彥先，邵之子）起，廬江內史華譚（譚字令思）及丹陽葛洪（洪字稚川）、甘卓（卓字季思，寧之曾孫）皆起兵應之。冰遣其將羌毒[illegible]，玘斬之。冰自臨淮趨壽春，征[illegible]至是廣陵度支陳敏謂准曰：此等[illegible]烏合之眾，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時冰眾十倍于敏，准乃益敏兵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為廣陵相。

顒表穎為皇太弟，以為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戰於蕩陰，（蕩陰縣，今[illegible]）帝傷，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右[illegible]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illegible]）何？又徵召四方兵，比至安陽，（[illegible]）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率眾拒戰，乘輿敗績于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惟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illegible]）左右奉（[illegible]）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illegible]參謀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字武會，帝族[illegible]）之子，（虓上[illegible]）以晞為兗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字彭祖，沈之子）、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字元邁，越之弟）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穎欲討之，不克[illegible]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illegible]）[illegible]烏桓羯朱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

穎遣石超擊之。

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導字茂弘，覽之孫）善。導以朝廷多故，勸之[illegible]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illegible]元帝中興[illegible]止。）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字玄明)驍勇絕人博涉經史[illegible]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illegible]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今[illegible]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illegible]詣鄴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都士眾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左國城在離石)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illegible]

聞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淵入[illegible]有[illegible]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illegible]乘勝進軍鄴中[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是為後蜀以前稱蜀漢故稱後以別之)

雄以范長生[illegible]有名德為蜀人所重[illegible]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雄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是為前趙以後改號趙故稱之)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illegible]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字長宏)為黃門郎族子曜(字永明)為建武將軍[illegible]

十一月張方逼帝于長安僕射荀藩(字大堅)[illegible]留臺于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illegible]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帝上車帝垂涕從之[illegible]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趣長安

迎帝以征西府將管仍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暾字長升
毅之子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
東西臺

十二月穎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
下熾沖素好學故顒立之詔穎還第以顒都督中外又
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
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郡蠲除苛
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illegible]
[illegible]
漢寇太原[illegible]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illegible]屯留長子
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曜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而哭曜又殺之[illegible]
使天道有知彼尚望有種乎[illegible]
等收渾屍葬之介休今屬汾州府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晉

孝惠皇帝

乙丑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
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修說
刺史東平王楙孚孫義陽成王望之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
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于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
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複姓聚眾數十人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
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置武鄉縣今山西遼州榆社縣羯
人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石勒字世龍初名㔨有
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
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漢縣今屬東昌府人師懽奴懽奇
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
士為群盜及藩起桑與勒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
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
之[illegible]不防於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字仲彥南陽人
非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許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illegible] 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illegible]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蕭縣之靈壁。[illegible] 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

會許昌[illegible]與在趙等康河間為喬繼援。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于群王，藉以求骨肉之衅，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illegible]破之。琨與虓俱[illegible]

[illegible]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illegible]

于是太宰顒[illegible]司隸校尉劉暾等上表理后無罪，顒怒，收暾。暾奔青州，然羊后以是得免。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討敏[illegible]

初，敏既克石冰，[illegible]自謂[illegible]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敏為子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illegible]名士咸加收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張光[illegible]太宰張光[illegible]

遣江夏太守陶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丈夫[illegible]

初，[illegible]張光

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有隙，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殊勳，請加遷擢。

[illegible]

丙寅　光熙元年（[illegible]建國號曰成，凡二[illegible]）春正月戊子朔日

食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

分陝爲伯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

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强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

何拱手受制于人顒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

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顒懼欲罷兵

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于越以請

和越不許進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

陽穎奔長安

二月五苓夷寇寧州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强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疾

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

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

擊破之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敗

其兵于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

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

牛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顒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

穎即帝位改號大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

越以庾敳爲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爲從事中郎

郭象爲主簿阮脩爲行參軍謝鯤爲掾敳等皆

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成則曰某人之

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至是卒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

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

穎引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

馬郭勱作亂欲奉穎爲主不克而誅穎北渡河

將上黨起公師藩頓丘太守

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

人所附僞稱詔殺之

之存會議[illegible]懷帝[illegible]

以爲左長史帝國之禍恐[illegible]憂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懷帝名熾[illegible]尊皇后曰惠皇后立

妃梁氏爲皇后

帝食麪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羊后自以於太

弟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

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

訓宮[illegible]

[illegible]之世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illegible]

南陽王模[illegible]殺河間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模[illegible]遣將邀殺

之

葬太陽陵

[illegible]

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徙東燕

王騰[illegible]鎮鄴越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孝懷皇帝

丁卯永嘉元年[illegible]

初[illegible]合劉柏根反于[illegible]討斬之其

長史王[illegible]遂爲[illegible]徐[illegible]殺東萊太守[illegible]爲

苟純[illegible]之所敗遂降漢[illegible]

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因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illegible]

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illegible]更聚衆[illegible]爲成

都王穎復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府鄴中

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饒性吝嗇臨急乃將士米各

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

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苟晞等討之相持數月互

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

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

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

[illegible]

導與[illegible]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

與相師友[illegible]之望。
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
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
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illegible]
[illegible]張闓字敬[illegible]
以紀瞻為[illegible]新代故，江東歸心焉。[illegible]
[illegible]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人
所殺。勒奔樂平。晉郡，今為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青兗

諸軍事[illegible]
[illegible]
擁兵[illegible]石勒往從之，因說胡部督等與俱歸漢。漢
主淵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
任之。乃以弟澄字平子為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仲為青州
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
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

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太傅越自領兗州牧，徙苟晞為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
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使之青州，
公自領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于未亂
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
刺史。[illegible]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見前。與廆通好。
戊辰 二年。漢永鳳元年。 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三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四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
彌[illegible]大眾，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
[illegible]北宮純將兵衛京師，與彌戰，敗之，彌走平陽。
[illegible]
[illegible]不受時州郡之使[illegible]不絕
[illegible]稱皇帝
[illegible]徙都蒲子[illegible]漢主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
己巳 三年。[illegible] 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illegible]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illegible]

三月以山簡[illegible]都督荊湘[illegible]等州軍事

簡嗜酒不恤政事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爲主[illegible]徵璠爲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illegible]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illegible]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悉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爲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太傅越使何倫[illegible]

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illegible]人宿衛

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張賓[illegible]爲謀主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illegible]孔萇支雄[illegible]桃豹逯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洛陽[illegible]之及攻洛陽爲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呼延顥[illegible]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爲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午 四年[illegible]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爲吳興太守[illegible]

玘三定江南[illegible]睿以爲吳興太守[illegible]以旌[illegible]

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illegible] 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等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乃即位。[illegible]

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illegible] 洪，略陽臨渭氐酋也。[illegible] 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略陽公。[illegible]

流民王如[illegible]寇沔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illegible] 虎代領其衆，居新興，[illegible] 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引拓跋猗盧以[illegible] 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illegible] 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illegible] 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陘北（[illegible]）之地。琨乃徙樓煩（[illegible]）、馬邑、陰館、繁畤、崞（[illegible]）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illegible]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于項。

石勒引兵濟河，[illegible]王如及其黨[illegible]拒勒，勒擊破之，盡并其衆，進[illegible]宛，北還，遂寇[illegible]。太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以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盜賊公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辛未　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注見前）內史譙登（字顯明，周之孫）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illegible]），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蜀人）為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為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illegible]），合推弢為湘州刺史（[illegible]）。

瑯邪王睿（[illegible]）以王敦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行，裴碩請（碩淮南太守，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請救于睿），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為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苟晞為大將軍，都督六州。

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遂命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死。（衆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衍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為縣王，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注見前），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illegible]及宗室四十八王[illegible]）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illegible]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飢甚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illegible]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illegible]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峽石[illegible]時掠得穀麥獻之[illegible]南將軍[illegible]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illegible]曜自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害之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曜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為光祿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遷都洛陽曜不用彌[illegible]而焚之彌罵曰屠各[illegible]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illegible]司空荀藩[illegible]建行臺于密[illegible]荀藩奉秦王[illegible]

荀藩在陽城汝陰[illegible]太守李矩[illegible]平陽人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illegible]傳檄[illegible]推琅邪王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illegible]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illegible]吳孝王晏之子[illegible]為秦王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趨許昌[illegible]大水[illegible]梁西州流民數千家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辦衆用為豫州刺史以周顗[illegible]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illegible]殺之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illegible]王承[illegible]卞壼[illegible]諸葛恢[illegible]陳頵[illegible]庾亮[illegible]等百餘人為掾屬[illegible]之[illegible]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illegible]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illegible]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illegible]假立太子[illegible]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聰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聰殺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戍[illegible]帥衆降漢漢遣粲與

將軍劉雅攻懷[illegible]之衆攻懷兵[illegible]
驍騎至下邽[illegible]涼州將北宮純
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據府城虜獲士卒離散
遂降于漢漢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州牧領大司馬承制將隴右將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為勒所獲與太守閻亨[illegible]人數諫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加以夾棧[illegible]勒[illegible]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

為左司馬[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太守[illegible]賊漢兵寇長安十二月
迎秦王業入雍城[illegible]
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illegible]安定太守
賈疋[illegible]謀復晉室[illegible]衆[illegible]向人安定州[illegible]
[illegible]
四方[illegible]人不從[illegible]中途遇散敗[illegible]
江東觀望[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入千[illegible]城

[illegible]

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illegible]攻陷
諸縣殺掠郡兵東夷校尉封釋[illegible]不能討民失業歸
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illegible]言于廆曰自古有為
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跋扈不日
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
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
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
部之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琅邪王睿以周顗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illegible]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
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
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
名士渡江者[illegible]
[illegible]日新亭[illegible]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
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illegible]
[illegible]

白晉陽，
言虛名。

中「六年」，劉友若口于是徐邈不陽，年實皆六年存統也。

春正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葛陂在汝南府汝寧府上蔡縣北，小縣江總地。）

水東至濮，為陂即此。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督諸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太半。

（勒集將佐議之。刁膺請先送款于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營河北。）

（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躡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徑從北道，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

勒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

（初，勒為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勒書，諭以順逆之理。勒報書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好馳獵，用彈彈人，軍中患之。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悍絕倫，勒甚寵任之。所至城邑，輒無遺類，每攻討，所向無前，以是諸將不及焉。敢犯其指授者，輒殺之。）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小劉貴人，劉殷之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小劉貴人，即四人之一，至是以賜帝。）

張軌遣兵討長安。

涼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趣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漢太保劉殷死。（殷仕晉，為新興太守。及漢主聰納殷女，以殷為太保。二女四女孫並有寵。）

初，殷為新興太守，明刑施善，居官政能。值亂，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錄尚書。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常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適足以彰君之過。是以殷在公卿間，恂恂有長者之風。殷有七子，五子授五經，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石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不易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游行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而與平陽（漢都）。

以調糧井。此劉王之業也。勒從之，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
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
軍令狐盛數以爲言，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之人禍必及我
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
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
粲、曜乘虛襲陷晉陽。琨父母遇害。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
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粲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

奉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
殺疋。初疋入關，攻梁州刺史彭仲蕩殺之，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麴允領雍州刺
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等爲前
鋒，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脩與劉曜
戰于汾東，曜兵敗，墮馬，中七創。夜，與漢兵大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蒙山在今太原府西北。猗盧追之，戰于藍谷，藍谷在今太原府西北。漢兵大敗，
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于壽陽山，壽陽山在今太原府壽陽縣。
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
猗盧曰：吾不早來，上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

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陽曲在今太原府治。招集亡
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
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王機友
人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自
稱荊州刺史。澄懼，徙治沓中。胡三省曰沓中蓋在孱陵之東。琅邪
王睿召之爲軍諮祭酒，以周顗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
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
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是時王如以軍乏食，降于王敦。敦以澄被害，

其黨于餘人入寇荊州，殺史朱將士皆散部曲，乃遁在以用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赤亭在今鞏昌府隴西縣東。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永嘉之亂，
東從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
萬。
癸酉 七年 是年愍帝即位，改元建興。四月以前仍稱永嘉七年，故以此屬之。

晉前紀書[illegible]今仍依[illegible]本紀元年之例而以愍帝之殂與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弒帝于平陽庾珉王雋死之

正月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執蓋行酒洗爵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

[illegible]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

漢主聰爲后起䳱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幷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

[illegible]

聰覽之變色命顗等退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是爲愍帝以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興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爲尚書左僕射索綝爲右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丘[illegible]勒遂以虎鎮鄴

[illegible]

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頵爲譙郡太守

譚昔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未逾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握兵一方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頵出于寒微爲睿參軍數指正論

[illegible]

由是府中多惡頵出爲譙郡

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illegible]段疾陸眷[illegible]
欲討段部及[illegible]及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illegible]攻石勒于
襄國勒收[illegible]末柸遣入歸門爲勒所獲疾陸眷遂止
[illegible]亭亦引還王浚復
召疾陸眷與共攻勒疾陸眷不從浚[illegible]
廆遂取徒河[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二年

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illegible]

與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
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
軍諮祭酒[illegible]晉室之亂非
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
[illegible]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
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
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
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
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
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敗麴允[illegible]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
陽

十二月石勒[illegible]
[illegible]

浚矜豪日甚（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尤貪橫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勒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王公也）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甲戌）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爲肉

流星出牽牛（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城據之（光據漢中吏民奔蜀）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敵走成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陵漢中（[illegible]）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男[illegible]）

（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illegible]）過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豐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殺王浚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illegible]）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乃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晉將討浚以贖罪。三月勒軍達易水（[illegible]）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illegible]）遂送襄國斬之（[illegible]）

（晉朝[illegible]）

觀梁之役背盟棄信[illegible]
猶可與言[illegible] 雖欲
不然亦得乎

而出將謝之後[illegible]不上
責[illegible]
萬[illegible]
當得[illegible]
勒停稱之。月，焚毀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司州刺史。戊
寅，遣使奉牋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于。劉琨長
于拓跋猗盧以[illegible]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
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
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illegible]
守劉[illegible]
會段匹磾以書邀[illegible]
猶曰我豈得[illegible]
匹磾故之勒[illegible]
東武[illegible]
字承[illegible]人

襄國大饑。

將殺。[illegible]月，由猊。勒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諡曰武穆。子寔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
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刺史、
西平公。

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

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
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
于我，不可輕也。染不從，帥輕騎數百逆之，綝擊敗之
城西，染兵敗而歸，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
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

天地，其能死乎。桃豹呼眾攻，北地中弩而死。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曹嶷取東萊，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嶷[illegible]

破青、齊諸郡縣，領臨淄，築城曰廣固。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北。[illegible]
疑有專據東方之志，所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
制，弗許。[illegible]

漢立三后。

初，漢元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為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
卒，嬖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
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
陳元達極諫，以為并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元達又奏
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恨
元達。[illegible]

[illegible]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陶侃擊杜弢，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六州軍事。

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illegible] 侃及諸將與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丞相睿以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憤怨復反。弢遣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illegible] 貢遂降，弢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illegible] 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illegible]為竟陵太守，[illegible]已而曾殺亢而并其眾。曾[illegible]朝廷以第五猗為荊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

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illegible]

[illegible]

人尚與王敦，嬖人錢鳳[illegible]侃之功，屢毀之。侃請[illegible]敦自陳，敦留不遣，[illegible]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為荊州刺史。[illegible]

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眾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illegible]

[illegible]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illegible]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illegible]擊走之。[illegible]

冬十月，漢[illegible]馮翊，陷之。

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屯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

私忘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丙子四年 [illegible]

春正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乂寬[illegible]，[illegible]

漢主聰以子晉王粲為相國，[illegible]又不從。[illegible]

聰誅珣，遣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illegible]

聰以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以其私意決之。猗有怨于乂，

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illegible]謀因上巳大宴作亂。今禍期甚逼，宜早圖之。」[illegible]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粲深以為然。[illegible]歸于秋閣，命收少府陳休、將軍卜崇及特進綦毋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惡也。[illegible]之卜幹泣諫，聰怒，免為庶人。[illegible]太宰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群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尚沈等于粲。[illegible]（忠清聰[illegible]）[illegible]既而[illegible]聰宴[illegible]又見其[illegible]沈[illegible]陳謝聰亦慟哭，

待之如初。

代六修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illegible]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illegible]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為所弒。猗盧[illegible]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殺。[illegible]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北宮純等將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為秦州刺史。[illegible]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illegible]，遂取北地。[illegible]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illegible]

梁緯[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允[illegible]人[illegible]公[illegible]
妻之[illegible]女[illegible]殺[illegible]氏[illegible]
二夫[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婦[illegible]
女也[illegible]自殺[illegible]以[illegible]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安定人新平太守竺恢弘農引兵來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illegible]

乃還[illegible]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為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

[illegible]

[illegible]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illegible]帝[illegible]光祿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首[illegible]允伏地[illegible]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

[illegible]允[illegible]聰[illegible]

[illegible]欵趙[illegible]劉曜救之人[illegible]遂降

[illegible]

先是漢所[illegible]劉[illegible]段氏及[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

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

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

[illegible]為之聲援勒據險要設伏兵于

山上前設一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

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據桑城走

并土震駭遂而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

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帥衆奔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剋日北

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

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

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于是王導

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

問[illegible]

[illegible]

中宗元皇帝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位

丞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鄴聞長安不守始稱晉王

後即位在江左[illegible]

命殺帝與[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丁丑 建武元年。[illegible]正月，

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至涼州，稱帝出降前一日使淑[illegible]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illegible]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速，痛之深死有餘。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不能進而還。

先是[illegible]涼州[illegible]死者什[illegible]安全。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illegible]攻矩，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illegible]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擊暢，暢僅以身免。[illegible]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illegible]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illegible]許之[illegible]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illegible]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illegible]爲王太子，封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illegible]王導爲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illegible]周顗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常。[illegible]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illegible]中[illegible]宗習禮學，凡有疑[illegible]

劉琨、段匹磾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illegible]盟[illegible]傳檄告華夷，遣[illegible]建康勸進[illegible]

長史[illegible]建康勸進[illegible]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

[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
漢主[illegible]東宮官屬

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廢又爲北部王，粲譖使準殺之。形又[illegible]
[illegible]人而不能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耶。
疏而[illegible]人乎
五月[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逖取譙城。[illegible]　漢石虎
入寇[illegible]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
遣行參軍桓宣說[illegible]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軍殷
乂詣平、雅，乂[illegible]平[illegible]，平[illegible]
千方用之[illegible]大怒，于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
能保其頭而愛鑊耶[illegible]
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

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
已著于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
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illegible]豫州意
也。雅即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
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
征前軍司戴邈[illegible]上疏以[illegible]喪[illegible]
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
篤道崇儒以勵風化，上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于平陽。[illegible]
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
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聰曰：
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不如
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等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
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illegible]，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
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
之。洛陽守將[illegible]
河東[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河南王吐谷渾卒。[illegible]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之。及廆
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相
遠而令馬鬭。吐谷渾怒曰：馬畜常事，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
會爲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渾遂西傅
陰山，[illegible]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水之西，
極于白蘭，[illegible]地方
數千里。[illegible]
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勇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　太興元年[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絶于今二年宗廟無主劉曜竊號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王叱之曰敢動者斬之

而後敢……

陪列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等

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太子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承制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安退入隴閩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王忘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夏四月丁日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

五月段匹磾……

……

初并州刺史劉琨……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使遣使……琨……以書示……

……之曰……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家之恥琨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初無害琨意其弟叔軍諫之乃幽琨……

……及……事……匹磾收其徒黨悉誅之乃稱詔收琨縊殺之……

……

秋七月汝南王……

冬十月劉聰自立……

封勒為趙公

……以劉曜為大將軍……

南□陽□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決令□聽□
粲□門□改元漢昌 [illegible]
[illegible]
□□準遂勒兵升光極殿□□□殺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illegible]北原準數
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帝稱尊號以勒為大司
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巴[illegible]
[illegible]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于所部既而勝

靳康等討準斬之推靳明為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舉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 [illegible]
先是 [illegible] 懸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
陳頵 [illegible] 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
刺史太守 [illegible] 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

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
孔坦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
于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
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攻拔平陽靳明□□漢主□族誅之
靳康等遣使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與
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
人歸曜曜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
室修二陵收粲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晉

中宗元皇帝

己卯太興二年

二月，石勒獻捷于漢。漢拜勒太宰趙王，尋斬其使。

石勒遣長史王脩獻捷于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于曜曰：勒遣脩來，實覘虛實，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遣使斬脩。勒大怒曰：孤事劉氏，于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于彼邪！由是曜勒交惡。

三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詔尊瑯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詔瑯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遂叛降石勒。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

為陳安所逼，遁。

為諸將張春、楊次所殺。

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表劉曜以討春等，執楊次斬之。曰元王。春奔，安壽……年曜擊斬之。安善撫士卒，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

六月，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保淮南。勒兵守蓬關。

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逖兵敗退屯。石虎徙其部眾于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

以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自領之，表加訪安南將軍。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曾（并得第五猗，送武昌斬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碗以申厚意。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奏，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漢主曜徙都長安，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改國號為趙。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為後趙。

[illegible]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以□□□□□胡人爲□□祭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朝政[illegible]名以石虎爲驃騎將軍都督禁衛諸軍事中山公[illegible]

[illegible]

史公

三年春以桑□□爲平州刺史[illegible]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奉獻□建康盛稱廆之忠款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以舊京淪沒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將軍王守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illegible]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領州衆。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以妖術惑衆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寔帳下閻沙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請寔收弘未至沙等遂殺寔[illegible]誅其黨數百人[illegible]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爲刺史茂以駿爲世子

趙以太學

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師以教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後趙[illegible]

[illegible]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餉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羽兵追之則棄而走羽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illegible]以利逖又使潛邀擊後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詔加逖鎮西將軍[illegible]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illegible]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不敢有逆謀[illegible]久之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領[illegible]不遣

後趙定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

郡歲舉秀才孝廉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illegible]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illegible]劉隗刁協等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勢亦漸[illegible]孔愉[illegible]導有佐命勳宜加委任[illegible]敦益不平其怒[illegible]沈充[illegible]庾人錢鳳皆功名[illegible]因敦有異志陰為之[illegible]敦上疏[illegible]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illegible]敢不以散職示之既而敦表帝欲用心腹以鎮方[illegible]敦表求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好逆已著朕為惠皇[illegible]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承曰[illegible]奉詔命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無益也[illegible]以承為刺史[illegible]

辛巳 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illegible]

[illegible]上疏以[illegible]精練[illegible]刑[illegible]所以救弊故不欲數然[illegible]有須以救弊故也今之[illegible]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illegible]

先是匹磾為後趙[illegible]已而後趙

石虎攻續[illegible]匹磾與弟文鴦方進攻[illegible]薊州歸而與續[illegible]不能救[illegible]守至是虎復攻匹磾於厭次[illegible]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鴦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不聽并欲執臺使[illegible]匹磾正色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乎[illegible]降匹磾見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見殺

夏五月終南山崩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illegible]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illegible]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嫉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崩[illegible]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illegible]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

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然猶志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使諸將營壘未成而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忌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傉奴沃翻)立

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犍居言翻)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圍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羅絡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曼字祖延祜從孫)謝鯤為長史敦舉兵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漢縣今屬太平州)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譙王承起兵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吳郡今湖南衡州府是)太

守不從命承討斬之遣主簿鄧騫(騫長沙人)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先是敦亦恐卓于後為變約共舉兵卓許之至是卓不赴敦遣樂道融(道融[illegible]人)往邀之道融恨敦逆詐說卓偽許敦而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詣廣州約陶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譙王承于長沙[illegible]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初敦之舉兵劉隗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又上表明導無罪[illegible]導不知救己而甚恨之敦既得志問導周顗何如導不答[illegible]今者近由臣族帝既面見其子[illegible]以力濟物以自里之命是何言邪[illegible]大都督詔曰敦以大義[illegible]可以尋為安東節假之將軍[illegible]之子素行險好

刑帝使隗守金城[illegible]札守石頭敦至欲攻
隗杜弘曰劉隗死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
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都督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
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
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illegible]帝命
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illegible]
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illegible]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illegible]
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
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
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illegible]
[illegible]帝令百官詣石頭見

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
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
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
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
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
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
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illegible]帝召周顗
[illegible]
[illegible]
內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若不除之恐必

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
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
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顗及淵顗被收路經太
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
當速殺之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莫
不流涕[illegible]
[illegible]
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
卬為敦參軍敦遣卬說卓使旋軍[illegible]

[illegible]
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
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illegible]
[illegible]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相持百日長沙城潰王承將殺長史虞悝悝之
兄子弟對之流涕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鬼
亦復何恨遂被害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illegible]長
人書佐韓階從事武延[illegible]毀服為僮從承不離

左衛又殺譙王承。廙承敦旨殺承于道。闕起送承喪至都
葬之[illegible]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初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附石勒[illegible]
[illegible]
下邳不敢前龕數獻于[illegible]
[illegible]附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可一于是詔除[illegible]
領其衆皆石虎以兵擊龕龕送妻子乞降于虎虎許之
將擊豹豹自退[illegible]所敗之[illegible]事在三年已而龕復
以鄰衆降晉年及是虎攻拔之執龕送襄國殺之[illegible]
爭長子[illegible]而食之。
冬十月後趙攻譙祖約退屯壽春。
初祖逖既卒後趙屢侵河南及是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
壽春後趙遂取陳留[illegible]
[illegible]
閏十一月帝崩[illegible]太子紹即位是為明帝

諮以[illegible]加太子部伍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謙虛敬慎所經阿私入則盡[illegible]後趙主勒
甚重之及是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illegible]
肅宗明皇帝
癸未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illegible]
夏四月王敦移屯姑孰[illegible]後遂為[illegible]
[illegible]揚州牧以[illegible]為司徒
[illegible]位[illegible]帝于[illegible]之敦移鎮姑孰世子
湖州[illegible]故城以卑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
六月立皇后庾氏[illegible]以后兄亮爲中書監。
秋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
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姑孰與帝謀討敦
趙主曜自將擊涼州[illegible]茂力屈乃遣使稱藩趙拜茂
將擊涼州張茂降拜茂爲涼王[illegible]
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冬十一月敦以其兄含[illegible]督江西軍
以從弟[illegible]含督揚州江西諸軍

王敦[illegible]徒導舒[illegible]虞彬為荊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元之[illegible]

深[illegible]

甲申 二年[illegible]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illegible]公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吾寧[illegible]

徽攻余今天下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日吾官非王命何以俟

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及卒趙以駿為

涼州牧涼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illegible]將討敦敦復反至

[illegible]帝親征[illegible]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illegible]敦兄含[illegible]為嗣[illegible]是疾甚矯詔拜為武

衛將軍以自副[illegible]

[illegible]

任中書令溫嶠敦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

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會丹陽尹

缺[illegible]

[illegible]

公宜自選其才敦之問誰可者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偽

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之敦嶠之去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

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

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溫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

諸軍擊敦召臨淮太守蘇峻[illegible]兗州刺史劉遐等

入衛帝屯于中堂[illegible]導聞敦疾篤帥子弟

為之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下

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

窺神器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復嬌逆今遣司徒導等

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

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

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 敦見詔甚怒而病

轉篤[illegible]

[illegible]使王含錢鳳鄧岳周

撫[illegible]等帥衆向京師[illegible]之日天子云何敦

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illegible]

[illegible]

死不爲無知[illegible]賊以爲今[illegible]衆力百倍苑城[illegible]
生矣[illegible]小而不固宜及賊勢未成大駕自出拒
戰都鑒以爲非萬全計不從[illegible]
出屯南皇堂[illegible]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illegible]等率
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illegible]
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事去矣
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
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喪帝
使人說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
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敗之尋陽太守周

光[illegible]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已而光見其兄
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
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與應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
[illegible]況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錢鳳詣闕自贖充爲故將吳
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
而斬之與充首同懸于南桁[illegible]
[illegible]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
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
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
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
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illegible]

[illegible]
乙酉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
[illegible]
立子衍爲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荊湘雍梁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
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
時死無聞于後耶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
[illegible]
[illegible]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illegible]先
王之法[illegible]
自謂宏達邪[illegible]
[illegible]
秋閏七月帝疾篤召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

晉改太子衍即位[illegible]

右衛將軍虞胤[illegible]南頓王宗[illegible]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illegible]之[illegible]帝寢疾[illegible]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群臣莫得進者亮疑宗有異謀排闥入見帝[illegible]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羕[illegible]護軍將軍庾亮[illegible]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illegible]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庾

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群臣進璽[illegible]不至[illegible]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邪[illegible]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illegible]

葬武平陵

[illegible]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食

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至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柸卒弟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傉卒其弟紇那立[illegible]

顯宗成皇帝

丙戌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illegible]諸公以道德恢弘[illegible]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劾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illegible]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于國[illegible]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illegible]之志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眾乃以嶠[illegible]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illegible]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為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

廢執政中丞鍾雅字彥胄潁川人劉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兒宗爲弋陽縣王[illegible]宗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illegible]之初[illegible]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illegible]曰[illegible]人作賊便殺之人[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內史[illegible]走之

有[illegible]不爲用[illegible]進退歷陽[illegible]建康大[illegible]蘇峻遣其將韓晃[illegible]走之約[illegible]欲作涂塘[illegible]邑[illegible]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illegible]淹北道。

十二月後趙始定九流立孝秀試經之制

丁亥 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令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卞壼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以書止亮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illegible]說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聞欲帥衆下衛建康[illegible]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illegible]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illegible]

步也亮復遣使[illegible]峻曰[illegible]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illegible]山頭[illegible]約亦怨朝廷乃遣其[illegible]說約[illegible]內史[illegible]使[illegible]討峻則威名自[illegible]反安得久乎約不從[illegible]絕之約遣兄[illegible]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illegible]執[illegible]庾亮[illegible]之[illegible]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illegible]言于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illegible]守江西當利[illegible]諸口[illegible]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illegible]以拒之宣城[illegible]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illegible] 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戊子 三年[illegible]春正月溫嶠[illegible]以兵[illegible]尋陽[illegible]尚書令[illegible]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illegible]以峻兵[illegible]

溫嶠欲救建康軍[illegible]司馬流于慈湖流敗死[illegible]

輔國王遐可出峻背侑不……[illegible]
……甚必迷……[illegible]
……此處……[illegible]

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聞之乃悔多遣家人入東……[illegible]
衛將軍錄尚書事……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illegible]
事率入居宮內……[illegible]
咸敗與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峻攻青溪柵
在今……[illegible]……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
臺省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戰死二子
眕盱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
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illegible]……
子力戰死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illegible]
……[illegible]……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
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
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

擁衛帝劉超為右衛將軍及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
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
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府
……[illegible]……
峻以王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
為太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illegible]
……[illegible]……
各分兵給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葬明穆皇后。

……[illegible]……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逼帝于石頭劉超鍾雅侍從
赴難
溫嶠將討峻與庾亮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
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
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嶠曰……乃遣督
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約
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近已
移檄遠近言于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
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惟深察之
愆期亦謂侃曰……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
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得嶠書

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illegible]
……[illegible]……
……以為侃至尋陽議者……[illegible]
溫嶠計倍侃拜謝……[illegible]
……[illegible]……
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起義兵會
揚州內史王舒使……[illegible]……吳興太守虞潭浙江于是
吳興太守虞潭……[illegible]……義興太

守顧衆(字長若吳郡人榮族弟)等並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
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
米萬斛餉祖約毛寶(字碩真滎陽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
軍令有所不從今豈可不上岸擊之邪乃擊衆襲
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侃表王舒監浙
東西軍事郗鑒都[illegible]鑒帥衆渡江與
侃等會於[illegible]侃等舟師直指石頭次于蔡洲[illegible]監軍部將李根請
築白石壘(在[illegible])侃使庾亮守之
峻攻之不克侃等數戰不利鑒乃與[illegible]還據京口立大
業(壘名[illegible])曲阿(縣名[illegible])庱亭(在[illegible])
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湓水入江之處在江州九江府[illegible])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使人蹋
鞍拔箭血流滿鞾追擊破走之

六月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縣[illegible])裨惠勸彝與峻通使
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縱[illegible]人)守
蘭石([illegible])峻將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縱曰吾
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
可負國也力戰而死晃遂進軍攻彝城陷晃殺之
秋九月陶侃溫嶠擊峻斬之峻弟逸領其衆
[illegible]與峻相持久不決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

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因逆滔天
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
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義無旋
踵([illegible])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
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及竟陵太守李陽亦說侃侃
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illegible])寶燒峻句容([illegible])湖孰
([illegible])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illegible])張健韓晃等急攻
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羨[illegible]人)曰若兵不習步
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
亮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挑戰峻乘醉突陳不得
入將回馬蹶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

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
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
集。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于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
之。
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敗之遂攻石生于
金墉洛陽大震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
大怒按劍叱遐等出([illegible])乃使內外戒
嚴命有敢諫者斬令衆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illegible])
勒自統步騎濟河至成皋勒

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注見前）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聞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擐甲冑，出閶闔門，[illegible]之。[illegible]趙兵大潰，[illegible]石渠[illegible]爲堪所執。[illegible]乃下令[illegible]。至襄國，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illegible]春正月，冠軍將軍趙胤[illegible]

[illegible]後趙。

先是，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至是，歷陽爲所拔。約率其左右奔後趙。明年，後趙主勒誅約，夷其族。（[illegible]）

胡氏曰：[illegible]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熙與南陽王胤[illegible]奔上邽，[illegible]中大亂，將[illegible]擁衆數十萬據長安，[illegible]使降于後趙，[illegible]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逆，誅之。[illegible]

初，蘇峻遣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

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南陽西鄂人，脩之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illegible]。讓與陶侃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以褚翜爲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翜爲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illegible]月，以陶侃爲太尉，郗鑒爲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庾亮爲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贈卞壼曰忠貞，其二子眕、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illegible]器用而後還藩。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効，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鎮蕪湖。[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廣州刺史[illegible]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illegible]
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等言胤非
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illegible]不恤政事將軍郭默矯
殺之詔以大逆傳首京[illegible]陶侃聞江州[illegible]舉兵討
默默將執默以降斬之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拒守虎救
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上邽潰虎執熙及胤等以下三
千餘人皆殺之于是河洮氐羌俱降于虎秦隴悉平
前趙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律之子也[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
封中山王
趙群臣勸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
妃劉氏爲皇后世子弘字大雅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中
山公虎爲太尉進爵爲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趙王勒稱帝
時趙將郭敬陷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戍
之

辛卯 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壬辰 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群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
謀略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
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illegible]
[illegible]
秋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
敬旋救之宣與戰破之敬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
[illegible]
癸巳 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字元真嗣
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先是皝庶兄翰[illegible]母
弟仁皆有勇略有寵于廆皝忌之至是翰奔[illegible]
段氏仁據平郭[illegible]遼東之
地皝攻克遼東[illegible]
[illegible]依段遼已復奔宇文氏

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後數日，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遂卒。[illegible]

九年[illegible]春二月，以張駿為征西大將軍。

[illegible]涼州牧駿[illegible]為之臣不受，會趙破休屠王[illegible]成來上表，乃稱臣入貢。已而駿遣從事張淳假道于[illegible]至是詔以駿為征西大將軍。[illegible]使謝，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illegible]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乞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illegible]司馬王愆期[illegible]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illegible]"

[illegible]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illegible]杜乂[illegible]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illegible]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illegible]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初，成主雄以兄之子班為太子，羣臣皆諫。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illegible]班兒而早世[illegible]班仁孝好學[illegible]何先烈？"遂立之。及雄[illegible]班晝夜侍側。雄卒，班[illegible]越奔喪歸成都，與其弟期弒班于[illegible]而立之。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先是，石虎自以[illegible]太后劉氏、石生、石朗起兵討之，皆敗。[illegible]弘[illegible]詣虎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公論，何為自論邪？"尚書請依[illegible]故事。虎曰："[illegible]使當廢之[illegible]也。"遂廢而弒之，自稱居攝天王。

仲翔疾不對然有所譏於邑誚虎虎曰是仲翔謂大王命世與業奈何捏旨受詐而反務之耶虎志與不平爲縣其誠可亦乙之罪

乙未 成康元年 [illegible] 趙石虎建武元年 春二月帝幸司徒府 [illegible]

[illegible] 爲首 [illegible]

秋九月趙遷都鄴

初趙王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奇驗甚敬信之及虎遷鄴尤加事焉是國人化之相率奉佛

[illegible] 其方 [illegible] 者

冬十月乙未朔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鄴翳槐奔趙 已趙勒翳槐 [illegible] 代紇那奔 [illegible]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勸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勒雄已死虎期擬遺元老消落後生不識舊京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 [illegible]

丙申二年春正月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二月趙立后杜氏 [illegible] 女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于襄國 [illegible] 文石以漆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內役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金一斤直衆

九龍 [illegible] 飛廉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河

以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丁酉三年 [illegible] 春正月趙王

虎僭稱天王

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 先是左校令成公段 [illegible]

[illegible] 成公段 [illegible]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 [illegible] 等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燕慕容皝稱燕王 [illegible]

初慕容皝既定遼東以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至是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燕王皝從之以奕爲國相

戊戌四年 [illegible]

代 [illegible] 攻 [illegible] 虎 [illegible] 悉取其地

先是燕王皝欲伐段氏[illegible]
虎大悅，與定師期。[illegible]將舟師十萬出漂
渝[illegible]支紆等帥步
騎七萬為前鋒[illegible]攻[illegible]令支以北。段遼弟蘭
恐衆追之，皝設伏邀擊，大破蘭兵，掠五千戶而歸。虎進
屯金臺[illegible]長驅入薊。
降[illegible]十餘城。遼[illegible]逐[illegible]奔密雲山。[illegible]虎
[illegible]
徙其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
三月，成[illegible]殺其[illegible]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illegible]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

壽，數遣使出屯[illegible]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子勢為翊
軍校尉[illegible]之廢期為縣公，尋弒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趙王虎[illegible]不克。[illegible]追擊，大敗之。
慕容[illegible]也，不待趙師之至[illegible]于是趙王虎
以燕不[illegible]其利[illegible]下三十餘城，遂
[illegible]
[illegible]大王一[illegible]今[illegible]守堅
[illegible]必
亡之理[illegible]乃止。[illegible]
已事之安危，繫於一人[illegible]矣。

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illegible]數百騎出
衝趙兵，大捷而還。于是士氣自倍[illegible]力戰十餘晝夜，
趙兵不能克而去。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之，趙兵大
敗，斬獲三萬餘級，悉復所失城。虎[illegible]再舉。
燕[illegible]
[illegible]
以司徒[illegible]為太尉，庾亮為
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illegible]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亮與[illegible]以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illegible]師傅之
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奸不掃，何以
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illegible]
之[illegible]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illegible]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參軍孫盛[illegible]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
懷[illegible]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illegible]乃
止。[illegible]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illegible]致仕。
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illegible]帝之師傅[illegible]宜為降禮。
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illegible]無偏敬降禮之
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何為問於我我豈有邪德乎

致仕二十餘年而卒 [illegible]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翳槐弟什翼犍質于趙翳槐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犍即位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始置百官分掌眾務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于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 [illegible] 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illegible]

己亥 五年春正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論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 [illegible] 上疏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 [illegible] 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illegible]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 [illegible] 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illegible]

八月太尉南昌公郗鑒卒 [illegible] 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率多北人人思歸本臣宣國恩示以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鑒卒詔以謨代之

庚子 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 [illegible] 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三月代始徙都雲中 [illegible]

秋漢大閱于成都 [illegible] 人報之

[illegible]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悅[illegible]
士卒爲舟師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致書稱趙王石
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而以制詔與之
彼必酬返不若復爲書與之會挹婁國[illegible]獻楛矢石
砮于趙波因請以遺之曰使其知我能服遠也虎從之
遣漢使李閎歸報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獻
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illegible]

[illegible]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到高陽[illegible]

[illegible]而還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于樂安城[illegible]自幽州
以東至白狼[illegible]大興屯田括取民馬
凡得四萬餘匹大閱于宛陽[illegible]
[illegible]欲以襲燕燕王皝謂諸將曰虎自以樂安城
防守[illegible]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
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蠮螉塞[illegible]
[illegible]襲趙戍將直抵薊城破武遂津[illegible]
入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庚子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封慕容皝爲燕王
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illegible]
言權假之意翔至建康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
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
亂未聞中華公[illegible]彼凶逆者獨慕容鎮軍心存
本朝[illegible]而惜海北之地不以封邑何
哉[illegible]所
勸[illegible]庾氏兄弟又與
冰書責其當國不能[illegible]冰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
皝爲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遼東公以翔爲代郡太守翔
不受[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辛丑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illegible]
帝不豫或詐爲尚書符勅宮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
庾冰[illegible]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
[illegible]
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

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字道叔）會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簡文帝）

尚書令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並受顧命。而以琅邪王嗣位。癸

巳帝崩。已而封丕琅邪王，奕東海王。

秋七月葬興平陵。

（史臣曰成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政事。……武之度，有……之德……[illegible]）

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地在今熱河承德府東北……[illegible]）

燕王皝使陽裕等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illegible]）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遂徙都焉。

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高句麗所都故城，在今[illegible]北丸都山）

慕容翰說燕王皝伐高句麗。（翰言于皝曰……[illegible]）

乃分兵二道伐之。（[illegible]）

道高句麗王釗戰敗。（[illegible]）

大敗。燕軍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騎走。

乃虜釗母妻，發釗父墓，載其屍，毀丸都城而還。（[illegible]）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後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尚書，以后父不願居中

任，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城名，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即漢東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有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illegible]）

康皇帝

癸卯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與琅邪內史桓溫（字元子）相友善，

（[illegible]）

議者多以爲難。……庾冰意亦同之，及……

皆以成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

都督……趙丹水……桓溫爲先鋒，小督帥衆入臨淮。

（[illegible]）

成士……太子彭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荊江等

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翼欲移鎮襄陽，[illegible]乃表移鎮安陸，帝遣使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軍事。[illegible]以鎮武昌，以為翼後援。徵充補吏部。[illegible]

甲辰二年，漢太寧元年。春，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

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illegible]將兵逆戰。涉夜干勇冠三軍，宇文所恃。翰出衝陳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遷其部眾于昌黎。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漸差，于其家試騁馬。或告翰欲為變。皝雖藉翰勇略，然終忌之，乃賜翰死。

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冰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立聃。帝崩，太子即位，由是冰深恨充。時太子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illegible]政，冰固辭居藩，以徐[illegible]。

冬十月，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乙巳永和元年。

春正月，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又辟郗超為撫軍掾[illegible]為從事中郎。[illegible]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稱十二年。

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諸議以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illegible]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右者。[illegible]乃以溫代翼。又以[illegible]監沔中軍事。[illegible]

冬十二月，張駿[illegible]

初涼州僚屬勸駿稱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
內皆稱之爲王☐☐駿分其境內二十二郡爲三州涼
州武威等十一郡☐☐☐☐☐☐☐☐☐☐☐☐
十一郡☐☐☐☐☐☐☐☐☐☐☐州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假涼州牧始置百官官號服章擬于王
者

丙午二年（☐☐☐☐☐☐張重華☐☐☐☐）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
卒（充字次道）

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皆以功效不
私親舊

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和
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
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
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
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
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
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嗣（☐☐☐☐）

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諸將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曰
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

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
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
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
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從之
委長史范汪（字玄平潁陽人）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先鋒

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溫敗漢兵于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
降溫以爲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漢諸將從江北向犍爲溫自江南由彭模進
溫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
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
走還成都溫軍至于成都之十里陌勢悉眾出戰于笮橋溫前
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
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
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勢夜開東門走☐☐☐
詣于建康引☐☐☐☐☐☐☐以爲參佐☐☐☐☐

己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illegible]

李特據成都至勢亡凡七世四十六年

乃遣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趙將王擢麻秋攻涼州將謝艾[illegible]敗至是復進

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

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illegible]

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illegible]

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illegible]龍驤三千人馳擊艾艾左右大擾[illegible]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

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

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

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

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紀猶以為不足

趙築華林園[illegible]

發掘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于虎以趙運將

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

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然

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illegible]

冬十月楊初遣使稱藩詔以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初楊難敵降劉曜封為武都王已卒子成旋復叛成

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族兄初襲殺之[illegible]

虎至是初復遣使詔以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illegible]

晉

孝宗穆皇帝

[illegible]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溫尚左丞荀蕤[illegible]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illegible]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王羲之[illegible]為護軍將軍羲之以內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士秋北平人]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illegible]……使人殺之[illegible]虎復殺宣[illegible]

[illegible]氣絕久之方蘇[illegible]……至是議立太子[illegible]……乃立其子世以劉氏為后[illegible]……

[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夏四月趙王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九子]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於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即位[illegible]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illegible]姚弋仲蒲洪及石閔等[illegible]討梁犢還[illegible]……遇遵於李城[illegible]……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從之進據鄴以石閔為前鋒吏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曜兵入升前殿[illegible]斬於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

史046-629

之[illegible]中外諸[illegible]遣殺[illegible]

也[illegible]閔擊之獲也勗之。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恐[illegible]

時洪為都督秦雍諸州軍事

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illegible]

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帥師伐趙不克而還。

桓溫聞趙亂[illegible]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表奏乃行裒[illegible]大部督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謂[illegible]

[illegible]

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求附裒[illegible]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敗沒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燕軍進[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故中山[illegible]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苞子[illegible]

初[illegible]之發[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illegible]之遂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illegible]遂及[illegible]以閔為大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秦雍流民[illegible]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illegible]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illegible]欲以討苻[illegible]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所受與不受[illegible]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illegible]斬之

[illegible]六年[illegible]魏主冉閔永興元年[illegible]大國[illegible]凡五僭國

[illegible]正月趙石閔弒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閔[illegible]以兵守[illegible]

中[illegible]同心者留不同者[illegible]人[illegible]內[illegible]

入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起兵

[illegible]門[illegible]眾數萬不附于閔閔

擊晃敗之[illegible]遣使[illegible]召沈[illegible]都督[illegible]

以告[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

謂衆曰[illegible]人也[illegible]州郡[illegible]迎天

子[illegible]洛[illegible]大

位[illegible]詔[illegible]機矩

命[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

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也

苻[illegible]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illegible]頭[illegible]

[illegible]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illegible]

[illegible]洪迎擊[illegible]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

[illegible]王以[illegible]乃改姓苻氏以[illegible]

[illegible]陵人[illegible]將相

[illegible]鮮卑[illegible]敗[illegible]城徙都之

[illegible]上[illegible]代趙僞

猶豫未決將軍[illegible]從[illegible]乃[illegible]

容評[illegible]

前鋒都督遣兵二十萬[illegible]進取之計[illegible]

與[illegible]及[illegible]與子[illegible]將[illegible]遂[illegible]

之中州[illegible]

[illegible]

故[illegible]伏[illegible]請命

麻秋[illegible]伏[illegible]關中

[illegible]其[illegible]洪[illegible]其衆

[illegible]之洪[illegible]曰吾所以未入關者

以[illegible]中州可定今不[illegible]爲孺子所因中州[illegible]兄弟

[illegible]而卒健代統其衆[illegible]

[illegible]諮議

趙石祗[illegible]之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　閔既篡立趙公卿出奔者多

歸之于是[illegible]稱帝[illegible]六夷[illegible]

[illegible]者皆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

[illegible]雄勇多才[illegible]以爲驃騎將軍又以[illegible]健

[illegible]

[illegible]閔[illegible]不[illegible]

心有[illegible]太[illegible]

[illegible]君王宜歸身晉朝

[illegible]

必有由衷詐[illegible]之嫌享[illegible]王子[illegible]之譽固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illegible]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illegible]苻健謀據關中乃[illegible]

[illegible]洪遣將[illegible]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illegible]健入長安遣使告捷東獻捷并修好于桓溫[illegible]

十一月免蔡謨為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illegible]

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黃門侍中紀據召之使者十餘反謨稱疾不至[illegible]問左右曰[illegible]會稽王昱奏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illegible]自詣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會荀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illegible]詔免謨為庶人

[illegible]

苻健自稱秦天王[illegible]

健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illegible]曰吾豈堪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illegible]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illegible]

[illegible]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illegible]遣劉顯攻閔大[illegible]顯逼還遂弑祗[illegible]自稱帝[illegible]年號[illegible]

秋八月趙徐兗州刺史[illegible]兗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其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使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illegible]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駭懼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

許之令招上[illegible]旋師若不從出
遣中詔又不從方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忿怒先自
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illegible]為昱草書[illegible]
[illegible]
壬子 八年[illegible]春正月辛卯
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子萇為太子[illegible]自稱天子[illegible]以授太子萇
[illegible]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

于秦
尚書左丞孔嚴[illegible]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
籥各有所司宜思廉藺相屈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
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illegible]
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illegible]尚等
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得進荀羨鎮
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illegible]屯[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illegible]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
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illegible]汝曹[illegible]當歸[illegible]節無為不義

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眾來歸單騎見謝尚尚屏
仗名帥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illegible]
夏四月燕慕容恪擊魏[illegible]其主閔以歸殺之
[illegible]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
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
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遣致建康百僚
畢賀[illegible]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illegible]
謝尚與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illegible]
[illegible]
遂進屯

泗口。十月謝尚攻[illegible]，尚遣[illegible]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浩[illegible]
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苻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
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強盛，使[illegible]遣刺客[illegible]

告襄[illegible]浩遣[illegible]斬[illegible]浩益惡之
還襄[illegible]長
梁國內史[illegible]浩遣人[illegible]安[illegible]使
冬十[illegible]之任[illegible]之[illegible]兵應接[illegible]浩
張遇作亂[illegible]浩
刑之以[illegible]遂[illegible]北伐欲進[illegible]陽
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illegible]北行[illegible]浩將[illegible]而
襄伏甲[illegible]浩大敗[illegible]
十一月丙午[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立[illegible]
[illegible]有勇力[illegible]內外[illegible]兄弟
及[illegible]立
[illegible]
甲寅[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殷浩[illegible]為庶人[illegible]安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揚州刺史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illegible]之[illegible]上疏請廢浩
朝廷不得已[illegible]外大權一歸
[illegible]

[illegible]大敗[illegible]進軍
[illegible]
[illegible]伐
[illegible]兵
大敗[illegible]二
[illegible]民使安[illegible]民[illegible]
迎勞[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未知[illegible]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戰不利六月師還

[illegible]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秦主

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嗣字永固[illegible]

結英豪呂婆樓強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illegible]

乙卯十一年[illegible]春二月秦大蝗

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立字長生健第三子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為

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

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閏九月涼州弒其主祚立玄靚為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

攻祚殺之及其長寧侯[illegible]先欲復立耀靈已為祚

所殺乃推其弟玄靚為主[illegible]

丙辰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其北還襄遂進據許昌桓溫請

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溫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強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

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強太后弟平諫

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

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illegible]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

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illegible]刺史沅[illegible]求人食[illegible]得[illegible]乃移[illegible]對[illegible]溫[illegible]牛[illegible]之

記室袁宏日遇有處興[illegible]出入之[illegible]曰昔劉
表有千斤大牛[illegible]負重致遠曾不
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illegible]袁宏[illegible]陳郗
一朝[illegible]

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illegible]踰月不克及
是溫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illegible]遣使謂溫曰襄
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
復中原無預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
敗奔北山[illegible]溫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溫屯金墉
謁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illegible]川太守
毛穆之[illegible]等戍之襄奔平陽其故將[illegible]
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illegible]非其稱帝儁怒遣
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于
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既而恪引
兵濟河龕出戰恪大破其衆進圍廣固爲高壘深塹以
守之龕糧盡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安新
民悉定齊地[illegible]
詔遣車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illegible]五帝陵
太極殿三日

丁巳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
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足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illegible]秦
遣兵擊斬之弟萇帥衆降秦
襄將略關中進屯杏城[illegible]羌胡及秦民歸之者
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主生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
鄧羌討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
敗走襄追至三原[illegible]
[illegible]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
斬之弟萇帥其衆降[illegible]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illegible]東海王堅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
薛讚權翼善讚翼[illegible]宜早爲計勿使他
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illegible]侍刀環上人[illegible]不
足以辦大事[illegible]而咨之
婆樓[illegible]以招猛[illegible]大悅曰謂
元德之[illegible]
[illegible]先是特進梁平老[illegible]

堅及守豫事堅未敢發及是夜對侍婢言之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與梁平老強汪皆入雲龍門堅以呂婆樓[illegible]擒進宿衛將士皆舍仗[illegible]堅[illegible]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以堅適嫡且有大功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人皆[illegible]乃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illegible]乃以王猛爲[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準之女。準字幼道廬江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燕主儁夢石虎齧其臂乃發其墓[illegible]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illegible]投之漳水[illegible]東明觀在鄴城內

命以王猛爲尚書左丞

[illegible]以文案不治免左丞[illegible]

代[illegible]廢職[illegible]農桑[illegible]

節義[illegible]余民大悅

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冀并州諸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illegible]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蒂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彪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秦大旱

秦王堅減[illegible]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

[illegible]

冬[illegible]伐燕[illegible]不克而還[illegible]

燕[illegible]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illegible]

[illegible]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illegible]泰山[illegible]兵大破燕復取山茌[illegible]

還以諸葛攸[illegible]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主儁惡之因爲更名[illegible]

[illegible]垂娶段氏[illegible]才高性烈自以貴[illegible]不肯事后可足渾氏后銜之中常侍涅皓[illegible]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污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

[illegible]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illegible]冬十月謝萬[illegible]

復伐之[illegible]

攸將水陸[illegible]石門[illegible]河

浩汝河[illegible]引故道[illegible]張上浦上祈師共斷石為貝武

東阿[illegible]攸大敗。十月，詔苟晞下禁。[illegible]

[illegible]

以拔洛陽[illegible]以討遐，由彭[illegible]敗[illegible]大[illegible]

還，卽引兵[illegible]

虜入降，呉號建武將軍，于是[illegible]

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拾遺[illegible]

知天下之有法也[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司隸校尉[illegible]

[illegible]內外八[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復[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建興元年[illegible]立。

初，漢主[illegible]疾，劉太原王恪[illegible]曰今[illegible]方未平[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汝何[illegible]怒曰

[illegible]弟之[illegible]臨[illegible]天下之任

一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少主平[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

乃[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為[illegible]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琅邪王[illegible]

[illegible]皇太后[illegible]今日琅邪王不中興正統[illegible]

[illegible]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九月，立皇后王氏。[illegible]

[illegible]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混，冬十一月，張天錫[illegible]誅之，詔以張玄靚[illegible]

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宋混[illegible]張邕[illegible]殺之[illegible]因輔政。元靚請

張元靚以天錫[illegible]收[illegible]元靚以天錫[illegible]

爲領軍將軍輔政[illegible]

爲中護軍[illegible]權[illegible]所[illegible]殺[illegible]天錫殺之盡

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不升平年號故

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據并州降秦又降燕復[illegible]持[illegible]建康伐

中[illegible]因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illegible]人

多力[illegible]年[illegible]平衆大潰乃降

秦王以[illegible]中郎將[illegible]未幾燕降平平復降燕尋

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

弗救也遂爲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

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

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時稱

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

壬戌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illegible]爲徐兗二州刺史袁真監豫司并冀州軍事

希鎮下邳真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呂護[illegible]降燕[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復介還燕[illegible]

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佑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

守鄧遐[illegible]救之[illegible]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

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illegible]上疏爭之[illegible]

[illegible]

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illegible]而知人

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

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

溫又議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

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

虡溫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河南[illegible]

[illegible]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

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

溫以王坦之字文度為長史以郗超為參軍王珣[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

天錫弒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請建康

請命

甲子二年。〔秦[illegible]西平公[illegible]〕春二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土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

稱為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遂

以藥發不能親萬機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為尚書令子

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

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

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赭圻

赭名在大[illegible]府[illegible]詔止之溫遂城赭圻[illegible]尚書之遷領揚

州牧。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illegible]〕

以溫移鎮姑孰以弟豁[illegible]之監荊揚雍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illegible]〕

帝[illegible]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寧朔將軍[illegible]沈勁死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去求配[illegible]力[illegible]長史[illegible]兵得千人[illegible]行至

洛陽[illegible]破[illegible]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

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城

太守[illegible]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

之將軍[illegible]其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

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illegible]

冬[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太和元年[illegible]五月[illegible]氏[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illegible]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亥二年[illegible]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衛辰劉虎之曾孫）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是什翼犍擊之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illegible]朔方遣兵戍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四年[illegible]四月桓溫帥師伐燕秦人[illegible]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illegible]

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illegible]兗州伐燕六月至金鄉[illegible]屬天旱水絕使毛虎生[illegible]鑿鉅野三百里引汶[illegible]會于清[illegible]

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illegible]

[illegible]

朱序[illegible]燕兵七月溫至枋頭燕主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群臣議曰昔桓溫伐我[illegible]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illegible]王猛[illegible]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illegible]溫[illegible]石門以通水[illegible]

[illegible]九月[illegible]騎[illegible]

[illegible]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illegible]

[illegible]分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illegible]之[illegible]兵死者[illegible]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遂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illegible]出倉垣鑿井而飲[illegible]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

趨倰其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急追之及于襄邑 [illegible] 德先帥勁騎伏于東澗中 [illegible] 與垂夾擊大敗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 [illegible] 復敗之死者復以萬計溫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服據壽春叛朝廷不能詰 [illegible]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 [illegible] 奔秦以為冠軍將軍

燕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評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為也寧避之于外耳十一月出畋于大陸 [illegible] 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驗將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 [illegible] 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垂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 [illegible] 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

秦遣王猛等伐燕 [illegible] 攻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及晉兵既退燕人謂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降

桓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 [illegible] 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嚴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illegible] 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五年 [illegible] 春正月燕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北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復乃奔燕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追騎斷獲秦王堅待之如初 [illegible]

亡非合所能存晉其徒入虎口[illegible]父子兄弟燕人以金
[illegible]所謂知足乎[illegible]沙
坂而復[illegible]之沙城令自[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秦王[illegible]
猛[illegible]六萬以伐燕[illegible]太
傳[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暐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
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illegible]將
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illegible]堅留李威輔
太子宏率精銳十萬赴鄴[illegible]
堅使將軍郭慶追之[illegible]
還宮帥文武[illegible]

[illegible]六州諸軍事
雍州牧鎮長安令[illegible]以使[illegible]封賞各有
[illegible]衣使者
[illegible]施
[illegible]因
尚[illegible]中與
[illegible]
太元元年 六年春正月[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代[illegible]相溫擊
破之遂開[illegible]是[illegible]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
堅張蚝[illegible]萬救之溫遣[illegible]大破鑒

蚝戸石橋[illegible]遂執[illegible]擒[illegible]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illegible]
初代[illegible]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
寔格之傷[illegible]是[illegible]人質野干[illegible]
其[illegible]北方[illegible]之女[illegible]什翼犍名之曰涉圭[illegible]
[illegible]
秦伐代[illegible]以歸
初劉[illegible]為秦[illegible]于秦世
子寔[illegible]代[illegible]之遂[illegible]以
歸秦王堅命安置[illegible]
冬十一月[illegible]正是入即位

[illegible]

晉紀 簡文帝

溫恃其才略，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illegible]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illegible]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illegible]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illegible]溫[illegible]定議[illegible]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並作令草，呈之太后[illegible]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帝位[illegible]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能一言而出。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孰。[illegible]

十一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初，溫[illegible]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illegible]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徙之於吳縣。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illegible]

太宗簡文皇帝

辛未 咸安二年，春二月，秦[illegible]關東[illegible]之子[illegible]秦王堅[illegible]關東[illegible]才成[illegible]所在郡縣

[illegible]

以朝廷之在官百石以上[illegible]不[illegible]才不成一[illegible]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是為孝武帝

帝不豫，急召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琅邪王，[illegible]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群臣疑惑，[illegible]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illegible]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illegible]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為[illegible]州牧[illegible]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illegible]堅不許[illegible]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illegible]拔幽滯，[illegible]農桑，[illegible]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illegible]

[illegible]則公為勸如此下吏[illegible]是名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葬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癸酉 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溫來朝。

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illegible]

秋七月，桓溫死，以弟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薨，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國之所宜，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溫薨，沖代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illegible]熙溫世子，後徙之長沙，稱溫遺命，以少子元為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illegible]為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illegible]彪之曰：「[illegible]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請太后臨朝，己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咨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取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邛、莋、夜郎皆附之。[illegible]

彗星見。

彗星出於尾箕，[illegible]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illegible]東井秦分，[illegible]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illegible]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illegible]其傑以消天變。」[illegible]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illegible]，堅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猜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
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
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今朝天宮）悠然遐想有
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
邪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諡曰獻）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以桓沖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
不苦諫沖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諡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嶽
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
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
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誡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
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
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

放逸之辭原于老莊虛無
之論甚于圖讖妖妄詭衍
謝氏符堅一言足以破其
妖妄

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
羌我之仇讎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
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孫女）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為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
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辭
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選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興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
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
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
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群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
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丙子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十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
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
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
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

違命，帥進師撲討貫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貫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洪池嶺名，在今涼州府武威縣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爲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據向帝首伏劍而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涼自張軌據涼州，至天錫亡，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爲二部。

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請曰：代王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長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元監江北軍事。

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上明城在荊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使劉波（字道則，隗之子）守江陵，楊亮（亮，弘農華陰人，楊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元，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諡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在臺城之東）

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都坐猶言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宮至秋乃成。

戊寅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不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

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攻城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 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秦將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己卯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久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為秦內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丁〉

〈穆字彥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沖[illegible]人〉死之

秦兵既拔魏興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曰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進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彭城太守戴逯將田泓請沒水潛行元遣之為秦人所得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城遂陷。〉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洛于三

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

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爵為民。

秦大饑。